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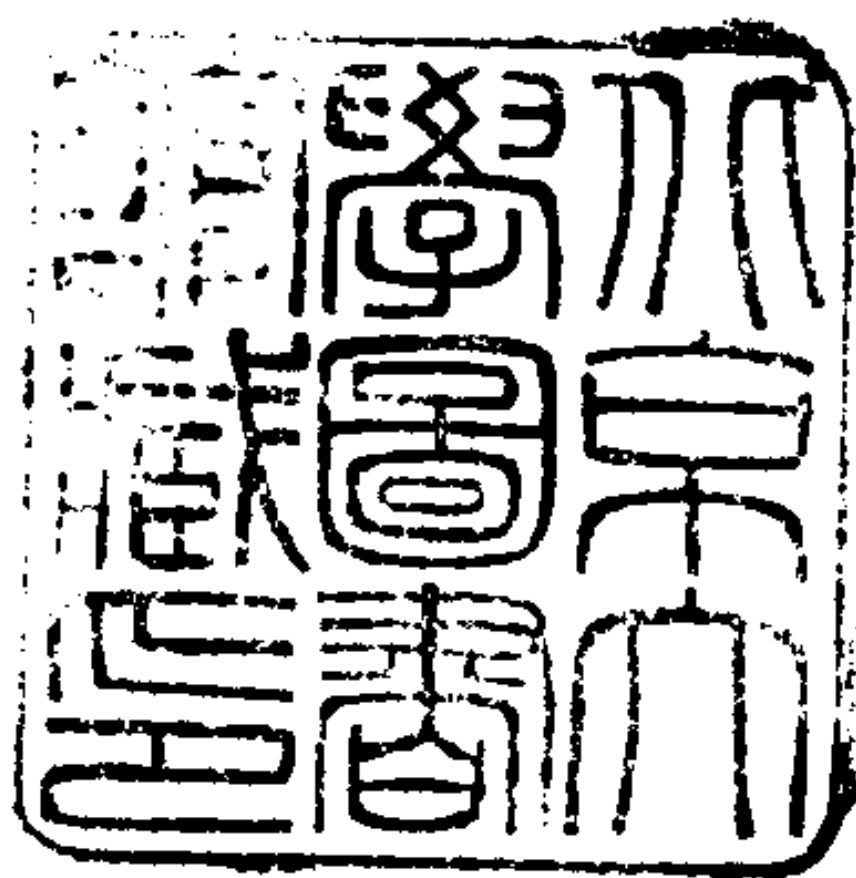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五二)

卷三九八
卷三八九至

(清)李 桓 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八十九目錄

孝友十五

胡其愛 潘元生

程堂

郭大址

蔣曾榮 黃林子

譚廷奎

郭家駒

方德發

向作錦 子曰富

鄭衡

胡如楷

楊安辨

謝表

姚夢熊

謝天應 元孫本

史印曾

任天篤

徐炯

蕭良昌

黃有則

龐佑

熊照材

姜塔

江世琳

奚緝營

方源聚

曠擴本

費春榮

羅天閻

宋之珩

榮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八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孝友十五

胡其愛

潘元生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兩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邁罷癯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

之孝子衣服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
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
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優伶之劇孝
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
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
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
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歿
負土成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歿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
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

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
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
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
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右傳劉大櫟撰

程堂

歲之秋仲余道出溫嶠程君良佩要至家食既出一像色古而澤類有隱德蓋其尊人上舍卓亭遺影也上有武林趙咸甯題贊余讀而識之續睹天台龐鳴昂所爲墓誌銘言上舍事益悉良佩因更請余表其碣以誌之既具也書其大節犖犖者上舍諱堂字用三卓亭其號也篤於天性善伺父母意得其歡讀書暇常以親命收債吳越閒歲一出或二三出然念親在率不過一月而反母素健飯一旦出不意病病而不旬日卒而上舍適在客奔不及頭搶地氣絕不能出聲繼乃大號曰吾名列太學而爲利故母病不能侍湯藥死不及視襚含吾尙得爲人乎居喪寢苫枕塊惟食糜一

日聞烏嘯泣謂人曰吾少時問烏何以稱孝烏母言烏能反哺今母已亡而言猶在反哺之報未盡是以痛耳由是足不涉五里外事父二十年愈恭謹里稱曾子弟鏡湖上舍與友愛無閒食指繁家人或欲分析堅不許曰吾寡兄弟幸無毀願欲各立門戶客視手足豈先人意耶其言出天性類如此年四十四卒先數日呼家人曰日間覺時與父母處吾殆將死矣世饒於貲上舍益大起然義取而人不怨又性喜施多承其惠者故死咸痛之祖諱廷寵父諱光祖並修德蓬萊行配黃氏名族也子二長聖璧卽良佩亦上舍生次聖剛有文而嗜古女子子三其大倩鄭君興嗣余友也上舍以康熙庚子某月日生卒於乾隆癸未某月日與黃孺人合葬於

里之西南孟家畧爲文刻其碣者同邑進士戚學標

右墓碣戚學標撰

上海圖書館藏書

四

郭大址

三晉以孝友世其家者曰平遙郭氏五世同居門無異財縣學生
樸村有構兩翁實董其家政每督學使者至輒旌其門以示勸士
大夫無不翕然稱之今春有構翁卽世將卜葬於城東十里之長
甯原其從子興讓狀其行事乞余銘興讓與余同年進士卽樸村
翁之子也讀其狀質而無溢美故樂得而書君諱大址有構其字
始祖思忠自陝西渭南縣徙平遙之王郭村其十世孫曰三耀三
耀生縣學生紹儀紹儀生三子長爾強是爲樸村之考季爾翰實
生君故君於樸村爲從父昆弟君少樸村一歲總角時食同器臥
同榻入塾同硯席旣冠同籍學官自壯至老晨夕相依其友愛雖

同產不是過也君狀貌嚴重鬢長尺餘事親孝交友信視端行直非禮不動家世同爨食指繁多而樸村翁性曠澹事無大小悉委之君每辨色卽起諸子姓上堂問起居惟謹婚嫁喪祭必裁以禮平居服用皆取儉樸惟課子弟讀書必延名師一門羣從學業皆有師法平遙三百年來以進士起家者自興讓始君之教也興讓之孫於君已親盡君撫視之如己出有過失輒加箠楚君旣不以屬疏引嫌家人亦帖然無少嫌也姑之子某負官錢二百緡吏逮治之急旦夕且歿死君齎白金詣縣庭代輸之事得釋諸姑之孫以貧告者君出貲數百金俾各作生計折閱殆盡無愠色或諷君不善殖財則曰吾家藉先世遺產頗饒足彼雖遠戚自吾祖視之

皆外孫曾也吾敢私先人所有哉君生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二配高氏子男一人于京國學生女三人適國學生梁瑾介休縣學生范韜光國學生張應璠孫男三人豐型豐烈豐孚銘曰

子壯出分俗自秦別籍異財始弟昆戚單服盡行路均不念厥初同一身范道根李盛伯五世同居表史冊誰其繼之平遙郭千秋萬載眎貞石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國朝詩集卷之三十一

八

蔣曾華

元和蔣震牧曾華有至性父子宣病肢體卷曲中夜含淚拊摩跪
中庭籲天求代風露所侵病溼又迎醫數百里外觸炎暑犯霜雪
如是者數載竟以瘵疾卒士林以其少年死孝咸惋惜焉同時長
洲黃協周林母病禱北斗願以身代積四十九日方假寐夢神曰
爾誠孝奈爾母數盡何黃搏顙哀求神曰憐爾孝心當延爾母數
旬壽耳已而果然又乾隆二十九年蘇州樂橋李氏子每晨嚮菜
於道得錢以養母一日拾遺金歸遺母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駭
而卻之曰汝竄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什百之不祥且
彼遺金者或別有主遭鞭責死矣促持至其所遺金者適至語以

故還之其人得金立馳去市人怪其弗謝也聒之令分金酬賣菜者其人不肯詭曰予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何酬焉市人大譁有司過而訊之作怒賣菜者鞭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題四十五兩非汝金以授賣菜者曰汝妄得吾鞭以是償汝且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右記余金撰

譚廷奎

君姓譚諱廷奎字鉉玉別號曰仲簡常熟東塘墅人父諱文甯以孝行推重鄉里生六子君其仲也幼開敏出就外塾不煩於師弱冠卽工經生藝而以慕古不利童子試遂闢一室巖扃門戶取中經四部矻矻蒐討至鐙地漏殘乃就寢又籠一司晨雞於牀下聞喔喔聲卽起讀無寒暑以爲常所爲文步趨先正終不改其故志也年二十五始受知學使者銅仁張公補郡學生自此秋賦者十中間僥得而復失之士友爲扼擊君恬然不滑其利先是紅橋許司馬聘君訓其子繼應見復陳司業聘課其孫司業嘗語人曰譚生不特學有原本可爲經師其篤行更可爲人師蓋深知君至性

過人也君事親謹謹致孝歲入束脩羊織毫必上其父母父性嚴
一不當意輒色變君屏息侍側俟霽顏方退後父以衰年居母喪
哀毀致疾君奉湯藥身不帖枕席者累月迨疾革刺血額天祈身
代不應君五色無主潛割肱肉作羹進未下咽而形神離矣其治
喪也擗踊苦出無日夜三年不御酒肉春秋時祭向隅飲泣恐傷
母心也喪母如喪父時有兄負豪家金五百不能償君率諸弟縮
己硯田代償之與人交謙下而誠信不隱善不揚惡歲壬申以子
家兄弟可結鄰也卜宅涇西如形影甲申春先兄謝世子哭之慟
君哭之亦慟嗚呼今又哭君矣君卒於乾隆乙酉歲七月十一日
距生於康熙壬辰歲年五十有四配吳氏子一式金女二長適諸

生史慶全亦餐和染教於君者次適蘇瑾君餘事能詩隨手輒散去君歿後史生拊拾繕寫藏於家

右傳倪賜撰

四庫全書大戴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下五

ALL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UNCLASSIFIED

DATE

178-022

郭家駒

京江郭氏爲仁厚族乾隆庚申歲冬予入京赴補道經京江訪老友張子聲夏於黃鶴山郭氏別墅聲夏兩目俱盲爲諸都養談經娓娓不倦時郭君千里未弱冠諦聽澄思輒手錄師言予決其將以文章顯未幾補博士弟子員迨予歸田已踰十載庚午秋千里來吳請爲考介軒貢士傳予適牽於事未遑千里畱吳門積二十餘日得文乃歸其誠篤如此繼予三次入都祝釐往來京江千里必爲東道主北上時送之維揚南游時送之練湖如膠漆契然平日待人之厚可知已前此聲夏教人不專時藝詩歌古文各循學者意繇是千里涉獵史傳討論聲韻學業日進試輒冠曹四方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名流願結縞紵歎殆無虛日然人第知千里才未及知千里行也
千里事其考介軒先意承志先世宗祠毀於兵燹介軒搆城南隙
地築室饗祀千里佐成之歲饑設廠北固山平糶時介軒已病千
里率先轉募以成考志每遇作善類此介軒平日以大母母氏苦
節有待表章望子成名甚切臨歿謂千里曰我非無力請旌必得
天家褒贈爲榮故遲遲至此千里涕泣受命後遇秋試必往乙酉
秋扶病欲行弟姪勸止之千里曰我年已四十有九過此恐衰病
侵尋不能復入棘闈冀得一遇以慰父志非熱中也竟往時受病
已深遽歿號舍萬餘人其悲之千里未病前次姪晉就試北關千
里籲天以祝曰安得姪售以報先人孰意捷音至而千里已不及

見矣悲夫先是蔡孝廉寅斗芳三歿於春闈號舍時悲之者亦幾
萬人然今大江南北無不重芳三之人之文者千里身後猶之芳
三況死於行孝覺千里之人之行尤足重也視廁身科目寂無表
見同於電光泡影者孰得孰失哉千里名家駒別字立齋無子以
姪元謙爲後有詩六卷文四卷行付劄劄氏千里待聲夏後猶師
存日今弟姪復然故京江郭氏其稱仁厚族云

右傳沈德潛撰

方德發

方君名嵩字宜照後改名德發浙江錢塘人寄籍海甯補本縣學
弟子性樸厚能文平生篤孝赴朋友之急如在身或因是觸機
無所悔晚節以女夫翰林汪君新迎至京師就養越三年乾隆乙
酉竟以諸生終年七十有一君自康熙丁酉庚子以來屢困場屋
不得意去而應當事聘入幕下爲人擘畫官事有能名歲積贈金
以資婚嫁時或居間無事有叩門以情告者不以他語辭而往往
窘於自謀旋卽飢驅以出蓋四五十年如一日也其友通政孫公
灝與君厚哭而誄之曰人生世上天親而外朋友亦五倫之一薄
俗多置不講如朱公叔所論劉韓所譏著錄往代讀之令人太息

吾輩宦游久縱所處清約猶有年支薪俸而自問於戚友果何裨
益方君一窮老諸生能爲里黨所倚賴如被設其得遇於時爲
國家效用其於壽人濟物當更何如而惜乎其止此也命也夫君
無子一女名芳佩幼端慧愛之嘗謂淳于罵女女不負淳于男與
女何常之有於是延名師督課既長深通詩文書法皆備絕擅場
慎擇壻及笄未字後乃歸翰林今改御史汪君汪奉事君甚謹卒
藉女送老如君言杭州方氏爲前明正學之裔脫靖難網匿某氏
所遺至君爲第十三世君同母弟六七人皆早歿爲撫其孤獨營
先世及內外尊賤葬事凡舉十數棺歲在辛巳招所後弟之子敬
業至都將爲謀娶婦而敬業暴亡孫一懋從子出也

贊曰方君之歿予既往哭之後觀汪君芳佩所述行狀情辭酸痛不忍終卷嗟乎有女如此卽奚假史筆而後傳哉狀又云君父母病自割臂肉代藥以進瘡癥至今在此又予平昔所未聞者蓋至行不欲人知類如此而得天頗薄此吾年友孫公所爲憤歎也

右別傳陳兆崙撰

向作錦 子日富

向作錦耆員字安邦湖南黔陽人父佳玉篤友愛古道照人享壽
壽沒時聞香氣磬聲舉室驚異作錦有至性母氏張沈病久不愈
聞黔省有良醫星夜走求中途遇人窘於虎作錦爲大聲呼退虎
竟去負其人出險及得藥歸母頓起左右就養夏月扇枕席冬月
以身溫被偶外出必以事親再三託妻語不及他父年八十二腹
疾願減己算焚香告天親歿一慟幾絕生平以善勸人喜周濟或
教以治生日伯夷亦治生耶年八十一臨終猶屬其子云遺汝不
如廉其清致如此子曰富撫與伯父爲後七歲失怙甚哀家人置
肉汁飯中不食年十三母病衣不解帶及歿三日水漿不入三年

不御酒肉母墓爲牛觸傷方躡踊悲號牛忽跌斃作錦遊黔久不歸曰富醒夢哭泣欲尋無資妻舒氏盡鬻其釵襦資以往徧求不得偶江岸遇少年守屍而泣問之告以父遊學死此日富爲出賃殮之夜宿鐵索橋夢遇父高亭明日見山頭數童子心念父得母授徒此閒耶尋徑而上父果在焉迎歸奉養竭極孝思家漸饒嘉慶丁卯大饑以所儲穀七百餘斛振之多賴以生活年八十四忽具冠帶呼子孫使前訓勉周摯端坐而逝

右傳楊大誦撰

鄭衡

始余少時卽聞邑嶽南鄭君有孝行旣而與君仲子瀚書分校文
閣交最久聞君行益悉居無何余北赴趙郡客燕京棲遲四譯館
落拓一官東海上瀚書亦以諸生老梓里不聞問者二十年今夏
孝廉金子步唐自京來出瀚書所爲行述命余誌君墓嗟乎君之
行甯希以誌銘傳哉君初與諸昆相刻磨冀一蹴列簪紳張三世
義門緒篝火雨窗旣蹶復奮顧輕擲兔園冊無一毫顧藉心惟倦
倦孝友節義若嗜慾其鉅者逮事王母遵旁舍火風猛烈若燎原
不可邇君獨急抱大王父棍不肯去痛哭稽顙願以身代天忽反
風得無患有神夢於王母曰是筇杖珠瑟瑟然將以貽若孫世咸

決君必食福君願謂此適然事亦適然夢不言報報乃終不及雍
正中 詔舉孝廉君不獲與挾其能戰藝於楚闔十五試訖不售
竟以藍衫斂嗟乎士患誠不足感鬼神而鬼神有不信之日亦患
生不遇盛世而盛世有見道之賢古今來若此類者曷可勝數君
之塵垢聲聞視羊叔子輩汲汲乎求名若王戎鑽核然者其亦有
感也夫至君之先型後賢則行述詳之矣故不贅銘曰

火乎烈反其熱神乎格易其迹寶乎冊厚乎宅有欲求之一片石

右墓誌銘潘相撰

按鄭君名衡號湘
山湖南安鄉縣人

胡如楷

孝子與余爲同姓名如楷孔堂其字厥考例監君肖巖先生諱對揚娶於畢而生孝子例監君之考曰正履康熙庚子科舉人卒官山西高平知縣文辭瓌瑋傾動東南與邑中葉孝廉嘉桂齊名學者所稱坦又先生是也例監君纘承家學思益迪前光而性故豪蕩不羈自爲郡文學屢赴江甯鄉舉而屢躋則北走京師以鄉學生援例入國子監就順天試復不售旣敝屣科名委蛻家室又頗聞岷峨之勝游興勃生卽次西行展轉入蜀雖一紙家書夷然不屑也孝子方齠齒固已知其父在客請往尋求而未得命於其母於是歲在鶉首例監君之出也凡十有二載而孝子之生亦十有

七齡矣乃心思父逾亟夙暮治行不可復已母亦撤簪珥爲資是用辭家西邁遡流漢荆微聞其父之在蜀也則託故友還書以白其母而入蜀赴重慶詣成都跋雅州出箭鑪達龍安踰棧道徑忠州度保甯走劍州趨劍門往還幾萬有餘里皆不遇孝子方蒼黃無措而遙望道旁柏林中似有紺宇者然溽暑行疲姑往一憩云至則真武宮也守宮老僧雲參者見孝子乍問曰客非江南人乎曰然曰非胡姓乎孝子方愕曰然師烏從知之雲參復曰然則客非肖巖居士耶君乎孝子大驚泣下曰然然今吾父安在曰在請孝子入孝子隨雲參入雲參故延孝子環視其室外內指材木曰此居士自備終制也指土壠曰此居士自爲生壠也壠上碑石則

保甯張太守所爲居士題志者也居士不復歸矣郎君遠役良苦如之何如之何孝子泣曰楷求見父惟師憐而導之他非所知也雲參乃徐曰居士入幕中江縣廨去此六百里相見旦夕耳幸勿苦請止宿而後行翌日孝子辭雲參行抵中江例監君故無歸志而又重難其子之遠迹也方攜持慰諭聞孝子更出緘書十數次第以進皆例監君親舊所貽者於中張文學修能書懇勸尤摯例監君視之蹙然孝子且長跪其側泣涕求歸而中江嘉侯感孝子之誠復爲之愆愆不已例監君乃稍稍心動孝子遂奉以南歸云當孝子之次重慶也資用絕矣進退維谷適閩人賴君德安行賈蜀中與同逆旅憐其孝贈之白金十兩孝子藉以供屝屨往復徧

兩蜀竟得父耗比發自中江嘉侯率諸幕僚餞之江許瀕登舟例
監君失足溺於江川流駛激孝子急恐不救赴水從之適舟舵牽
挽例監君衣得不溺而孝子湛浮湍流從舵旁得父扶抱大呼而
中江亦趣使役從往拯竟出其父子於水以歸無恙皆以爲孝感
所致也既歸越八載例監君乃以天年終而其母畢今尙健在
唐善曰先子昔受經於高平與例監君兄弟爲厚暨孝子就傅則
與余後先同出魯齋鄭先生之門族好世敦高平再世用文學蜚
聲而孝子以篤行著既雕既琢復歸於樸亢宗續古孝子其勛之
矣

右書事胡唐善撰

楊安辨

爲山先生者姓周氏後寄籍姓楊氏而字爲山學者稱爲山先生
汧之祥符人也父聖化用進士爲定海知縣先生隨之定海則從
沃先生其章學父遷知秦州則從楊先生化貞學兩先生皆儒者
而先生之學遂以成當是時西郵方用兵飛檄促軍儲多額外之
供秦州坐不能應罷官而猶累帑金數萬羈於秦不得歸先生北
走燕趙南走閩越號呼於人求代償其父所累官金十餘年終不
可得而秦州及夫人俱歿於秦秦州去汧三千里謀歸葬又不能
於是畱其姪炳青守柩而已奔河南謀所以葬其親者又十餘年
始克奉秦州之柩葬於西華於是先生年六十矣僦屋以居敗瓦

顏垣徑茅蒙蔽閉門著書不通交遊所友者先君子及張先生文
齡可庭胡先生澗澄波王先生隆照怡亭錢先生廷文樸安四五
人而已而四五人者皆先君子友也先生嘗痛其親遭患難以歿
故終其身衣冠皆素歲時不使兒女拜賀又九年卒年六十九卒
之時索筆書遺屬家人環立各付以事語皆了了語畢正冠而逝
平生所著詩古文詞若干卷曰瓢斟集其在秦州著隴西漫記一
卷其在西華著西華志四卷晚年讀易益究性命之旨著易說二
卷先生名安辨初字巽行蓋嘗爲貢生云子仲遠最知名舉於鄉
張遠覽曰遠覽四五歲時侍先君子見賓客時爲山先生鬢髮已
皓然矣先君子曰吾友不過數人皆汝他日之師也惜汝不及見

可庭耳爾時卽心識之不敢忘比先君子歿遠覽才九歲日日見
爲山先生先生每手攜之視余泣下曰故人之子也比年十六始
得受學於胡先生明年胡先生歿又五年王先生歿今惟錢先生
在耳蓋得聞爲山先生之教者最久而先生又歿然而諸先生之
德容道貌如在目前也今略著爲山先生之軼事如此嗚呼是蓋
觸我失怙之痛也夫

右傳張遠覽撰

四庫全書

三

謝表

公諱表字渭公甯都人其先代門第人物文學甲於郡邑至公而
行誼尤卓公受天之分得於介爲多於人世一切外物無所嗜飲
酒讀書其天性也方其與等輩肄業家塾時意之所可一諾終身
雖專勢參差百變而卒無以易意所不可遂割幼安之席其志固
已遠矣爭先處強學早有成雖屢困棘闈公殊不以介意書一架
酒一樽燈一盞影一隻手披目閱達旦無倦色每觀史至古孝子
悌弟真摯婉曲之情與夫仁人義士慷慨利濟之事輒欣然神往
擊節三歎賞之遂浮一大白其反是者目出發指拍案而謾罵之
亦浮一大白蘇子美每夜讀書盡一斗公殆過之鄉里小兒緣是

敬公而畏其難近有欲干以私者每乘其醉暱近之公曰世之人何多去余醒而就余醉也不知余醒醒而醉醉歟醒醉而醉醒歟余醉而人醒歟人醉而余醒歟醒者是而醉者非歟醉者是而醒者非歟我與我周旋久未須卿也其介性所至人不得以非道悅之槩可見矣然其在父兄之側怡怡如也王母夫人魏患流注兩足漸潰腥穢之氣婢不敢近公亦不欲以婢代身自煎湯藥浣浴之左右扶持旦暮未嘗去側尊人存常先生性嚴烈待子尤甚公委曲承順雖年至五十而孺慕之色不衰泊沒居喪盡禮母喪亦如之獨與弟詔相友愛同居沒齒內外無閒言夫世人或以酒爲戒而逆子傲弟往往出其中豈非人之醒常醉而公之醉常醒歟

家素饒每約己利人荒年則穀減其價而增其斛適有士人某貧且病而歲復窘之幾於袁安之僵臥公聞而心惕也欲甦其困而嫌於無名稔其家多花乃拉從弟嚙載酒共往觀之招主人劇飲盡懽徐出白金十兩市蘭數盞以歸花之值無幾而公於是物又非素所好陰以行其周急之意而陽復與之以可愛之名其誠心曲衛生平所爲大率類此然則孝友仁義向所慕於古人者公蓋身而有之皆其飲酒讀書時所得力也且夫人情所戀而不忍舍者心所經苦之處也公於制舉家言能自別出見解又不謬於天地萬物之理且酒力佐之而加捷生平爲文最多一日飲酣慨然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張季鷹先得我心牛醫兒正

嫌以天祿開外史自累耳乃悉取其草焚之然暮年讀書不輟自若也而公自是亦少衰矣晚得火疾疾且篤悉以家事付弟詔簿書錢穀毫不假妻子仲子安甯方總角公愛其早慧呼從弟嚙頰而謂之曰余不見此子之成立也讀書有怠汝其懲之此外別無一言遂齟齬而卒卒年五十有八子三人安定安宇俱克家安甯特知名

陳之簡曰跡公之生平殆所謂痛飲酒熟讀離騷可稱名士者歟顧然諾不苟必信必果抑何規模聖賢也好與樂施視黃金與土同價直孝友之餘耳乃或者以其方正不遇爲公惜嗟乎公務實見大身後之名猶有所不惜而況一時之榮哉大義高節或王侯

而失或諸生而得知公之賢於人遠矣

右傳陳之蘭撰

因內言以資校刀扁

卷三百八十九 孝友十五

二十一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之三百三十三

--	--	--	--	--	--	--	--	--	--

姚夢熊

姚夢熊字伯男無錫諸生父球少有異稟善讀書尤精岐黃之術
夢熊負雋才工詩詞以夏月隨父遊惠山舟過蓉湖大風驟作舟
覆父子俱溺夢熊躍而登岸不見父仍躍水抱父尸死

右傳秦瀛撰

謝天廕 元孫本

謝天廕字茂對湘鄉人性孝友幼失怙哀毀如成人善事母思有以慰之益自奮勵年十四入學爲諸生其後置祭產恤外戚皆曲體母志也以湘邑田賦積弊已久乃縷陳於巡撫董公繼復贊知縣李玠均都分區除飛灑欺漏之弊他如調歲饑完破鏡橋梁義冢不惜重金年逾七十乾隆間府縣特舉孝行後嗣多著聞而元孫本爲最

右傳黃楷盛撰

謝本

先生姓謝氏諱本字道立號星垣先世自宋紹興時由江西吉安

遷湖南寶慶數傳至必勝者遷湘鄉子孫世居之高祖茂對邑庠
生以孝義舉於鄉曾祖五賓祖又新俱邑庠生父煥若先生爲煥
若公次子生穎異五齡時祖授之書若宿讀愛親出天性家貧尤
歲隨長兄肩炭易米以養親嘗自掇苦菜以充飢歷三旬餘講習
岐黃術延者至徒步數十里霜雪風雨不辭勞瘁有所獲歸以陳
之親自奉儉約父母甘旨不少缺父性剛少拂其意卽怒或繼之
以杖先意承志曲盡歡心親歿哀痛甚嘔血者數人皆稱其孝焉
初邑高崗山寺僧與其父善一日父攜先生遊於寺適其徒亡僧
泣父亦泣因指先生謂之曰以此子與爾何如僧喜時先生年十
餘矣歲大旱餓莩載塗家不舉火者累日冀賣身爲仰事資泣從

命且與僧約師歿得人以代之當還家因就傳於寺午夜誦讀不輟見古人之言孝者則廢書流涕嘗曰存其心養其性豈談空苦者所能爲乎事父母能竭其力舍身猶可以事父母乎能詩愛親之心時流露於吟詠間因自名曰本示不忘也僧柔善寺產爲鄰侵先生訟之於大吏強禦斂迹修佛寺建燈田歷二十年師歿招一僧繼之寺中所有一無所取歸而侍其親者又二十餘年孺慕之誠固有歷常變而不渝者性耿介富者少不爲禮雖求其醫不至也見人有非義事不少假以詞然於仇怨不欲其大明尤篤於追遠自曾祖以上至遷湘祖有誕祭未興墓門未修者糾族捐金爲之凡先人所修之橋梁道路少有傾圮卽爲補葺晚年爲子擇

師家常畫粥度日膏火束脩必預備每自外歸聞子讀書則然髮色喜時訓以大義欲其用力於本原之地年七十三而卒

羅澤南曰先生奇男子也始以養親之故而出家既而復歸以事親既不負僧之所約天又獲子其親以壽俾得復侍庭幃者二十餘年艱苦流離之中獨能自行其志殆所謂困而不失其亨者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知愛天性也佛氏乃使人耽空嗜寂去離親戚先生願託其術以養親師死而去之終以孝聞灑然有以自適其性者觀先生之生平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先生子三長邦翰邑庠生次礪次翊從余學有年兄弟之間以正道相砥礪人皆稱其能承先志云

右傳羅澤南撰

國朝晉狀類聚內編
卷三十一 孝友十五

三

史印曾

史孝子印曾字綬紫溧陽人父汝杰官潞安同知孝子幼隨任事父及母謝氏甚謹父解官歸母病孝子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母歿呼搶不欲生長號擗踊嘔血數升而死

右事略李元度撰

任天篤

偃師僧生任天篤其家自山西洪洞遷邑之顧城鎮鎮爲成周時
緱氏邑故城顧故字沿謁也其地濱洛川原平行土厚水深自其
四世祖光玉至四世孫瑞豐九世同館共舉男婦至一百六十餘
口河南巡撫何公裕成以其事聞諸朝天子嘉悅親灑宸
翰以詩章扁額旌之復賜鏗帛表宅里任氏之盛遂駕唐壽良
張氏宋江州陳氏而上之先是天篤祖開昌生五子俱以力耕讀
書爲業開昌欲其勿析居先試之潛以金二百置麥困中爲士堯
士舜所拾以告開昌開昌佯曰此天賜也汝二人或分取之二人
以子無私畜豎請開昌喜曰是可教矣迺立永不析產議使士堯

條爲家訓一曰婚姻爲人倫之始二曰孝弟爲敦化之原三曰杜私爲正家之要四曰勤儉爲持家之法博引經書史傳先儒家訓以己意發明之大書刊懸祖堂中其喪祭遵紫陽家禮不溷僧道而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本程子意兼用邱文莊公累世同居得行立春一祭之禮其訓婦女尤得易家人受以睽深意謂家道之離由婦人田真泣樹繆彤自擣往事具在令新婦三日廟見後家長召至中堂以媿惡利害反覆引伸其說俟彼心領神會無閒言乃使隨眾婦後視饌佐饗不率者再教之弗悛暫令反母家給以日供使彼母氏開導俟愧悟立迎歸新婦入門許用簪珥紵羅廟見次日卽分貯中堂公廚局識之俟歸甯領用給布衣椎髻操

作于棉花紡織隨時變易備嫁奩貨朔望次日家長坐中堂以孝
經女訓訓婦女紬繹其旨母憚煩以故婦女母私饋母私假母飾
容觀母適私室母貪麴蘖羣居交勛禮義年五十始不執役其或
不終所天者母入廚衣食稍豐以厲節眾婦更番代勞母怨言女
適人者夫死守志母嚮節其閑子弟之法母鮮衣怒馬母越境逐
末母入城市母傳述時事母詣窳偷生耕讀外惟令學醫濟人母
索酬不能者則令執本家百工之業凡陶冶織薄皆予以值母廢
人母見尊長傲慢母口斥人非母行不讓路其居室堂居中爲宗
祠環以昭穆母素婦女由他道出入母混行廚分內外左右母踰
闕食先男後女皆以班序母僂越母出嚙咤聲母嬉笑聲達外望

其莊雲霞赫昀煙火錯繡牛羊雞犬日夕自歸不俟呼叱儼然朱
陳村圖畫也聞當事詢天篤不析產故對日不忍也其言較張公
藝書忍字義尤大而遠可以報國恩可以培元氣可以懲頽俗
可以召祥和余故因天篤所呈家政冊撮其要作傳將以示天下
後世之閑有家者

右傳張九鉞撰

徐炯

徐孝子炯元和縣人也字漢光父君賢有隱德炯生三歲父授以孝經能言其義母馮氏歿拜賓悲號弔者異焉是後讀孝經常常隕涕書霑溼盡爛鄉人傳之皆稱曰徐孝子事繼母袁氏謹徘徊母旁以待教使繼母大愛之年十三行學於外無何父病涼繼母和藥夜侍牀前不寢父母趣之寢炯恐母獨勞唯諾而已憊不寢也父病亟拜哭向天乞身代父命積九十日父卒號踊幾絕旣三日不甯食飲欲從父死矣繼母哭謂之不念我在耶而父死賴而而死我何聊生於是復飲食居喪三年充充如也瞿瞿如也炯好讀書家貧嘗侍繼母肴膳無俊味憂曰吾讀書母苦矣遂釋書行

賈所奏冬夏衣四時甘脆玩飾無不如母意所遊市去家十許里
日暮起居未嘗一日不在繼母旁顏色欣然繼母樂而語人曰有
是兒奚其吾腹出矣炯年十九繼母歿一號歐血數升遂得病從
是之後常自痛父母不及奉養養繼母又日淺輒慟哭歐血喪復
常矣祭猶哭哭輒發病居久之其大父母與父母未葬也而炯發
病不止自知病無已時矣扶病日往山中求葬地歸病輒增其兩
兄愍之數言更代往炯不欲曰如是吾安也及得葬地葬費用皆
出炯不以煩兩兄炯爲人勤約友愛父有三男中產分其子定及
炯長大歎曰父財產狹畫爲三益狹矣乃以所分悉推與兩兄自
作業立門戶於後其兩兄急復傾財以周焉妻朱氏感其行亦能

脫簪珥助之炯年五十三病因遂卒也臨卒教戒子曰我早失父
母獨兩兄我死汝等事兩伯父必如我矣卒十年雲南李公因培
督學政江蘇嘉其孝行題署天性肫然四語表其門

右傳彭績撰

徐孝子炯字漢光元和人居郭外之陳湖東炯行事不出家庭未
嘗赫然有驚人之行然鄉里間莫不以孝子稱之炯年十三侍父
疾疾甚日仰天祝禱泣涕不欲生及父歿欲死者數矣母已前歿
事繼母色愉愉若孺子繼母常語人曰有子若此孰謂不我出耶
兄弟三人炯其季也父在日三分其產及炯長大曰區區者析而
三愈不足兩分之其可盡以讓兄而已脫身爲賈兩兄有缺乏復

分已私財與之其妻時時脫簪珥爲助及炯疾將終屬其子曰善
事伯父通有無無忘吾志炯行事類如此同縣人彭紹升聞而善
之曰嗚呼古之人功名蓋一世而至近之地不自克以有慚德者
往往然也炯其賢乎哉炯其賢乎哉

右傳彭紹升撰

蕭良昌

邵陽隆回鄉有古孝子蕭國仕翁者沒已六十餘年其曾孫光南舉於鄉邑人稍稍傳其孝德光南爲余言益詳遂再拜請紀以文余謂同郡有至行純篤如蕭府君者卽無子孫之請猶當求其事書之以爲世勸况重以賢後裔之涕泣以請耶乃次其事爲墓表俾傳諸世君諱良昌世爲邵陽人生有至性事兩親至孝兄弟四人君居季析居最早已伯仲沒各遺二子叔兄僅一子忽攜之遠出不知所之方是時家貧甚諸孤煢煢無所衣食君極憂之隆回固產漆居民往往以所產質之他省君少習是業稍獲利或勸之娶君泣曰吾兩兄死遺孤無以自存吾忍遽言娶耶乃悉召諸子

復同產率之質荆襄間其後家漸裕乃始娶婦是時君父健在當
除夕家人團宴太翁舉觴屬君曰兒能撫存孤姪吾心滋慰願安
得汝叔兄父子一見爲慊君跪白曰兒誓往覓朝正四日遽束裝
子身出時兄音問久梗或傳其在滇君至滇歷訪數郡縣無所值
凡離家六閱月徒步萬餘里貲將盡矣窮途哭泣兩目盡腫見者
咸咨嗟感歎不已一日薄暮抵村塾塾師朱翁亦邵人君告以故
朱翁止之宿且爲筮之曰賀君明日兄弟卽相見矣君大喜其夕
復夢兩舟相磨戛自以爲兄弟相遇之兆益復大喜雞初鳴卽別
朱翁行天明至一村落遇有曉汲者熟視類其兄子呼之良然蓋
父子流寓其地困甚日夕思歸而不得也君見兄相持大哭亟偕

歸與同居太翁心大慰勞君酒復舉觴相屬曰兒真孝子吾死且
瞑目矣光南述至此蓋嗚咽不能自勝云君勤苦成家育諸子如
己子家門嚴肅婦女輩絕口不敢言析居事年八十餘卒卒之前
歲始爲諸子析產厚與兄子田宅而令己子少受諸子固辭則曰
若曹佐我成家甚劬苦吾子勞逸既殊受產詎可與諸兄等耶卒
令少受兩子亦怡然從之嗚乎世俗偷薄日甚兄弟骨肉之際蓋
有不忍言者矣府君所爲若此求諸古之孝子悌弟所稱至行足
以感行路泣鬼神化異類者又何多讓顧其事烏可當吾世而俾
之湮滅弗傳也抑歐陽文忠公有云爲善無不報遲速有時斯固
理之有可憑者歟光南爲人子孫宜益思所以顯揚之矣

同書... 卷之三十一

右墓表鄧瑤撰

三三

黃有則

黃孝子古愚名有則湖南邵陽人生四歲喪父家故貧母孫氏劬苦撫育稍長遣就外傅人或諷以儒冠多誤莫能濟飢寒母曰吾忍死不欲吾兒廢學正冀其能濟吾貧耳言已淚雨落孝子聞之大痛奮於學所詣日益進試輒屈其曹偶逾冠授徒里中資脩脯養母然以戀母故終其身所館不出二十里外館中奉膳稍豐卽終席不下箸夏無帳主人以進命徹之曰吾母無此頑軀甘受蟲噉弗忍蔽也值嚴寒又製棉衣進固卻之或責以矯廉則泣曰家貧無以煖母乃忍享此奇溫耶聞者大感動當事纂修寶慶府志招孝子與楊孝廉大灝入志館兩人居同室一夕風大作雪盈尺

許已就枕矣忽披衣起繞室長吁楊君問故荅曰思吾老母耳卽
夕冒雪馳三十里歸既抵家母大喜曰吾思兒正切也是時母年
近九十孝子齒亦逾六十矣有司上其狀請旌得 旨俞允而孝
子母苦節疆吏先已彙奏於是節母孝子同被 旌 命下日邦
人咨嗟歎羨有泣者無何節母歿孝子亦繼逝蓋以毀終也孝子
性好吟幼讀宋人詩銳志學之每一詩成狂跳疾呼索人朗誦人
或竊笑其旁弗省也貌蒼古類深山老衲所遭極窮惡而自守益
堅不少貶又喜施與在志局三年嘗節薪水資購絮衣棉被貽其
戚族之窶者子紹賢亦能詩早卒有九岳遺橐附孝子詩集後

右事略李元度撰

龐佑

長洲虎邱山塘有龐孝子者名佑字申甫早喪母與父同寢晨夕依依相憐也以是終身不再娶父年六十餘病壘便溺癰閉醫治莫能效左右愕視計無出孝子私跪中庭默禱凡三晝夜忽水道通患頓釋親黨交慶謂必有陰相孝子者既乃稍稍聞知實孝子吮師所致云閏八年父歿哭踊盡哀不處內偕兄弟經營窀穸無失禮既葬父家事一稟兄命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其鰥穉四人教養成立償兄逋負以千計襲戚屬中之不克葬者解推周急承父志一如父在時性嚴介不苟取與有賣珠姬過孝子家遺金珠一篋姬歸暴病死物主向姬家索金珠不得訟之官責鬻

產以償孝子迹知之還其篋封識宛然訟得解謝以金不受里中
人嘖嘖稱道之嗚呼是可傳也已

贊曰于官京師同年友韓沈馬傳說里中還金事後過里門泊舟
山塘山塘人每言龐孝子傳曰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
也孝子雖里閭士哉以彼所爲求之古人何多讓焉

右傳彭啟豐撰

長洲龐佑字申甫早喪母與父同寢父憐申甫甚以是不再娶其
後父歿申甫兄弟相友愛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其孀稚
四人教養成立償兄逋負以千計性嚴介不苟取與有賣珠姬過
申甫家遺金珠一篋姬歸暴病死物主向姬家索金珠不得訟之

官責鬻產以償申甫跡知之還其篋封識宛然訟得解謝以金不受里中人嘖嘖稱道之彭芝庭尙書爲作傳其後吳縣有趙霞門還珠事尤奇趙霞門者名彤少業儒長而去爲賈嘗泛海遇大風覆其舟同輩五百人其四百九十五人皆死霞門與四人者得不死因復爲儒聚門徒授經兼教之作字以謀糶歲之所入省嗇而用之獲少贏焉積若干年餘七白金爲某甲所負不能償霞門置勿校也久之甲以明珠二顆進曰是價值千金可以償所負矣霞門諾受之居無何遇婦人泣於道者問其故曰所知某夫人者故孀居食貧家有先世所遺珠二顆直千金將資以嫁女今失之矣無可爲計者適往問焉感其泣而助之悲耳霞門聞其言因念甲

所償珠得毋是耶遂至失珠者家而謂其人曰余趙彤也家某所
明日若主夫人宜自來而家所亡珠可得也已而失珠之婦人果
至先以他珠示之不承後以甲所償珠示之而泣曰吾家故物也
乃與之嘉慶五年十一月某日霞門卒而吳中質行諸儒道其遺
事皆自以爲勿及也霞門書學董元宰自霞門以善董元宰書名
吳中而吳中學書者皆師董氏韓梅坡名亞於霞門霞門卒而梅
坡獨以書擅名梅坡名敏其他行不能詳也故附錄之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熊熙材

按狀公諱熙材字亮臣號陽山姓熊氏其先南昌人始祖諱本宋慶厯間進士官近侍知制誥七傳至禹公又十九傳至汝器公明嘉靖乙丑進士官太僕卿弟汝柏公隱居不仕多善行四傳至尙陰公生馳贈奉直大夫紹鳳公卽公考也公行五有兄四人馳贈公以服賈遷河口遂爲鉛山人贅章氏馳贈公以貧瘁早世公妣章太宜人時年二十有九礪苦節或以改志勸太宜人泣曰吾子如椒五粒苟無一棘者當赴廟灣頭自沈矣公時十齡跪母前號哭觀者驚沮去公天性孝友旣長棄書爲養母計家稍潤凡母命調卽輒欣然解橐以是母志恆適七十外得羸疾公日夕侍左右

禱天請代至七十九始卒而公爲兒孫追述苦節終其身作孺子
泣伯兄熙棟垂老喪子公爲娶繼室生子朝焯越八歲母卒明年
父卒未幾焯亦卒仲兄熙榜早卒遺孤朝焯公爲婚配而焯又卒
公撫焯子憲邦如其父公與叔兄熙桂季兄熙植並力支柱數十
年家以起而兩兄相繼卒伯姊適廣豐章氏偕老及八旬公每走
百里省視仲姊適黃氏早寡公育其孤雛於家且爲授室而外祖
章氏及婦翁陳氏俱無嗣公兼治兩家邱隴歲時展視不替嗚呼
死生哀痛之間使偶歷之不能堪而公於骨肉戚儔中纍纍然矜
恤扶持不遺餘力雖古人篤於風義者何尙焉公慷慨好善尤樂
解紛里人虞某鬻田於公旣得值復析其田分質於甲乙各取其

半值甲與乙尋知之爭索金虞不能償惟與妻子環泣公聞而笑
曰是迫於貧耳乃使甲再予乙半值得田去而事以解遠近稱公
長者嘗於除夕往責某賃屋貲見其斷炊乃轉濟錢米以歸晚年
焚券一篋凡修治道塗濟渡輒倡爲助河口故通津有客死及旅
櫬無恃者公悉任之地師汪某曾爲章太宜人窆穴公養之四十
年由婚逮殯始終無少歉而奴婢來依公者終其身皆不去其仁
惠又如此公配陳無子四十外始置側室金生子三枚斌敬枚由
拔貢生領庚寅解首辛卯登第官刑部主事加一級以 覃恩贈
祖父如其官斌庠生孫男幾人公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
某年月日享壽若干歲今以某月日葬某邱銘曰

書稱孝友是為政人倫扶植成獨行惟柔與梓恭以敬集義所生
善則慶天因而篤熾斯盛過者式之德可鏡詩詠椒聊此其應

右墓誌銘蔣士銓撰

姜瑤

滇有孝子曰姜瑤字美玉其先江南人愛岢峨山水築圃於南河
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岢峨有姜詩之稱瑤父
文柄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貿易得錢輒償酒債瑤痛母蚤逝事
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
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黨嘖嘖稱孝內外無閒言
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闕寂瑤覺甚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於
沅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爲養先儘父酒資餘
膳家晨出採樵必挈壺置肆間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家庭聚
順融融然樂也聞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

後家益貧父爲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
吾父給衣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奚自苦爲翌日適山
採樵買酒以歸共勸酣飲嗣日習以爲常及親歿哀毀骨立喪葬
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常飲壺薦酒哀慟墓側壺至今猶存楊氏
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
先力圃謹事瑤瑤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爲孝子圃
論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醞釀者深哉世俗好飲
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
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右傳周於智撰

江世琳

端孝先生其次子文熙瑤田友也其孫元贊瑤田女子壻也於瑤田爲姻丈人行故知其行最詳蓋以厚人長德見信於鄉黨者也其先數世以孝聞皆割股以愈親疾先生年十五會母疾亦割股和藥以進已而疾瘳人或謂先生之孝愚夫其愚則固不可及也愚於至性而非愚於世情夫賢愚亦何常之有哉世之任夸誕趨勢力以巧取貨財釣弋名位者人未嘗不目之爲智然其歸何有焉智之者在世情愚之者在斯民之直道此先生之行所以聞其風者舉將賢之智之而卒不得而愚之者也蓋先生之行本之於天性出之以至誠不欲勿施終身以之雖微事親信友卽片語之

諾細行之所徵此物此志也惜乎以處士終弗見用於世耳然蘊之爲德行與發之爲事業者豈有異焉昔者先生拾遺金於路徘徊路側廉其人而還之後二十年其家傭亦拾遺金不敢私有持以白於先生先生使廉其人還之傭宜惟利是視者也而行若此豈非先生有以化之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吾夫子之言不虛矣先生不業儒而有儒行不呻其佔畢而強識博聞尤通史事每舉一端則名地官勳略無謬互儒者非不肄業及之也而或不能如先生何哉先生姓江氏諱世琳字琅友號恕堂沒之日鄉黨私諡之曰端孝先生

右行略程瑤田撰

奚緝營

予嘗讀南史載會稽郭世通仁孝之風行於鄉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而其子原平又稟至行宋元嘉中敕改所居獨風里爲孝行里及遊浙東訪永興之故址未嘗不想見其人羅店在吾邑之東偏今析屬寶山縣故民奚士本秀林以孝行旌門閭自其未旌之先鄉里無不知有奚孝子者秀林歿而其子緝營又以孝稱鄉里稱奚孝子與昔無異也吾鄉有郭原平而不爲表而出之可乎緝營字聖輝幼入塾從師受業講論語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軌範箴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邁疾醫云難治緝營潛剖臂肉作湯以進母果瘳及授室後母病革夜偕

其妻朱向北斗稽顙乞減算以代母既歿緝營常宿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惡寒緝營夜抱父足達旦父歿或勸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身吾敢納粟希頂帶乎兩弟早歿撫遺孤如所生女兒嫁某氏貧不克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他荆義學平糶施樁多可紀者寶山令李公元奮田公聯芳皆嘗題扁贈之子增慶亦能亢其宗昔原平爲郡守蔡興宗所敬欲舉其次息爲望孝史家以爲美談今緝營老矣當事有舉會稽故事求望孝於奚氏其心在增慶矣夫

右傳錢大昕撰

方源聚

敘奇行易敘庸行難古今文人都操此論然而庸德庸行聖人所重故曰中庸不可能人果能於倫常日用間爲人之所不能爲則庸中之奇又何嘗不觥觥矗立耶吾於方君柯亭見其人矣君諱源聚字函光號柯亭古歙人也生而孤露事親孝行已恭家業先豐後嗇或爲君危君慨然曰窮通命也素位而行道也吾何容心哉早廢舉子業負遷有無稍稍自立便趨人之急鄉黨義舉赴之若熱辛未歲大饑君出境購粟還鄉平糶賴以存活者無算同產六人其季早亡兄弟析產時君又慨然曰媯媯撫孤係然子立薪水殊艱我丈夫也自食其力安用祖宗餘庇耶遂卻所分田產全

以畀之嗟乎仁義不行鹿鳴興刺今之人往往爭一缺口盆折足
几兄弟勃僂者比比也卽史載薛包分家奴婢取其老病者田廬
受其荒頓者號稱古之賢豪然彼終有所受分非脫手不取也以
君相較其義心清尙不更超越古賢也哉至於葺琳宇修浮圖又
其末節餘行未足爲君異也君以捐修城工議敘主簿年六十而
卒子五人名如川者九歲能詩以文課於時今年就試金陵餉隴
糜百螺上鐫隨園先生著書之墨曰昔韓昌黎能文求傳志者釐
金幣如山如川家貧無能爲役故辛苦捶煙爲先生潤筆爲先人
乞傳余嘉其意而不忍辭也

論曰傳記之體有敘無斷嘗謂蘇子瞻作溫公神道碑以一誠字

相貫串是温公論非温公碑也然事迹少不得以議論行之太
史公敘屈原伯夷參入己意方有波瀾回折余嘗方君亦此意也
右傳袁枚撰

曠擴本

君姓曠諱擴本字期粹顓亭其號少補博士弟子員持身端謹言
笑母或苟尤篤門內之行族黨重之君父日宣公有厚德曠氏由
南陽而廬陵而衡山世以忠厚垂家法公守之彌篤性溫醇和粹
之色溢於面君母王有賢行爲壺中式皆予所夙稔者而皆不克
享大年予嘗以此疑天道之無知公教子念摯每族子弟試獲售
輒嘉歎君時年雖幼知公意有屬也謹誌之公沒君年裁十四年
十七而君母亦沒君悲孤立之艱悼先志之莫酬也益肆力於學
每日初上窗前不能識字卽手書倚檐柱聲琅琅或更闌就寢不
能寐復起行繞榻旁皇涕常泫泫下蓋刻不忘親志也母沒時君

弟年裁數歲君殫心教育每自外歸必訊弟所在然後入入猶必
問弟今日所讀何書曾否與何人遊然後及他事無何弟甫冠卽
棄世遺孤僅三歲君含淚護持曲意課督俾克成立君治家無覬
贏心而節儉所餘增產數百畝待孤能自理家計乃請於族析之
聽孤之所擇君工文而常自下每彙詩古文辭付子評點皆卓爾
堪問世顧屢躓舉場不第則其數奇也子大沅大淀列成均植品
能文章大洪遂於學食餼鬻序大涵年未及冠郡試冠其曹受知
學使李公君未竟之志於是乎有託

右傳曠敏本撰

費春榮

烏程費孝子名春榮字芳園父承家縣學增廣生母馮氏孝子生七歲而父以貧故出遊久不歸孝子年十二卽能授徒鄉里爲句讀師其明年欲出探父耗請於母母憐其幼未卽許也然孝子請治行益力母許之則以授徒所入錢二緡分其半遺母遂行念鄉人多客蜀者疑其父亦在蜀乃規至蜀溯大江上達漢陽有同舟王叟詢邦族及所事歎詫久之旣而曰吾嚮客沅辰聞辰士大夫稱有書院山長費得無若翁耶孝子聞叟言卽渡洞庭抵長沙解衣付質庫市餽飢懷之從陸行轉側叢篁密箐閒凡十餘日至辰之鳳凰廳鳳凰廳同知孝子鄉人也遣人導之至鎮篁書院見

其父遂奉父歸孝子後以明算出佐治所得錢率費於奉養父母
歿孝子營葬事以市券購輒篋陶家陶家不以時取越期則市業
已敗不能償券陶家以券歸孝子責償人或謂孝子陶家不以時
持券取錢非我之咎可無償也孝子曰然然不可以葬吾親故累
人卒償之孝子卒時年六十有六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天人相與之際密矣一氣之所呼吸無毫末間也古來記孝子尋
親事甚多皆如響斯應其事往往出思議外費孝子又以髻年奮
志於茫不知所向時得王叟指示之吾疑王叟非人也有馮焉者
也兆洛曩在壽州行邑至僻落宿焉其民人爲言某孝子事云孝

子生而父以歲凶出謀食遂不返孝子長母告之既貧且足趾未嘗出里閭漠然無可爲計見其鄰有招魂者私念虛空可以神氣致乃於人靜後登野橋四面呼父半年後聞一面似有應聲益疾呼之又數月覺聲漸近久之若咫尺乃問曰吾爹耶爹安在聞應聲曰吾死矣循聲往骨可得也朝夕裹飯而往循聲行竟夜三四十里比曉而宿逮夜復行三數日聲止不前比曉乃詢其里人言姓名狀貌僉曰是某也死四五年矣瘞某所因發而抱其骨以歸母方以孝子不返屬里中求之而孝子已負父骸至乃大駭羣稱孝子焉予嘗記其事授州中人令補載州志今久而忘其姓名矣古孝子之尋親者或因乎夢寐或得之故老或導於神明予以爲

此皆孝子一人之氣充塞空際而天之氣乃假於夢寐故老明神以應之此至誠之所自爲也吾故疑王叟非人也乃至以幽明隔絕之地通之以聲無間呼吸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金石且爲之開而況父子一體乎孝子名春榮浙之烏程人事詳某所爲傳子南懌新業敦樸遊諸侯聞予至涇川遇之與語甚契出傳相示故私志其所見者云

右書傳後李兆洛撰

羅天閻

羅天閻字開九一字雲皋湘潭人著有周易補注學古初稟西塘草諸書

處士性篤孝髫齡失父母授以父遺書涕泣不能卒讀母歿廬墓三年朝夕哭奠里人有羅孝子之稱性恬澹不樂仕進晚居西塘精舍講性道之學學者稱西塘先生

耆舊傳

羅鴻臚典四修族譜序略其司彙編之總則爲吾族弟雲皋此實典所愛敬心以今之古人相推奉者少好讀書垂老不釋手初未嘗於科舉營營性篤孝母沒廬墓側三年食產廬足家無儲侍晏如也居常束身如對客與所知共談累晨夕不雜一流俗語夙長

於詩近猶次書院八景韻合古今體得二百五十首有奇積之成
帙通觀之誠吾宗學行之圭臬也譜之講明書法酌新舊所待增
刪皆出其手訂義例秩然

右湖南文徵傳略羅汝懷錄

宋之珩

孝子姓宋名之珩以冶鐵爲業居太康新安集孤峭寡言笑父連城早卒母劉氏年八十珩奉之凡百嗜好務求遂通醫藥兼好讀小學一歌詠不忘其親母方病珩肉袒跣足跪禱風雪中顛以身代有頃母呻吟稍息珩謝起視母則寢已安矣因攜臥具侍牀側聞人疾呼曰天守常人增壽翌日母病愈一日母目暴腫中瞳高寸許莫能療珩憂甚計無所出乃取井水一盞跪冰地顛天透時水稍浮凍取以洗目腫頓消母又嘗患瘡醫將刺之令出盟珩恐母痛取鍼自刺深二分不之覺乃以刺瘡瘡潰盥盡出醫傅之藥十數日口不合珩思母之血氣衰矣非有以補之不可欲補母血

其惟子血乎子血卽母血也然必濟之土皮者土所生乃取土一
匕刺血和土傅患處不二日瘡平論者謂皆孝思所格云後母病
歿珩哀毀骨立笑語不形每念及輒呼天悲號聞者莫不哀之其
友李連公與社長謝廷輝欲上其事於官珩聞而急止之曰休矣
吾不忍以天倫爲市名具余聞其事而異之詢於人知不誣因誌
其事以俟後之採風者

右傳柳中星撰

榮漣

榮漣字三華少孤多病母命入明陽觀爲道士爲人消古簡直善畫亦能詩徧游名山所至以詩筒畫筭自隨落墨人輒珍之漣事母至孝在外得珍玩良藥悉藏弄持以獻母倦遊歸養晨昏依戀繞膝如嬰兒母沒廬墓不復出邑士大夫共往迎漣築室錫山之顛以居之漣鑿池其中繞麓植梅花名所居亭曰香雪社翰林杜詔與漣及僧妙復結世外交號九峯三逸而漣尤以孝義見重

無錫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目錄

孝友十六

林賜魁

施澹

劉鎰

李文淵

紀耀昌

董大鯤

許永科

彭紹咸

郭永銓

董盛祖

鄭禧

陸名時

王光昇

子殿輝

方捷昌

顧孩良

蘇蘭成

潘瑁

吳俊異

彭起詩
李如玟

王寅生

胡鏌

丁友潤

丁景祿

黃君獎

陸立名

施用烜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目錄

錢聚萬

蔣經元

張孝子

楊晉

閔貞

曹起鳳

劉柏崖

陳永年

傅麟瑞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孝友十六

林賜魁

歲壬辰堅偕晉江林聰對策於廷心儀之問其鄉人咸曰孝義
先生子也是宜有後既與聰益習稍稍知先生事聰思有以章其
親出其鄉人永春邱景雲所爲傳而龍溪李威復爲補傳堅受而
讀之其說蓋詳傳曰先生林氏諱賜魁閩之晉江人少孤鞠於外
氏從里中兒牧以隙自就塾師問字稍讀書輒通理義人未之知
也初父仕龍早卒貧無以爲家母康將攜先生依於外氏乃與所

親謀殯於山上有蘇曉者襄其事掩坎題石將俟孤之有立也先生年十四往求父墓石踣沒土中循山而月不得乃以日侍母哺入山號泣困頓夜息莽中若有告以求牛昏得墓者遽起鄉晨行山側見牛垂頷而齧亟趨牛前熟視不知所爲拊膺痛哭一老父過而哀之問其情以告乃曰孺子孝哉天乎幸遇我我爲孺子求之遂從老父行山上叢冢間有土凸然老父疑焉先生倉卒手抉土出一石指血盈石上拭而辨之見其父名伏地哭稽顙謝老父老父者蓋蘇曉也先生歸報母將改葬曉感其孝自以其兆與之復爲襄事而葬焉先生及壯值歲歉而食指繁往往不能日再食竭力質貸日具白粲美馘奉母率妻子嬉笑於前旣徹分餒所餘

雜以草具未嘗得飽戒童稚無得爲母洩言者母不知也聰時鬻
齏出就傅一日母方食而聰歸無所得食徬徨不能去母以爲已
食也怒其不趨學將杖之聰遽以告母輟箸而嗟曰曷不舍此肉
具糜粥其食而枵腹以奉我我奈何日肉食令汝曹常常餓也先
生退而撻聰父子相泣戒勿復言先生初娶陳繼娶何許咸能婉
婉聽從事母盡禮母病風痺先生謹侍奉醫藥食飲下及廁牖之
役必身親之靡有不潔候伺寢門夜未嘗寐歷四年如一日居常
母夜轉側則先生抑搔扶持久之許往往從婦室來佐方冬沍寒
微聞母聲先生亟起趨牀下許亦亟入侍手授先生裘而不自知
其忘掖纊也母性素嚴顧婦之日益親以爲子之孝能及人每相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一
持歎息泣下先生幼以孝聞及侍母有年行益著里黨之人又以
其素好義樂周人急乃稱爲孝義先生交爭往識之所至皆曰孝
義先生來也先生嘗出聞人有喪不能殮立禭衣賻之會疫作所
知及家人皆病先生日往省經理之有止之者不聽已而病者皆
起諸以急難赴人輒自忘家事因以自病不悔或疾馳數百里未
嘗與妻子謀也其平居聞義勇行大率類此先生卒於某年享年
若干子二人聰成進士聰子紹甫年十四舉於鄉人咸以爲孝義
之感且未有艾也

論曰孝庸行也誠之所至靡有不格儻未至是未足爲孝也事之
艱阻在積誠以通之非可以直情徑行況家庭之間乎善哉李威

之論謂先生求得父墓誠極所致非有從夢寐中來告者若順德
化於家人義聲著於邑并修身之效也觀此可以興矣威爲人仇
直能文章所補傳多可采因備錄於篇吾邑王渭茂才亦篤行能
事親隕於遇以死余不忍沒其實而又恐言之傷孝子之心故附
見於此

右傳李堅撰

施澹

元和施孝子澹性至孝父病目翳以舌舐之二十日盡去目復明
母病痢五月不止割臂肉和藥以進病立起母思食梨時尚未有
忽來一老嫗遺之澹上有三兄伯早卒仲叔常客游澹奉其母索
逋於東昌一夕夢黃衣老人曰爾父病亟澹驚起亟束裝歸至江
口陰雲四合將有大風舟人相戒無渡澹涕泣叩頭一老篙工哀
其誠渡之中流船幾覆竟得渡後其孫文燾舉於鄉請旌如制

右記余金撰

劉鎰

劉鎰字兼萬豐城課瑞人父維珍卒時鎰甫三齡母郝氏年十八
矢志撫孤事姑余氏極勞瘁鎰稍長卽能盡孝養祖母病卒鎰廬
墓三年遇雷雨輒踞墓前曰鎰在此勿怖有古孝子風父棺厝象
鼻山乾隆壬戌山水暴發壞廬舍鎰半夜馳救棺已漂泛鎰抱棺
順流數十里至白馬寨觸筏始止鎰躬耕養母母久臥病思鮮魚
鎰踴雪遠求之歸遇虎人立鎰叱曰爾食我母不食魚耶虎搖尾
去鄰火將及母寢鎰自外歸突烈燄中以重衾負母出母故無恙
而鎰頭面焦灼幾斃其瘡可數也母彌留日以廬墓爲戒鎰枕塊
三年泣不輟懸兩世像於堂出告反面享祀維謹乾隆己巳爲母

請旌得 旨建坊待遺腹弟思銘極友愛延師教之得入庠序鎰
存心仁惠凡母所憐恤者竭力濟之平居以未卒儒業爲歎子三
人長映魁補邑庠生丙戌鎰年六十一學校具孝行請旌鎰拜
命之日尙爲孺子泣云

太史氏曰苟世無人倫之變則盡瘁天屬者皆庸行也孝也云乎
哉自眞性日漓遂加能子者以孝名 國家至立法以旌之是傷
能子者之難也不亦痛乎劉鎰未嘗讀書天性徑流實兼各史所
載孝行章之以媿薄俗宜矣然而非鎰心也嗚呼鎰固以必如是
庶幾能子也歟

右傳蔣士銓撰

李文淵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習其師母邢嘗之
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爲師視流輩鮮當其意者補縣學生有
名靜叔事母孝就養左右非應試未嘗一日宿於外母多疾而靜
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吾何生
爲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患也靜叔夢雨雹及己身覺以語妻妻曰
聞姑言夢雹者喪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強起視藥
目不交睫者數日母沒靜叔委頓苦出聞哭無時病遂劇自爲文
誌其墓又月餘死既含而蘇然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有日
矣先期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止比葬舉家

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閱三日卒以衰經殮年
止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詞故靜叔亦好爲古文所著
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
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蓋已分氣質
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禮義而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
萊疑西銘爲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
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又何也
又言唐詩於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
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爲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
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苟同多類此

靜叔既沒同學私諡之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之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既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於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述於後云

右傳錢大昕撰

五言古詩集卷三十九

十

紀耀昌

上饒紀生徵善爲余壬午典試豫章所取士躋公車幾二十年至
庚子始成進士先是生以優行貢成均充八旗教習時生考明經
靜齋先生年已七十生遂乞長假以歸歸而舉於其鄉旣拆卷監
臨湯稼堂中丞語余曰此余視學信州拔取食餼其父某乃一鄉
善人也余心識之生每上春官必來謁爲述先生庭誥甚悉歲辛
丑生以教習期滿引見以教授用南歸將治行手所爲狀涕洟
請余作傳余非能立言者念與生相於久且嘉生之能敬其親之
美也因受而論次之

先生諱耀昌字又昌號靜齋恩貢生系出廣豐徐氏嗣於紀祖諱

一竟始遷上饒舉鄉飲賓父諱思平庠生先生天性孝友父病足起居維艱先生事之未嘗暫離左右抑搔扶持滌灑脂膏必問所欲務得其歡心少暇誦讀於其所父悅甚曰汝書聲琅琅吾反得熟寢不吾妨也如是者十餘年少失母事繼母如母嘗曰古人刻木圖形以事亡親吾不及事生母繼母在卽無母而有母矣先意承志母亦忘其爲非所生也伯兄某自城移居山莊始析爨分投田產復取己所得三分之一讓兄曰兄食指繁恐不給也兄有匱乏仍資給之初先生未有子鞠猶子以爲子教養逾己生姪女將嫁則裝送特厚繼母前適潘氏生子某先生弟畜之如同懷教之成學入邑庠未壯爲之授室生子某亦入邑庠同居三十年無間

言伯兄或有責備先生徐曰父母所愛亦愛之何爲不相容耶伯兄意頓釋尤敦任卹肯緩急人歲偶歉穀直翔貴以宿儲糶於鄉人必減其直穀盡猶苦饑復以所鬻錢貸之偪除亦不責償其大戶有放穀者收息至加五先生每借出潤穀一石收入乾穀一石又不欲獨居其名則石取一斗爲息自是加五者亦遞減爲加三加二五矣居常勇於爲義解結訟佐興造當塗咸倚重之郡有謝文節祠時方修起置奉祠生謝姓之以貲雄者將營得之且利其稱先賢後以炫於其鄉一日有被褐生來詣先生訴係疊山嫡派悉出其先世誥敕遺像並完賦票一一不爽先生心訝其能守先代舊物也尋察其樸誠寒素無強近資緣爲斂容禮之翌日昌言

於博士並列其所藏各據僉曰奉祠郡伯意有所屬寒陋如此未足爲先賢光也無能爲此生白者先生毅然謁太守亟呈其所弄且道其人單寒樸遯狀太守曰子果知此生爲先賢後乎先生避席曰其支派所不敢知但觀其守遺蹟歷兵燹常存意非先賢呵護之靈不及此太守沈吟曰子言良是第修祠須子孫輸金恐非貧士能辦耳先生曰但得許其奉祀其族黨必有感而相攸者議遂定先生雅尙恬淡不以一字竿牘有司願事有裨於鄉井者輒自任不少遜避嘗曰邑非令宰可獨治也必搢紳相助爲理而後地方利病民情甘苦得以上下相通矧如學宮書院祠廟橋梁胥士民所倚賴設皆卻顧不前則宵小參預其間馴至敗乃事矣吾

卽欲鍵戶自守其如邑無人何先生教子有法不沾沾於舉業待後進不憚多方激勵之耄老力學不倦凡十有八次躡省闈不售未嘗有幾微怨尤年七十九卒子徵善卽教授應善孫學孚學寬學良並有文

右傳沈叔埏撰

董大鯤

君諱大鯤字北溟姓董氏系出唐吏部侍郎申子孫世居銀城曰銀城遷婺源者曰成祖至明而族始大會祖世源登仕郎祖起子拔貢生考授州同知父正台歲貢生 誥贈朝議大夫母祝氏誥贈恭人君兄弟八人次居第三兄弟之子孫皆盛而君之子孫取科第歷中外者數十人居東門是爲東門董氏敬與君之孫潮青同舉於鄉後與鍊金交因過婺源去君之卒四十七年矣鍊金以狀請書君之行於華表敬作而曰太史公爲萬石君傳記一二小事耳其諸子乃記建之誤書慶之數馬訖今益然諄然之意尙見於數千年之後蓋孝謹之行累書之皆無奇者也要在得其意

而止後人反油然而動焉若後世史家別爲孝義傳事事實之則無所餘矣敬觀董氏羣從皆恂恂如不勝衣於父執進退唯諾必以禮猶可想見朝議之家法而門巷之外朝夕有言朝議之德者董氏之盛不亦宜乎且敬行天下故家未有不以浮薄敗而以質行興者則請條朝議爲人之大綱而詳書子孫名爵於左方以實朝議之所以能裕其後亦古者表墓勸善之遺意也按狀君少補縣學生自祖父爲素封家君擇人任時而貲益息凡長者之事皆力爲之以行其德有天幸終不至損其貲貲且至逾萬而德益行事親定省之節中衣廁牖之役數十年如一日兄弟至老相愛如幼稚時娣姒皆能喻其意撫幼弟及孤兄弟子尤有恩遇性喜下

士同縣汪君紱江君永爲儒有盛名皆折節交之所著有十三經音畫辨譌二卷春秋四傳合編三十卷喪服圖考一卷二十一史編年十卷卒年七十八乾隆三十五年也例授朝議大夫候選知府配戴氏封恭人子三兆熊縣學生候選衛千總兆鳳附貢生兆謙例貢生銘曰

雙桓之間朝議之阡也知其德者過而下之其孝謹可賢也

右華表銘懌敬撰

--	--	--	--	--	--	--	--	--	--

許永科

許孝子名永科邑西許村人初就塾讀書遇天地君親字必起立莊誦父起碩嘗役甲催科自塾歸知父往邑當受責夜奔赴願以身代邑令嘉之父獲免或赴宴會父母所嗜不敢食必懷歸以進晨昏定省無間寒暑比長出告反而雖百里未嘗留宿父病篤醫欲驗糞科嘗糞母臧氏病奄牀第科悲號祈禱衣不解帶者閱四旬後俱獲痊遂矢願齋素祝雙親壽十年弗懈父母沒哀毀踰禮廬於墓前後六年每晨興具湯沐詣墓所請盥漱進膳必視寒溫之節以妥以侑既徹而退及日中亦如之既歸遇生辰及伏臘則設饌爲位拈香往墓請父母歸饗途遇牛犬輒引避日毋或驚犯

也有榛荆剔去之曰毋刺衣履也經里閉門闕祝無傾顛迎至家請卽席上食如平生久之乃餽餘旣畢如前導復於墓祝寢息乃返鄉人或愚之或疑其矯科行之如故歷三十年或以他事出其妻代行之一如禮初習舉子業親沒不復應試乾隆癸酉郡守何公達善廉知其事大書因心篤孝四字贈之科大驚痛自責曰不能揚名以顯父母乃以父母博名耶甲戌應試補博士弟子員案發噴噴人口爭聚觀許孝子壬辰 旌表建坊

右傳王佩蘭撰

彭紹咸

吾鄉封溪彭氏自南昀芝庭兩先生並以會試第一得狀頭其後任京職外官纍纍不絕比自甲辰至己未成進士者凡四人皆出應山公後公之卒年僅四十卽於卒之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於吳縣堯峯山柴場村時諸孤皆幼藏石闕如越今三十一年長君持狀屬維熊補銘讀之乃知厥嗣昌大公實有以儲之因樂以積善餘慶之理爲天下告不敢以不文辭公性純篤母宋夫人遘瘍疾兩兄服官於外公滌瘡塗藥侍疾半載無倦容旣而爲夫人營葬事廬墓積勞遂得下血疾屢發不止復以芝庭先生致政歸恐違溫清之節遂絕意進取先生哭公詩有天許衰齡親筆研南陔精

爾絜晨羞之句益公之盡子職者如此公於兄弟閒怡怡愉愉雖
出處互殊而友愛不隔遇諸兄子自任所歸尤撫教兼至人有事
託者謀之必周有借貸者雖數不以財匱辭其篤於昆弟朋友又
如此少讀書務博覽喜與賓客飲善弈後忽自悔日閉戶誦論語
及朱子小學諸書其督課諸子更嚴而有法公既歿而諸子皆接
跡臺省行成名立人謂蒙養之端得之庭訓者多矣公諱紹咸字
與吉應山其號也爲蘇州府學增廣生貢太學生於雍正十一年
九月卒於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曾祖定求官翰林院侍講是爲南
昉先生祖正乾考啟豐官兵部尙書是爲芝庭先生配錢太恭人
於公之卒也能辛勤撫孤以終教子之志生於雍正九年十一月

卒於嘉慶五年六月是年十一月廿一日合葬於公之墓子六人
希濂乾隆甲辰進士刑部奉天司郎中希洛丁未進士福建道監
察御史祝華候選州同知希涑丙午舉人卒希鄭己酉進士禮部
儀制司郎中希萊元和附貢生嗣弟紹升後女五人俱適士族孫
男八人蘊輝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蘊章蘊孚蘊長蘊達蘊
奎蘊策蘊恭並幼自乾隆五十五年暨嘉慶元年四年累遇 覃
恩以希濂官贈公爲中憲大夫刑部奉天司郎中加二級公承累
世通顯之後兄弟皆登科第公獨以諸生終而子孫益昌大譬諸
養禾地美而不盡其力其收必倍理固然也然非有厚培之者惡
能若是之盛哉銘曰

德修於家彌性而厚施報不爽慶章於後後人之慶前人之儲儲
之不竭引之有餘繼繼承承以康厥居

右墓碑銘尤維熊撰

郭永銓

郭永銓堂邑柳林集人柳林有賊黨郭濟美劉君寵楊書常引王倫據其集集人多被迫脅去永銓年二十二家稍裕從師讀書聞變歸賊徇之同往永銓以父殯未發卽伏殯上痛哭曰我若去誰守吾殯賊以刃脅之卽罵賊賊連斫其背永銓暈絕賊謂已死適聞官兵至卽爭出往抗禦永銓夜復蘇其母與其妻掖之出後門匍匐草地一日行十餘里越三日始抵所親冠縣趙氏養創兩月餘迺得痊

右傳潘相撰

董盛祖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盛祖雲南黑鹽井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呼之曰方孝子云盛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母純孝凡起居寒煖飲食事奉必躬親之無少懈母亦甚安之非盛祖不適也盛祖業負販無兄弟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視出則呼其妹以母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盛祖如是者以爲常蓋數十年如一日焉盛祖嘗晨出買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卻頃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許則蛇又在焉盛祖懼愀然曰是必吾母病喚我矣急歸則母果病臥方喚盛祖也自是遂不復出及母卒哀毀逾常人一日晨哭頓絕鄰里驚救之始嗚咽而甦眾咸感歎比葬手纍土石焉初盛祖

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勸之盛祖慨然曰娶婦以事親也顧賢者
實難脫其不賢將戾吾母吾能安乎且吾嘗見吾里中之婦矣操
箕帚執炊爨作苦克家者猶往往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顏
疾痛癢癢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奉吾親出則有
妹以代吾役使吾母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爲終不
復娶未幾亦病卒竟無子包學海云

贊曰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矯矯驚俗之行可不謂賢
歟或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孝子以不再娶而卒無子母乃戾於
古訓歟是又不然孝子固愚不知書者也亦行其心之所安已耳
顧安知不娶無子之爲非耶乃其妹者又能以其兄事母之心爲

心而專其專亦加於凡爲女者一等矣

右傳錢青選撰

鄭禧

孝子姓鄭氏名禧字錫五繼伯父達爲子本生父爲上居鎮江伯父居江都孝子五歲渡江育於伯父所至性所流宗族稱孝數年父病中死法孝子年甫十餘憂慮面墨色侍疾不寐髮鬢晝亂斗宇夜號草木之滋百計思效旣遭喪哭踊哀戚過於常人以哀毀致病病八年而卒年二十有二卒於乾隆四十年五月之三日葬甘泉之西境造石街之陽娶俞氏生子宗偉偉以其先人軼事告於循乞志厥墓乃周訪於其宗人宗人曰孝子性和平節儉恭讓好讀唐宋人書效董宗伯書法畢肖旣病恐戚其生父母心呼之忍疾而侍也或曰孝子之侍疾嘗割肉以進此所以病焉嗚乎世

國朝三才集卷之三十一
俗之孝吾不爲孝子重惟其螺贏負之恩同毛裏齒才卍角大節
克成非其天性之純全曷克臻是是可傳矣銘曰

繼嗣之立爭奪之林惟合以利孰誠其心鄭君秩秩猶其德音孝
于惟孝著江北南勒之貞珉以爲世欽

右墓誌銘焦循撰

陸名時

陸子嵩庚卜以乙卯歲十月二十五日合葬其考淞園公妣錢宜人於本邑崧塘之原先期踵予門流涕述母氏遺命曰當代能文而不苟諛者莫如吾詹事弟它日吾夫婦志銘盍往求焉予亦泣然泣下乃爲之序曰吳中舊族莫盛於陸氏漢吳及晉名德相承唐宋而降別爲四十九枝其居青浦陸家圩者自一耕公始三傳至君滋公始遷黃渡卽淞園曾大父也大父學圃公附監生考授州同父容亭公國學生並以學行著於鄉閭淞園諱名時字景雍幼而開敏十歲能文先達多以遠大期之弱冠游齊魯梁豫諸公貴人邀入幕府折節訂忘年交淞園不屑也乾隆丙辰以國學生

入南闈本房奇其文薦之以額滿未售明年入都肄業成均孫文定公爲祭酒深加器重會天子舉臨雍之典淞園隨班聽講得賜白金克什及經書一部蓋異數也其夏吏部試授職州吏目其秋應京兆鄉試二場甫畢得家書知父病不俟終場星夜歸里到家躬奉湯藥父病小愈又逾年而父沒旣服闋親友勸以出仕謝曰小人有母不忍遠離捧檄非吾事也嗣是養志不出者幾二十年營治窀穸必誠必信生平篤於行誼見善必爲歲饑捐振歲疫施醫苟利鄉井弗顧其私教子敦品讀書勿狃章句之陋以故兩子服官內外咸能有聞於時春秋六十有九以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卒議敘布政司理問 敕授儒林郎 誥贈奉直大夫

配錢宜人歲貢生衍之孫女蘇州府學生如升之女性淑慎善相
夫子事尊章能得其歡心識量明達不輕喜怒一日火焚其舍器
物都盡淞園頗以爲憂宜人解之曰惟勤與儉可以集事是在吾
兩人勉之而已不數年而堂構皆還舊觀晚歲精力益健每挑燈
夜坐兒孫繞鄰必告以敦尚忠厚毋失先世勤儉之風毋蹈華靡
谿刻之習春秋七十有七以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卒
敕封安人 誥封太宜人子二長祖庚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
先卒次嵩庚光祿寺典簿兼珍饈署署正女四皆適仕族孫男三
廷桂國學生廷槐曰壽邑庠生宜人於予爲族姊故於兩家行實
知之爲詳系以銘曰

印纍綬若不如循陔之樂也款段下澤鄉里視之爲矩矱也室有
萊婦白首與偕也有子登朝義方之詒也淞江之湄土厚且沃也
宰木蔥蘢如斧如夏屋也潘楊之好感舊而神傷也勒銘穿中久
弗忘也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王光昇 子殿墀

乾隆戊申余按試吉安得廬陵王生殿墀文異之後又聞其郡人嘖嘖稱廬陵王孝子者嘉慶己巳春生之子贈芳計偕來京師始得詳其吮創廬墓諸事實乃又知其父先以孝行著故爲之作合傳

王光昇號乙莊四歲喪母見母衣履輒號泣十三喪父執喪如成人祖母老病繼母以苦節聞負米力養母病侍側經年不解衣禱於神乞減算延母壽病得愈母卒數日不食子殿墀隨侍亦數日不食也蓋自其曾祖化育事繼母至孝暨厥考學勉鄉里咸稱孝友載於廬陵邑志暨前邑令某爲作家傳詳矣光昇以孝義篤於

鄉乾隆丙申舉鄉飲賓未赴而卒年六十九而厥子殿墀復以孝行顯

殿墀號立齋吉安府學優廩生幼讀論語至父母惟其疾之憂淚欲下問師曰父母疾誰憂者邪父病足癰常伴父扶杖行母病疽口吮之毒拔而愈父病不食亦不食露禱乞以身代醫者夢神語曰有孝子如此已益其三年矣及父母卒合葬西塘結茆於墓次朝夕上食繞墓哭一夕黑虎咆哮來漸近墓傍睨孝子哭若馴擾者久之去有盜入廬孝子呼而諭之盜感服而去杖桐枯矣秋冬忽萌枿閱時不萎秋旱廬間無井山麓有泉涌出土人呼曰孝子泉其孝感皆類此卒年五十三其平居敬誠廉儉精研諸經史以

力行爲先茲不具著著其切於孝行者子二人韻芳縣學優附生
贈芳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論曰昔鑒拔孝子之文未詳其行蹟也一門相繼以篤孝著者至
於累世於古罕之非其植基有自乎所以培風化補經訓者深且
長也今其二子又皆能文章克述其孝行以聞於人是皆可傳也

右家傳翁方綱撰

王殿墀

士之能以德行孚於鄉黨聞於朝宁傳於後世者吾知其所由來
矣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孝者天之所助
故曰孝能動天天且弗違於孝而況於人乎余友王君贈芳以其

先大夫 旌表孝子錄乞余表墓之文余考孝子之行曰異哉所聞孝子諱殿堦字衷佩號立齋世家江西廬陵父光昇孝於繼母孝子隨父服事門內外稱孝童蓋自髫齡至性已過人矣初讀論語至父母惟其疾之憂問師曰父母疾誰憂之乎師大驚口嚇不能對父病足孝子以肩作杖扶之行母病疽口吮毒無難色後父病亟露禱請以身代醫者夢神告曰天憐其子益其父算三年果愈及期乃卒母相繼逝合葬西塘結廬於墓之側朝夕上食哭聲振動林木夜有偷兒穴門孝子曰我罪人也子身無長物賊感愧而逸一夕黑虎咆哮睨孝子久逡巡去適二人自袁州夜歸奔至廬述遇虎狀孝子告以前事皆嗟歎所杖之桐自秋閱冬忽萌芽

歷久不萎值旱乾廬前後無水山麓涌一泉行旅掬飲名爲孝子泉夫孝庸行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何至盜賊亦爲之化盜賊猶人之子也何至猛獸亦爲之馴猛獸猶有知覺運動也桐林之爲物也無心流水之爲物也無情何至因孝而芽爲之萌何至因孝而泉爲之涌余嘗論天人感應之理天爲人之大父母無時不呼吸於人之心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惟人不能壹其志於父母斯與天之大父母懸隔而莫能通如古來史傳所載匹夫匹婦一端之奇節異行至泣鬼神薄風雷裂金石傳之者或疑爲妄誕今以孝子之事觀之夫豈其妄誕耶孝子之廬墓也鄉之士大夫欲聞之郡縣請旌於朝孝子固辭曰是重吾不孝也既卽世七載闔

邑舉孝行大吏上其事得 旨旌其門並祀忠孝賢良祠配劉夫
人生丈夫子二長韻芳次卽贈芳劉夫人有賢行教子嚴皆能成
立蓋閨門之內所觀摩於孝子者深矣韻芳庠生贈芳辛未進士
由翰林出守擢雲南鹽法道加級 贈孝子通奉大夫母劉氏夫
人殆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與贈芳歷官中外數十年常恐
有一行之虧貽父母地下羞殆所謂明發不寐有懷一人者與嗚
呼孝子之父光昇葬繼母墓前白烏三悲鳴助哀母嗜橘橘非土
所宜手植之結實甘美母沒橘不復實是孝乃王氏一門之家風
天之福報故篤生賢子孫以昌孝子之嗣續彼物類之感召自其
先世已然又何足異與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人少

則慕父母漸而移於少艾移於妻子移於仕宦孝子自稱孝童終身如一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嗟乎誰無父母讀孝子旌表錄而不隕涕者豈復人情也哉

右墓表劉鴻翱撰

山形県史 第一巻 第一編 第一分冊

三三三

方捷昌

人生自樹立不必難爲之事人人所可爲所未有爲而爲之必盡其善遂實能爲人所難爲斯其樹立何如也同年進士吳建軒司鐸岳郡最久屢爲余言巴陵一人焉曰方新莊得閱所著醒心錄書梓行已久感應篇文句疏字解瞭如也意以人生日用云爲雜碎事皆有善有惡世多忽焉此篇言淺而事詳註證明白隨在可資檢點雅俗可與其曉卽細行必飭之眞意以訓於人心甚喜之每按試以其素行廣詢士論輒與建軒言多合方氏世多顯秩新莊父若兄惟讀書爲恆業不知營世利故均以明經老新莊少時尤竭力以事其親每日躬治稼圃井曰各瑣事負米百里以養者

率其常也夜篝火坐誦達旦不休平日文藝皆隴畔及長途成之
父沒奉母有加焉年二十九夏醴谷前輩亟賞其文補弟子員拔
冠一軍科試旋以第一名食餼巡撫開公潛訪湖南人士獨以文
行兼優檄入獄麓書院督學毛公稱其讀書孝友閉戶自愛將以
優行貢於朝悉以奉母辭蓋誠不忘其親非有所強也昆仲三
人仲早世謹事伯兄如父伯兄乾隆辛卯貢癸巳卒子及子婦相
繼死餘孫二長者僅五齡二孫更迭病嘗終歲困於牀禱藥之餌
之起其死而回之生不知其幾竭心血幾廢寢食也中間水旱疾
疫籛瓢屢空不少懈於茲近二十二年二孫各抱子樸者孝弟秀
者詩書皆可自立門戶尙未忍釋於手嗚呼庇焉而縱尋斧焉者

古今同慨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家庭之故難言之矣彼君實伯康之問飢寒長公次公之感風雨世豈數數觀耶新莊且以愛兄之心愛其孫宏濟艱難慤懃肫摯是可以風矣子四人長宣維早列邑庠餘皆守家範能文章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之福之將未有艾歟新莊名捷昌字舉言乾隆丙申歲貢士候補儒學訓導論曰不以利祿故忘親不以貧窶故廢業此殆本於天定者鄉試屢薦不售何哉建軒言乾隆丙子吳雲巖典試已定爲榜首同事者欲抑之第二雲巖忿弗取決許掄元學政若葉若莊若鄭若陳暨郡伯孫邑侯王皆標其文以式士林俱期拾芥青紫而至於今食貧以老非其顯晦有命抑天之用之固自有在儻謂醴谷雲巖

數君子弗克負人倫鑒也則豈其然

右傳錢澧撰

按方先生著有醒心錄養正訓蒙編先生孫竹字君山歲貢少喪母晚年與門弟子言之

猶涕泣遺產推與兄既兄益貧時時給之為兄子娶婦好近思錄小學書出入必由之著書甚多一日焚其橐曰是無出於古人且懼吾言之不踐也

顧孩良

乾隆四十二年夏四月子自京師還家閩人呈書一封言郭檢討
陵用書啟封書中言顧童子事童子吳縣人年九歲遭母疾且殆
藥不效童子寤從鄰家賃薙髮刀歸止戶外爇火煮湯握刀割肱
肉置鍋中方沸母呼湯急遂傾盞中以進母飲之盡而童子袖閒
血漉漉出母驚問故以實告鄰家聞者爭來觀爲裹創母病起童
子創亦合於是吳人嘖嘖稱顧孝子上海曹御史鴻書爲之記居
無何童子以家貧隸樂部爲伶人逐隊至安慶按察使王君聞其
割肱事召見童子出金八十兩贖之名以孩良字以九齡館之內
署令從師讀書迎其母而養之居三年王君遷布政使以誥誤去

童子惘然無所依遂奉母歸郭檢討者童子受學師也其書屬子
謀所以處童子者而子無以應也居半年得朱學士石君書問童
子近狀且以童子見屬如郭檢討書而子又無以應也頃之子遣
人詢童子童子來見云昨謁巡撫楊公楊公以前在安慶時故相
識因令人平江書院從學於掌教平先生瑤海先生爲言之太守
李君與其同官四人醵金二百五十兩以其息贍母朝夕復屬縣
尊爲買屋以居賴諸公力吾母得免飢寒憂矣子聞之而喜遂具
書以復於石君已而晤平先生平先生言童子質固良且有志趣
可讀書子盍爲言以贈之子方內愧無以應諸公之屬其何以贈
童子雖然童子勉之矣人稱童子曰孝子請與童子言孝之實夫

能致一日之孝於其親不若致畢生之孝於其親也能致畢生之孝於其親又不若致無窮之孝於其親也欲致無窮之孝於其親是非達乎孝之所由生不可得而致也童子試反而求焉默而識焉當割肱時誰爲能割誰爲所割是身如木石如虛空是母是子無二無分別誰爲能孝誰爲所孝如是諦觀境既不畱情亦不住豁爾無依性體獨露一日如是畢生如是盡未來際亦復如是是謂純孝童子而不求盡乎孝之實則已誠欲求盡乎孝之實其可不致力於此乎試以予言質之諸公謀所以處童子者殆未有加於此者也

右贈言彭紹升撰

四庫全書

卷八

蘇蘭成

漢馬少游有言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鄉里稱善人足矣其從兄
伏波將軍涉歷艱難恆思是語似其事易爲也然善人亦豈易爲
哉士大夫或遭逢變故激成奇節或邂逅際會建立功業多成名
於一事一時若庸言庸德共見共聞而終始一生不爲鄉里所嘗
議則非旦夕之故矣余嘗誌南皮張公振斯及先兄晴湖之墓皆
取其醇謹終身言行無玷足當少游善人之目今復得一人焉曰
蘇公友菊公諱蘭成始祖諱盛當明中葉自山東陽信遷交河四
傳至廩膳生諱九經均潛光未耀五世祖諱養民以選貢官山西
興縣知縣贈中大夫高祖諱美大廩膳生曾祖諱鏞順治戊子拔

貢生考授通判均 贈通議大夫祖諱璵康熙甲戌進士官貴州
思南府知府父諱陞康熙癸巳舉人候補太常寺博士晚歲得公
珍惜甚至而公自幼無驕縱意性至孝友門以內無間言其尤爲
人情所難者博士公有再從姪孫曰載臨愛之如子撫養於家越
十載乃生公七歲入家塾卽與載臨同硯席雖睦無閒後載臨嬰
弱疾公推博士公之愛捐金千餘市葺桂無少吝惜比其沒喪葬
皆有加禮周恤其寡妻尤爲篤摯所需者不使有錙銖缺今公沒
而載臨之妻尙存每一言及未嘗不涕淚交頤也平生儉樸衣食
取溫飽而止然篤於任恤之誼周濟貧乏不可縷舉其尤著者乾
隆己卯秋河水暴漲田廬且不可保公懸金鳩眾合力築隄堰晝

夜督視不遑寢食人賴以無恙甲午大旱公出粟振貸多所全活
卽此數事公之爲人可槩見使出而仕宦於物必有所濟而素志
恬靜竟以明經終於家元配陳夫人獻縣候選通判諱肖孫之女
陳氏自簡肅公以來世傳禮法以忠厚爲鄉黨典型閨門之內尙
勤儉敦雍穆亦爲親串所矜式夫人耳目濡染幼嫻內則子歸後
修舉婦職家政釐然無敢蹈世俗浮薄習者晨昏定省尤能得堂
上歡生一子一女遠早逝公繼娶河間王夫人能守夫人之家法
中外稱賢卽夫人可知矣公生於雍正己酉五月卒於乾隆丁酉
正月年四十有九夫人生於雍正丙午正月卒於乾隆庚午七月
年二十有五子二長肇興乾隆丁酉拔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次

肇軫廩膳生出爲公弟莖成後女一適獻縣紀汝佃孫三長元翰
附學生次元翬嘉慶辛酉舉人次元翼廩膳生孫女一適獻縣陳
葵曾孫五長啟綬次啟緯次啟縉次啟紱次啟組曾孫女四肇輿
早卒其子元翰奉繼祖母之命葬公於某原陳夫人祔焉不以余
爲舛陋攜行狀走京師乞銘於余余多年宦游未及識公然所居
相距僅一舍知公行事頗悉陳夫人於先祖母爲姑姪於先姚安
公爲表兄妹至親之誼亦不敢以固卻乃綜述梗槩而繫以銘曰
一鄉善士公其庶幾我誌幽宮亦竊附林宗之碑

右墓誌銘紀昀撰

潘瑁

潘孝子名瑁錢塘潘隆子也隆妻丁產女珠姑久之得瑁故先有養子於家隆嘗之海甯養子耽飲不戒於火倉卒中丁挈一篋令瑁負之先行瑁及門回視失母委篋復入適家人自火出望見瑁遙止之曰後垣不可穴主母已不救矣但聞瑁言母若不保我何以生竟從母及珠姑死初家人在火中見主母爲煙燄所阻欲拉珠姑行珠姑揮之曰汝男子何可拉我我惟有從我母死耳故珠姑亦死火息撥灰燼瑁與母姊三屍相環結雖燬猶隱隱可辨也此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中事瑁年纔十五素有奇童之目珠姑早適范以賢孝聞時歸甯遂及於難昔賢所傳純孝之感類能

回風反火天於潘氏姊弟若無所覩聞者嗚呼酷矣

邵志純曰純孝而感於天此天之所以教人子非爲人子者所敢必於天也假令潘氏姊若弟欲計得失以全身必不能忘利害以殉孝士君子見危授命惟盡其心與力耳違問蒼蒼之天哉且瑁孝子珠姑則孝而烈矣瑁與珠姑固未嘗死也天之玉成潘氏姊若弟者不已厚歟歲癸丑瑁之從兄瑋以秀水某所作潘孝子傳來乞于文子惜其持論未足盡孝子心也復刪次著於篇瑋仁和諸生久不忘其弟妹可謂賢矣重其請并系以詩

朔風烈烈烏烏泣潘家火發火及室室中潘母在危急兒瑁救母冒火入珠姑侍母不肖出一姊一弟從母死彼二人者兒女子以

身殉孝胡能是瑁也不愧弟珠姑不愧姊斯時知有母不知有火矣

右書事邵志純撰

吳俊異 彭起詩 李如玟

吳俊異字可廷湖南沅江人翰林院編修俊升弟中乾隆庚子舉人公車五上不第愈自刻勵杜門著述因致疾卒性篤孝父沒時方讀書長沙聞訃匍匐歸踊呼號觀者皆爲墮淚母年八十孺慕之忱有加無已嘗主講衡山書院一遵白鹿洞遺規學者多所成就時有彭起詩常甯人家貧力耕養親三弟皆就傳乾隆丙午歲除前一日攜錢往市季弟起禮尾之過溪橋起禮忽墮水中時溪水泛濫岸無舟楫起詩呼天搶地懸賞號救莫敢應者遂騰身躍入洪波良久乃出舉頭張望復沒如是數四人或舉長篙援之不就聞其語曰當與弟同見爺娘也後獲二尸於下流起詩猶一

手握起禮臂一手攀堰極力擘始解里人題其冢曰友于墓後
旌入忠義孝弟祠李如玟字非砥桂東人廣東石灣巡檢如用弟
也考授縣主簿入都道宿夢見父母心動歎曰古人一日養不以
三公易吾何爲者遂謝病歸父敷蕃母陳樂施濟如玟與弟映奎
皆先事承志歲荒有鬻子者如玟受之償其值明年豐呼其人並
券還之親見七代乾隆五十九年奉 詔旌閩縣令叢之鍾問延
年術對曰如玟於世味無所好惟奉先人遺體非禮勿動而已年
八十六無疾而終

右傳李元度撰

王寅生

慈利李均言乾隆四十五年有乞婦年四十餘攜一子十歲過某家日哺矣其子號泣求食某母聞之謂家人以盂飯與之頃之間子泣益悲自出問之子言曰日哺矣吾母得食無幾耳今蒙賜食母不食而欲推我我固耐餓母老不耐也今固不食婦含淚告曰吾與兒晨出得飯一盂耳兒不食吾食之今得食誠不忍復獨食日哺矣悲乎兒未食也兒聞母言手拍其腹曰我不餓我不餓卽舉飯進母於是某母爲之太息謂婦曰若食此願家人更取飯與此子婦食子乃大喜舞蹈母側若不自勝者飯至受而內之簞不食問其故不答婦曰此以吾尙未飽也噫吾與兒乞三年於茲矣

日或得食多兒則分食少常竟日不食晚乃取日所得米雜野蔬
煮食之某母爲太息久之謂婦曰若子孝若此子不令若長貧
賤也因叩其姓氏婦武陵于氏女歸於王夫死一子幼子曰寅生
以歲在庚寅生也王貧婦無親屬歲饑遂攜子行乞子幼聘鄰人
熊氏女熊亦貧各趁食去今不知何如矣於是某母憫之謂婦曰
若無家吾有閒宅乞若若紡績縫紉自給若子食於我爲我牧得
直資若婦拔地謝子畱某家每食亟往視母母未食不食日出牧
歛念母急走歸省母乃去如是日再三久之所牧乃多亡失某母
終憫之將改任焉有自龍山來者此子前聘熊氏女父也初熊挈
家轉徙至龍山爲傭耕地得金以是小阜求其壻蹤蹟至某家婦

及子畱某家歲餘熊迎之去今三十餘年不知此子今何如也
壯學子曰嗟乎孝乃乞哉乞乃孝哉某家李戚也余失其姓抑茲
事不可使無傳焉書以俟采風者

右書事周樹槐撰

三十三

三十三

胡鍊

胡孝子名鍊字聲旗一字警生上虞縣附貢生少治進士業勤苦勵志中歲奉父命幕游秦中一夕忽心痛因自念曰我他日未嘗如是也此必有故殆吾父病耶其明日急束裝歸抵家其父果病且殆詢父病始生日果卽孝子心痛之夕也孝子嘗以冬月爲繼母求醫郡中邑去郡百二十里途遇劫身所衣悉被掠裸體行二十餘里達醫所醫者怪之告以故醫者歎爲神助貸之衣而授藥焉母病由是得愈裸行時雖寒甚然後竟無他恙初孝子方九歲隨母汲井母誤墮井中孝子卽從入井俄而遇救俱得出人咸異之孝子以乾隆四十五年卒年六十有一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右傳吳德旋撰

丁友潤 丁景祿

丁友潤字德隅湖南黔陽人父年八十母年九十三奉養惟謹孺慕之愛始終如一乾隆壬寅比鄰不戒於火友潤適自館歸冒火負母以出足傷潰見骨母目亦失明偶有客過問授以藥母子同愈潤年九十一郡守藍嘉瓚循耆壽例歲給銀幣又丁景祿事母以孝聞家不戒於火母方陷內室景祿披溼絮躍入裏母負之冒烈燄而出傷重七日母子俱斃

右傳易變堯撰

黃君獎

婺源之黃村有孝子曰黃君獎字譽侯君之祖曰大珙考曰鴻其祖以上蓋嘗富矣至其考而大落兄弟皆無以生遠爲幕客於蜀中去時君數歲十餘年不通問君冠乃走蜀求其父備經艱困得見於重慶父已病風痺矣君乃於重慶一石崖中居以課童子爲養踰年父終無貲不能以喪歸始其父募得巴縣江北地爲義阡及歿君遂葬之於巴成家立碑而去依其世父未幾其世父亦死君自是流離漂泊於川東西無不至嘗於峨眉重嶺中值大雪迷道入無人地飢不能行自分必死忽一丈夫至予之菽麥餅數枚曰竟此可以至通路矣由是得生遇歎商謝氏素知君孝延爲童

子師卒從謝氏得東下江南至蕪湖君時年已六十矣始娶婦於蕪湖顏氏而同歸婺源其母程孺人已前卒祖以下猶有期功親六人未幾盡喪君拮据營其喪葬其妻顏孺人亦賢女與同敝屋忍飢凍而樂爲善僅一子能讀矣則課之甚嚴如是十餘年子輝以拔貢生入都 廷試 特命爲陝西知縣遂以鎮安縣知縣

覃恩封君及顏孺人輝乃請養以歸歸後又三年爲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君卒年九十有六又後二十一年爲嘉慶八年正月十九日顏孺人卒年八十有六嗟乎如君生平所遭困厄且數十年使竟隕喪或雖不死而無後則世亦無由知君矣而卒於衰老之後得妻子身以上壽終者天之欲表潛德也夫天且重之

而況人乎君子輝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原姚爾爲之銘銘曰
陟山沂水平親萬里以瀕於死身危家圯茹荼若醴卒以有子升
爲命士述之可唏揚之無旣

右墓誌銘姚爾撰

陸立名

去武陵橋南二百步有陸氏之五畝園在焉銘旂丈奉親之所居也丈有孝行其事親也每事先意承志務得親歡而後已宗族鄉黨至今稱其孝者無閒言也陸氏爲吾州望族祖諱毅號匪莪康熙戊辰進士陝西道監察御史崇祀鄉賢父諱恬號樸埜貢生截選州同知樸埜公以世家子顧性儉約如寒素中年亟治生產句稽銖兩務極周悉時丈方以名諸生有聲巽序間旣而慮親之瘁也卽棄舉子業習子母出入之計食不兼味衣不重綺凡勞賤之役必躬必先樸埜公以爲似己乃畀之事而紆己力焉樸埜公旣豐於財好施德於鄉人乙亥歲大祲設廠煮粥以濟飢者丈乃董

督其事計人授孟徧及諸村落賴以存活者無算鄉人之德丈者
乃益德樸楚公也樸楚公晚年好古物鼎彝罍缶之屬以及書畫
家之尺楮寸縑以類麀集其廬丈爲之別其款識第其良窳高下
而售以直旣而若者囊若者匱若者度於閤若者羅於齋靡弗當
也樸楚公色然喜矣樸楚公尤好石丈乃察吾鄉石之可以購而
得者悉釐致之爲峯爲巒爲坡陀爲凹爲凸爲向爲背靡弗稱也
樸楚公暢然樂矣其後乃成所謂五畝園者奉樸楚公而老焉丈
之事其母夫人亦無異於事樸楚公也樸楚公旣沒所遺多廣廈
天宅丈請於諸兄願受園以居以奉先人之主花之時月之夕或
前而陳或茗而供觸而思思而哀未嘗不流涕被面也丈之事樸

堊公於沒也無異事於其生也亦孝矣哉夫世族之家居處有第宅亭臺之勝飲食有鼎俎穀核之備沾沾自喜其能養者多矣乃欣厭或失其時豐嗇或違其意晨昏色笑之間弗喻其親之嗜好者卒豈少哉若丈者可謂能悅親者矣丈諱立名銘旂其字也生於康熙庚子卒於乾隆壬寅享年六十有三配金孺人後九年而卒子嗣雲太學生宗凱邑庠生爲仲兄後皆卒越十一年其孫育合葬其祖考妣於州之二十七都敦圩之新阡以其考嗣雲君祔於昭乞余爲銘墓之文余與陸氏爲姻戚而次子彥國與育爲僚壻復介以請乃弗獲辭因敘述丈之孝行可稱者如此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育也勉乎哉銘曰

孝乎惟孝敬於家兮我行其庭靜且嘉兮有馨維何蘭發其葩孝
子之心兮純潔而無瑕有苞維何竹抽其芽孝子之澤兮充實而
光華欣欣者木耶涓涓者水耶木有本而水有源兮將以啟我孝
子之孫兮

右墓誌銘汪學金撰

施用烜

施孝子名用烜字以正邑北施村人家貧竭力以養其親父世槐病嘗糞甜苦母戴氏得沈縣疾百計醫治晝夜含淚撫摩廁諭之役皆躬親之父母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廬於墓旁霜晨月夕悲號之聲感動道路服闋後遇朔望及生忌辰瞻拜墓所不避風兩年至七十行之不息先世姑曰福德當前明時終身不字以撫孤弟今衍成族奇貞異孝湮沒三百餘年烜遵母命裹糧千里徧乞大吏題旌久之竟得請其他修基建祠掩骼埋胔諸務一皆遵父遺言待弟煥友愛白首怡怡同爨計六十載嘗負販景德鎮助都昌匠孫玉成完婚孫除夕失火延燒官穀責償無措計欲

國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名三十一
一
得妻炆又稱貸以紓其難妻得不嫁江西布政使許公郡守魏公
邑令郭公俱重其懿行表其門閭陳公舉爲鄉飲賓乾隆四十九
年建坊 旌表子太學生廷彩析產於從兄弟推肥受瘠有父風

右傳王佩蘭撰

錢聚萬 蔣經元

錢聚萬邑之諸家橋人幼喪父與兄聚生弟聚元力田養母乾隆甲辰三月母患喉風醫謝弗治強之不可聚萬惶急無計念惟割肝或能療夜促家人侍母寢已乃沐浴焚香神前取廚中刀剖腹出肝截寸許恐母覺陰蹴聚元起戒勿聲使烹以進然母越日竟卒既葬兄弟皆持苦宿於墓側嘗暴雨臥處獨不濡鄉人聞聚萬割肝爭饋藥卻弗受創亦漸癒有欲聞於官則號泣謝之曰某等侍疾無狀若復因而得名益重不孝罪矣遂止以是人亦無甚知者是年六月復有蔣經元事經元寨橋人父振初疾亟時嘗割股父卒依舅民居母老且病業茹筆爲養或勸之娶曰吾亦熟思之

恐所娶或不當母意反累母耳初壬寅夏母病泄經元割股肉以進病尋已嘗語經元死非吾所憂第非六月及痢則幸矣至是五月母復病痢日數十次中羈廁臉皆經元任之門臨大河必汲水貯器始澣濯又不敢暴日中懼瀆神而憎於人也既而病漸殆且不食母祈死弗置六月十五日夜分經元乃焚香籲天刃割左脅下出肝割二寸許令舅家人烹進之詭云舅所市母覺鼻觀有香食遽盡病遂霍然當經元洞齋時覺刃氣如寒冰而殊不楚已迺閉絕恍惚有人捫傷處始甦及十一月母無疾終卒前一夕告經元曰汝來日毋賣筆有人告我我死已晚矣年七十八

趙懷玉曰一邑之內一歲之間而割肝之事凡兩見桑梓可謂幸

矣里人鄭環列其事實余復錄之以廣其傳惜其皆蚩蚩之氓不於城而於鄉不於冠裳而於布衣也世之讀書操正論者動曰此非士大夫之孝卒之所謂士大夫之孝不一聞焉則亦曷貴夫徒論者哉

右二孝子錄趙懷玉撰

蔣經元

經元家寨橋在郡城之南嘗自城中歸出南門見有黃金釵二裹一質剗遺道左堅守之日且暝果有人蒼黃攜燭至叩之良是因舉昇之其人感泣不已曰某傭於人者也母死未葬從傭主貸貲主人未允主人婦哀其志以羊裘入質庫得金付某以營葬事今

天寒需裘某又不克償思假釵以易裘耳苟失之某死不足惜且重累主人婦言已復泣因固請經元姓氏經元弗告曰物爾物還其固有奚問爲徑去其人滅燭尾之識經元家訪其鄰曰是蔣孝子也其素行固宜矣又經元素事茅君每歲必禱句曲相傳神有玉印恆什襲之人弗敢啟有齋虔而往衣袂間輒得印朱文燦然卽被印者亦不覺經元一衣累得十六印遂以此衣殮母斯事近怪儒者弗道若其介固可稱耳夫孝者未有不廉白華之詩美孝子之潔白以養其親也不顧養者無論已彼日陳鼎黼胡爲乎經元於是知白華之義矣

右書道事趙懷玉撰

蔣經元陽湖寒橋鄉人賣筆爲業少孤事母孝年三十餘未娶或
勸之荅曰娶妻不必盡賢反累母可乎井曰浣濯廁臉之事皆躬
親之母七旬餘嘗言病死人所必有但畏炎暑及瀉痢污穢耳六
月中母忽患痢甚劇醫藥無效蔣心憂無計虔禱於神夜持利刀
潛剖胃出肝割寸許先期告同居舅孔起凡之子婦囑細切煎湯
以進母食之香美而酸問何物曰猪肝也蔣割肝後不甚痛苦仍
裹創事母母病良已蔣創未愈一日雷電交作口倏合母以是冬
感微疾而終蔣又有還金事眾咸敬禮之謀爲斂錢娶婦未娶蔣
遽殂何始祐之而終絕之耶天道茫茫不可知矣

右筆記金捧闈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皇

張孝子

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又火自東而西巷
狹風猛夾路皆烈燄有張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
挈妻孥出以有母柩籌所以移避既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
抱棺悲號誓以身殉時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隱隱聞哭聲令標
軍升後巷屋尋聲至所居垂綆使縋出張夫婦並呼曰母柩在此
安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亦不肖
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爲闔門並煨燼遙望太息
而已乃火熄巡視其屋歸然獨存蓋回颿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
後焚鄰居一質庫始復西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然此事於癸丑

七月德州山長張君慶源錄以寄余與余灤陽消夏錄載孀婦事
相類而夫婦子女齊心同願則尤難之難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況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況六人並純孝乎精誠之至哀感
三靈雖有命數亦不能不爲之挽回人定勝天此亦其一事雖異
聞卽謂之常理可也余於張君不相識而張聞關郵致務使有傳
則張君之志趣可知矣因爲點定字句錄之此編又呂太常含輝
言京師有一民家停柩遇火無路可出亦無人肯助昇乃闔家男
婦鋏鐮刀鏟合手於室內掘一坎置棺於中土覆其上坎甫掩而
火及屋雖被焚棺在坎中竟無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應變之急
智因張孝子事附錄之

右筆記紀昀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一

七

西學通考卷之二十一

三

楊晉

先生諱晉字建中安化一都小淹人也父允升淳厚端直鄉里稱善人生子三先生齒居長自幼穎敏好學受業吾家再從叔祖學海公公奇之以女妻焉稍長應童試輒有名歲甲辰督學姚雪門先生取入縣學第一名爲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長齋繡佛日喃喃誦華嚴文字不置口蕭然物外雖至親罕見其面篤於孝友其至性肫摯有固結於中而不可解者初仲弟病劇其父憂之日夜垂涕泣先生慮傷父意私禱於神願易弟死神許之遂投縋以殞鄰里族黨莫不駭痛詫其行而悼其志也殯將發有蝴蝶大如掌徘徊帷內集於木主揮之不去先鄉賢公時方襄葬事歸以語澍

連稱建中之靈建中之靈云澍東髮學爲文猶未知名獨先生一見大喜曰我竟得一佳翰林矣迄今談者謂有人倫鑒焉先生爲文初學學海公學海公性通脫敏於文手寫口授日可得十數藝先生稍加以矜慎迎而距之一以清真爲指歸然不自以爲得意往往隨手棄去故亦無傳彙人尤惜之

論曰余讀金縢知周公嘗欲代武王矣精誠所至風雷爲開雖然武王君也兄也納策俟命未聞自戕也晉書載王獻之病術者言生人樂代則可生微之謂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君年已無餘何代也未幾俱卒是知生死非可術代況以兄代弟尤非理之所安雖然先生之志則以爲父也弟愛於父弟死則父之

意傷輾轉躊躇計無復之而出於此耶亦可哀也已昔孔子稱甯
武子其愚不可及余於先生亦云

右傳陶澍撰

東坡志林卷三十九

手

閔貞

閔貞有友曰申伯宣貞嘗請伯宣爲傳伯宣曰吾文不足傳子吾他日必求文傳子貞死伯宣復游京師請星垣爲傳星垣書伯宣之言曰楚閔布衣貞者孝子也貞精畫理白描人物卉木造古作者開亦賦色追吳道子李伯時李意駿若爲唐六如張夢晉景工士女善作巨筆鉤勒眉目鼻額益遠益妍迺具神品以其技游京師名動王公貴人願性僻傲雖窮絕非所願爲卒不能強之作有顯者閉餓之兩日卒於筆出人奇之其所居室懸雙冢圖日拜奠其親弟輟有稱以孝者輒志終身墨其衣冠見喪其親者輒多作緡得金賻之有滇人喪於京師兩旬三喪遺孀幼孤七人貞往弔

國朝詩集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陪退謝客五月作九子佛母圖像應真比丘之屬三千日爲像百
辨明起漏夜未已鼻歎頭飛魁詭譎怪窮態極變麟鳳獅象龍彪
犴兕眼紫鱗爪毛羽俱若生又滄渤塞雲氣聲風霆薄雷火震熠
激蕩旁攢刃矛戟之屬示佛者以定力安其閒所佈嚴洞湍瀨草
木一皆自然道勁縹緲圖成竟得重金俾昇喪去貞京師所作此
爲第一貞卒不告人歸之何人殆恐貞所不善而不爲作者以勢
力取去貞又嘗爲人強之觀伎有蜀伶某登場明眸巧笑極諸藝
賤貞望見亟壞座去臥旅邸終日不啜飲瞑目怒越口躍起叱其
人曰變男女爲茲妖惑卿隨眾庸妄往觀既不自愛乃欲爲有道
辱旣而是伶慕之度非伯宣莫能致也伶夙以任俠交伯宣因爲

之請不可伯宣曰果俠而義焉問其技子亦技耳吞刀吐火孰如
白描寫真請觀技之真者貞顧曰子故知我我爲子往貞既至是
伶乃哀慕悽愴唏噓涕泗進返動容貞爲終座旣去輒爲寫其真
貽之伶欲盛其髻服貞又盛其髻服貽之伶欲一見貞卒不可伯
宣以乾隆癸巳甲午間與貞同游京師伯宣歸葬亦資其力伯宣
甲辰至京貞去或云已死

論曰貞孝矣旣心喪終身雖終身墨其衣冠不爲過禮曰父母存
冠衣不純素然則父母沒純素可也異乎孤子當室者也矧其不
能居室者也貞旣孝於親又克以其技行其義技也若此抑又深
惜其技善其道技也進於道歟

右傳呂星垣撰

曹起鳳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徽州人父子文遷崑山買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死矣問死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爲縉者好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尼之願自往挈金去久之無所獲而歸孝子既壯每念父輒憤痛欲絕潘君復贈之金四十兩遂就道陸行道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訴所由無知者逾年金盡反成都乞於徽蘇人之爲客者合助之得二十金禱於諸葛武侯神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匍伏失道七日無人蹤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踣

土穴中兩日有土人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鴉繞穴而鳴卽之見僵
尸焉而氣微屬視背牒咤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孝
子病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
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子至拍手大笑語曰月邊古蕉中鹿兩王
申可食肉覺而識之遂辭去兩人止之曰此處偏苗疆天寒地凍
前行且餒死盍度歲乃行不得已從之一日隨兩人出行過荒原
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淚下不止兩人問故語
之夢兩人曰有徵人胡生者居此日久盍往問之從之胡生良久
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氏客死殯於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
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也遂引訴之西陽巡檢巡檢告知州

白君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獨無啟棺見骨孝子漬血
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
牌也何疑乎遂拊棺大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爲設祭祭畢以餽肉
食孝子曰向子之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遇
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而又值壬申夢盡驗矣豈非天哉
孝子起再拜謝兩人交餽之贐孝子遂負骨行道湖南過洞庭風
作兩日不得度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明日風
止遂度既歸其後母見牙牌而哭曰嗟夫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
門時取鎖及牌去不見是者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斂而納牙牌
焉葬崑山之郊曰朱提村於是蜀人籍籍傳曹孝子事長洲莊君

學和官雅州知府書所聞作曹孝子尋父骨紀略孝子收骨時在
乾隆十四年爲人鯁直謹取與治家有法度既老尙健飯月必再
三詣冢上灌所植樹刈藤葛表裏久之然後去四十九年十二月
卒於家年七十二子五人

彭紹升曰潘君之孫承松與曹孝子習數爲余言曹孝子且云
君所撰紀略詳矣亦多有闕論屬余綜其顛末爲之傳如此

右傳彭紹升撰

劉柏崖

楚大夫屈左徒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而孟子亦以令聞廣譽施於身爲足貴是以名者實之賓士君子生積善行則當舉聞廣播聲施後世有不容沒沒者吾鄉柏崖劉君內行篤謹孝於親信於友教子有義方而讓產一事尤人所難能柏崖完善之繼子也初完善兄弟同炊子三人長子綱出繼其兄次三相繼亡取柏崖爲嗣及父歿將析居母謂柏崖曰綱亦吾子也所有田產雖合均分但彼用多可將汝分少給汝兄柏崖忻然從之與兄地八十餘畝宅一區鄉人稱善嗟乎金以火試人以財試世風之日下也多爭而少讓士大夫矜言操尙高自位置一旦臨小得失

輒覲顏辭計及於錙銖動色於簞豆相怨相尤洗瀆園牆甚至
束矢鈞金動煩有司戚戚兄弟同於雀鼠詩人所以致歎於角弓
也其未聞劉君之風乎且夫自古庸庸祇祇所稱兄友而弟恭者
未有不本於孝者也人誠能念父母鞠子之哀兄自不能不友其
弟弟自不能不恭於其兄今劉君因母氏之一言慨讓田宅略無
吝惜書所云惟孝友于兄弟由此其選也人情洽而天理得兄弟
翕而父母順吾知北堂之上鳩杖白髮其必颺然而喜可知也因
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譽望歸然劉君雖欲辭名其能已乎將亦
所謂孝弟無所不通而篤行久而自彰者乎嗚呼其可風也已

右遺事馬時芳撰

陳永年

宛平陳鶴齡名永年本富室後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婦求析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一孀婦子女又幼乞與產三分之二親族皆曰不可鶴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欲以資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息計算當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取無著鶴齡遂大貧此乾隆丙午事也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終不負人

右筆記紀昀撰

178-216

178-216

傅麟瑞

乾隆五十四年夏四月庚戌 賞河南魯山縣七世同居之生員
傅麟瑞 御製詩章 御書扁額

右東華續錄王先謙編

國朝詩人姓名表

三十一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一目錄

孝友十七

張培因

廖均亭

易銳宗

李三 錢天潤

殷發

齊孝子

艾子誠

李鍾源

吳大桂

張鐸

黃兆熊 子嗣昌

何人鶴

徐金霖

張乞人

啞孝子

向明萬

雷汝器

華士俊 趙楨

周豐

黃仲邑

鄧觀瀨

王天衛 危成枝

徐大中

顧應昌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一目錄 孝友十七目錄 一

廣東通志卷之三十三

丁履豫

蔡居拙

王德華

楊先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孝友十七

張培因

張培因陽湖西曹村人本濮氏子舅氏張華年無子以培因嗣撫
育成人乾隆四十六年華年久病纏綿自春及秋百藥不效八月
十五夜培因焚香禱於天削臂肉四片作湯數甌次第進之華年
疾良已越五載壽七旬卒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冬母蔣患危證醫
謝不敏培因憂懼念再割肱未必奏功乃於庚戌正旦五鼓長跪
竈前取廚刀割左脅出肝割一葉入藥煎以奉母母服之疾少聞

延至二月望後卒蔣南莊曰張與濮皆農家也無所謂庭訓師承也而培因孝以義起一再毀損以愈其親而已固無恙此天之所
以全其孝也

石筆記金捧闡撰

廖均亭

嘉慶丁丑余客武岡廖栗園學博世綵持其世父均亭府君行狀再拜請曰世綵幼失怙見養世父凡世綵之稍克成立者皆世父教也世父無子世綵已孤不能爲人後將藉吾子一言垂諸譜牒俾世世子孫知廖氏之先有均亭府君其人者世綵感且不朽余重學博之言不敢辭乃掇其略而傳之君諱某字某均亭其號也世爲長沙府醴陵縣人祖某父某廖氏固醴陵大族家饒於貲君性慷慨以俠聞有祖塋爲豪右侵占訟數年不決君抗爭於行臺省卒得直豪右斂戢無敢與廖氏難者而家亦自此落矣與弟某友愛最篤旣各居一夕抱弟哭曰析產非盛德事吾甯死不願見

此也弟感其意復合無何弟死君哭之痛撫其孤如己出卽學博也學博固慧君親教之爲文稔其能則破涕笑曰他日可見吾弟於地下矣君家旣中落闔門百指皆取給於君時或斷炊嘗語學博曰無憂貧使爾能發名成業卽牛衣裹而葬我何憾學博述至此蓋哽咽不能出聲云乾隆己亥學博舉於鄉計偕北上君送之曰行矣努力自愛不成進士毋歸也學博因畱都凡六試於禮部卒不得成進士歸而君沒已三載矣當君之卒遺命戒家人勿以聞恐妨學博試學博旣怨其家從亂命不以喪赴也乃發喪制服齊衰哭泣如初喪時終身痛之

鄧顯鶴曰余讀晉書郝愔存兄子事及范史第五倫傳未嘗不三

復流涕歎古人猶子之誼何其篤也後世閭巷細民私其繼體無
論已乃侈然自命爲士大夫視其同氣所生如秦越人肥瘠且有
逐兄子以專其產者聞均亭君牛衣裹葬一語豈不足以隕行道
之涕哉乃學博亦非恆情也吾聞古有期喪解官爲期服三年喪
者學博非其人與嗚呼是皆可傳矣

右家傳鄧顯鶴撰

易銳宗

余鄉易氏有孝子廬於其母之墓者自其家至墓十餘里旦而歸夕而往大雨雪迅雷烈風不少避余聞之愴然以悲悚然以敬也易氏居臨川百七都官三里士彬彬多行誼余廣詢孝子之行於其族之賢者僉曰孝子痛其父與其兄之既逝慮無以慰母心所以竭力務得其歡者無不至也母卒孝子寢苫柩側旦旦哀號蓋鄰里不忍聞也而以迄於葬其廬墓也眾哀其過苦相與力沮之不得已也則期以一年於是非之者曰廬墓非古也忘身非孝也孝子則唯唯謝不知也譽之者曰廬墓至行也孝大名也孝子則亦唯唯謝不知也孝子性愿慤平居力田爲業自其幼也沌沌然

類一無知者其父名之曰石至今人皆以石呼之也余曰有是哉
孝子之心蓋如石也非之不沮譽之不悅也夫人莫患乎有所爲
而爲之孝子率性而行彼其心知有母而已豈其有羨於古人之
固嘗爲是者而欲效之也孝子名銳宗系出崇仁十八都古溪里
父雲龍母黃氏父先母二十年卒

余又聞孝子初廬墓時蠶蚋攢集羣蜂薨薨至殆不可寢孝子
向墓祝遂不復有又嘗有巨蛇臥寢處然不毒孝子孝子亦不
懼所插桐杖生枝葉一日山水暴漲孝子夜至隔溪號慟未幾
厲衣竟過若有物掖之者至行所感若此其後卒廬墓三年云

右雙桂堂集紀大奎撰

李三 錢天潤

孝子李三宜興白家圩人也眇一目一足微跛無名鄉人稱爲李三孝子孝子二兄皆壯有室孝子未娶而父死有田六畝屋四椽舟一其舅爲孝子兄弟析產因謂孝子曰汝兄成人分之田以養母汝一舟自爲衣食資孝子則大哭曰我獨非父母子耶我齒稚父母豈故薄待我耶有母不養我則非人孝子則受舟操之而與其二兄迭養母每至孝子養母食必精必置肉母至二兄家不能具肥脆孝子則私致甘旨焉居無何二兄相繼死一嫂亦前死一寡嫂議再適而其子尙幼欲與偕孝子因前謂嫂曰此李氏兒嫂欲行則獨行兒宜畱承李氏宗嫂不能奪孝子遂獨奉母與其兄

子以居每晨起作羹奉母然後出客顧孝子舟或遠在五十里外
度不能盡日反雖與以重價不之許終孝子之事母三十年母疾
病頗厭褻味孝子爲百計市珍餌母死盡哀鄰里皆感泣初孝子
慈其兄子而待之甚嚴及母將死呼孫立牀下執手泣曰兒慎無
不學好累汝叔怒也自是逮孝子死凡七年於其兄子不加一疾
言遽色云乾隆癸丑予客都門予友徐棻露培爲予言李孝子及
錢天潤予旣書孝子事藏篋中後露培復謂予曰錢天潤事亦不
宜令湮沒乃列而書之錢天潤者宜興元橋人少孤事母甚孝家
貧爲人傭耕得錢以奉母母死以奉其兄天潤有女弟嫁邵氏早
寡子二人方幼天潤往視其女弟女弟泣謂天潤曰夫死子幼不

知所以爲身計天潤曰於汝意而何實告我女弟泣應曰守節撫
孤是吾志也然家無成人我母子將誰依倚乎天潤慨然曰第無
憂吾助汝於是天潤爲其女弟力耕以給食三年而女弟死天潤
卒撫其二甥使成立畢婚娶云桐城王灼悔生日錢天潤事常事
耳然世之士大夫或不能爲也書以傳之宜矣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殷發

君姓殷氏諱發字含章陽湖人父曰建如太學生生君兄弟四人而君其季也君事親孝嘗侍父疾衣不解帶者數月矣而疾益甚君割臂肉以療焉疾乍減已而復增卒不起君哀毀幾不勝喪君與諸兄相友愛無閒諸兄每爲人言之曰吾愧吾季君以孝弟稱於宗族鄉黨人皆敬之邑蠹吏舞法害民君籲於大府使不得逞人於是又知君之才足有爲也咸倚賴君而君亦引爲己任凡事有誣枉者輒代爲申理之必得直乃已乾隆五十八年卒年五十三

有三
吳德旋曰昔人以割臂療親疾者殘生滅性謂之愚孝余以爲孝

子之事親惟知孤行其意而已至性所發無擇蹈焉夫烏得執尺寸之義以繩之哉

右傳吳德旋撰

齊孝子

余十一二歲時聞從叔燦若公言里有齊某者以罪戍黑龍江歿數年矣其子稍長欲歸其骨而貧不能往恆蹙然如抱深憂一日偶得豆數升乃屑以爲末水搏成丸衣以赭土詐爲賣藥者以往姑以給取數文錢供口食耳乃沿途買其藥者雖危證亦立愈轉相告語頗得善價竟藉是達成所得父骨以篋負歸途於窩集遇三盜急棄其資斧負篋奔盜追及開篋見骨怪問其故涕泣陳述其憫而釋之轉贈以金方拜謝聞一盜忽擗踊大慟曰此人孱弱如是尙數千里外求父骨我堂堂丈夫自命豪傑顧乃不能耶諸君好住吾今往肅州矣語訖揮手西行其徒呼使別妻子終不

反顧蓋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風微無傳於世癸丑三月三日宿海
浣直廬偶然憶及因錄以補志乘之遺儻亦潛德未彰幽靈不泯
有以默啟余衷乎

右筆記紀昀撰

按篇中癸丑係
乾隆五十八年

艾子誠

艾子誠甯河之艾鄰邨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鬪擊之踏
誤以爲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髣髴傳聞似出山海關爾
是時妻方娠越兩月始生子誠文仲不知己有子子誠幼鞠於母
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問母父所在母泣語以故子誠自是
惘惘如有失恆絮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婭之姓
氏里居亦莫測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長或欲妻以女子子誠固辭曰
烏有其父流離而其子安處室家者始知其有志於尋父徒以孀
母在堂不欲遠離耳然文仲久無音耗子誠又生未出里閭天地
茫茫何從蹤跡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誠亦未嘗議及斯事惟力作

以養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赴遼東有沮以
存亡難定者子誠泣然曰苟相遇生則其返歿則負骨歸苟不相
遇甯老死道路間不生還矣眾揮涕而送之子誠出關後念父避
罪亡命必潛蹤於僻地凡深山窮谷險阻幽隱之處無不物色久
而資斧既竭行乞以餬口凡二十載終無悔心一日於馬家城山
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爲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
食俄有梓人攜具入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心動諦審其貌與母
所說略相似因牽裾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縷述家世及戚
黨冀其或是是人且駭且悲似欲相認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誠
具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蓋文仲輾轉逃避乃至是地已閱四十

餘年又變姓名爲王友義故尋訪無跡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爲謀歸計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負滯不能行子誠乃踉蹌奔還質田宅貸親黨得百金再往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尋親萬里之外子孫至今爲望族子誠事與相似天殆將昌其家乎子誠佃種余田所居距余別業僅二里余重其爲人因就問其詳而書其大略如右俾學士大夫知隴畝間有是人也時乾隆癸丑重陽後二日

右書事王泗和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	--	--	--	--	--	--	--	--	--

李鍾源

甘泉李濱石鍾泗之兄鍾源字嵩泉余未識其弟先識君君事母
孝愛其弟而能教之不倦每弟會文友家家無僮僕君輒自持鐙
或雨具立其家門外待弟出與歸雖寒夜常露立雨雪中弟屢泣
辭之終不改自不娶爲弟聘婦竭力營一室將遷居而歿是可痛
也先是余過其門必以餅餌延余食自不食而勸於旁曰吾弟年
少學淺望勿以爲市交也甲寅余與濱石同舟試於省送余坐舟
中良久復諄以弟相屬語次嗚咽余訝之八月二十日與濱石歸
君已病篤臥帳中問之尙與余言是夜周姓醫投以石膏明晨遂
死年止三十君素赤貧以星命爲業每判吉凶趨避無不驗日得

錢可三百足養母以及弟餘且以濟乞人或張路燈余每叩其學則笑不語強之則曰餬口耳何可言後見其篋中書第坊閒俗刻五星節氣差謬甚多然而世之講西法分秒不戾者未如其術之驗也是亦天之所以助善人與然而天其年者何也是年某月某日君之弟鍾泗葬君於城西某原禮也君歿余有詩哀之卽用以爲銘

右墓誌銘焦循撰

吳大桂

學博吳公諱大桂字仲宣號玉坡晚號海嶽遊人湖北黃安人也
先世敬庵公某明季官吉水有惠政五世祖果石公某官光祿寺
署正以時事日非罷官歸里高祖西瀛公某 國朝順治壬辰進
士官諸城令祖某明經舉人父稼軒公某房縣訓導公其仲子也
以乾隆乙卯恩貢需次教諭公幼有至性事親愉色婉容終身如
一日稼軒公訓子嚴委曲將順得其歡心稼軒公貧而好客公儲
資以待不貽窘乏憂又校刊稼軒公所著四子講義書稼軒公卒
於房也公聞訃一慟而絕救之乃甦扶服奔喪徒跣行二千里抵
房而母又病甚公與弟近泉奉母扶櫬塗經崖谷露宿棺右有虎

衛其旁人駭異之道房陵一虎突出去身不踰咫尺公無怖色虎遂
巡遁去抵穀城母沒於舟次資用絕號泣無措不得已上書當道
荆襄巡道某素稔公行飲之乃得歸葬焉明年房人敬慕公迎公
教授公攜子昶輩往路經扶櫬故處號泣終夜至房病作甚殆思
得鮮魚而非房產多方購覓忽於齋池泥淖中得一尾烹進而愈
人以爲純孝所感云公爲人仁厚好禮見義勇爲事兄磊庵敬愛
兼盡侍疾奉湯藥數月不怠兄早卒事寡嫂撫諸弟人無閒言嘗
遊洛旅次遇西賈伍姓者同寓中夜伍暴卒店主鄰保爭噬其囊
恐喝車夫公義形於色訶爭者散爲經紀其喪籍所有約八百金
聲於官州牧偉之責爭噬者事畢乃去一時傳頌其義在房時與

諸生宋愷誠善同客秦中宋病故公與榆林守館師謀送殯歸里
越三百餘里往弔行有日而其叔適至乃已嘉慶丙辰 詔舉孝
廉方正邑人以公應公固辭焉公爲文清剛縝密凜凜有正氣學
極富卒前一夕猶篝燈覽讀弗少釋詰朝齋戒端坐而逝平生誠
子弟曰人惟率真最耐久毋蹈一分執袴氣又曰吾一生刻苦祇
做得一誠字嗚呼此可見公樹立之有素矣著有讀書記啖蔗編
聞見錄姓氏大全等書藏於家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公以至行格猛獸而躍鮮鱗茲非
其效歟跡其行事雖古獨行士何以加焉

右家傳顧承撰

張鐸

紀氏張氏爲世姻所居相去不百里親串往來兩家之行事彼此無不知也余自雍正甲寅隨先姚安公官京師至乾隆甲戌又自從仕宦迄今六十餘年未嘗終歲居鄉里姻戚乃多不相聞惟張君鑑庵娶余從子汝俛女於支派最近鑑庵官兵部時又與余同事朝夕相見知其家事亦最詳往往聞姪孫女述其舅姑與鑑庵稱其父母者未嘗不慨然遠想歎其有古人之風迨鑑庵出守寶慶值三苗弗靖兵戈旁午彼此音問遂稀既而連失怙恃畱滯荆南日墨緘僕僕於營陣益無自通音書戊午八月余扈從漢陽忽於郵筒得一函乃鑑庵以其先德基誌相屬也讀其狀樸實真至

惟述家庭孝友之心親朋周卹之事與鄉黨忠厚之風初不飾爲高節異行以炫耀耳目嗟乎鑑庵父母之教具見於此乎鑑庵父母之生平其亦具見於此乎蓋天下惟庸行爲難耳狀稱封君幼穎悟初就外傳卽記誦過人學爲制義輒秀發驚其長老十一二歲時家所藏書披閱殆徧稍長旁涉書畫亦瀟灑絕塵計其才掇青紫如拾芥然祖母高太安人年已暮又以一身嗣兩房父奩遠公母許太宜人叔父鴻佩公叔母畢太宜人亦皆春秋漸高慮侍養或有不至遂輟業而親定省怡怡色養五老人均愜歡心數十年中家庭無箴微之芥蒂至李太恭人兩姑之間尤難爲婦亦始終無一閒言非天性純摯有出常情萬萬者乎狀又稱封君篤愛

三黨周恤不遺餘力如戴氏姊家中落則分宅割產資其壻之膏
火使得以成名堂伯叔如瞻岳中岳公及族間伯叔兄弟姪孫輩
皆田宅與其貨財與其無織豪之畛域外家子孫貧不自存者或
給以資欲讀書而無力者招與諸子同課誦太蒸人亦時贊成之
無怙色非周禮所謂睦婣任恤者乎夫篤於所生而推及所生之
所愛天下之定理也能篤於所生而推及所生之所愛以聖賢論
之適足其本分而已以常情言之則知之易行之難偶行一二事
尙易事事如是而終身不渝尤難之難如封君及太蒸人者雖曰
庸行抑亦足以傳矣封君諱鐸字振斯始祖諱立生由灤縣遷南
皮二世祖諱孝友三世祖諱璿明成化庚子舉人官兩淮都轉鹽

運司副使四世祖諱繡貢生玉山縣主簿五世祖諱繼宗縣學生
誥贈戶部郎中六世祖諱謚明嘉靖丁未進士官陝西按察司副
使崇祀鄉賢七世祖諱以興八世祖諱朝棟並廩膳生九世祖諱
永清太學生崇祀忠義高祖諱晟縣學生曾祖諱廷儀貢生祖諱
莆國子監生考授州同崇祀孝義父諱璠兼奉祀之叔父諱璵並
贈奉直大夫封君生於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六十
年九月二十日太恭人生於雍正三年十月初二日卒於乾隆五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享年皆七十子四長甲震乾隆庚寅副榜
貢生次奎震優貢生次丙震庚子進士官湖南寶慶府知府次璧
震女四適高鍾英隋琮李顥劉有邵孫十一孫女七銘曰

不仕養親孝子之志恤及二黨仁人之意毋以爲如馬少游徒優閒以沒世

右墓誌銘紀昀撰

黃兆熊 子嗣昌

黃兆熊字宗文少喪母事父至孝父病足瘡且潰兆熊口吮之而愈既又患疝飲食轉側晝夜扶持閱數年不少懈子嗣昌亦以孝友著稱錢塘吳祭酒錫麒爲作無錫黃氏兩孝子傳

右傳秦瀛撰

何人鶴

何人鶴字鳴九緜州人諸生著有臺山詩草鳴九爲玉書明府同
懷弟少負才名兼有至性以報父仇擊殺佃人某自詣獄後遇赦
免浪遊天下與東南諸名士結社唱酬甚爲名流推重詩亦卓然
可傳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按何先生兄名人麟
字玉書緜州康賈生

官山東
安縣知縣

徐金霖

洞庭山去余居僅八十里然經太湖多風浪未嘗一至其地所與
交者亦甚少道光三年冬疆吏臚徐孝子事請旌於朝余喜吾
鄉有篤行之士而又以未識其面爲愧王君庚余姍也官於直隸
時以公至都余因其與孝子同里偶詢之曰此余母舅鄉人呼以
徐夫子者也昔居外祖明經公喪哀毀骨立外祖母嚴太孺人以
悲痛成心疾往往喜怒失常嘗終夜不睡惟聽人歌始睡公於是
令諸婢皆習歌時或怒盡斥諸婢去命公及其弟諱文鵬者歌公
不能歌取古詩曼聲誦之弟爲之和又以弟體弱恐其以勞致疾
因請曰是愚且音不佳不如我善歌太孺人頷之於是命公獨歌

每夜深諸婢睡熟公獨嗚嗚不已輒至達旦或命之舞輒奮袖低
昂作拍張狀余聞而嘆曰是誠孝矣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又曰
大孝終身慕父母然則人子少時未有不孝者也且人子少時固
未知父母之當孝者也知父母之當孝則禮文具而誠意轉衰而
況有奪其所慕者乎昔傅老萊子年八十餘嬉戲如小兒狀記言
父母在不稱老閨門之內戲而不歎使爲子者自視常如少時斯
能不漓其孩提愛親之性而孝莫備於此矣顏氏家訓以相逢行
之少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爲子婦供
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況爲子者耶如子言徐君眞孝子
矣今年春其孫士紹介王君請余爲之傳距孝子卒時已三十五

年矣孝子爲長洲諸生世居吳縣洞庭之東山諱金霖字翔千號
湘坡里人以徐夫子稱之欽其行也孝爲百行之先放而皆準何
所不及耶其他孝行皆足爲世法詳嚴太史福行述中故不及

右傳顧純撰

國朝通志卷三十一
一

張乞人

嘉善周震榮宰永清嘗書張乞人事張乞人永清縣南門外貧人也父歿行乞養母止無廬舍穴土爲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過其處聞歌聲出地中怪之左右曰張乞人也呼出問之荅曰今日我母生辰歌以勸餐耳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繼齊餽乞人錢十緡乞人叩頭曰官母賜我母不敢不受官賜我我不敢受繼齊曰與其殘杯冷炙日夕沿門也荅曰殘杯冷炙我母安之久矣且無所汙也我愚民不知此十緡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有一爲官清白百姓足矣繼齊慚汗下不復強授焉爲營室於城內金花巷將命居之乞人負其母去不

知所終於是仁和老友趙佑讀而爲書其後云

乞而孝難已乞而廉尤難觀張乞人之受官母賜不受官賜其真視萬鍾猶噉蹴哉惟孝故能廉不廉不成其爲孝也雖然乞人以乞養母官以官養母官母之賜乞母何莫非官之有所受以安其母乞人特推其安母之心以重官母亦善爲官地也官曷徐省其向所受之果克安母母之乞之亦如乞母乎則無獨爲乞人難也則猶幸此一官之知慚也

右書書事後趙佑撰

啞孝子

孝子無姓名人以其啞而孝也謂之啞孝子亦不悉爲何里人昆明人以其爲孝子也謂之昆明人孝子生而啞不能言與人處以手指畫若告語者人或解或不解也性至孝有母年已老飢寒皆心先喻之不待母言也家無食乞人餘以養有所得必持歸陳母前俟母食然後食母未食不先食也母偶恚怒則嬉戲拜舞母前母歡娛如初然後已母無他子只一啞孝子見孝子啞始亦悲傷繼而且安之久之且以爲勝不啞子也有食瓜者見孝子立於側與以餘持之去食瓜者固素聞孝子之食必先母也躡其後驗之信然乃大駭服已而母死鄉人方議醵錢斂孝子蹶然起牽鄉人

衣至一井邊數數指水中眾訝之姑引繩索下視則得錢纍纍凡
母之衾若棺與凡埋葬之費皆具不知錢所自來也或曰孝子曰
乞歸必投一錢於中積之久矣或曰非也天以是賜孝子也既葬
母卽遠遊不歸或曰孝子且仙矣嗚呼孝子而不仙不孝子而願
仙乎孝子之仙無疑矣然吾謂非獨孝子仙也卽其母亦非常人
夫父母於子期之才智聰明功名富貴常也才智聰明功名富貴
矣然往往任其辱身賤行貽父母羞而亦安之則大非矣母能安
孝子之啞而孝子能以啞而孝見於世是母是子豈易得者哉呈
貢戴子子溍太和李子於陽皆有啞孝子詩詩足傳矣紳故倣陳
鴻例爲之傳嗟嗟紳固不啞者視孝子愧多矣孝子事在乾隆年

中載生云嘉慶丁丑九月三日

右傳劉大紳撰

孝友十七

三

向明萬

向明萬湖南黔陽人邑之供三里人家貧八歲隨父往龍山營生寓宗人某家越月父病故宗人攜明萬歸耕牧傭工年二十積金五十餘兩或勸之娶則泣云父骨未歸何用妻子爲遂至龍山訪其舊主早徙川矣覓葬所荒迷莫識乃齋戒日夜泣禱於神遇舊識憐其憂苦招出遊與憩樹下有老翁過問曰客何人以情告翁曰是也頗記十年前牧牛時有黔陽向某葬此間者偕登隴明萬亦頓悟葬時墓石形迹可驗哭拜稱謝負骨歸厝先塋盡其積金後家亦寔昌里人至今傳之

右傳易變堯撰

國朝正統年庚辰年正月二十一日

四

雷汝器

雷汝器字若貢無錫人國子生父始震學賈以積逋多出走汝器時年九歲泣不止年二十或許字以女謝卻之聞父歷楚豫聞遂往尋覓歲率一還家省母輒復出後忽於江陰旅舍遇父相抱而慟然父終不肖歸汝器迺先馳至家寘酒徧召父所常見負者曰有某在幸毋恩老人皆許諾至日皆來賀是時年二十六後合券凡四十餘次第盡償之汝器故窶人方求父日習爲星卜堪輿之術所贏奇零質小物輒數倍歸而業隆隆起以是得行所願父歸始娶父安養又二十年母病且殆禱於天夢神饋藥飲之愈季父夫婦歿遺一子幼撫如己子

石傳泰瀛撰

華士俊 趙楸

華士俊無錫諸生父曙得疾危甚士俊日夜禱於神願減算益親比歿絕粒臥柩側奄息不起告母浦曰兒不及事母有弟在可無憂屬妻以衰經斂我不能終三年制畫像亦用初喪服言已長號數聲嘔血而絕同邑又有惟孝友于者曰趙楸父世祿雄於貨生四子楸其仲也分授家產多所推讓世祿以楸賢俾主質庫孟嫉之屢伺隙持刃欲刺楸世祿老無如何宗黨憤甚縛孟將詣官寘之法而楸顧徧拜之慟哭爲乞哀孟至是亦懼而感悔焉楸字禹植

右傳秦瀛撰

山崎言人著イオ...

--	--	--	--	--	--	--	--	--	--

周豐

嘉慶元年余遊富陽知縣惲侯請余修縣志未及屬稟而惲侯奉
調余去富陽富陽高傳占君子人也爲余言周維城事甚具故爲
之傳以遺後之修志者

周豐字維城其先紹興人徙杭州世爲賈有貲父曰重章火災蕩
其家流寓富陽重章富家子驟貧抑鬱無聊益耽弛不問生產遂
大困尋死富陽豐爲兒時當天寒父中夜自外歸又無所得食輒
引父足懷中以臥十餘歲父旣卒學賈晨有老人過肆與之語奇
之立許字以女女李氏也豐事母起坐行步常先得其所欲飲食
必親視然後進事雖劇必時時至母所視問輒去去少頃卽又至

母不覺其煩李氏女又能順之母脫有不當意或端坐不語豐大懼皇皇然若無所容繞膝盤旋呼阿母不已聲悲慕如嬰兒視母顏色怡乃大喜又久之然後退其子孫逮見者言其寢將寐必呼阿母將寤又如之殆不自覺也豐年四十二時未有子病幾死過吳山有相者睨之良久引其手指之曰是文如丹砂公殆有隱德當有子富壽康甯自今始矣豐賈致富有子三人孫六人子濂沅孫愷恆皆補學官弟子豐年八十四卒如相者言豐於鄉里能行其德有長者行嘗有與同賈者歸豐既資之已而或檢其裝有豐肆中物以告豐豐急令如故藏誠勿言其來待之如初高傳占言曰富陽人多稱豐能施與好義然豐嘗曰吾愧吳翁焦翁吳翁者

徽州人賈於富陽每歲盡夜懷金走里巷見家貧默置其戶中不使知也焦翁者江甯人挾三百金之富陽賈時江水暴發焦急呼漁者拯一人者與一金凡數日得若干人留肆中飲食之俟水息貨遣之歸三百金立罄二人者今以問富陽人不能知也豐又嘗言吾生平感婦翁知我嗚呼市巷中固不乏士哉

右傳張惠言撰

黃仲邑

黃仲邑字湯三父困於商乾隆閒挈家遠出惑人言嫁邑母並鬻邑妹攜邑歸無何資罄父悔恨自經死時邑六歲育於姑家每念父死母嫁輒嘔泣誓尋母及長以貿易求之江西廣西及湖湘閒皆不得最後之武陵止逆旅遇一老人邑告以故老人沈思久之乃言曰此地牛橋有某姓先年曾娶外來婦盍訪之邑詢至其家初不荅良久一婦出問曰客何來曰湘鄉曰何里曰永豐曰有子母橋否邑私計必梓門橋也問何以知之曰聞諸母母安在曰在某村邑心知其爲妹也然猶不敢認索嫁書驗之信遂偕往乃得母子相見並見其異父二弟於是依母以居理舊業出資爲二弟

娶已乃娶生二子後攜子歸展父墓時姑已卒邑年六十有四矣

右紀事黃彝撰

鄧觀灝

鄧君觀灝邑故家子幼有至性隨父梅庵公宦京師師授詩至藝
莪輒泣人異之稍長隨父監司中州職防河聞而識其條畫父遷
蜀提刑以巡鹽舊案逮遺籍沒論死賴朝恩矜緩繫圜三載灝
隻身左右而已會族兄某至灝夙有勾贖志父慮其無濟也漕督
楊勤愨公諭乃公爲吏部清介官當不以貪敗爲灝謀者屢乃徧
走齊鄭燕趙閒嘗夜墮叢莽狐鬼嗥嘯相偏一僕劉章沮勿行弗
顧遇獵火出焉聞關抵京訴於步軍統領阿果毅公叱曰爾擅入
禁地不畏死耶命繫暗室君度父無生理誓自殞守者一武弁聞
哭聲詢故義釋之它日復伺閒訴於相國傅忠勇公及阿公馬前

傳語阿曰穉子冒譴救親難能也宜上請阿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旨鄧某情可原準贖傳遣飛騎爲孝子賀蓋深重之也納錢入父獲免先是母卒於家迨見父始知奉父生還畢母葬越二載父旅殯南陽復匍匐歸其喪葬如禮其慘瘁倍嘗如此他行誼具家狀予惟人生骨肉之際憂危蹙迫之時以爲死也而坐待其不能生與以爲生也而終遂其所欲生而身之死不死不與焉誰非人子遭苟不幸能於灑一念之誠遂通天人之感者其有幾耶嗚呼可謂孝矣

右傳劉鳳誥撰

王天衛 危成校

王天衛字樹屏湖南黔陽人幼嗣房叔家祚家祚寢疾天衛徹夜
禱天願以身代膝爲之圻一夕夢神語曰帝鑒汝誠增汝父二紀
矣果愈生父客山東天衛裹糧往尋中途阻於虎天衛泣告以故
虎垂首去及至父方久病囊空天衛刲股以療病立起乞食奉養
彌月始歸先後遭兩地親喪寢苫廬墓皆哀感行路歲時祭祀嗚
咽流涕終身如一處兄弟推讓有加生平施棺備鬻焚券還金皆
嘖嘖人口嘉慶初元邑人士綜其事實請舉孝廉方正向體舒有
遇虎刲股乞食等吟同邑危成校字次書歲貢生天性孝友父病
默禱夢神告醫至而瘳兩兄早逝撫其子女及婚嫁事皆如已出

厭城市習率子姪鄉居耕讀外日與村民講說陳氏遺規獎善誠惡退無後言生平急友難敦族誼助公費至落產不悔有明經某爲奸徒誣陷成校傾身營救未及而友已死長沙爲斂金輿歸並存恤其家割產代償子母八百金其多義類如此嘉慶元年與王天衛同舉孝廉方正考授訓導不及行初掌教龍標書院恆以孝恭訓士故士風爲之一變年六十有三以微疾終於家成校族子元龍亦善事親嘗舉母示人謂爲活佛母笑輒以巨觥飲之

右傳易變堯撰

徐大中

元史彥斌傳河溢金鄉斌母柩爲水所漂斌縛草爲人置水上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吾鄉孝子徐訓一事絕相類訓一居潛山北鄉雞子河地形高乾隆己卯潛山大水不及其家且丈餘訓一母卒厝於屋側目光所及處也鄉俗重風水說卜地久不得葬壬寅水猝至訓一急縛竹筏至母柩前水暫前和尸不見訓一大慟屢日水甫退沙深數尺率子弟尋之子弟途中多病歸訓一徒跣行赤日中夜露宿體素羸年七十餘矣獨不病素奉土神使人舁於前而已隨之逢人則泣問無不憐其愚者雖子弟亦心以爲必不可得周行十餘日至南鄉

大澤中昇神者病莫能興止沙灘中臥夜訓一見流螢聚飛泣禱之一螢獨高飛若相導者跣赴之飛落復高飛約半里止焉坐其地及旦使從者於坐下撥沙數尺不見哭曰方吾出門時告祖宗不得母尸不歸今無望矣何以生爲從者恐其卽盡聊再撥沙以紓其悲乃得一足訓一曰吾母也覆藕有未敗盡者少許黃色殮時裝也愈泣明日有路人見其抱足泣曰離此二里許樹上懸尸溼絛褻缺一足奔視良是頤下骨脫去歸改殮族戚咸至將入木矣忽一人席帽敝衣若丐者直入寢室僕從訶止曰我拾得一頤下骨取而合之訓一收淚呼畱送骨人擾攘間已失其人出門四路蹤跡之不見咸驚以爲神至徧傳之訓一名大中老諸生也嘉

慶元年學官駱存智欲上其事訓一曰古人未葬不脫服我天地
間一罪人耳舉我孝於及時葬親者謂何也我畏聞於人況官長
耶堅卻之踰數年年八十餘卒元至今四五百年矣然彥斌尋柩
此尋尸有更難者惜余文不能傳於後此較彥孝子爲不幸耳
熊藕頤曰訓一先太恭人從姪也爲人口吃鄉里結訟者期期一
語輒解此又孝子之餘事耳余相識懷甯李君忘其字步樅楊門
沿江行江中漂木片順流下忽斜行若奔至者訝而諦視之則祖
先木主也蓋家苜蒲夾急歸屋已圮矣依神物如是況骨體耶然
非精誠天至者不能李君亦謹愿人也

右傳熊寶泰撰

顧應昌

吳縣顧文學純砥行立品爲文不隨逐時好蓋儒而君子者也其父國學生桐井君旣沒將葬持事狀請予爲之銘純肄業紫陽在弟子行以予言爲信義不可辭也按狀君諱應昌殿舍字也桐井號也行第五又自號五癡也先世自金陵遷吳五傳至國本明季貢生祀鄉賢私諡貞孝先生者君之高祖父也長洲縣學生茲其曾祖父也考授州同漸其大父也國學生階升其考也君性孝友父病延醫百方療治用一劑必辨論至當而後進自是遂精於醫常有奇效處方不用難得藥思以僞亂真也有弟患漏經年君親爲敷藥日四五次雖臭腐弗憚也弟死遺孤尙幼一日旁舍失火

舉家驚惶君抱姪置妻懷中曰善視之勿令怖子女雖環泣弗顧也媼黨有以爭嗣訟者縣令偏袒欲以立愛爲名詢諸預議者眾莫能對君正色曰生前或有立愛死後知誰愛耶令以其言直遂弗能奪也君幼羸弱術者皆謂不壽初就傅母夫人戒勿多讀傷氣其師獨異之曰此子雖多病然甚孝必能延年勿慮也君生於雍正乙卯卒於嘉慶丙辰行年六十有二也夫人汪氏候選詹事府主簿大經之女亦名族也有子二人長蒹而繁季也女四人嚴秉芝汪超倫毛採施光墜其壻也郡城之某鄉某原君所藏也某年月日葬之期也銘曰

維士有志重義輕利君雖不試孝友自厲維蓄之深維守之欽楹

書貽後以俟天譴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國朝書法類傳卷之二十七 孝友十七

三

丁履豫

丁叔安名履豫妻人少孤事母至孝有兄二人弟一人各以歲所入歸叔安奉母甘旨費嘉慶二年十二月母卒將殮畫師貌母像絕肖叔安諦審良久長慟仆地而絕年僅三十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三

蔡居拙

蔡君名居拙句容蔡巷村人性癡騃與兄同居家僅有田可耕耳兄力田君乃能服賈牟利致生產數萬金始爲賈人多笑之曰是癡騃耳黠者猶多折閱況彼耶然君廢貯鬻財奇贏多出意外過能心計者所得遠甚天贊之也兄與析產君不言此數萬金者非兄力也以十之九推與兄已得其一日吾兄有六子家口多吾才生一子費少吾無用多金爲也手造屋數十間祇取一間餘盡歸兄漢辭包兄弟分居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者器物取朽敗者君君不又過古人耶氣力健甚少時每飯盡米五升不識字不通世故八十生辰校官自城往拜祝君拒之於門曰爾官也何可拜

百姓校官既入君乃登堂上坐將受其拜焉有夢顛病嘗夜魘起
開門赴池泅水中獲大魚歸叩新婦房門起之令烹魚飽食而寢
乃自知其魘也年八十七而卒子二次子庠生

若膺氏曰余於嘉慶辛未八月至句曲天王寺訪余徒裴玉昆季
喜其家樸茂而勤學也藍珍酒次爲余言蔡君其人余以爲此非
孔子所謂善人耶人笑其白癡而推產與兄出於天性非有好名
慕義之心也不癡者能之否耶余恐將來郡縣志不能載致名湮
滅無以飭孝義故爲之傳令句邑修志務舉此發其潛德焉

右傳段玉裁撰

王德華

孝子名德華上元人父沒貧不能葬獨與母居年二十母爲議婚
孝子蹙然曰吾父骨肉未歸土胡忍及此是夏母染時疫醫者云
不治孝子號泣呼天禱神得方割左脅和藥以進一服而母起孝
子委頓兼旬然後復終不令母知也儒者動謂割股非孝之正其
說誠然然以未嘗讀書之弱子見母陷危奮身以救烏可以儒者
義理繩之或曰設母疾終不愈甚以創故戕其生雖孝不失之愚
乎余曰自古忠孝之事成敗均非所逆睹當其至性勃發惟知活
母而已奚暇計身之生死乎哉如有轉計則非至性矣

右傳陳兆麒撰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長

楊先科

孝子名先科字紫華力農而有至性八歲失怙哀毀如成人事母
至冬煖被暑夜揮蒲毋帳外潔膳膳出告刻期反面娶康氏婦歷
數月知其得母歡心乃與成禮母七旬失明逾晝耄事之彌謹母
卒擗踊背立廬墓逾三年家人促之且毀其廬乃號慟而返初紫
華年時母稱蔡姆好金環紫華覓環急尋以爬糞拾銀六錢紫
華半銷銀半易金爲飾不增值而環成長沙舟中購鮓魚思急奉
母俄南風大作抵家魚味猶鮮廬墓之夕有鬼物戲弄焚香時聞
紫華哭聲嘯而去長子培英年十四負米來廬中踰牆撲地竹枝
挂腎囊卵出矣紫華拾納囊中但以鍼縫不數日而傷痕竟合凡

皆至誠感召之所致也邑令李侯聞之以行修端本額其間焉友
愛諸昆分多爲潤財亦始齎而後豐子弟讀書知禮義天之報善
曷嘗爽哉世之罔念天親瓶罍致缺者聞紫華之風亦可以立起
自責矣

右傳集邦光代某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二目錄

孝友十八

陳宇元

嚴樹萼

沈仁業

董華鏜

項烜

張雲岑 子鹿門

吳祿室

彭中墀

周錫齡

郁昌齡

臧禮堂 弟祀

席慕孔

王芳泐

趙維枚

趙盛朝

子安松
鄧長智

雷震遠

葛護成

汪良緒

王太

張高曜

曹垂勳

戴寶光

周芳容

魏興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二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孝友十八

陳宇元

君諱宇元字乾仁先世陝之甯羌州人明末諱應芳者以進士官江油縣教諭卒於任子緒德避寇亂寓縣竹飛島山之止止亭

國初遂隸籍焉緒德生相相生世職世職生君忠則君父也君三歲喪父當屬纊時枕之而哭及殮繞棺泣呼呼而不應愈泣愈號母李安人再四寬解之乃已安人事翁姑以孝聞人謂非是母不生是子而天性之篤幼而已然人以此知君之孝稍長出就外傳

間輒歸視母夜則坐母側就燈而讀授室後其室與母隔一楹懼老人力衰膽怯必母寢乃寢否則中夜不貼席當三省教匪起川東北蹂躪幾徧嘉慶五年正月突傳賊入羅江境縣人大擾鄰里皆驚竄母聞之欲自救君曰有城可歸幸無恐願是時已薄暮旦大雨如注無從覓肩輿乃手矛腰劍負母急趨入城人益以是稱君之孝君勇力過人精於騎射因亂遂棄經生業入武庠道光二年赴省垣應鄉試聞母以蹉跌傷足兼程馳歸拊膺大慟語家人曰使我不離母側焉有此失自是絕意進取奉母以終

舊史氏曰利害之汨人甚矣世故紛而天性薄雖世所稱讀書能文之士於庭闈或不無疚心焉以君之才取科名如拾芥而其棄

之也不啻鴻毛誠知一日之養有重乎一第之榮者也至於危疑
震撼之交獨能出其死力脫親於難者又豈儒冠儒服華言無實
者所能爲哉嗚呼可以風矣君有二兄事之惟謹而尤善讓好推
陳氏未有宗祠勸建之以聯其族人族子弟之俊秀而力不足以
自贍者置別館延師課之邑中公事如義學等項必仗助以成其
美非公事不入城謁長官官之莅於是者亦莫不愛之重之君旣
絕意進取以母命援例授衛千總職銜配黃安人子二曰品曰誼
品州同知職銜誼什邡縣學生孫五繼中繼庸繼權繼平繼和

右墓表李惺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二

嚴樹萼

予與歸安嚴文學元照交有年矣予假館吳門相去僅兩日程聞其家多藏書而尊人善教子乘興欲往訪之輒以事阻不果今冬元照墨纒至予館舍稽顙而言曰吾父以今年六月十三日棄養行且卜葬思所以不朽吾親者惟先生之文是賴予辭不獲已乃卽其行狀稍詮次之按吳興嚴氏本貫平江之嘉定明洪武初有達卿者避亂至歸安之石冢村始占籍焉有子曰毅毅生敬官監察御史河間長蘆運鹽使敬生齡齡生字宇生茹茹生誥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泰而泰生縣學生正思正思生府學生欽欽無子以弟之子縣學生爾琪爲後卽君曾大父也大父躬逢德清

縣學廩生父秉謙府學廩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母嵇孺人生子四
君最幼弱齡有至性甫九歲聞兄殤號慟不食者三日族黨咸異
之誼書警悟初習制義下筆頃刻千言成童後患痰積久之不愈
父母慮苦思致疾乃納粟爲國子監生父嘗命主出納管鑰數年
纖毫無所私父喜別賜之千金及父病瘵經歲君出所賜金買人
溲和藥以進未嘗私一錢也性慷慨喜周人之急雖解衣稱貸不
少惜爲人排難解紛必盡力有負之者亦弗與校中年以後困於
外侮所向恆不如意又艱於得子年四十始得子元照甚慧三四
歲卽能作學窠書君喜甚思所以教子者則曰浮而不實非學也
於是聚書數萬卷遇宋元槧本不惜重價購之元照旣長延名師

督課舉業之外兼及羣籍既入膠庠有名矣則又曰博而不精非學也士以通經爲本窮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又訓詁之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大道之多岐必始此矣元照遵其訓於是其有娛親雅言之作每辨論古義必進質於君而後筆之遇有排擊先儒過當者則又誡之曰辨而爭勝非學也議論深刻非徒招忌亦恐損福不願汝曹效之也元照以高才生試行省屢躋人或以爲病君則曰窮達自有命耳古人以少年登科爲不幸姑盡其在我可矣噫今世教子弟者汲汲於利祿讀世俗浮濫之文數百首便可弋獲視通今學古之儒指爲迂闊何怪乎士風之日薄乎予故舉君之教子以爲法君諱樹萼字茂先一字半庵年六十有

七以嘉慶五年六月十三日卒元配許氏次陳氏次亦陳氏次莊氏俱無子筵室范生一子卽元照歸安縣學生孫男二人培均女二人銘曰

懸黎在握世所寶兮
如有子之率教兮
袍笏盈牀眾所好兮
不若鉛槧之可樂兮
鞠子之勞兮
未食子之報兮
維令名之劭兮
庶以榮厥考兮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沈仁業

沈君仁業吳縣人祖某太學生父某自號棲雲居士廢居於安南娶焉閩林氏寄籍安南者也生子女三人長卽君君七歲父挈以歸且十年而安南有阮氏之亂太學君不聽棲雲君去是時君歸已十三年時請於父欲往省母至是驚號求去太學君止之泣不食旣而聞無恙也乃已又三年爲君娶於李棲雲君以父老不復出乃以書招少子命奉母若姊歸是時安南土司封禁諸港而君母居會安妹弟依姨氏居順化不通音問凡三致書歷四年而後知之值君有喪耦之戚又娶於程太學君及棲雲君俱慰君俟亂定乃往無何棲雲君卒明年太學君又卒又明年兩喪旣葬君

喟然曰今而不迎母則非人矣遂以家事屬其叔父齋棲雲君像及往返書函瀕行謂叔父曰不得母歸不返也是時乾隆五十年十月也明年自瓊州至安南則開數年間兵火蹂躪母及妹弟奔竄無所君雜逃民中以服色異眾詫欲殺之潛行入山足重藪出沒狼虎間月餘見母於會安不識也出像及書始相持慟既言迎歸故母難之君泣請訴諸掌中國人官翁某某義之給以出港牌且送之五月君遂奉母及妹弟行南風甚日數百里海有五指山枝出巨浸中值之舟立破無得免者行數日山斗立阻路舟人皆泣君蒼黃籲天願母及妹弟獲免已死無恨忽風轉帆東向遂濟至瓊州有司取路牌以驗君自瓊至省復自省至瓊母及妹弟驗

於公堂者六半載始給照准回籍時五十二年正月矣歸十年母卒君號泣曰自七歲背母依父者僅二十年歷波濤兵燹得迎母歸又止十年也天何奪我父母之酷而使不孝兩抱終天之恨也蓋毀瘠又甚前喪云君之迎母也以家事屬叔父歸而奉母晨夕承歡未之間也及喪踰年歸逋者眾君毀家徧償之遂以不克葬母得疾疾亟謂子恩某等曰予不及葬母獲大戾銜恨入地汝等爲我速營之予瞑目矣遂卒年四十有五嘉慶五年六月也子三人恩某候選從九品恩某錢塘縣商籍博士弟子員恩某明年恩某等葬君母於棲雲君之兆而以君耐成君志也越二十三年道光癸未恩某介君甥柳君某出狀求傳爲次而論之

國朝典章類考卷之三十一
論曰君歸至瓊州有司以外夷女例不入中國上下傳覈後循康熙十九年例始允君歸不然君終天之恨又曷有極哉烏虜君之孝於是乎不可及矣

右傳江沅撰

綬往聞人言沈先生安溪迎親安南事心知其人願言之者恆不詳不能具顛末道光四年甲申郡紳士修府志哲嗣炤始上其事著於冊越二年丙戌屬綬別爲記事之文以備家乘先生諱仁業字振先吳縣人父某服賈安南娶於會安地之林氏生二子一女先生爲長子年八歲隨父航海歸而常以母羈海外爲憾父沒先生年已長乃圖父生像渡海省母凡二年竟奉母及弟妹以歸初

賈人至安南娶彼中女爲婦者不得攜婦入中國先生之至會安
又值兵亂林夫人攜子女竄山谷中不食七日矣先生求得之而
無以爲計有彼中人翁隊祿者義而陰脫之具舟舟及海颶作觸
五指山舟人恐手足無措先生抱母泣仰天而呼有東風自空來
挾舟過山達廣東之瓊州境瓊故海口凡與安南貿遷者皆由是
入內地 國家設重鎮於此譏察甚嚴先生至瓊而外夷女不得
入中國上下傳覈稽畱久之涕泗以請莫應也有老於吏事者稔
其狀謂康熙間曾有是事者檢故文書中得前案乃得如例以歸
綬嘗觀前史所載賢士大夫所傳或千里或萬里奉親以歸者代
有其人而所涉皆內地非有形格勢禁斷斷不可歸而卒奉以歸

如先生者也先生之在安南爲逃人安南法獲逃人者殺無赦既至瓊州瓊州將吏格之不得前進退失據其去死幾何而先生冒不測之險必歸其母而後安無萬全之策苟免之謀而終以自完其志雖一時好義者幸有其人抑誠孝之感天所以相之者微也綬乃重有感也林夫人一外夷女子耳度非有保姆之教詩禮之訓如中國仕族者然豈與之齊終身不改及乎流離瑣尾幾瀕於危卒有以牖孝子之衷不後時而適至足以信苦節之貞昭報罔忒而僻陋在夷海外之國匹婦知禮小夫慕義可見 國家聲教之廣爲無遠弗屆焉矣炤爲諸生有聲尙其思先德而益自勉也

右書事朱綬撰

董華鏗

君諱華鏗字進聲姓董氏世居浙江之慈谿漢句章孝子黯之六十世孫也父之璉國學生君少而明悟讀書務通曉大義不屑屑尋章摘句既長自傷家貧無以給甘旨乃棄儒服買營什一之利嘗歷荆襄泝巴峽舟車數千里與其賢豪長者交莫不信而服之既而生計稍裕乃喟然曰父母在不遠遊古聖之訓也向特不得已而爲之今菽水幸無缺可以補前愆矣性儉樸與妻孥啜糜糲而二親之饑必豐腆母嘗病劇諸方劑皆不效齋戒祈禱割左臂肉以進母服之竟痊僉謂至孝所感居喪柴毀骨立讀禮三年未嘗見齒仲兄客死虞山事寡嫂以禮撫其弱女如己出既長罄己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葉嫁之其游三楚時有客負其金五百鉞君知其不能償置勿索
且爲籌生計毋致失所一時稱爲長者其治家纖嗇而教子弟必
先以寬厚年四十有六而歿以長子入仕 贈儒林郎元配葉安
人莊靜寡言笑以勤儉佐家政事舅姑睦娣姒教諸子咸有法度
晚歲病目醫就醫杭州湖上一日諸子請泛舟六橋忽愴然曰汝
父在日嘗言卿一生勤苦足不出門闕儻得偕老西湖不可不其
游今汝父已下世吾何忍獨游哉安人生三子長景潤候選州同
次景澄國學生次景沛廩膳生以讀書砥行聞於鄉邦嘉慶六年
三月景沛訪予吳門紫陽書院出所撰事狀稽首而言曰先考妣
合葬縣西五十里玉犀山之原有年矣而墓表尙闕唯先生幸憐

之子衰病久廢鉛槧辭之再三則又曰鄆人之事昌黎嘗有違言
願先生有以解之予感其意爲慨然序次之不復辭也嗟乎人肉
瘡瘡始於唐陳藏器本草唐以前無此方是以古聖賢無此事夫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人子晨昏之常節一旦親在垂危有可以
療斯疾者雖蹈湯火亦所不辭何乃於割股之孝子而責之備乎
昌黎之論特謂有司不當旌異之耳有司立法固當戒輕生之漸
人子盡孝何暇計他日之名今旣無旌門之例而猶不令其稱於
鄉黨此與於不孝之甚者也昌黎雖有是言而後之史家未嘗沒
其姓名蓋善善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執一家之議論以抑千古奇
傑之士也審矣昔虞仲翔以句章君怨親之辱白日報仇目爲孝

子使繩以後儒之論必有大不滿者而孝子之名自與日月爭光
然則君之封爵瘞母亦可以自信千古矣夫

右墓表錢大昕撰

項虹

項君諱虹字作豐温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啟龍考諱昌基生一子五女君性孝友樂善移兄弟之愛於女兄弟嫁而貧者析產置田不以母同異爲厚薄遠祖墓田廢充以己田不以族遠近爲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權戚緩急時賜給以爲常推其愛及鄰里州黨凡橋梁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饑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爲粟米錢帛衣袴藥物可以給人之物無不蓄且具偶出欲有所衣寒者不及歸取解傭衣而歸償以新衣傭皆樂從之遊見空器在門實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爲德也治家及外所交際事盡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

乃先明而與客至始盥沐則程課畢矣學使者每拔冠其曹比鄉試數不售有人爲主司先游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五月十四日卒年四十九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俊次霽次傅梅次傅霖女四人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者未嫁卒傅霖試禮部京師與曾亮善將以某年月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且乞銘嗟夫君之行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選舉者也論士於古有循是而至公卿者矣然使古取士之法與士自修其身之道離而二之其操行果盡出於是而無待而然者歟抑勢之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及之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況乎祿不出於是而獨爲於今之世如君者勤孰與古人多吾

以是知謂選舉興而行多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福爲畜性於善爲豐名於已爲隄功於人爲通情乎其幽宮
固安其宗

右墓誌銘梅曾亮撰

張雲岑 字鹿門

道光丁亥予自豫章歸既爲從祖度西公補刻陶園集成值合族續修譜系又得戴孺人傳孺人從祖子婦而予叔雲岑之原配也傳中載孺人事甚詳而於篇末均其子鹿門割股一事予嘗以爲奇詎知予叔雲岑之於從祖復有其甚焉者哉聞諸宗人云從祖掌教澧州時秋八月病疴參軍趙叔明者嘗爲從祖診六脈洞中癥結至是攔筆不下叔乞得胡公沛霖方夜半乘閒默禱竟割右股和藥以進未黎明而霍然矣沛霖不知也館中人不知也越十年辛酉從祖主講昭潭店復作予叔復割左肱以進尋愈是秋叔赴榆林道出靈寶于父見左手創痕叩之予叔笑而不荅卽其次也

踰年壬戌又病亦如之噫嘻可謂神矣夫割一齒以療父病古之人有行之者論者謂其近於愚孝蓋以父母之遺體不自愛惜切切焉引刀欲割以爲湯劑惡知其必有濟萬一得濟斯已憊矣乃一而再再而三天必如其意以成之卒不聞有潰裂之事天之所以待子叔者不綦厚哉嗚虓其所謂愚乃其所以孝也抑又聞之姜度香先生晨之開府湖南也與從祖善嘗與予祖編修公父觀察公四人爲詩酒交戊午春予叔隨從祖往謁舟至易家灣北風暴作舟覆溺者無算叔急入奔濤救父相距十餘丈突由水底駛至父側因得抱父足立水中遇鄰船過得生當是時入水不沈既得父復起立倉卒之間若有神助者人謂其孝感所致嗚虓其不

誣與今日者從祖往矣從兄鹿門亦亡而叔得克享遐齡俾祇盡
獲其所藏為陶園成未竟之緒彼其不沒父志可不謂孝與而里
中獨盛推其父子割股一事嗚庫同一割股也從祖得之於雲岑
而戴儒人獨不能得之於鹿門此其閒抑有幸有不幸邪嗚庫噫

嘻古稱愚孝殆謂是矣將續譜系亟援筆而記之

案此記陶園先生之子若孫事一門兩世到股療親而雲岑且一再而三而皆獲效得全非天哀孝子之志而能然乎至其身入奔瀉救父則是編中有蔡氏雲達上業師張紫峴夫子啟言之甚悉足與此文相證所當編入志乘以揚篤行惜鹿門事不知其詳雲岑亦不知何名案陶園子三世淮世芳世津世津皆國學生涉貴州布政司經歷殆即雲岑歟羅汝懷州記○蔡雲達啟略云聞舟抵易家灣絕流而渡幾陷不測幸雲岑世講捐身救護得山險中鴻驚喜交集數日坐臥不甯恨不插翅遠飛一瞻光霽道遠莫致感念奚涯痛夫子扶漢分章追逐李杜馳名海內仰若斗山解組歸田蕭然琴鶴今壽躋大耋尚事筆排造物忌才莫斯為其猶復以風波之險震撼白頭豈夫子

夫... 孝友十八 三

奪兩大之菁華天故遺風伯揭塵馮夷鼓浪俾正則速道清流接
手一談風騷歟既思昭潭之深下臨無地行舟覆溺雖善沒者不
得出焉況嗚然入十老翁平地尚艱步履中流不濟俟命奚疑豈
意斯文未喪履險如夷霎時開貝闕珠宮羣仙走集或負之以出
或掖之以登轉以不虞之遭暴揚盛德然後知賢者固不可測而
造物之憐才於斯益信其所以危夫子者皆所以顯夫子雲岑雖
孝恐不能貪天功以爲己力也
區區管見夫子尙進而教之

右記張家棧撰

吳祿室

吳翁名祿室字在中邑之茂林都人也父一橋早卒母楊氏遺腹生翁家貧廢讀有戚某攜之至南邑爲人襄質庫事會計旁午無少閒然念念不忘母氏一夕薄暮陰雨中蒼頭持書至翁色變以爲我母病矣啟緘讀之信然卽擬疾馳歸其事主慰之曰君固當速歸奈大雨如注何翁不聽持鐙就道行至次晚則前溪阻隔大水汪洋求一筏不可得天愈昏黑居人動色以公無渡河爲戒翁曰不念母何用子爲燭跋易以薪光散亂不甚明遂脫衣履攀諸手徑衝波去初祇沒脛愈進愈深至中流鐙失水沸騰直際頸頰翁號泣曰天不使我見母耶俄而身體上竦浮出水面兩足跟如

有物皮之立者然忽撞入淺瀨則安然登岸矣旋著溼衣履魅行
踉蹌抵其家叩門入省母母曰苦我兒矣日者言我年盡五十一
今已及矣忽得腫脹疾飲藥無效殆將不起耳有頃醫至診視訖
曰疾不可爲也醫故有名所言無不驗翁聞之痛迫於中俯首兩
泣旋閃入廚下袖一刀詣無人處以口齧左肱刃之得肉寸餘聶
切如泥暗投烹鼎雜諸羹以進母嘔之疾頓瘳自後更二十有一
年至乾隆乙卯母始卒壽七十有二歲嗟乎刲肱延年之說予嚮
者曾不之信然實有其事矣願其事翁不以告之其母不以告之
其族垂三十年知之者益尠辛酉冬杪予自鳩江歸里翁時赴會
山之銅城關與同舟見其廉靜自持笑言不苟因詢同行吳子維

南乃親縷其事予聞而心惻索觀其迹不許舟眾迫之得見傷痕
宛然嗚乎予於母氏不能盡區區心爲少延歲月及棄養又客游
千里外不能親臨含飯對翁且恨且愧不禁潸然淚下也翁兄弟
有五長三皆早世翁最少勤儉治田產公其租穀又出貨與二兄
生理洵可謂孝義兩全者矣壬戌春予復有漢皋之行路遇翁族
人問之亦如維南所云乃益歎翁之天性過人遠也故筆之如此
初翁受創後痛而踣半晌時強起漬血痕裹以布巾甫畢遇鄰人
見翁神色異常時詢之不告以實嗣後見翁舉臂無力且不時病
伺而觀其裸堅詢始知之仍戒勿洩維南蓋久而微聞之云

右書事朱寵撰

國朝通志卷三十三

三

彭中墀

先生姓彭諱中墀字質夫號丹亭世爲湘鄉人父明山公太學生
昆季五長中某三中壩邑廩生四中坊邑庠生五中某先生居其
次幼嗜學穎悟過人以試郡冠軍遊庠後屢列優等乾隆某年食
餼嘉慶壬戌貢成均鄉試屢薦不售泊如也先生性孝友凡親所
嗜愛力致之以承歡有憂色多方勸解之親喜然後安兄弟分爨
後不足者屢給以財收養諸姪冀其成立待物最和厚雖卑幼相
見必以禮不敢有所慢於人經理族務事無小大悉以理論之族
中無以事訟公庭者中歲友教四方邑人士多出其門下貧不能
讀者不計其束脩之有無主講東臯書院兩載文風爲之一變邑

侯毛秋伯先生深契之時以杯酒過從慨論當世之務及邑中利病先生歿侯輓之曰兩載相親師範肅平生無過士心傾可以想見其行誼矣夫人之顯晦至無憑也惟能自修其身立其德無背乎詩書之訓或出或處皆可以無媿以先生之學問行事至於宗族服之士林慕之使出其身爲當時用亦必有所見於世終身不遇固默有以尼之者歟然而其人已自不可忘矣先生德配羅孺人嫻內則體夫之志以孝見稱於舅姑先生棄世後孺人攜其子寄養於舅氏令親其訓不使納於邪先生歿於嘉慶某年享年若干葬湘鄉某坊某山孺人後先生幾年歿享年若干先生歿二十餘年子某爲治墓甃以石而屬子爲之銘銘曰

其止也誰尼其行也誰揚苟余行之不虧何問乎天道之茫茫湘
山蒼蒼墓門永威

右墓誌銘羅汝懷撰

周錫齡

先生姓周氏諱錫齡字仲壽定軒其號也先世某某自明迄今奕奕縣縣爲吾邑望族考諱在渭以副車選教職家中落游幕京陝間近二十年先生生三日失恃寄養外氏成童後奮然自立從本邑邱孝廉游孝廉奇之脩脯多寡膏火有無不與計也年二十館驥家兄事先君子亦雅意推許忘賓主迹乙巳秋先君子歿於浙時伯兄騏九歲驥五歲煢煢無告先生慨然念先君子交誼之篤撫摩教督欲始終成就之故驥兄弟自蒙養來未嘗別師一人課讀之外有寸長則誘之遇稍稍過失訶譴隨及二十年如一日也先生同母兄二皆力田課俸所入一絲半粟敬奉兄嫂未嘗自新

一表癸亥丁父憂泣血盡哀附身附棺必使無悔服闋補弟子員肄業嶽麓書院伯兄遊吳越惟驥負笈相從又二年驥爲飢驅亦出門去己未先生贅於長沙游氏題其室曰鴻寗不因人熱者鹿車自愧我刑于其耿介可見踰三年而藍田雙壁疊產茂叔之庭矣嘗夢人授異書一帙曰此周書也把玩驚覺僅記一語曰集於麟原名其長君曰洛書字麟原志祥也壬戌館邑侯蔚寓中偶發舊疾咯血數升閱半載稍痊而元氣已漸耗矣甲子春驥館劉陽瀕行執手諄諄謂秋闈伊邇努力自期毋怠惰以偷安母嬉游以荒業痛哉我師烏知卽永訣時耶六月既望驥自瀏陽歸驚悉訃音肝腸寸裂嗚呼先生之視驥兄弟猶子也而驥兄弟病中不克

視湯藥歿後不克視含殮蒼天有極此恨何極耶撫視兩孤其瑩
瑩無告曾不異先君子去世時而驥兄弟終年旅食未必能如師
之教督十餘年不倦也同學陳君文雅胡君樹德樹慈王君定元
等十餘人嘗與驥兄弟聯文社先生去世時驥兄弟不在側祭奠
葬埋不愆於禮者諸社友力也秋闈前十日驥兄弟倡同人公致
賻分百金詣靈一奠鄧南胡王潭諸君子爲之首數日內知與不
知不期而集者百有餘人嗚呼非盛德之能感人耶先生績學能
文章不屑屑規撫時流習氣顛躓名場齋志以歿病亟時口誦生
平所讀書終夕不輟彌留之際兩手尙作繙書狀嗚呼先生之志
可哀已其平居待人接物胸無城府未嘗有矜驕之色逆億之心

故終其身無睚眦之怨又極儉約嘗訓驥等曰惜物力所以惜福也敝衣粗粒甘之如飴雖升斗費不肯乞假於人人亦以此重之生乾隆壬午二月一日卒嘉慶甲子六月六日得年四十有三卒之三日葬省城南關外之太乙山子二長洛書五歲次洛誥二歲在孩提中嶄然見頭角矣以先生積累之厚遺澤之長將來正未可量先生有子先生不沒也

右行狀黃本驥撰

郁昌齡

翁姓郁氏諱昌齡字魯良系出黎陽世居嘉善之清風涇高祖承
泉公會祖幾先公行敦孝友事載邑乘祖幼韓公三世竝諸生考
敏功公蚤世時翁甫六歲遺田僅數畝節母沈太孺人日夕紡績
以養以教稍長卽棄儒業買以奉菽水故雖少孤食貧而甘旨無
闕遇太孺人疾親侍湯藥脅不貼席疾且篤輒仰天泣曰我母子
二人相依爲命天苟不佑予獨何生乃割股以進越日而病若失
翁無胞兄弟姊妹故視同堂不啻同胞生則周其急沒則任其喪
其力不能葬及沒而無後者則擇地以窆窆之立後以似續之嗚
呼此其孝友之風眞所謂克承先志者矣至若濬市河以濟行舟

製水龍以禦火患樁死梁涉餽餒絮凍無不倡眾捐貲而身任其勞生平慷慨好義爲人排難解紛而人或忤翁負翁則含忍置之卽佃者負租至累歲不償亦未嘗訟於官其厚德之孚於人者深且久故其生也無不私祝其壽考及其沒也無不悼惜夫天之不憖遺也其治家也寬嚴得中教子若孫或務舉業或習貿遷各責其事故子孫雖眾絕不與門外事其式穀有素焉翁素嬰鏢九旬後體益豐腴白晢如童子沒之前二日夜將半忽衣冠起坐集家人而言曰汝等好爲人予將逝矣遂瞑目不語問之僅點首不言病亦無病狀如是一晝夜而沒沒踰時仍兀坐不動如佛氏之圓寂然蓋其來有自也翁生於康熙五十年六月十三日沒於嘉慶

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九十有四太學生疊遇 覃恩賚粟帛
榮加七品初配沈繼配費生子四棟坡松垣桂堂柏城孫十曾孫
五翁之壻翔鶴張君與余交久曾以明御史馮明玠所著翁高祖
傳屬余補書以壽諸石余卽以翁刲股事跋其尾故知之素詳今
復彙其行狀而求傳於余並乞書以勒石余不敢以不文辭而允
其請

右家傳梁同書撰

臧禮堂弟凡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鱣君次叔季岷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庸每受經人一已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長簪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痿瘡冬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既溫復潛起三歲不閒未嘗令人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熬之火薰日盡煙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

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恆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既卒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蝸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值母病甚醫謝不治君日視婦令先寢外扃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揜是夕有小婢窺見君持所佩削畫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銚長跼若有所祝母服藥日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歡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醇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匿不諳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慙而君率性行之中於倫慮伯兄庸舊名鏞堂至是

改今名君作書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不定字號太多反致岐惑仲兄嗜億錢泣涕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僮朗誦婦竦聽畢乃合昏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雠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而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妃泣請之乃睦君卒於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謚君曰孝節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尙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六卷君之歿也大興朱相國

作誦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爲本學爲末故著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右墓表焦循撰

武進臧氏有孝子曰禮堂字和貴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瘵畏寒惡火和貴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肱禱而母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卷苟有益於親之事必忘身而爲之也苟足悅其親雖筵衆不顧也和貴與兄庸皆好學博聞尤精小學善讐校爲四方賢士所貴而和貴不幸年三十而死桐城姚鼐嘗識庸聞和貴之學行未見

也今以天下悲惜和貴之情乃爲表其墓云

右墓表姚鼐撰

大哉孟子有子之言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必自不好犯上作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之道粗之爲鄉里自好之士精之至於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是以二帝三王首以爲教 聖祖仁皇帝廣諭十六條首曰敦孝弟以重人倫也民俗積玩民心日偷孝弟之風日少奸詐日熾士不能爲之表帥不務躬行而顰帨之工以時義弋科第而已其賢者乃敝精神於辭章訓詁獵其謏聞動眾自謂所學遠跨宋儒而置身心倫紀亡何有之鄉家庭之間至不可問朋友無責善之道鄉邦

無清議之風以長傲詭隨之習出居民上親民者不問民事立朝者不分主憂皆不踴本於孝弟之故此吾讀臧孝子行略而惡焉自媿遲之三年乃爲立傳也孝子名禮堂字和貴行三武進人玉林先生琳之元孫諱繼宏之子原名鏞堂改名庸者其伯兄也始余因廬抱經學士識庸庸好學深摯願爲余弟子飲余酒得見孝子時孝子年十四五耳庸取其校訂論語一二條相示余甚異之以後不相見既聞阮梁伯爲經籍纂詁一書延庸及孝子襄事孝子時居父憂以墨冠入局同事者以爲怪余聞而益異之後六年庸在都門孝子過余枝園言往杭州將謁阮梁伯求館地余但見其恂恂如亦未深知其孝也旋聞孝子死年才三十余爲庸傷之

既庸自都門歸以孝子行略見示余乃自恨不能知人覲面失孝子孝子年未冠毅然以孝弟自任年二十娶婦謂教婦初來初來莫先於甫下車撰七言辭豫令女擯誦習婦至女擯朗讀之俾正立恭聽伉儷間無私暱之愛相牽制一家感而化之數年後因婦不得母歡不入內約三年無過仍和好否則不爲夫婦是年十二月其季弟配婚婚之夕配謂孝子曰嫂已知過而改矣今夕兄嫂不同居配未敢有婚期也孝子感其意至五鼓乃扃書室入內先是其父謂族黨曰禮堂吾孝子也庸自楚中歸謂庸曰三兒善事我我久病微三兒病不可爲矣言之泣下父畏寒潛以體慰衾不使知數年父卒哀毀骨立謹藏卮匱几杖祭則設之熟復崑山徐

氏讀禮通考父卒事母尤謹冬月解裘質錢借藥工鑪火七晝夜不絕成桑膏愈母風疾侍母不離左右或之親串家隨與奔走至則檢點飲食及凡所需者母歸仍隨與奔至其從母曰三甥豈男兒吾姊一孝女也母飲食嗜好有失宜者卽諫諫不從卽泣泣未已仍舞躍言笑於前孝于父本以廢貯鬻財爲業生計在店孝于父卒之年庸人都命季弟配司其事而歸時折閱一旦敗露庸聞不勝憤札示諸弟欲獨居孝子與庸札其略曰吾兄在外一載相距三千母老有疾宜眷戀不已乃來札惟聞一腔怨憤之辭禮堂頗有感焉足將以此化室中耶抑爲室中所化而然耶易曰所由來必有漸如此則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何所不至卽不

欲如其流弊必使妻子如是刑于寡妻此等原煞有難處出言不可不慎出乎此則入乎彼中無立腳處配司事不及一月發店中虛實此有何非況先考去世母命兄清理家事乃不能鈎考處分得宜而至瀆敗則怨誹如此日引月長漸卽於不孝不知矣禮堂不敢不告不告則爲欺兄顏氏光敏家誠云刻意孝弟反致責備無已動心忍性正在此時一不能制前功盡棄猶然一庸俗人也數語盡善兄孝弟人也其念之庸讀其書引咎自責兄弟益和母病詣東嶽廟私請減年一紀益母母病愈越五年而孝子歿年三十耳豈神如其請所爲耶抑其命也曾致書規庸言不當遠遊又君子已孤不更名不應更名次兄某嗜博泣諫不止晝夜相隨

雖如廁亦在側兄感而約弗敢犯居無僮僕米鹽薪水親操之其志潔其行苦故其鄉私諡曰孝節先生庸又曰孝子固欲以文章自見者也孝子素受業於庸閱紀傳及所聞孝子孝婦悉錄之自丙辰至乙丑成百餘卷據黃公紹韻會舉要重輯說文繫傳十五卷刺取許氏引諸經爲說文經考十三卷摘錄玉林先生尙書集解按語爲尙書集解按六卷爲三禮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刪補吳江嚴豹人輯左傳賈服注三卷南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考二卷增訂陽湖孫淵如倉頡篇三卷增補庸所輯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記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卷愛日居筆記者記奉母時瑣事愛日居者取法言

以顏其居也與兄書曰禮堂年三十矣一欲盡子弟之職隨所處之境爲當然之事一欲成著述之業稍求所知立名後代而皆未能孝子所爲書雖或成或否或醇或駁年三十而至四十種數百卷之多可謂窮矣然孝子所以壽世者初不在此而在彼也然余必盡錄之於篇者亦欲使天下後代知孝子年止三十食貧茹苦事親左右無方疑無暇日親文史而其三餘不輟著述所成勝於旣飽而嬉者不翅百倍且絕不以自誇詡今有不孝不弟爲勦說欺人稱名士者聞此亦可以旋其面孔矣孝子生乾隆丙申卒嘉慶乙丑繼子某

金壇段氏曰孝子之行誰則傳之其兄庸其弟祀寶傳之其兄庸

痛之乃取孝子致兄諸札著於行略刻之以彰其美嗚呼非獨孝子之事今人所難乃其昆弟亦皆孝弟人也往往有昆弟中一人行善而他不同志且嫉妬而誣毀之者矣何臧氏之多賢哉然非孝子之誠足以動人亦安能感化如是故志堅而行果無事不可成浮沈以僅免惡名者無與也往時吾邑有虞鳴岡秀才兄弟三人相約治家不聽婦言亦孝子之用心也孝子割肱以療母生不自言死後眾見其創痕乃大白余以爲割肱在他人亦可謂孝在孝子則非其大端也

右傳段玉裁撰

臧禮堂武進人和貴其字也學於兄庸喜許氏說文學謂世行小

徐本轉寫爲異或據大徐補之益失眞謂得熊氏韻會舉要所引小徐善本乃重輯說文繫傳十五卷又刺取許氏所引諸經爲說文經考十三卷其爲儀禮今文多誤字據說文考正之段縣尹玉裁王庶子引之皆歎其精確也高祖琳康熙間以經學名世謂之玉林先生所著書甚富禮堂少從其考讐校之精甚考亟稱之其他自所校正經傳皆有成書又嘗錄傳記孝子孝孫孝婦諸節行爲書百餘卷蓋不獨專志文字而欲以力行見者也事父母至孝母疾嘗割肉和藥進之而母愈執親喪動必以禮初娶婦日爲七言辭教之乃合卷其責難於兄庸爲書數百言寄之其言躬自厚而不爲怨誅乃足以感人可謂得善處家庭之道者也阮侍郎元

巡撫浙江嘗延之修經籍纂詁其後至階州校淳熙本左傳遇疾卒年三十其兄庸與鄉人私謚之曰孝節先生

陳用光曰世之爲漢學者咸訾宋儒汪學士廷珍爲余言慎修江氏闡述宋五子之言凡數十卷世未之見也願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江氏非能尊江氏者也夫人之力學爲名高耶行不若宋儒而訾之以爲名烏足以言學和貴孜孜治章句而嚴取與敦節行能自力於家庭可謂得其本矣志未竟而遽卒悲夫在東哀其弟博求人爲文以紀之以屬於余傳曰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和貴之賢以在東之哀而益信

右傳陳用光撰

臧和貴名禮堂以字行江南武進人高祖琳治經精兩漢學卽世
所稱玉林先生者也父繼宏有隱德和貴爲人肫摯不苟言笑事
親孝臨財廉非其義一介不取居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笑
不見齒母病割肱肉瘳之兄庸博學有聲師事盧學士文昭學士
稱庸校書天下第一和貴師事庸庸之楚和貴師事錢宮詹大昕
業益進所與游皆東南知名士時段大令玉裁丁廣文杰孫觀察
星衍皆宿學負重望不輕許可願交口善和貴名亞庸謂之二臧
云阮撫部元爲經籍纂詁聘庸總校和貴與焉後撫部校勘十三
經再延和貴以母老辭踰年邢大令澍復以校經聘留三月遇疾
歸疾且革語季弟祀曰柰母何遂死時嘉慶乙丑歲也年三十無

子庸在京師聞而哭之哀私謚之曰孝節先生和貴善著書慕古
孝子孝女孝婦事作孝傳百三十卷又纂尙書集解案六卷三禮
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補嚴氏蔚左傳賈服注三卷說
文解字經考十三卷南宋石經考二卷增訂孫氏星衍倉頡篇三
卷重編說文繫傳十五卷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卷鄭氏
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六
卷

嚴可均曰以和貴之孝行卓卓矣而未永其年惜哉然著述等身
聲施藝苑亦吾黨之榮也彼沒世而名不稱者可勝慨哉

右別傳嚴可均撰

武進臧處士名禮堂字和貴與其伯兄名庸字用中者並以博學聞於時藝林稱爲二臧卒時年三十伯爲撰行略循眾議易名孝節高祖玉林先生當代儒宗著經義雜記等書行世父諱繼宏多潛德孝節君善承家學內行純篤父久病禱祀不懈冬則以身溫衾父嘉其孝居喪哀毀骨立三年不入內未見笑色母攫危疾迫請於神減算一紀以延母因刲肱瘳之家貧躬操作竭力奉養孜孜膝下不忍離故顏其居曰愛日因以自號焉初娶婦作孝順詞令女債宣教始成婚後因婦違於母絕不與同室久乃化勉從母命復完兄弟四人誼敦友愛少師事伯兄敬愛彌加然有過輒規誠無隱仲兄嗜博諫不聽則日追隨之並約至父墓立誓弗再犯

乃已伯應京兆試聞仲蕩產致家累不支寓札切責辭頗憤激孝節連陳二書歷引經史往蹟勸諫纍纍數千言胥出於至性伯因而感釋舉凡爲季弟謀安全者亦無微不至要在兄弟和龔得順乎親斯慰矣未冠通經學精校讐遊嘉定錢少詹事大昕門詹事亟稱之浙江學政阮公元聘理經籍纂詁會丁外艱來寓湖上阮公三顧輒持服避之許冠墨纓乃進使院其後阮公撫浙校勘十三經復致聘以母老辭嘗與伯約一子負米於外一子視膳於家遂篤志侍養疾革屬長嫂季弟善事老母母撫臨猶含淚注視戀戀不忍舍居恆樂事撰述著古今孝子孝女孝婦傳說文解字引經考南宋石經考三禮校字春秋注疏校正拜經堂書目愛日居

筆記共數百卷又輯其高祖所撰尚書集解案若干卷可謂學行兼優之君子矣乃不永其年何哉莊子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觀孝節君平生事親烝烝色養不離左右是真能以愛孝者乃復持躬狷介好廉自克律以徐仲車之諡當矣昔後漢楊引敦孝行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具奏卽旌其純孝今孝節君至德絕俗鄉邑籍籍傳誦當世能文者又爲之表揚非異日舉旌之嚆矢耶茲讀孝節錄無任忻慕謹別爲紀略藉以勵世云嗟乎孝道之難全也以著聞孝悌廉正之願愷仕吳遭父喪孫權贈布衣一襲強令釋服竟割義聽命空懷悲戚無怪後世變服從公者比比然也豈盡屈於事勢耶夫褻之爲言摧也明孝子有摧傷之志

也古先王稱情立制故練服禫服之變除率定以時序之差有子
既祥而絲履組纓記者議之以爲蚤乃世人違禮變服恬不知省
孝節君爲踐約入耕獨持服不變阮公竟從其請何嘗爲事勢所
屈耶噫學行兼茂如斯人者求諸古今恆不數數觀已

右紀略章甫撰

席慕孔

三水縣賈村席慕孔年四十餘乞食事母卅餘年矣嘗娶妻生男子一歲薦饑田數畝盡鬻其妻怨貧日甚求去慕孔毅然遣之夏秋農事迫則助鄰耕穫取食奉母冬則乞食以養一日乞食貢士王太沖家新歲五六日也隔門見貢士持餅出授己喜謝曰先生惠我因候貢士起居貢士常客遊授經不知乞者爲誰其婦曰此吾鄉席慕孔也慕孔雖爲乞事母孝君取饌更與慕孔可歸啖慕孔母貢士笑從其言自是貢士始識慕孔賈村喪家召客以餘羹飯散眾乞眾乞各負牆坐啖肉貢士見慕孔歎肉清命其子亦但飲清曰肉可歸奉祖母食子幼弗敢違貢士由是始信慕孔以乞

養母貢士惻然爲余述余拱手而聽是日嘉慶十年七夕余適讀
宋景濂杜環小傳常伯章兵部主事之公子也父死九江家破其
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由九江而安慶由安慶而金陵不爲乞
者幾希幸杜環夫婦俱賢敬父友之夫人母事之十年餘環遇伯
章嘉興令速來省母半歲乃至未久辭去不復顧嗚呼世有常伯
章復有席慕孔異哉雖然伯章異慕孔不異也伍子胥以烈士乞
陶淵明以高隱乞明太祖以潛龍乞彼固千古人傑也慕孔何敢
擬萬一妻可去子可餓母不可枵腹持杖赴人門慕孔亦云能母
其母矣受趙盾之肉歸以遺母彼宦游者不如慕孔十餘年之乞
以遺母出於農夫尤摯且久矣貢士以余業文久請作傳余文不

逮秦中先輩貢士之請未可虛乃作以付之貢士名賦都太冲其
字也通六書與余善

右傳岳震川撰

國史編年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王芳泐

君姓王氏諱芳泐紹虞其字華亭人年十一父歿知哀既長以醫自食意弗屑也暇輒誦小學近思錄矯然有志於宋儒之說然少故不讀書時過而學苦志厲行遂病咯血又困瘡瘍紹虞若不自知其病之在體者有至性母病割左股和羹以進越四年母又病又割其右股以進母卒不瘳而紹虞創巨哀毀骨立終喪死矣時嘉慶十一年八月某日也年三十三無子將歿謂所親曰學道以操心爲始操心以主敬爲先死固命也無足悲者烏虜紹虞旣知求心於主敬而一再割股以孝殞生何爲也哉自古聖賢設教皆先以博文而不立道學之名固慮夫後世有篤志而弗學者其中

所苑結如水焉積而無導其究將蕩決而不可知也然紹虞之死
可悲矣紹虞既耐其祖以葬余爲書其事墳版系辭焉以哀之辭
曰

夫豈忠孝有不可爲兮將蹈道而之死雖之死而卒靡悔兮惟徇
心於一己儀先士之好修兮必考祥於所履無傷生以爲孝兮矧
又從而隕祀何夫人之專專兮欲矯世以孤起哀一逝其永絕兮
指遺邱之在此後有過而弔之兮尙援義以求是

右墳版文王芑孫撰

趙維枚

趙維枚無錫人父仁淵年五十始舉維枚性至孝母疾思食鮮蘑
菇不得因上惠山頂尋之力倦坐石上旁有白如靈芝者鮮蘑菇
也聞者異之母既歿方議葬適鄰火延及人怪維枚不出火光中
見維枚跪棺側號慟言欲與棺俱燼眾憐之迺共冒火舉棺而出
嘉慶十二年有司表其閭

右傳秦瀛撰

三十三

三十三

趙盛朝 子安松 雷震遠 鄧長智

趙盛朝字興昌湖南芷江人少隨父往雲南遇賊劫執其父盛朝
亟請釋首搶地流血賊孝而許之父母卒數年遇忌日莫不哀慟
若新喪年八十五卒長子安松貢生亦以孝義稱嘗買常德聞父
病星夜馳歸至界亭遇虎安松泣祝之虎遂去往龍溪道拾遺金
坐待主者來驗而還之嘉慶中盛朝父子及同縣楊熙業均以孝
義 旌又雷震遠字敬亭東安人父大祿乾隆中客死雲南震遠
始七歲貧不能自存母唐氏紡績供給勉令入塾震遠晝出拾薪
奉母炊夜乃讀書穎慧過諸兒胡開文者名諸生也招從學命同
舍生資其食日讀有程唯月有六日課文震遠則假歸爲母樵春

往來道路閒而文成思深語幽不入時俗累試輒屈知縣安佩蓮
首錄其名送提學乃得爲附生母喪遂不復科舉與弟徒步往雲
南求父骨居人無知者逆旅一少年自言爲文白珩與震遠語洽
然文生出輒數日不還還或數日臥不食震遠異之不敢問也久
之謂震遠曰我知君誠孝子今示葬處勿言歸骨也震遠泣拜文
生促急裝行數十里指一冢曰此是矣震遠疑焉文生日墓上仆
石當有題字掀之其文曰湖南東安雷大祿墓震遠悲喜再拜起
則無人矣大驚異急標識之循途歸問其弟言文生早遺襪被去
寄聲謝兄而已乃告主人擇日還柩俄而苗寇起所在奔竄雷雲
南三年艱厄瀕死道塞不通乃潛往墓所封樹立碣而遷貧益甚

又以神人言無歸骨疑父魂樂彼土故不復往隱居教授以道義
訓助童孺皆敬禮之鄧長智字若愚新化人父勝遠名諸生母劉
氏長智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勝遠投徒資湘間一日攜其幼
子長信往益陽而畱長智在家侍母長智方十一歲長信才七歲
耳而不使其母知劉氏愛幼子甚疑其死匿不以告也勝遠既去
劉氏驟得心疾朝夕撻長智夜則蹲伏牀下畫數困以薪水之役
備極勞瘁迫勝遠以長信歸劉已茫無知識矣長智大慟朝夕求
醫藥禱於神不愈劉益以疴病不良於行乃盡廢所業日與其妻
李氏左右奉侍背負出入夜則更相守如是者十九年母卒長智
哀毀骨立遂得肺疾終其身不瘥長智剛直尙氣喜雪不平所居

四書子月身石不卷二

三

之鄉終長智世無有強弱相陵暴者早歲於信陽道中買一僕既成券其母哭之痛卽還其券而不以告人卒年七十八

右傳李元度撰

葛護成

楊梅村方伯與先君爲同官乾隆癸巳余謁之於安慶屬余作旌
孝駢語凡十餘人皆有聞雷泣墓事召吏問之笑曰自康熙朝來
不下數百人皆如此此例也余曰孝思無方可以言例耶一友在
旁曰是可謂雷同矣有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論百行者莫先於孝
惟上天怒起百里之震驚作嬰兒號釋九泉之恐懼喪明者厚於
慈掩聰者薄於孝生無樊重之避石室空存死有蔡順之悲荒廬
長守弟子深情尙聞聲而多感椿萱恩重甯入耳而不悲人亦哀
之天非怒也可鐘鼓以寫其聲當旂常以著其孝等句方伯大喜
今三十餘年矣徐甥峻請作葛孝子傳有泣墓事余辭之旣而思

之古今至性相同晉之王裒已在蔡順後不可以百疑而廢一信也向之數百人孝同事盡同人疑之茲之一人事同而孝不同人疑者信之信則不可以不記也孝子名護成潛山甲戌衝人父飛鴻病曾刲股和藥父歿事繼母孝家甚貧傭工以養日具薪米求同居人代炊夜必歸有肉必遺母古稱皖田肥美今則人浮於田有耕地不遠數千里挈家赴之所謂棚民者安慶居其半閩母前夫子耕於商州負母赴之擔臥具行數十步寘於地回負母至擔所再行遇羊腸路則數步一止蓋徑轉則目不見恐臥具爲人持去至商其同母兄以母再適殊不顧又負以歸人一日程護成行三四日也比鮑出之籠盛更苦矣而絕無怨意無惰容習勞力壯

備倍他工積錢走問大庖今貴人食何珍物庖斲之曰子請縣官
耶曰以奉母庖人異而告之且授以烹飪法市少許母食之甘問
其名護成不能悉對也久之母死母性畏雷乃廬於墓次以護之
雷動必哭雷止哭不止也每雷動附近人必曰此葛護成哭母時
也或走視之則正哽哽咽咽淚下如綆糜三年中時時淚承睫見
老嫗過則失聲曰吾母何不存也昔賢笑不見齒猶笑也茲則頰
未嘗緩矣余離鄉數千里日日思歸他日歸訪孝子必有異聞勝
聞於人余雖老尚能寫護成孝狀也

右廬墓記熊寶泰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汪良緒

孝子姓汪氏名良緒字續武吳江人世居城中其父邦楨以好博破家母張氏直諫忤意爲所逐孝子日夜號泣求返其母父怒遂並逐之於是奉母至平望之戰河依其妻父王某以居久之父窘困不能自存亦求依其子初汪氏本素封張亦饒裕母雖被逐尙私攜其匱中物值數百金孝子爲置田四十畝以供養饌至是父又盡斥去其田乃貧無立錐惟賴孝子館穀以養然孝子奉事惟謹卽與他人言未嘗一語以父爲非也暑月多蟲爲父置帳輒齋之以饋博進孝子撤己之帳以與父父又齎之如是再四孝子無如之何則亦裸臥飽蟲晨起蟲跡斑斑然徧其體其妻欲爲假帳

度夏孝子蹙然曰吾父無帳吾其忍安寢乎其母抑鬱多病孝子親侍湯藥未嘗稍離母歿之歲適館他所聞母疾作亟歸而河冰合舟楫不通徒步數十里值津渡處履冰而過見者皆股栗蓋急於視母疾不自知其蹈險也其居母喪哭泣無常朝夕則寢地不脫經帶雖寐必屢覺覺則連呼阿母不止鄰人聞者皆爲流涕如是久之遂以毀致病未及終喪而沒沒後人視其枕則以麻布包土塊也臨沒前一日招所親至屬以盡賣書籍葬母而深以不得終事其父爲憾云孝子沒時年二十有八無子一女尚幼孝子能爲詩及古文有遺藁若干首其友方謀梓行之

顧汝敬曰余於汪君生時未嘗相識沒後聞其友沈穆庵述之如

此余謂是處人倫之變而卒不失其常蓋古王祥解包之儔而所
遭尤不幸者也方欲爲傳或謂顯其父之失恐傷孝子之心然觀
方望溪集中武商平墓表徐詒孫哀詞皆有與是相類者文章之
事信以傳信無所用其諱也遂成此傳亦冀吾文得附孝子以傳
耳

右傳顧汝敬撰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王太

王太荆溪白泥場人少失母而父以盲廢家貧無產業刈薪樵賣以給父食人或謂太宜娶妻冀生子續父後太曰吾力僅可給吾父食畜妻子非吾力也卒不娶已而其父死斂葬畢太告所親欲死父所親止之太曰吾父生時不能一日離太太卽不死孰爲事吾父地下者卒縊而死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之三十三

三

張高曜

張高曜字三元湘鄉人本農家子而商於甯鄉因僑寓焉蚤失怙事母不離左右或外出道雖遠必窮日之力以歸寒夜則溫衾暑夜則倚榻而扇動輒達旦使母忘炎歊之苦母病和衣臥側一夕數起洗滌穢惡絕無厭怠如是者四年母既沒遇生辰忌日必得親所常嗜者而薦之平時卽山肴野蔌未薦不敢先食其孝謹類如此甯邑人士咸敬重之

右傳黃楷盛撰

曹垂勳 戴寶光 周芳容

曹垂勳字莘耕華亭縣學生父上林乾隆閒充軍烏魯木齊勳徒步省父行一萬三千五百餘里屢經危險過九道嶺墜崖死復蘇折二齒在華亭自七月擔糞十二月始抵戍所父老矣比至留侍一年卒乃裹父以繇藏木匣入嘉峪關關吏疑焉痛哭訴以故憐之乃釋入到家鬢髮盡白家人不識矣上林之罪以其友夏某事緣坐而得獄將發上林勸之避某地夏以告其二子長子東安掩耳不聞父去曰今我實不知父所在官問受嚴刑不慮洩言也次子西藩從父行見執四方號救不得斷一指於獄門以志痛一女在家聞父抵罪不食泣血皆以孝行有聞於時

戴寶光號春園郡學生父噫游幕廣西沒於忠州光不能爲萬里之行積六年教讀館資得附舟抵桂林省城計程五千餘里矣去忠州尙三千餘里資竭又就館逾年至忠州萬山煙瘴其父柩厝州之觀音堂後土涇將朽用木箱收骨又無資不能行土知州黃氏畱光訓子又逾年經烏蠻灘船碎光抱骨箱跳立灘心石遇救免下昭平峽旋渦不測恃緯以行忽斷飛湍數十里竟未觸石越日得過至桂林資又竭以骨箱寄僧寺復求館凡八年始行出陡河經長沙湘潭洞庭屢遭橫風船又幾覆光在船骨箱置身旁夜以箱繩縛髮臥有變決意抱父骨同葬波濤其去而歸也勞瘁凡十餘載始克於嘉慶十四年舉其父母喪合葬貧未娶在廣西有

妻以女者辭曰以有室去館資致父概暴露於外罪益重眾願不能強之及歸父事辦囊資亦盡且年過五十矣無與爲婚

周芳容字鐵巖華亭人父文榮客死歸州芳容年十四及壯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附漕艘賣畫京師爲游楚計遇父友爲作書歸州吏目訪求父骨及臨淮而病旅主將昇至頽廟旣知孝子不忍昇久之病愈困甚步行過頽上鄉人官於頽周之復具衣囊自頽經商雒黃麻閒巖嶺千餘里車馬不通滑縣奸人伏莽道梗處無旅舍芳容倚樹宿風雨至淋漓達旦又嘗夢中驚覺有蛇穿袖出又夜行山半猛虎遮道投身荒塹赤腳行石齒中踵決流血地名往流集者挺刃相劫芳容倖免出山由漢口過宜昌幾沒

江中抵歸州衣食皆盡持書謁吏目徧訪州人無知者老役徐某
避亂居巴巫間一日忽至曰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導往荒
山亂草尺寸求之不得次日復往忽見片石半出土石字周文榮
云云告本州牧啟棺割臂血瀆骨深入不流乃次第加纊裝囊官
於歸者賻之負骨歸葬同時有髀某者市買也鄰火號眾舉其父
柩眾先爲舉賈貨辭伏父柩哭火及喪帷矣眾感奮爲舉柩並辭
出之

贊曰孝庸行也非幸所遭發爲奇行危苦亦至矣宜爲世所亟稱
焉而庸行之孝余文所見不多於諸奇行此可歎也曾有鄧有祺
善事父父衣必鮮父食必旨日以百錢奉父俾散遊爲樂父色不

愉必跪請何事不愜父食少損必跪請何體不適父極老壽以無
疾終奇行諸君當聞之而尤悲矣

右三孝子傳欽善撰

醫學博士 矢野龍溪 著

五

魏興

興安新城城隍廟旁有孝子曰魏興父成祥母張氏生二子長魏興次繼宗成祥早歿皆充武鎮營嘉慶二年繼宗戰死龍王溝興以母年將八十貧不能娶妻遂退伍樵傭以供母嘉慶五六年間歲凶斗米過千錢嘗易米爲母作餐而私食糟糠腹常不果今興年六十九無以養拆屋半間賣瓦木易米又賣屋後柑樹安康廩生張鵬翼聞其事欲親見狀屢訪之託言買柑樹將入門興阻之曰老母尙未起令鵬翼從牆外望見焉入門炊爨了無款曲鵬翼往新城每日自塾歸過其廬輒私窺之見魏興侍母左右扶持問煖寒如孩提狀因問其鄰童子魏叟與其母日何食童子曰興喫

包穀麪其母所食麪麥也鵬翼既聞童子言訝興日不識丁人方
厭其聲懇事母乃能如此方其壯年能樵傭易食今年衰不賣屋
樹何待賣屋樹後又何物奉母耶恨無以助之知府上元葉君六
菴任鵬翼上書言其事請以粟周之且曰魏興非受嗟來之食者
鵬翼此舉似越俎然知而不言心耿耿不釋昔王心齋求巡按御
史徐芝南充惻隱之心以振民飢古人已先我行之矣葉公孳孳
善政惟日不足者欣然從所請每月禮賜之粟繼又捐廉爲之區
處作久長計使興母子飽餽以爲常余去年始識鵬翼佳士也請
作魏孝子傳不請余猶將訪錄矧請耶時嘉慶十六年六月五日
也

論曰小惠不能及遠惟貧賤之士志存愛物者爲之雖簞肉匹布非陋也若夫諸侯連率之任屬城仰愷澤者至四五千里所當爲者大而遠區區惠一二人眇矣吾友健菴葉君任郡丞十年髮白齒落乃擢太守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每覽前代名臣政績往復流連津津乎高山景行之慕屑屑焉救一二人之貧窶餓羸豈君素志哉今獨於魏興乎不憚煩以勸孝也以厲山南之爲人子孫而苦貧者也

右傳岳震川撰

臣等謹將各款開列如左

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三目錄

孝友十九

錢伯垞

浦恆

洪永發

戈小蓮

徐守仁

龔良星

蔣雲安

黃崇階

朱有合

張應舉

鄒彝

范仲光

湯淵

江盛照

竹林矮子

陶雙喜

唐際華

劉攀龍 欽浩生

管近德 陸士進

孝瞽 孝啞兒

潘周岱

戴兆萃

樂太希

繆季

程永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孝友十九

錢伯垞

君諱伯垞字魯思自號僕射山人曾祖安世南和縣知縣祖枝起
歲貢工部營繕司行走父勳著國子監生母莊氏繼母高氏君
未成童卽孤露力學以至於有成敬幼聞君名後遊京師與張惠
言皋文交始見君之書若詩書學顏平原李北海詩學杜陵兼學
誠齋石湖有傳君捐館者張皋文曰魯思必不死何也魯思事繼
母孝今中歲未有子天豈使之長往傷孝子心哉已而果不死敬

再娶於高君之繼母爲敬妻之祖姑敬妻嘗言祖姑之來君扶輿行祖姑下輿則執蓋隨之嚶嚶如孺子語常日坐臥抑搔之必得喜語方止弟辛才感末疾君在吳中聞之一夕鬢髮盡白辛才卒大慟曰吾何以慰吾母乎後莊太孺人以九十五卒君年逾七十舉三子矣君性邁往多飲酒高步雄視知交徧天下不問賢不肖皆交之然有爲非禮者未嘗與君從叔父文敏公維城享大名呼吸可致人青雲君自少依之歎然自退終於國子監生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五娶莊氏無出子三山簡小晉又男側室潘氏出銘曰

悼行其陳仲弓乎何氣之不可壓也隱節其梁伯鸞乎何與世之

狎也書人歟詩人歟何言之狹也

右墓誌銘俚敬撰

僕射山樵姓錢氏名伯垌字魯斯常州陽湖人國子監生以善書名天下稱曰魯斯先生先生生平所至京師山東湖南北浙江揚州宣歙之間書迹皆徧其處善爲詩好飲酒體貌魁梧瞻視不羣登望賦詩自謂一時豪士先生初至京師四庫書館方開天下寒畯競奔走求試膳錄期滿得以丞簿進身其族叔父文敏公欲爲之地一試不入格先生亦去不屑也先生書初學董文敏後學顏魯公旁及徐季海李北海諸大家旣沈浸數十年復歸之宋四家蔡蘇黃米其爲書若風雨驟至颯然有聲縱橫馳騫頃刻數十紙

放筆豪飲一坐盡暢朋舊親故貧而求飲者輒書與之唯所欲其不合者雖彊之不顧內行篤修多識前言往行事母夫人至孝年逾六十若嬰兒子然娶妻不育或勸置妾先生曰弟有子卽吾有子也何妾爲年及五十弟死其子亦皆死不得已置妾焉連舉三子山簡小晉又男先生年七十喪母夫人精力驟衰喪數畢亦卒所著僕射山莊詩若干卷藏於家

吳育曰余來常州見先生先生年六十矣視之若四十許人善談說酒後述百數十年事往往終日夜或未竟明日復之一字不遺惜乎無有能就而記之者今則已矣悲夫

右傳吳育撰

浦恆

國家設旌門之典以彰孝節之行苟有其人有司以聞朝奏夕報
可用以式靡起懦意良厚也然節婦每歲下禮部者不下千人孝
行數人而已蓋節有年例可據孝則自飭於無人之地非有奇節
詭行足以震炫里閭人恆忽之而有司又慎重采訪不輕信也故
舉之尤難然吾謂風俗之偷由於無所觀感無所觀感則獨行而
寡和不自知其相率而入於浮薄也然則苟有其人尤當思以廣
其傳非士君子居鄉之責與邑東北鄉曰福山鎮瀕海而俗獷悍
浦氏獨柔愿至孝子尤恂恂如不勝衣家貧販於江北一夕心悸
曰吾父殆病矣急航海颶風陡作檣帆摧折前舟俱覆榜人不知

所爲孝子自操舟徑渡父果病亟孝子事醫禱日不交睫者十晝夜封股進之竟獲瘳又數年乃卒孝子縛草墓側日負販養母夜則宿草舍中值風雨嚴坐達旦人多憐之孝子弗顧也孝子年六十餘每祭奉柩捲未嘗不泣下嫁其兩妹析家具三之曰女弟猶弟耳方父病亟時鄰夜火旣延及矣孝子以身蔽父風猛甚火忽越廬而過左右鄰蕩如而孝子家獨無恙孝子名恆字近倫

贊曰吾聞孝子父士瑜善事母數歲時侍母食日止粥一餐士瑜食故緩所持實空器母察而憐之近倫之孝有自來矣荒江僻澁禮義之教所不及浦氏父子人以販夫目之而已然一門之內獨以孝行相繼謂無所觀感而然豈其然與

右傳孫原湘撰

君姓浦氏諱恆字近倫先世由汴京遷無錫再遷常熟明嘉靖間復自縣城遷福山則君之七世祖英也英生世德始入籍爲常熟人世德生鶩殉倭寇之難鶩生國甯國甯生秉臣秉臣生士瑜君父也自士瑜以上世有隱德韜光未耀士瑜娶劉氏生君君生而大母汪病篤士瑜服賈重洋劉氏抱以侍藥汪指而喜曰汝父母賢孝汝必能昌大門戶吾死無憾矣旣長代父庀家事父病割股以進母疾復割股父沒誓以身殉母諭之始止及母沒以頭觸棺血淋漓漬衰絰慟而絕絕而蘇日三四次而妻王氏竟以哭姑死君之孝能化其妻如此自父母沒後終身素服歲時祭祀必泣見

父母服物必泣聞者莫不感動撫兩妹自少以至於嫁友愛誠篤其一當母劉病革時亦刲股和藥誠孝與君等君之孝又能化其妹如此君嘗句當江北聞親病航海急歸遇風舟覆君獨以救得無恙又嘗侍父疾鄰舍失火將及矣君呼天叩顙血流被地火越其廬左右鄰皆燼而君室獨存其孝感又如此君以嘉慶十八年卒年六十三越二年江蘇督學使者歸安王公以銜給額曰百行首敦

論曰當浦驚殉倭難時一子尙幼宗祀不絕如綫妻葉氏守節撫孤由福山西灣遷東灣家以昌大四傳至士瑜生三歲而孤家中落其母汪鞠而教之嘗病起思粥士瑜煮米得一甌而自持空盞

侍母覺相抱以泣其至性皆有大過人者積德累行以至於君君
敦本重倫好行其德竟以孝著聞閭里爲當道達官所褒美夫豈
偶然哉夫豈偶然哉

右傳王家相撰

洪永發

嘉慶十八年冬平利生員洪昌璉來從余游聞余講洛閩之學獨欣然嚮往而天性沖和寡嗜慾慎言笑尤喜靜坐詢以小學朱子近思錄或問諸書則皆已卒業余心異之居一月忽日晡聞父病輒蒼黃徒步歸去父亦尋卒今聞余秩滿將去乃爲其父乞銘於余余重其人不忍辭按狀君諱永發字伯祥其先衡陽人乾隆九年曾祖諱乾遷居連水河遂占籍平利祖諱紹舜字仲康父諱元忠皆業農元忠生子四君居長少以目疾廢學而孝友剛介出於天性言行動與古合事親能養志嘗語家人曰人能移好貨財私妻子之心以愛其親未有不得父母歡者嘉慶二年遭父喪哀毀

骨立時值教匪之亂倉卒營葬一日夢父臥風雪中請地師覆驗
曰穴有蟻及啟視果然乃遷於白土關之東龍井一日復夢父臥
泥塗中覺而悔曰此必地師誤我也乃自購青烏經讀之足爾萬
山卒營壙於始祖墓側啟驗棺中果有水君之孝思與精魂相感
如此先是君伯諱元正綜理家事臨沒獨以屬君君之治家也歲
入雖豐曾不私一錢昆弟無閒言年四十始爲喪一領每歲時伏
臘家人讌集詳述先人流離播遷始置此田廬亟宜慎守恐子弟
易染浮薄戒以甯拙毋巧甯樸毋華每念艱難泣然流涕使子弟
耕讀各執一業朔望令耕者就塾聽講 聖諭使明大義以三弟
永容天資粹美爲之擇師講業卒得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有聲

庠序君居家以和不加人以聲色亦從不聞有詬諱者然閨門整肅雖至戚不得入閫內雖常言不使聞閫外嘗自書門聯云倫常以外無高達孝友之中卽治平蓋實錄也君樂道人善成人美而遇鄉黨不平事則正言不阿或以素好諷之君謝曰順理則好逆理則不好吾正以承吾好也嘗教子弟云人須是有幾分剛氣方能擔當得住若優柔不決終不濟事蓋其天性然也嘉慶十七年遭母喪哀毀如喪父時及葬穿壙先臥壙中一宿值天寒冰雪積尺餘自是鼻塞音啞逾年餘而逝屬纊時屬諸子喪祭宜守家禮毋用浮屠嗚呼洪君未嘗學問而跡其平生言行卓卓如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君卒於嘉慶年月日年四十有九今年月日

將葬於石牛河之渠扒了妻黎氏生子四伯某仲昌璉邑庠生叔季某某皆業儒女二適某之孫某孫某銘曰

奕奕中皇滔滔連川靈鍾秀毓實產英賢何如不學而儒孝冠百行可範可模剛毅天授冑堂冑構年甫知非云胡不壽佳城自卜石牛之隩窀穸既歸甯家保族

右墓誌銘葉世倬撰

戈小蓮

戈孝子小蓮先生既以毀卒後五年孤子孟博哀集遺翰裝治成卷命其友同郡朱綬曰先府君行誼子知之審乞以一言墨其端綬改容應之潔几展視紙十數番大約燕居時過日之作書二通孟博檢自篋笥度是當日副本也致范三橋書爲先生少作已不屑苟同儕俗以得失爲榮悴讀書二十首語語見道粹然有儒者氣象嗚呼是可以見先生矣先生幼工辭章之學顧不能久離其母每踴省闈恆不終試後並絕意仕進於母側作孺子嬉暇則左圖右史丹槩不去手其讀書之法博涉汎濫歸於身心之有所自得根極至性之地而紛葩滂沛於古人之文其辨儒術尤斷斷嘗

輯大儒傳道錄名儒傳經錄小人儒錄各若干卷本惠氏儒有異同之說而以邵氏宏道錄例成之蓋謂儒術明而後學統辨漢宋之爭可以少息振聾之鐸惜未有能行其書者方乾隆嘉慶間吳中士大夫林居者眾能以文章倡後進僅一二見況其他哉先生獨於荒江老屋之濱好學敦行窮年著書以明人道之本以別君子小人是非出入之介宜不樂爲並世所知而用心之隱亦非號爲學子者所及知綬前製先生誄辭謂爲前明王少湖後一人而惜無講學弟子傳其所學職是故也雖然知不知何足爲先生憾先生之書自道所得而已先生之言亦既不負其所學矣非有肫然過人之性而又熟之以聖賢之訓其能視人世閒事無有大於

悅親順親者乎無有傷於一日棄養者乎則以先生全歸之一日許爲獨行君子可也此所以流溢楮素聞者無適非道不以外至之境擾其神明白有之真樂也卷中最後一幅寫齊天樂詞作於甲戌春二月綴於先一年識孟博時拜先生於堂是日命酒古梅花下主賓獻酬日晡而罷孟博首爲本調詞先生歡甚俯同所作嗚呼一十九年電影瞥逝墨瀋未燥墓木已拱孟博孤子承家遇益坎塲是又撫往事而太息者矣夫沃土之材枝凋幹實窮冬雪寒五穀乃孕未有潛德之後久於阨塞者孟博能讀父書所宜勉勉焉弗自廢棄修儒者之業以俟時命之至庶足慰先生於泉下者矣先生所著有半樹齋文行世餘並藏於家

右遺墨記朱綬撰

右遺墨記朱綬撰

徐守仁

嘉慶甲戌春潞河白洗馬鎔督學安徽慕士吳秋舫潮訪知青陽
徐孝子事聞於使者使者曰表微勵俗余職也按試日詢諸生皆
曰信遂表其廬曰至性感人並爲之傳其略曰孝子姓徐氏名守
仁世業農孝子四歲而孤未嘗讀書事母孝晨昏視問悉如禮爲
人備得值則市酒肉歸奉母母呼孝子共食輒以持齋謝蓋不忍
分其甘也母年七十六而終孝子哀慕若孺子旣葬孝子露處墓
側號泣十餘日蛇虺附體不顧也鄉人憐而爲之廬且飲食之孝
子乃並奉其父木主以居有弔問者鏗楮外悉不受旣免喪或勸
之歸孝子曰必俟母過八十壽而後歸於是守墓凡四十有二月

歸時則鬢髮垂一尺許矣使者聞而歎曰吾人自束髮受書少而負笈長而服官大抵奉親之日少而違親之日多及抱恨終天又或牽於塵累求如孝子之盡禮者終不可得乃致父母有富貴子不如貧賤子可勝痛哉

右記余金撰

龔良星

什邡孝子龔良星者監生龔啟運次子啟運一生好善妻汪氏沒
適三子繼妻夏氏視三子如己出啟運沒三子編笠養母嘉慶十
九年秋八月母病月餘醫藥不效良星罔知所措中夜密禱空中
持刀割其胷仆地方起再割聞空中大聲說有探盂內不知爲肝
爲血少頃和雞湯以進母服之次日愈妻甯氏察其狀貌異固問
不吐半月餘瞥見刀痕驚告夫兄良修始知其事母與兄相持大
哭鄰族聚觀咸勸慰之於是書其狀以報余親驗良星胷刀痕二
俱橫三寸結痂又其前歲兩次割臂療母病痕尙存古之言孝者
以割股割肝狀生非孝而良星願屢爲之然良星兩割臂人無知

者當其時知有母而已良星固不欲有孝名也良星痛生母之不復見其視繼母蠶然若生母之在其前而已豈非孝哉豈非孝哉良星言貌質樸詢其事容蹙然若不自安次日爲大書孝心切摯四字作扁旌其門扁成鼓吹昇城內外一週觀者如堵送至其家給米二石布一匹退而書之以記其事

右記事紀大奎撰

蔣雲安

永明有篤行君子曰泰垣蔣先生偕其難弟敬亭錦橋產各異母而友于特摯歲辛酉其家所植山茶有一苞三萼之異與其昆弟數適當里中僉謂友愛所致請於邑令龔君爲名其堂曰瑞萼而作詩以聲之於是士大夫始嘖嘖知所謂泰垣先生者先生諱雲安字慕嶠曾祖曰縈旋祖曰向榮邑庠生俱以先生父貴 敕贈承德郎父諱元縉拔貢生歷任常州保定等府通判自先生曾祖以來世有隱德而通判公轉漕江南有惠政去官時旗丁感泣人謂蔣氏之後必昌迨先生兄弟競爽敬亭錦橋皆以科名起家官中外有聲惟先生終老諸生未竟其志然成兩弟之名者先生力

也平生篤倫誼生母張氏早卒鞠於庶母劉氏劉沒先生呈請持
慈母服格於例不果然猶心喪三年人以爲難錦橋官京師其生
母卒於籍附身附棺皆躬之又爲之經營窀穸偕錦橋捫崖歷澗
谷蒙霜雪犯霧雨至手足胼胝不少卹錦橋嘗病先生守牀側煮
藥糜時酷暑畏風卽卻扇不持鑪火炸糞汗淋漓交於頤睫家人
請代其勞弗許也兩弟連歲北上春糧戒行必豫下至襍囊瑣屑
之屬悉手自檢點爲小摺以記行者擔簦就道若無事焉兄弟同
居數十年初不異財衣履器具彼此與其妻孥化之門以內無詬
厲聲蓋其教使然敬亭知光化迎先生至署不數日卽斥去司閹
黠者數人而風紀大肅又以刑曹爲人命所繫每馳書訓錦橋有

云小大之獄期於得情稍有不當雖杖笞微罪亦干天譴切勿存
意見貽殃子孫其精明仁恕如此邑令聞其賢或諮以民間利害
知無不言先是邑有牛戶供春秋祀太牢胥隸因緣爲利戶不勝
擾先生言諸令改由官給值邑人稱便羊巖山腹有若敖之餒數
棺息葬近百年力舉而瘞之又嘗葺書院義塾修宗譜釐祭田救
困濟急無虛歲而心力亦遂瘁矣癸酉之秋錦橋奉命典江西
鄉試揭曉後先生來視於行館握手尋風雨約甚懼是時先生年
未及耆順頭童齒豁頽然如耄耄錦橋回京言及以爲戚余方慰
藉之不兩載而先生竟卒嘉慶二十年某月日也距生於乾隆二
十四年得年五十有七配蒲氏生子二早殤今有子三人皆側室

某氏出先生由增廣生援例貢入太學其加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用錦橋所居官 賜封也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棟之華兮姬室以隆荆之勢兮田氏以窮耕道於意兮種福於躬
雖畝之異兮厥穎其同墓門有嘉兮松柏蔥蔥時流德音兮先生
之風

右墓誌銘陶澍撰

黃崇階

余居距湘鄉不一舍幼卽聞黃公躋軒名孝謹仁厚有萬石君之風乾隆癸卯余伯兄與公子長君齊雲同舉於鄉戊申余又與次君齊煥同捷鄉試又明年同成進士因得數從其昆弟游余官京師次君以知縣遷官中書館余邸舍嘉慶乙丑余奉使入川次君以疾卒於都中忽忽十年所矣去年余奉諱里居公遺孫來弔知公年逾八秩神明不衰方擬他日往謁公一慰平生景慕孰意公遽爾考終耶長君以狀來乞銘曷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崇階字升吉躋軒其別號也其先自江西遷湘世有隱德十數傳至高祖文瀾明鄉飲賓生隸開是爲公會祖 贈文林郎以布衣祀鄉賢

祖輝貢生 贈修職郎父宜惺 贈文林郎其妣皆 贈孺人母
氏曾並以節 旌公生一歲而孤幼奉母訓及就傅日誦數百言
逾歲能屬文甫冠應試冠其曹比院試聞母病甚劇不待試攜僮
踰險歸道阻一溪會水漲橋沒非舟莫濟公號泣呼天祝之有頃
隱露橋影遂褰裳而過僮後至竟不得渡人咸以爲孝感公既歸
母病亦尋愈自是遵例入監僅應鄉試蓋以歲科頻試多違親養
也公既痛贈公不逮養所以奉母者無不至承歡膝下朝夕不離
偶有不怡必愉色以求其故而悅之每遇疾痛侍左右恆晝夜不
寐疾愈乃復寢太孺人嘗語諸妯娌曰吾兒抱孫矣猶依戀如童
幼時蓋孺慕之誠至老彌篤也比母歿哀毀骨立喪葬一遵禮制

終三年未嘗釋裘經人尤以爲難祖先忌日必潔齋以修祀事公之生日諸子肅衣冠拱俟寢門外公鍵戶常竟日不出諸子亦不敢退蓋痛念生我劬勞是以不歡而戚也居城市非公不見長官願勇於爲義有大興作如文廟及諸名祠各鉅工釀資庀材而督率之不辭勞瘁其經理育嬰尤有條貫人稱其善歲歉倡糶困無餘粟戊辰大饑復共籌款接濟城廂乏米並請於官勸諭巨賈買米鄰縣米至羣欲其平價出糶則固持之謂所乏者非錢也今米至無多減價且少且盡姑如市價糶之遠商聞風至價自平矣後果如其言歷任官師屢舉其優行復以孝廉方正舉力辭不應其自視欲然不務虛名若此齊斐任安仁學官誠之曰學官無事權

然正風化端士習其職正不易稱尤宜以清白自勵有匱乏自家
運穀濟之不吝也公之就養懷安也詢得民間利病數事遂諭齊
煥曰慎採守勤聽斷吾不爲汝慮願吾聞邑有四倉其距城遠者
官不能親視胥役保無苛斂乎邑當孔道懷衛二驛馬駝之芻牧
或因緣爲奸邊氓堪此擾累乎汝其勉之齊煥在官民懷其惠皆
公教也書言惟孝克施有政公雖不獲用於世然躬行孝義爲善
於鄉以施於其子是亦公之爲政也齊煥改官入都公遂還里不
復出平居無他嗜暇則以書畫自娛經史外旁及周邵理數軒岐
素問咸洞其術所作詩文不以示人有見其南嶽游草北游紀行
詩集者謂其直偏放翁殆不誣也配石孺人桂陽訓導石某女懿

行別見墓表先卒公遂不娶鰥居四十餘年人以爲義以嘉慶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無疾而終距生於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四日春秋八十有二子五人齊雯乾隆癸卯舉人安仁教諭截取知縣齊煥乾隆戊申舉人庚戌進士直隸懷安知縣內閣中書齊斌齊爛均恩貢生注選州判齊旼廩膳生女二人孫十人曾孫六人以某年葬於縣西鳳音鄉荷塘山之陽而遷石孺人柩合葬焉銘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惟天福善惟孝榮親繩繩內性抱璞完貞高山仰止視我斯銘

右墓誌銘周系英撰

公姓黃諱崇階字升吉號躋軒一號泰垣先世爲廬陵人明初遷

湘洎季世張李之亂寇掠縣境曾祖鄉賢汝華公倡集義旅多方捍禦湘城三陷而三復之賊賴以卻祖貢生新齋公考敬亭公三世均以子孫官 封贈如例公所得文林郎直隸懷安縣知縣之封銜卽公次子齊煥官也公生而孤事節母曾孺人以純孝著節母嘗曰吾兒抱孫矣而猶作孺子慕其不衰於妻子可知矣其應試長沙也聞母病亟不及試促舟攜僕卽發會兩大水漲舟行遲滯遽舍舟陸行半道橫港暴溢橋沒中流非舟莫渡公號泣呼籲有頃見水面若有略約痕遂踉蹌徑過旣濟回視其僕仍奔湍瀾漫也急抵家而母病大愈僕後歸述其事人咸異之或曰孝者天所佑也故無橋而有橋或曰精誠之至雖不見者迫欲見之而隱

者亦見非天之爲仍公之孝爲之也自後公遂以監生應鄉試謂三年一試違母較少也然自鄉試三躋後母年益高遂杜門奉母不少違母歿益無復問名意矣公配石孺人相公盡孝養者二十一年以待姑病致疾不起公亦不再娶人以爲難公教家甚嚴諸子亦率教維謹其長子齊雯以舉人官安仁教諭旣之任公屢以書諭之勛以盡職且無以冷官自廢聞有困乏輒運數濟之次子齊煥以進士知直隸懷安縣迎公就養公察其利弊輒諭以興革之及齊煥改官內閣中書公乃歸里公居縣城非公事不見官長縣有大興作如修葺文廟名祠又未嘗不與歲偶款或倡糶或振卹且或醵金購米而接濟之其居恆好義多類此故爲當事敬禮嘉

慶初元以孝廉方正舉力辭不就乙亥又舉爲鄉飲大賓公好學能文自經史外於邵子之學能窺其奧以母多病恐爲庸醫所誤故軒岐之術尤精所作詩人謂其神似放翁不多作也有南嶽遊草北遊紀行詩集子五人齊雲齊煥官見前齊斌齊爛均恩貢生齊旼廩生

贊曰余論次古人德義至於幽明感格之際微矣觀公之歸視母病渡河一事天人之相與豈遠也哉余與公諸子友善習聞公德而未得一見心竊恨之適年謬廁嶽麓講席士有自湘來者詢公近狀輒深悵望退而自問又增慙赧焉茲聞公歿謹傳其略以志景行云

右傳袁名隲撰

國朝聖訓卷之十九 孝友十九

和蘭語彙考 卷之三十三

三

朱有合

朱孝子諱有合桂陽井頭人井頭宋孝女明旌靖一姑故宅也姑
遭家難貞女身撫周歲族弟雲伯後其父母苦汲掘宅隙得泉因
井之後坊其井曰義井宅其宅曰井頭云孝子爲姑所撫雲伯十
六世裔孫父元載母范氏有兄三人年十四刲股愈母病二十喪
父以艱食與其叔分耕營內母從伯仲居井頭井頭去營內六里
而近孝子且耕且奉母宵必定母寢僕僕道途應晷刻終其母之
身弗衰母卒時年七十有八孝子免喪後視瞿瞿恆中夜涕泣晚
起家倍愴咽痛其父母弗逮也孝子之妻胡氏弗戒於火面焦爛
胡盛年尙無子人或謂孝子納妾泣然曰是與吾共事吾母者忍

負諸後胡爲孝子舉四男相孝子昌其家孝子以居遠伯仲艱數見見必極歡別慘淚如嬰孩然孝子款樸無緣飾見人語嘔嘔人易之聞其事則肅然起敬嘉慶丙子丁丑閒朱氏有事譜牒又會修邑志胥謂孝子宜有述孝子斷斷執不可涕盈眶當是時孝子老矣習孝子者重傷孝子志事乃已孝子壽七十有七而終妻後孝子十三年卒孝子身後族春秋祭其先自靖一姑上下咸頌孝子長生胥永世勿替

論曰子寡出弗獲見孝子數數聞父老談孝子事近始得其委曲烏乎難矣哉天亨孝子遲暮愈以成孝子隗其妻賓敬如鼓琴愛自非與人異而所性弗渝順信休助終逢其吉有以夫

右傳何慶元撰

列明書狀原教切編

卷三百九十三 孝友十九

下

111

111

張應舉

封儒林郎武威張君事親篤孝親疾顛神求代嘗穢別差劇里之士人以比庾子真親沒弟求析產止之不可則與以田上腴者半他器物稱是未幾盡欲析君所有則又與之盡則又與之凡七析而無以食乃授徒自給猶時時與弟共所有弟沒殯乃已故所識劉文洵家富中落而瞽君爲謀居食於審阡瑤函得方療其目復明冬暇立館門外一人跽泣請曰母死矣無以斂君遽脫所衣裘畀之已乃知其母死久矣君曰是屢假貸弱於顏爾不足怪也夫生物者天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仁故聖人視物之與己一本連結而不可離蓋仁之體固然其事雖有至有不至而其心則無閒

其閒焉者必私勝而不能充其仁者也人孰不欲孝於其親願親之所愛弗能推焉奚以成孝斷一樹猶必以其時而況於人乎況於兄弟乎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君者其足以當之君之子澍以嘉慶四年第進士由庶吉士出宰黔之玉屏蜀之屏山所至以潔廉彊毅聞而君數教之以豈弟君所善有真知錄四卷嘗謂澍曰天下無不可安之遇無不可與處之人吾於困勉錄中得之君之學以成其行也如是君諱應舉字聘九涼州府學增生考諱德 贈封儒林郎母臧 贈封安人娶於張 封安人元奮勇將軍吳誠後入明而易姓故無同族嫌君生於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時加卅卒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時加辰年七

十有三子四人澍有兄濂有弟洵漳俱塲女子子二人適孟適蔡
孫二人乾隆五十九年我世父漆林先生主陝西試而澍獲舉明
年澍來京師與儀吉相善也二十餘年矣既稔知君質行而澍屬
之銘墓則敬諾銘曰

惜乎聊乎得時之春式乃嗣人求心於天以引其世年

右墓誌銘錢儀吉撰

鄒彝

君諱彝字明川當明世宗時御史鄒公應龍疏劾嚴嵩奸嵩竟以
譴死直聲聞天下君其後裔也近世遷江甯數傳而至君祖祖二
子長君父曰榕次君叔曰森君叔以舉人爲安東教諭方正能文
事載江甯府志則同之外祖也故同於君稱從舅云君生十餘歲
而父游於蜀其始也閒數歲一歸已而不歸者三十餘年後遂不
通書問君念且痛一日謝家人攜襪被徒步入蜀訪焉至成都不
見見其故人告曰尊公去此久矣問以地謝不知君遂渡桔柏踰
五漫徒步走七月乃至達州初漢諸葛武侯旣卒蜀人哀思如喪
父母其裹首多以白謂爲武侯制服云自漢以來遂相沿不變君

至達州適村民有會事裹白巾者相望俄見一老翁朱纓而至君曰此吾父也已趨前而伏地以父呼其人大驚扶掖既相問良然相持大痛不已遂迎以歸盡孝養者十餘年君生平專爲人司會計甚貧困且未嘗深讀書而頗篤於內行嘉慶某年卒年六十妻柳氏先喪無子合葬傅家山與同祖父母相鄰近同嘗爲記云吾子孫省墓者當併祭君及外祖教諭公銘曰

猗嗟舅氏旣孝而恭如何上帝降以鞠凶始毀其家回祿祝融繼而矜獨備於一躬親胡不知但曰君窮行韜名晦識者甥同萬里迎親於蜀之中誰與媿者壽昌朱公人視爲窮天視爲通鑒此銘刻毋悲幽宮

右墓誌銘管同撰

因月年狀頁改刀屬
卷三頁九十三 孝友十九

三

國朝正史卷之三十三

三

范仲光

范孝子仲光桂陽東鄉農家子天性過人其父母命之學年十八父遘危疾醫禱窮潛刲兩肱家莫知見其慘黯無人色竊危之曰病如此何以處父竟死孝子宛轉眩瞶神支離不自克如欲無生者其母懼失孝子踰兩月召其同學者數輩彊掖之館所孝子重戚母忍涕習所業手掣縮艱上下人靜輒絮泣其曹疑之陽與語持而禮其臂則左右各去肉倍寸赭如渥孝子哭其曹皆哭人始知孝子刲肱也免喪試補弟子員續舉一子終以毀故病咳血年二十五遽沒妻何氏亦東鄉人爲孝子守義撫孤克有立

右傳何慶元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三

三

湯淵

古譏墓誌大抵紀堪厲之績奇偉之節閎博之學三者俱不朽非是弗與若孝爲庸德揆厥行又祇庸行奚以志雖然惟庸也久而愈肫人莫能及則誌之固宜余於講席得張子佩孝廉言同里湯孝子事并持許進士朝何明經忠相二傳來請書碣案傳孝子名淵字渭泉常熟唐墅鎮人八歲失怙家窶甚末由入蒙塾母氏茅紡織備餐君見輒淚下少長因負取資供菽水勸母暫休母曰休不且餒死耶君大痛益竭蹶紆母勤值客至母擊茗屏背呼遞出君惶恐跪地受自傷貧未能具僕婢責己幾無所容年將三十始娶袁氏逾期生一子而妻遽亡或諷使繼室庶奉姑撫兒便君

曰我已有嗣安忍分養母之力兼養婦竟以鰥終逮母歿哀毀骨立時亦稍稍給然嚴冬風雪覆薄衾不肯置褥曰我親昔無之我不敢求溫君年五十八卒先期命市棺仍視殯母之費雖足辦勿增也生平事兄若父同居至老侍杖履尤恪嘗舉宗黨之艱葬者每遇窮獨量賙救深自晦迹目不識字而收道旁遺字最勤蓋天性如此子傳孫某等率循謹守家風考元史孝友傳序有湯文英吳人也郡志列湯之仁正隸常熟君豈其戚屬與余族祖武東公採樵而孝邑人潘周岱爲竹工而孝曩曾詳述焉君本農民後執業僅販脂灑劑之流與樵與工差相類皆非士也願號稱士而轉匙以孝聞何哉爰製銘曰

孝乎惟孝弟於長昆漢時設科兼尙力田君誼克肫在田野間卑也亦尊虞山有穴標此碣毋俾捫過者知蕪湯孝子之骨

右墓碣銘朱珩撰

江盛照

江孝子盛照清泉橫江橋人生六十日而喪父母氏李鞠育之幼有至性家貧不能讀書屢識字業織布兼爲人拾字紙養母營生兩兄質粵東先後客死與寡嫂猶子同爨無閒言孝子年三十餘未有室晝出傭力夜歸臥母榻下疾痛痾養必敬抑搔之涕唾穢溺必親滌拭之母六旬邁危疾昏不知人醫者束手孝子伏榻側哀慟幾絕夢延醫中堂暫面修髯衣冠甚古孝子負母出診視甫切右手曰止疾不可爲也哀懇再四曰爾以左臂與母齧之儻可瘳孝子卽伸臂奉母齧齧未殊而瘳母仍瞑目榻上氣冉冉不絕如縷孝子曰嘻神人教我也取機上刀磨之光瑩如半月銛可殮

髮裂白布裹而藏之中堂神座下家人見之以爲孝子將自刎從
母也搜其刀不獲夜半孝子齋戒沐浴更衣跪庭中焚香祝天願
減十年算延母壽乃出懷中刀袒左手承頤牙齒扎臂肉起半寸
許右手割之作碎布聲唾肉於盞再拜而起臂間微覺麻木亦無
血惟刀痕四圍綻黃汁數瀝而已白布束臂捧盞吹宿火熟之跪
榻前以匙進湯於母喉中格格作響漸乃浸沈而下有頃母張目
曰兒何處得人淺飲我耶病頓起孝子堅屬家人勿以割臂事驚
母母見孝子常捧其臂屢詰之託辭以疾對終不忍以情白母也
後十年母乃沒孝子四十餘始娶生三女五十九舉一子猶敬拾
字紙不衰云

魏子曰余觀古孝子割股養親事疑不足爲孝徒以傷親之心耳
今觀盛照割臂始末其用心抑何至也既療其母又沒齒不以告
非至誠而能如是乎大孝之人不可見如此愚孝者亦何可少也
卒以此延母之年孰謂天道無知哉

右傳魏承祝撰

竹林矮子

竹林矮子黔陽唐公溪人逸其姓家貧傭工事寡母皆出天性一日母與登山忽遇虎撲其母驚而蹶竹林皇遽無措舍薪伏母背大呼虎食我勿傷吾母虎踞其旁眈視良久徐起嗅其體幾徧竟搖尾去及負母歸日夕扃戶戒母勿出越兩月竹林傭於外虎潛入室斃母而去竹林歸不勝慘痛入山尋虎不得悲憤終身

右傳易燮堯撰

陶雙喜

優伶有深知大義者如陶珏卿名雙喜江都人性多伉爽才敏捷侍母最孝凡所得纏頭任母耗費惟恐不得其歡余每放言妄論伊必阻止曰此招禍之媒也卒應其言伊於奉母外其所蓄貲財多周濟貧窘曰同爲世人何忍見其流離也後余以暴戾致愆乃株連及珏卿入獄數旬日夜長號思母聞者哀之因以瘐死亦若輩中之翹楚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圖書集成月令彙編

三

唐際華

唐際華無錫國子生幼喪父見父遺衣冠卽慟哭事母孝會修父
塋與傭同畚築家人至以母疾告冒風雨疾行數十里至家竭誠
醫禱母疾瘳而際華以憂瘁咯血不止卒學使旌其廬曰至性可
風

右傳秦瀛撰

四下言人オイテオ

三三

劉攀龍欽浩生

劉攀龍字潛川無錫人業醫早喪母事父聲揚先意承志聲揚喜
手談一日不可輟攀龍延弈者與父弈每食雖典鬻必具甘旨不
使父知三十年如一日里黨稱之同邑欽浩生懷仁鄉人家貧務
農母陸氏病癱瘓浩生晨夕不離揣其意之所欲母忘痰苦母沒
浩生年已六十餘結草棚宿於墓側寒暑無閒鄉里稱其孝

右傳楊熙之撰

管近德 陸士進

管近德陸士進無錫人皆涇里華氏僕也事母皆盡孝近德妻事姑少不謹輒懲之母病且死稽顙北辰自宵達旦母死復甦士進兄弟四人並以孝友稱而士進割股療母疾孝尤摯

右傳秦瀛撰

孝瞽 孝臣兒

瞽者無錫南里人逸其名磨粉爲業事母至孝竭力供甘旨年至四十餘眼忽復明人皆嗟異以爲孝感又啞兒無錫南里莫宅兜人忘其姓氏生而啞幼卽行乞於市以所得錢養母必市酒脯以供市人憐其孝皆喜施予之母卒每食必祭祭必伏地號痛旣葬日祭於墓見者皆爲感泣

右傳楊熙之撰

國朝正史卷之六十一

三

潘周岱

生傳非古也然昌黎傳坊者河東傳梓人一技之微執筆紀言不
少靳況至行根乎其性者哉余同邑潘芸閣侍讀以其族孝子事
狀屬立傳乃援韓柳之例爲之述曰孝子姓潘氏涇之茂林都人
也家貧世業竹工孝子幼隨父習藝輒身先煩溽而遺父以逸且
易者在家侍養飧必父母食然後食比長事親愈謹亦愈勤工餘
兼力農晝夜弗懈歲卽歉奉甘旨外俸弟食踰己自偕妻子咽糟
糠父創足不良於行每備負而往返積有年迨父老罷廢獨赴工
遇酒肉時蔬則懷歸燂温以進父母疾左右就養無須臾離澣裳
澤滌廁牖恆憂懼涕泣母家銅山山下泉清冽殊常品母病篤夜

半思飲孝子急挈瓶而奔嚮曙已還蓋四十餘里矣居喪旦暮悲號行路皆墮淚先後廬墓各三載墓舍枕林麓有巨蛇憩苦塊傍不爲懾當盛暑蠱蠅交嗜未嘗遽揮扇噫廬墓之舉東漢以來儒者率行之顧多藉立名應孝廉辟孝子一鄉氓天真所發與古若默契異哉旣除服夕必至墓所焚香上燈溯自母喪迄今歷歲十有六雖雨雪罔間偶他適預語其妻加冥貲以奠妻吳氏亦敬戒無違命平時立木主於室供具如生存將出彌蚤起獻湯茗畢乃行歸復然伏臘祭祀依依孺慕或失聲道光辛巳合族列孝行請諸有司費繁競相助旁及異姓此亦足見孝子有以感人之深也嗚呼俗日偷摯情堅力如斯者蓋寡故余特備書孝子名周岱貌

誠樸望而可知臨事毫無苟芸閣云

論曰忠義奮發之事磊落掀天地士大夫至蹈湯鑊而不辭惟孝
爲庸德狃於所暱而報於所褻庭闈內省往往致闊疏故稱孝者
轉出自顛蒙何則誠與僞之辨也孝子竹工耳行誼乃肫然若是
世人或背親覲榮利聞之其亦汗顏乎然孝子非有他奇節隨分
自盡爲之卒難而孝子傳矣余聞竹以孝名者昔晉孟宗母冬日
思食筍宗徧求無獲哭而禱遂生此事婦孺能道之意孝子斤削
之餘或有所感觸而弗忍者耶

右傳朱珩撰

戴兆萃

子之於親凡力能爲者皆分所當爲盡其分斯之謂孝孝乃人子自盡之道非以爲子事親者之名也道失而名有所歸於是有慕名而爲孝者而志盡其道者不計名而人奉以名而或有因名之歸行之孤而轉訝其未當於道者嗚呼天性之漓人道之不著也可慨已旌德畱村有戴孝子縫人也少隨其父以縫衣爲業年十三母歿哀毀異常兒以父故時自節抑每忌日生朝則慘泣踰日事繼母如母旣娶常執業隨父不離左右父病噎孝子亦自減飲食百計求所以療治者弗得則割肱肉糜以進卒不起孝子慟甚旣葬廬於墓朝夕稽顙哭聞者爲之感愴墓距家三里許念繼母

時歸省視止於中堂不入內妻出見但戒以善侍養語無他及居墓者三年矣其情如一日里人時於暴風苦雨中見墓所若有神物來降者又有芝草之異以爲孝德所感云道光元年余來旌德孝子之族有從遊者爲述其事且言族人高孝子之行欲爲請

旌表而疑割臂之非禮將諱匿之余聞而歎曰異哉此縫人也率其真性以盡其子道者也夫焉知禮夫何背於理過中失正之議豈所以論縫人也耶以孝名非孝子意無名亦於孝子無損獨聞善不可以不揚又或者之疑有不容不釋者余故爲之傳而論之因以明道本於性人皆能盡行不必同而循分可以自省而先王制禮以爲賢人君子裁其太過者初非爲世俗忍情者之所藉口

也孝子名兆笨時年二十有九

右傳董桂敷撰

國朝書林典故乃謂
卷三十三 孝友 十九

尾

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
五月廿三日

--	--	--	--	--	--	--	--	--	--

樂太希

孝子諱太希姓樂氏祖居通山縣之二都世有令德君生而清慤天性至孝甫三歲母負以嬉誤墮地傷其頭顱祖母聞聲急走問詭詞以對蓋恐祖母見憐而恚若母也其幼而通變志安親心識者已卜其異洎成立孺慕如孩提晨昏祇事抑搔澣濯不稍假手於人父有腹疾發輒連晝夜孝子跣步不離側求醫祈禱靡弗至奉諱之日哀毀骨立而附身附棺必敬必慎繞墓悲號復時遄歸以省母其耆老數數稱樂翁有子其一二逢掖則曰庸孝耳非有泣天涌泉刲股剗肝之奇也要亦僅見矣母年漸衰依依膝下多方曲體以博歡心母輒忘其老服勤至漏四下始息以爲常母見

背一如喪父廬墓五載產芝三莖於是觀者紛沓異香歷久不散
孝子聽與人之誦謂此吾先人盛德感乎養耶葬耶子小子胥疚
心焉幸勿騰譽以滋子舉戾色加戚孝子以醇篤之姿復醞釀於
詩書望而知爲仁人孝子補弟子員家故寒素來學者多所成就
三赴棘闈不售遂絕意進取設教於家有以適館請者謝勿往蓋
其心思智力所營所迫無有過於事親者若其睦族好施一本錫
類之仁課子弟諸孫嚴而有禮子某補國子上舍生孫某入邑庠
孝行之報殆未有艾晚猶力學不倦怡性養壽年七十有三端坐
而逝鄉黨稱孝無閒言具以狀陳余爲請於憲司奏蒙 恩允建
坊以示 褒獎而垂奕禩俾邑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爰爲之傳

以志余嚮慕之忱

贊曰懿哉至德達於天閭孝思不匱扶植綱常煌煌綽楔永載
恩光保艾爾後奕葉其昌

右家傳楊兆杏撰

繆季

繆季無錫人少失父母有三兄弗恤亡去爲仕者僕三十年辭歸里門屋舍盡改詢之則兄盡死惟遺一嫂傭於人一從子已爲僧季歷訪諸寺得之迎嫂歸爲從子娶婦置田宅家賴以復完

右傳楊熙之撰

程永傳

孝子名永傳字子亮小字八十官程氏世居婺源城西父宗裕服賈楚蜀閒十餘年不歸無音問生死莫知也當父出門時孝子甫四歲事母及祖父母有至性家貧年十二卽隨祖父習賈江右既而母及祖父相繼卒孝子年二十乃子身走數千里尋其父旅食或乏絕旣盡楚地入蜀抵重慶府詢之鄉人客其地者則其父實死於是六年矣孝子慟絕亟叩求其墓人曰初葬江南義冢後有故交石某以其地卑溼移之高原未審其處也孝子則日泣從故葬處躋山越阻徧求之不可得返守故葬處晝夜哭有老僧導以禱神如其言依方步察以往距義冢蓋十數里高阜蔓草中一碣

露出偏視之則其父姓字里居具焉孝子跪而抱之曰吾父在此
耶哀號不自己觀者爲隕涕遂啟墳視棺前和字符合乃謀扶柩
附舟東下舟中坐臥不離柩朝夕食必奠遇三峽大江彭蠡風濤
之險輒撫棺哀籲於天旣歸葬服喪三年於是邑中人無少長賢
愚皆稱程八十官孝子也年二十六始娶婦胡氏以奉養祖母祖
母以壽終胡氏生一子一女亦繼卒孝子年三十三日吾娶妻以
爲養也今親皆違養安忍再娶遂躬撫其子而節服買之餘爲從
弟娶婦從弟歿養叔母如母有族弟以金累百寄權子母未立券
族弟歿亦未語其家孝子自外歸往弔悉舉子母金還之其家以
爲出望外云道光二年孝子卒年八十有八子世輝先六年卒有

孫二人曾孫三人

董桂敷曰予少讀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述其孤來章求墓事又徧觀前賢所紀孝子尋親如王原趙重華黃向堅之流皆焯焯在人耳目因思如程孝子者誠得其人傳之不讓古人而至今姓名不出於鄉里身歿四年矣嗚呼世之抱潛德而不曜者可勝既乎夫人爲夫義爲兄友於死者不欺一足以傳而孝子兼之其泯沒乎哉惜乎予文不足以傳孝子也戚友曰以傳孝子其不足傳也耶

右傳董桂敷撰

--	--	--	--	--	--	--	--	--	--

178-48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四目錄

孝友二十

王熾

蘇應喜

劉明魁 尹六生

朱修來

李汝恢

張淮 張廷標

顧恆丰

彭陶

葛大賓

王品璋

孫福

易良德 丁世忠

董阿虎

鄭立本

郭釗

李互榮 蕭韶

李穀

李九

劉希向

鄧顯鵠

楊肅

劉時華

袁胡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四目錄

--	--	--	--	--	--	--	--	--	--

178-488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孝友二十

王熾

華亭王瘦山死孝之二載其邑人范君味蓮譔次其事乞余銘嗚呼孝順德也而瘦山處逆境孝庸行也而瘦山立奇節乃議者猶譏瘦山愚孝不可以訓嗚呼安得有愚孝如瘦山以愧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於其親者瘦山王氏諱熾字緝熙華亭人少孤大父鞠之大父諱嘉璧耆年績學學者稱瑤峯先生沒後家赤貧瘦山刻苦讀書爲學官弟子授徒養其母道光三年夏霖雨江以南皆

澤國松江尤甚斗米錢五六百瘦山脩脯不能餽其口然堂上甘
旨無少缺夫殘疾大作母遘疾不起不克斂貨三十鎰始成喪自
後不盥洗不寢息埃垢積首泥生髮膚搏膺而呼悲酸結塞一日
天未明憑棺慟哭退而自書曰不孝子王熾生無以爲養死無以
爲禮以親喪故累人不如死卽潛入後舍啟其扉其扉臨河自投
於河而死平明家人起視後舍扉啟庭中闐無人大駭適買絲紗
人來曰吾見南門大張涇東岸白楊樹下有一尸麻衣草履者此
其是耶急覓之則瘦山也嗚呼古人於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然吾
聞陳王知元遭父喪以毀卒北周秦榮先遭母喪以毀卒詔旌其
門史書於策雖乖先王之典則可式末俗之衰薄世有瘦山能使

天下爲人子者一念未盡不可復立於人世當其捐軀不顧視死如歸較之哀毀滅性者其慘烈更有甚焉而猶以愚孝譏之豈通論哉卒之日面如生戚族賻以斂皆慟哭買縣紗人亦大哭有吳司訓惕庵者言於眾曰瑤峯先生四子皆蚤死今瘦山又死遺孤甚幼有能倡義爲瘦山治葬者某願偕往同聲而應曰諾卽擇吉葬其母奚夫人並葬瘦山卹其寡稚月如千錢歲以爲常嗟乎瘦山孝子惕庵義士也瘦山娶范氏子一道光五年十一月十有五
日鎮洋盛大士爲文刊諸墓其辭曰
赴水死王孝子嗚呼孝子葬於此嗚呼後人拜於此

右墓誌銘盛大士撰

蘇應喜

蘇應喜正安州人年十八母劉氏道光五年城內東街火延及西街民居殆盡時喜在書院攻書聞報奔回衣服不問惟尋母耗不得既而聞火中哭聲喜知是母急入救眾以火猛入必死挽之喜哭曰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奮身入救死之後灰燼中見喜覆母母通身焦黑惟喜面如生云

右傳彭焯撰

劉明魁 尹六生 曹清文

劉明魁湖南茶陵人道光丙戌大水扶父母出避父陷淖明魁負母置高岸回掖父水突至遽攬浮木授父父得生而明魁死有尹六生者掖母挾子趨高岡水及膝憊棄三歲子負母適義士李青在岡上見之曰孝子也躍水救之子亦免又曹清文甯遠人道光壬辰猺亂清文負母避山中賊搜及之清文以身翼母受刃而死母獲免

右傳李元度撰

朱修來

青浦朱孝子名修來字懷遠號愛林居邑之金澤鎮父紹晨早世母氏郭守志撫孤家清貧君八歲入塾旦起先撿野薺盈筐當園蔬率爲常聞師說孝經至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卽解誦述逮老不衰自塾歸母授一錢俾午餐所購物仍剖半遺母或無錢則忍飢而讀越二載母患鼻衄頗劇人言淪蘆根飲可愈君急向鎮東白蕩灘掘之得數幹方嚴寒冰滑被風浪捲去飄泊踰刻幾死遇救蘇裹敗絮送回微息僅存猶堅握蘆根不釋焯湯沃殮手血漉漉殷盆中蓋冰稜所剗也其髻齡矢肫摯如此俄遭荒祲益艱食遂備買肆受值備養殮將赴糴升米挈水二三甕而後行雖風雨必

再省視見母無恙乃喜稍違豫輒憂形於色夜俟母寢安始就枕
成時有魚肉暨資餌攜之敬獻弗私噉顧母性嚴正炊煙卽不繼
毋許稱貸君承教維謹在肆力作倍勤蔑有毫髮假他人偶饋則
辭惟主者於常值外普勞酒資日錢五盡投一簞常痛母節未顯
若背負鍼刺貯爲異日請 旌地累積垂四十餘年竟獲顯有司
陳諸 朝如例泊建坊母已前沒恨莫由親睹嗚咽流涕并營生
墳依父母塋側謂生不能侍死得以侍晨昏云君處鄉動循禮制
孺慕終其身故遠近稱孝初無閒言款己與子仁福俱廢學課孫
德基讀書恆飭勉期副母心年七十有二卒葬某都某原德基旋
餼於庠道光丁亥學使辛筠谷侍郎臨郡德基敘事實乞獎因給

額曰思愛忘勞曾孫啟華亦補諸生曾句其師郁進士鼎鍾製傳
今隸余紫陽講席復持冊來謁願排次表君墓案君先代遷自婺
源本文公裔嗣余支派既相聯幸同族產孝子爲有光矣爰略做
傳語書碣而系以銘銘曰

母病求藥命與天奪豈獨勞手心焉如割茫茫風雪奮不顧身臥
冰得魚庶幾昔人一錢之物分作慈供五錢之值儲作 旌用祭
豐養薄服歐陽言必誠必誠耄疾罔嘗曰孫 琮 陸 仕 王 佐 松學臚
孝繼軌維君花開四照我乃銘碣以慰永思凡爲子者盍視斯詞

右墓碣銘朱珩撰

178-500

111

178-500

李汝恢

李孝子名汝恢字開泰系出唐西平忠武王王八世孫名鑑者始居廬陵河源登宋慶厯丙戌進士第復由河源徙醪村居五世成進士者八人自明迄今以詩書世其家補弟子員者多貧窶孝子之祖始改而經商而仍課孝子父讀孝子父名仲鴻素負奇志試屢不售轉而學醫奉父母既終卽飄然雲游於外累二十餘年不歸蓋冀遇異人以神其術亦不慮囊空無以歸也孝子幼與母居日夕念父有言其在四川者孝子年十三卽別母往川尋覓不得又有言其在兩粵者年十四卽辭父往粵尋覓復不得歸而飲泣更甚於是戒酒減膳凡一切日用所必需者皆三分損一以畱其

餘積十年得百金卽雲走天涯浪奔海角三年於外乃得遇其父於貴州之會城扶持以歸承歡於家者二年而叔父復以貧故遠遊不知所在孝子奉父命往尋遇於柳州喜不自勝忽念親心痛促裝言歸抵家其父見弟與子爲之一笑纔半日卽無疾而逝人咸謂孝思所感云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何以通亦志之所至天必從之耳當孝子積念十年飲食必祝遇飯則曰父不見面不可遽食遇衣則曰父不見面不可遽衣其貫金石薄日月之精誠早已爲鬼神之所昭鑒故尋覓三年而卒得之使其偃臥於家或半途而返再遲三年則其父必野死於外何也以其父居家纔二年而卽終也又使遇叔父於外時孝子不心動卽歸亦不能面

與父訣何也以其抵家纔半日其父卽無疾考終也此其不終齟齬巧與契合之故似非人之所能爲而實皆人之所爲人能念念不忘其父天必不忍使之不終見其父又能推愛父之心以愛叔父天必不忍使其因尋叔父而不得終送其父聞孝子之風者可以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特視其志何如耳不可以奮然而起蹶然而興也哉孝子尋父後續乃祖之業以經商起家侍母癱病三年衣不解帶然終以有忝先人不獲繼一綫書香爲憾乃援例拊授州同職銜請 贈二代仍呼其子文彬戒之曰捐請 封典是聖天子爲人子不能讀書欲報祖父者廣其恩也爾讀書人當勉力科名上繼祖德不可以有此捷徑遂謂足以顯揚孝子可謂知

大義者矣孝子於道光五年奉 旨旌表又閱二年卒享年七十
子文彬爲名諸生

邁堂氏曰吾讀近人文集得以尋父稱孝子者數人而惟江南黃
孝子端木爲最著所作紀程一編往返二年縣歷一萬餘里凡道
途之阻風波之危飢渴之困兵戈之恐無不備歷讀之令人鼻酸
於是有敘之以文者贊之以詩者並有繪之爲圖者可謂盛矣李
孝子運際昇平與黃孝子之生值 國初者不同兵戈之危固可
不慮而一年於蜀二年於粵三年於黔道途所經怪雨盲風嚴霜
密雪驚波駭浪疊嶂懸崖破廟荒村危橋絕磴爲耳目所未見聞
足以悽神動魄者必不下於端木所紀惜孝子念念在父不及筆

之於書而究亦不必筆之於書也黃孝子之紀程卽以作李孝子之紀程可矣吳江計改亭一時名士聞黃孝子尋父從萬里歸自愧質行不如親執贄門下稱弟子子來鷺洲差晚未及孝子之存不能爲改亭所爲不勝三嘆茲因文彬具狀請傳爲敘次其事而並論之如此

右傳李祖陶撰

--	--	--	--	--	--	--	--	--	--

張淮 張廷標

張淮子錦華居蹲賓橋側粗識字爲人收田租余喜其樸直亦嘗任以事夏日解衣見臂痕驚問之乃知少嘗刲肱以療父疾也我宗特齋先生與之鄰爲言其侍父狀益歎異之錦華父遘心疾思食羊市中所殺不食也錦華則買羊殺以食父思出遊則賃肩輿侍以出窮日而歸父疾數年凡所思百方致之不稍怠而錦華衣不完食不飽及父疾篤醫言必死錦華乃刲肱而父卒死同時百福巷有衣工張廷標者節傭所入爲弟娶婦而終身不自娶養母甚孝常效市中兒嬉戲狀以娛母一日鄰家火負母出急遷祀先之具而不及他器用我世父戶部公聞其事歎爲合禮以是人皆

稱張孝子二孝子廷標年差長道光初年卒年六十餘錦華後數年卒年五十餘

贊曰二張孝子之事余心誌之餘三十年咸豐元年九月遂安洪秀才自含詣余訪求海昌孝子將爲之請旌表余旣從州志備志錄四十五人以上於大府矣思二張孝子事我鄉今鮮知之者乃爲合傳以告秀水學官冀有聞焉嗚呼以余號稱士人欲若二孝子之事親可幾及耶

右合傳錢泰吉撰

顧恆丰

荆溪顧孝子名恆丰兄弟四人孝子次居二自幼善事父母父歿事母尤篤孝道光十年七月母患痢孝子割股肉療之凡數四終不愈既葬廬墓側將終身焉既終三年喪其兄爲娶婦有期矣孝子不得已而後歸孝子初不知書族大父與宗教之識字授以論語孝經爲之講解輒能了其大義邑大夫陳君聞之獎之以額曰孺慕可風孝子雅不願人知之然其族之人榮孝子之行孝子雖欲逃名安可得哉

右書事吳德旋撰

彭陶

先生姓彭諱陶字菊村先世衡山人父商於郴遂爲郴人十餘歲時父負債數千金常累日不食以養父父沒爲債家所迫繫於官者月餘余先祖憐之解其訟因教之學曰子有造才也見其容若病者問之曰無食食之年餘補弟子員去爲童子師而以文字正於余先祖文日進數年食廩餼是時館穀漸豐而兄弟六人皆食於先生且爲之娶妻長兄死葬之撫其孤母又老病醫藥甚勤年三十六母曰汝以予與兄弟故而無妻其如嗣續何汝其娶以慰予娶妻踰月而母卒踰年妻又卒貧益甚乃不娶而教季弟學亦補弟子員三兄死葬之撫其孤而先生亦病道光十一年年四十

三卒無子葬於黃茅嶺父墳之側死之日朋友皆至市人曰彼皎皎自好諸人胡爲者而哭彭先生銘曰
以孝友而貧以貧而無子烏乎惟天所使

右墓誌銘陳起書撰

葛大賓

葛大賓字寅軒湘鄉增生四歲喪父哀戚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適粉面剝落審視微露他姓蓋木工飾廢主爲之大賓慟哭引咎告墓易主十日乃祭事母孝嘗隆冬獨坐館所忽心動急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頽坐處已壓碎蓋誠孝之感格如此母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旣葬衰服終其喪兄弟五旣分居而負債無以自存大賓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嘗授徒里門從遊者多知名士道光初元公舉孝廉方正時論以爲得人

右傳黃楷盛撰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爲湘鄉人曾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辨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澧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於古訓學徒游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豪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

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著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
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殖
廣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
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
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曾幾人哉
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什
地粉面剝落脫去葛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
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十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
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
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壓

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喪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既闋每祭必泣盡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以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沒則庀其喪無子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 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之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沒次榮館孫三封泰先晉封梁生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曾孫鎮堡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

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 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 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騰斯舉者豈汲汲哉

右家傳曾國藩撰

右家傳曾國藩撰

三

王品璋

王孝子品璋海昌人家貧服賈於吳門道光十二年聞母病徒步歸侍湯藥惟謹越七日母歿庀喪具晝夜長號旬日骨立旁觀者憂之而孝子不覺也孝子蒲伏如侍母側夢魂如與母言明年春正月八日夜將半呼家人言曰吾將奉母往矣問何往曰歸位逾時卒距母喪未百日也年四十五兄某傳其事

右事略李元度撰

孫福

桐鄉沈君鑿述孫孝子事備也朱綬曰嗟乎備其身士大夫其行其備乎哉而今猶備哉沈君之言曰孝子名福元和縣人生三歲其父遊雲南久之絕音耗孝子稍有知識從母索父知其故則啼然曰是豈天上耶兒當別母往矣母以幼小之妄語也訶止之年十二家日窘急養母計不得已而備於人積貲十數年遭嫁其妹娶婦奉母乃泣下長跽請曰兒終不能爲無父人矣婦侍姑兒尋父矣母亦泣下止之曰兒父之出廿餘年矣雲南路一萬餘里父卽生而能識耶則是終不得遇父兒且不歸老身將寒餓死孝子大慟又一年有赴官雲南者復請於母母無如之何遂

受傭往抵雲南徧問無知者孝子於無人時仰天泣又時時從睡
夢中躍起或憐之或笑之而亦皆無如之何一夕忽夢有人如神
人者命孝子往見父孝子違父時方三歲實不識父而夢中神人
爲孝子言從子往當見父則果見一老人貌類己者攬裾欲言一
哭而醒以爲積思所致也後二日於城南市肆遇一老人如所夢
詳問姓氏及鄉貫真其父也喜極而慟慟定言所夢父乃定期偕
孝子歸蓋其父初遊雲南拙治生計稍後貨骨董爲業有所積方
切歸志而又恐廿餘年中人事遷變歸且無以爲家比孝子至知
妻尚存女已嫁子有婦則欣然欲歸而孝子辭其所傭者奉父就
道矣沈君言至此綏迺正容而作曰至哉孝乎使孝子不毅然往

則其父雖甚欲歸而不能其父不歸則生死皆未可卜夢中惡有神人其誠孝之心所感召乎沈君曰未也孝子更後一年至雲南或更後數月而不遇父則父亦終不可歸何也孝子既奉父歸而父於途中感危疾死使孝子此時猶不得見父則客死之鬼填於溝壑委於叢葬孰從知此骨之爲孝子父者而衾斂之而標誌之孝子雖至雲南終不得父不得父孝子亦終不歸而其母之生死莫可知也孝子既不得父又無以慰母將長抱此終身之恨也而天於孝子必不然此神人所由見於夢而孝子終得以負櫬歸也綬迺改容應之曰嗟乎異哉昔曹孝子起鳳之尋親也父死於蜀不得棺誓不歸夢神人示以隱語乃得父棺何前後孝子之事符

一轍也心氣凝壹則神志專神志專則通陰陽格上下謂有神人亦卽孝子之心之所自有而非索之窈冥莫據者矣其在書曰至誠感神斯之謂也夫孝子生編戶之家幼未聞古賢哲之訓身執賤役無名教之責耿耿此心祇知有父一切傍皇顧慮之念皆不足以撓之卒之不先不後使父知其爲有子而死於其子之手母知其夫之死日而異時遂同穴之願則孝子不幸而其父道死尤大幸而歸其死父也至性所存達乎天地士大夫或愧之矣沈君曰孝子以養母故今猶備傭傭也乎哉孝子至當衣冠拜之

右書事朱綬撰

易良德 丁世忠

易良德黔陽人爲伯父志宰嗣宰性激切數撫兄弟子皆不能堪復歸本支最後乃得良德德每由體親意得其歡心親疾晝夜侍牀側寢食俱廢故能以恩義終里中無嗣者恆舉德相慰藉又同邑丁世忠字允執父母初艱於嗣娶妾某未幾嫡生忠庶亦生子女庶性悍恆不善遇忠嘗醜之不死父素良懦令別室而居忠事兩母無少異庶母弟嘗無禮於兄嫡母喪不欲成服忠皆不與較後弟以人命事破家忠亦中落仍割畝濟之

右傳易變堯撰

董阿虎

予少不信報應因果之說然耳目所接福善禍淫彰明較著有令人恍惕而不自已者南關董阿虎擔水爲業少失父事母至孝日有餘資則買甘旨奉母母或煩怒虎屏息受責辭氣惟謹每念母年老屈居士室中行坐寒暑不適輒自歎恨辛苦力作積十餘年構茅屋數椽奉母居之或勸虎娶虎曰吾儕小人日贏幾何多一人食則母少一餐然則非食虎力直召之奪母甘耳卒不娶他日鄰舍火起延燒至數十家虎既負母避他所獨跪戶外默祈神佑時天燥風烈左右屋宇成焦土而董氏草廬乃屹然獨存

右記黃鈞宰撰

按董孝子阿虎
江南山陽縣人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律

鄭立本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長，知之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匄。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爲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察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可乞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爰同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

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爍舉步作金聲警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徑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恟恍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卽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巖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掬路旁馬溺飲之飲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眾騎馬過撫之未絕負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寨裳涉之寒若層冰中挾沙石如碗如拳擊脛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

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之則父已病沒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延教讀隸門下者頗多卒之日其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告墓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體膚悉化惟左手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爲天畱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眾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數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爲鄭孝子云

鉢池山農曰我朝孝子尋親若益都冷孝子昇之遠走龍州崑
山曹君起鳳之跋涉西陽難哉不多覲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
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
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甯不痛哉

右記黃鈞宰撰

郭釗

余姑之子郭釗於余爲表兄善化人也余以其親黨師友之論稱孝子云釗家貧寡讀書刻苦屢應童子試不利母督課益急母寢疾釗侍左右數月無倦容疾革割左肱肉血和藥進而母已不能食事在道光十二年正月母沒而父且病釗擗踊無節晝夜悲哀食不知味衣不解帶旣葬其母復席地父榻前進饘粥奉藥餌屢嚶月餘雙目大瘡值令節則又號泣冢上以頭搶地弟妹要之歸乃歸如是者以爲常竟以毀致疾吐血四年而卒年二十有五凡釗之親黨師友僉曰孝子死矣初釗持刀一盃一登樓移時袖而下無識爲割肱者明日倩鄰姑縫母附身衣裳釗大號叩頭謝鄰

姑手扶觸創處痛仆於地久之乃起亦不知爲何迨百日沐浴澣濯則衽服膏血如漆創口未合也予至長沙以嚴君命助釗讀書資見釗布衣柴瘠讀書倍刻苦嘗述母病狀中夜絮泣達曙予聞之益涕泗橫集越五載戊戌余視姑夫玉臺姑夫又縷敘釗狀予聞之益泣然泣或曰禮毀瘠不形割肱愚孝然毀以卒者見諸經傳而廬墓割肝亦往往表其里閭載在史策何論毀耶蓋至情一往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有過情無不及情也余故於釗之割肱信其親黨師友之稱爲不誣也釗除服日爲文祭母竝古詩二章哀婉可誦余持原槩歸失於舟次不能記憶余媿釗地下多矣

右傳唐祖价撰

李友榮 蕭韶

李友榮字華塘湖南龍山人世籍武陵少隨其叔賈龍山壻於張氏遂家焉父蚤歿母賈氏尙畱武陵有二兄隨母居一日友榮心動謂其妻張曰吾母恐病矣乃自邑急馳五日抵武陵入門而母果病詢其起時卽心動時也病革並迎張氏往侍之母歿則返張於龍而獨廬墓所三年少以貧廢讀然聰警喜嚮學一日聞友人講論語子路問成人章憬然曰吾今乃知聖賢之言固切益身心也有潘某者遊於龍有學行友榮延至家親從其講授潘年少於友榮事之如父兄凡三年始去又蕭韶字選樓零陵人少穎悟讀書日終一卷道光丁酉拔貢畱京旋以疾卒年甫二十六韶生周

醉卽失怙母守節撫之成立逮事祖父母爲所鍾愛祖母歿以母
事祖父多不便凡省起居供甘旨皆身代之日隨行夜則伴宿一
日往城而祖父卒比歸已斂矣遂呼號以頭觸地氣絕久乃甦事
母先意承志尤以孝聞性高亢所行多矯世戾俗爲文超卓有奇
氣著有古文詩集

右傳李元度撰

李數

先生姓李氏諱數字中玉號介石先世自江陰遷嘉興梅會里遂
爲嘉興縣人曾祖父諱陳常康熙癸未進士由刑部主事官至兩
淮巡鹽御史祖諱宗信邑庠生世父勤早世先生爲之後父諱淦
乾隆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有孝行桐鄉馮侍御浩爲作傳
先生逮事大父暨本生父母極孝謹年十七母金太安人病甚篤
蒼黃剗左肱和藥得漸瘳歲甲辰孝廉公應禮部試歸遘危疾先
生更剗右肱配朱安人亦剗肱和湯以進卒不效呼號擗踊哀毀
盡禮先是李氏有剗兩肱以療父母疾者先生從祖祖父宗仁也
及先生之事稍稍聞於人人咸謂李氏多孝子云嘉慶元年 詔

舉孝廉方正之士引 見錄用秦吉從兄裴山中丞楷方以戶部
郎家居聞郡人爭述先生孝行乃言於知府伊陽安公學政阮公
以先生名達於巡撫先生客揚州未之知也方是時巡撫屢更當
上奏者憚於保任先生乃由廩膳生與同舉十一人並請 賜六
品銜不引入見人咸爲先生惜而先生益欲然懼名實之難副蓋
自是終其身常欲然也先生與人交和厚坦易無崖岸城府人多
親之然不可干以私嘗爲餘姚閱縣試文有以重金請託者毅然
卻之於溧陽亦然久困場屋境日窘常客授以自給年七十肯一
日乃養痾於家賴季弟河南延津縣知縣璫以舉火而長子得心
疾甚劇次子甫娶而天晚歲處境皆人所難堪者先生則藉吟詠

以自遺先生之詩本乎家學根乎性情覽物興懷悉寓篇什自定
介石詩鈔若干卷少喜肄書初學張文敏後得褚書枯樹賦舊拓
本暇輒臨摹筆法益蒼勁人爭求索至老酬應不倦有以潤筆進
者時呼酒一醉焉嘗纂人海韻編二十年而成蠅頭細書數十冊
藏於家少多疾病中年以後養日遼體日充歲時出遊可步行十
餘里性愛竹遇茂密處流連不能去日安得買一廬於竹間我將
終老焉先世有師竹齋失之久矣因爲圖以寄意然卒不得遂屢
遷其居益湫隘處之怡然人謂先生嗇於遇必將豐於年道光二
十年年七十有六秋冬之交寒疾數作十二月十九日晨起櫛沐
易衣謁家廟跪起如常夜過半而逝二十日也適叔弟琥自河南

歸遂經紀其喪先生聘張氏淳安縣教諭大德女配朱氏國學生
執桓女繼馬氏國學生會雲女側王氏皆前卒子四文杰候選從
九品文誥文棣爲從父馨後文楷女五一適錢塘翁亦清一適同
里徐芳春一字松江蔡景福未嫁守貞一適同里張富善夫亡以
身殉一適同里曹作嘉孫男二泰吉年十六始得受教於先生世
父戶部公舉先生孝行以勵泰吉先生曰我少時習見我父之事
我大父安能逮萬一哉語次輒泣下暇時捧一編循環諷誦嘗撫
卷太息謂泰吉曰此我祖我父所鈔唐宋及國朝諸家詩也我
所讀書多先人手寫口授者我父歿二年大父謝世家日益貧懼
不克負荷與兩弟篝燈匱旁讀夜深乃寢迨諸弟授室後稍稍能

自立而我精力日孱弱不知得讀父書有幾年耶泰吉聞先生言亦感泣其後二十餘年又得侍先生於海昌則前所讀之冊猶晨夕不輟也聞泰吉道刲肱事蹙然曰子勿言我未讀鄆人對耳間嘗謁先生於所居見先生事舅氏金丈莢惟謹金丈老無子先生請與同居及歿爲卜葬皆當先生極困約時嗚呼先生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敬其舅氏老而益篤嗚呼先生之質行信難能矣泰吉嘗爲先生圖贊其大略云先生之孝著於閭里達於 天子氣類之感一門怡怡女爲貞女婦爲女師謂朱安人及字蔡氏女也識者謂無愧詞焉其後數年張氏婦又以節烈著嗚呼天若以困尼先生者並及其女子子而卒皆自立以無愧於天世之處困輒

三
紕者漫然誘之曰天之戾我乃至於斯也蓋亦觀先生之善全其
天性化行於閨門爲何如耶泰吉用敢撰著行狀以諭世之知先
生之無愧於天者

右行狀錢泰吉撰

李九

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罕識其名問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徧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蕊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掀案而起曰所不與兄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州不爲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徇庇終無能爲兄雪冤者乃徒步入京具狀都察院事 聞下蘇撫集訊九旣多歷風霜又到省貲罄日受挫折瘡疥發於腹背臥病中惟祝七冤得雪卽身死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蕊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九健訟鞭笞慘毒

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蕊元等度終不可威脅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伎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言既而曰吾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卽公堂左證也蕊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爲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爲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日不甯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酖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事會陳蓮史廉訪莅任微聞李氏冤卽日提案詳摘蕊元等頂帶將加刑訊九則躡踊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蕊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實情獄具蕊元褫職長春戍邊吏役正

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淹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櫬其妻見櫬觸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

天河生日予聞青口士夫道九事至今勃勃有生氣曩許秋舫爲作雋翎原傳奇會兵亂未及脫藥嗚呼九不以生死負疚於其兄今秋舫甫亡震鈞蒼黃戎馬間乃不克踐文字之諾儻亦九之所羞歟

右傳黃鈞宰撰

按篇中震鈞卽黃先生原名

國事考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劉希向

劉孝子希向字提甫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
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及孝子屋孝子父
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
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亦莫之見也復跳而入鬱攸從之
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煙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
牆圯顧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父子固無恙耶亟覆水
爲路負其父出左捧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牽父衣額半焦矣
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
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進股肉而愈及孝子

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割股刃鈍血濡縷又從而剪之而孝子竟不
瘳至今鄉里責子者每日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亦孝汝
也

右書事黃鈞宰撰

鄧顯鵠

先生姓鄧氏名顯鵠字子振雲渠其自號也先世爲江西泰和人
明中葉徙湖廣新化遂爲新化人世有隱惠 聖祖康熙中新化
有遺遺金鄧公者卽先生之曾祖元臣也先生祖曰勝遠字維庭
爲縣增廣生 贈鉅野知縣考曰長智字若愚國子生 贈甯鄉
訓導先生天性孝友少事里中宿儒張先生誨以窮經植品澹泊
自守遂守之以終身初爲學時卽一言一動必依禮則佻達者或
戲呼爲道學先生先生弗顧也先生母曰毛孺人靖州訓導毛君
學古之女也嘗遺先生省父於靖州瀕行自作授經圖左手執經
右手持杖以針刺指血濡其上圖成以授先生曰兒離吾左右慎

勿忘持杖誥誡時也及至靖州毛君畱之使學先生遂閉門晝夜
勤學夜分倦茶則展授經圖而泣泣已誦讀弗輟以達於旦如此
者數年學益進遂於書無不窺旁及陰陽卜筮之學亦罔不研究
及 仁宗嘉慶初先生之二親俱老而家徒壁立無以爲養遂於
里中傳授生徒資其脯脩以易甘旨雞鳴卽起督課哺後必歸省
父母歸則備述諸生一日課程以承色笑國子君晚患氣疾遇寒
卽發一日爲諸生講已登坐發難矣秋風微起卽輟講至家徑取
篋中衣送國子君遊所國子君曰吾知兒必來也有疾恆竟夕侍
國子君或勉自支慰遣其就館先生則篝燈寢室戶外屏息評閱
生徒課藝以達曙室中有轉側呻吟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十餘

年國子君及毛孺人相繼殂歿先生偕弟湘皋先生顯鶴廬居墓
旁所畜犬夜常蹲伏廬外廬中悲哭犬亦狺狺作哭聲應之小祥
日犬忽不食而死人以爲孝感所致湘皋先生幼多疾父母鍾愛
絕憐之先生常每夜焚香禱天輒有減壽延雙親分年與兄弟之
語及湘皋先生壯遊之時客揚客薊客粵客皖經年每一念至中
夜不能寐歸則昆弟三人圍爐達旦其友愛益自性生也 今上
道光初湘皋先生客皖中將自皖中赴都謁選先生作聽雨圖以
寄竝寓書其略曰吾弟此行以謁選入都也老兄迂腐之見誠恐
吾弟或得縣令旣以遠宦鞅掌不獲常聚且徒以華侈溺子弟心
故常諄諄抑吾弟進取之志吾弟亦唯唯從命可謂恭矣抵都之

日卽當向吏部遞呈改教以成吾兄弟借隱之初志也後又寓書其略曰吾弟幼卽羸病十五以下四十以上日日有可危之勢其得存活至於今日者實非始願所敢必也今吾弟年已五十矣精力漸衰鬢髮亦白實不敢更以吏事勞汝形且汝負性慤直豈能如世俗妾婦之事其上官者乎況吾父母存時不能謀薄祿以養今日忍博美精豢養兒女輩乎汝之兄久甘澹泊固不望汝之纍纍多金汝之婦荆布素安亦不望汝之結駟連騎而竊自享珈副之榮汝之子若姪正宜使之習勞苦知艱難豈可輒以甘肥輕煖溺其心思惰其志氣然則全家久絕奢望各安貧賤吾弟又何必獨以其身試於宦海乎昔東坡與潁濱拳拳於疇昔挑鐙聽雨之

約故其詩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今爲弟葺小室
於宅左顏曰聽雨山房老友歐陽礪東題之曰今湘皋有四方之
志其久暫良不可知老兄須矣故山無恙慎勿忘此意哉語絕沈
痛牽錄紙尾願吾弟再三熟讀也時桐城吳侍御廢枚見之歎服
不已手書二通一寄其弟涪州知州庭輝一寄其子巴州州判孫
琨且曰觀鄧氏兄弟之跡而後人之爲兄弟者勸其爲時賢所推
如此湘皋先生至都改就教諭大挑卽得二等除甯鄉訓導蓋先
生教也越數年新化教諭張君家桀重先生學行欲舉先生優行
以告先生先生陳書固辭張君得書知不可強遂不舉亦不更舉
它人時學使爲秀水汪公世樽試畢謂張君曰它學皆舉薦優行

君獨不能得人耶張君以先生事告汪公爲嗟歎久之又三年張君卒舉先生於學使岳公鎮南而先生不知也識者謂吾郡六學二百年來惟此事尙不失舉優行生之初制云永州搖逆之變湖以南郡縣騷動多結聚爲剽掠皆以穀直過昂爲辭時先生家居密詣里中有粟之家諭使平糶又召貧民陳諭禍福且告以富民無閉糶長直之事與之持錢各詣有粟者之家糶糶價果平眾情遂沮故先生里中獨亡剽掠之事先是里有神巫媪能禍福人或迎於家中庭架木爲臺綴几橙諸物螺旋成浮圓狀巫媪乃升最上層手持木偶口嚙嚙作符咒不可辨眾婦女環伺其下屏息轉側以求神福鄰里觀者如堵牆第相誡勿使鄧先生知先生聞之

卽至其家撤所爲浮圖巫媼遂持木偶蹣跚而去卒無以禍先生
也有矮孝子者家貧不娶傭力以養其母甘旨無缺先生頻加餽
遺不受必親造其廬慰藉而強之受其卒也爲之擇地而葬表其
墓并爲作傳其居鄉維持風俗類如此自湘皋先生之官甯鄉也
先生居甯鄉學舍居十二年而歸歸一年而卒道光二十一年正
月九日也年六十又八先生居甯鄉日與湘皋先生召兩邑中名
儒之士相與往來談義暇則箸書故郡邑之士多宗尙之先生箸
有春秋目論二卷說詩識語十卷文集八卷又有史漢目論未成
書子瑤拔貢生瓌國子生皆有儒才

右傳鄒漢勳撰

國朝子部書目全錄

卷

楊肅

楊肅字立山湖南清泉人幼孝謹數歲已如成人讀尚書至無若
丹朱傲慨然曰人生成敗祇爭傲與不傲耳稍長嗣伯父健從宦
四方輒能佐理兩淮鹽課支絀而官商積習以侈靡相尚肅請裁
陋規汰浮費躬節儉以先之及去官行李中無一淮揚華膻物健
喜曰吾有子矣健以山東布政使調甘肅肅辦交代事持平識
大體一時有賢公子稱在甘肅時綜理庫項出入不苟回部用兵
撥運餉銀至九百餘萬例有平餘悉謝不取庫吏亦無敢剋扣者
健清德著聞肅實成之也中道光甲午舉人候選員外郎會健自
湖北歸田年已七十肅遂不赴銓宅有園曰蔬香別墅益蒔花竹

購藏圖籍數萬卷爲娛親計性好施予見義必爲遇歲饑率先運米平糶他如繕修學宮勸立成名公費及義渡橋梁之屬皆竭力捐辦同學友周開泰早世其先三代四節婦肅爲代請旌癸卯歲健卒母羅復久病肅日夜衰經侍湯藥勞毀成疾服未闋而卒年五十三子七長江廩生雲南激江府知府候補道加布政使銜次沅庠生鹽運使銜江西候補道次鴻庠生候選同知次澍優貢生以軍功詔以道員用加鹽運使銜晉按察使銜次湘庠生廣東補用知府升用道次浚員外郎銜詹事府主簿次灃員外郎銜翰林院待詔

右傳李元度撰

劉時華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沒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憚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沒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病調護年

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孀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
皆成立兩孀皆 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敢
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攸
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
治生織嗇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
自殖江君之子謚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
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
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旣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
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資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耗都
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

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築葬數百人新甯大饑餓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柵之城東北有義冢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陔塋而植其什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自足供蔬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畱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沒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伸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 天子褒長

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
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
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妣婦弟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
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
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甯西鄉楊溪村之鸞嶺
昔道光丁未戊申閒江忠烈公嘗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
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計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閒久疏文字越
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
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覲

医草三卷 卷三 三十一

三十一

袁翊元

夫蔡順呼號回祿從而息怒何琦泣禱飛廉於以收威自來純孝之人每被昊穹所佑乃若白華粲粲方廣河獺之詩赤燦炎炎猝受池魚之厄痛遭一炬恨抱九原吾於袁孝子有深悲焉孝子名翊元字羽公浙江上虞人父早卒事其母陳氏柔色以溫無形而視蜂集王庸之室鶴翔庾域之堂無何調衛失宜頽唐臥病取蓮華而供佛未見休徵持竹纘以祈神久無靈應可憐衰白帖席淹淹爲覓岐黃出門惘惘何圖曲突失防祝融降禍弱婦哀號於戶外穉兒悲叫於庭前翊元狂奔而歸但見黑燄橫飛紅毬直滾門盈赤虺樹少白鴉既乏徐生先見之明又無糜竺乞恩之智難求

郭憲反風之術只逞孤延鬪火之威一步一顛逐黃車之使者三
入三出奪白髮於炎官然而母也年已侵頽體兼沈痼驚魂莫定
何由夜鵲安棲孱肉無多忍受非熊虐噬慘慘塗煤之狀啞啞吞
炭之聲蓋不逾時而遽沒矣翊元自傷無狀肯戀餘生業經爛額
焦頭況復椎心泣血念當日承歡視膳欣占黃雀之祥奈今茲无
妄生災竟值紅羊之劫運同鄧朗豈徒尺地無遺命似賈恩試問
蒼天何酷鶴返西池而莫挽鼈扶東極而無功淚盡三宵身捐七
尺嗚呼哀哉初翊元父以剗股療親疾里黨以孝聞呂昇探肝總
根至性王翰抉目自盡愚忱今翊元又以救母殉軀所謂孝子之
後必復有孝嗣也佇見名如皎日高懸綽楔之烏頭還知魂化斷

霞永射空江之魚尾

右傳黃金臺撰

國事紀原卷之六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五目錄

儒行一

沈國謨

史孝成
韓當

管宗聖
邵曾可

劉洵

范鎬鼎

羅維善

党湛

雷子霖
蔡啟允
啟賢

顧樞

柴紹炳

潘平格

吳光

高厚

鄭賡唐

蔡宣之

補錄

曹續祖

傳身者庸者信不和
卷三十三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一

沈國謨 史孝咸 管宗聖 韓當 邵曾可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弟子徧天下後或不軌師說
爲訛議於世而同邑傳其學者推徐曰仁愛錢緒山德洪胡今山
瀚聞人邦正詮再傳而得沈先生國謨國謨字求如餘姚諸生少
以明道爲己任嘗從蕺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與史
子虛管霞標輩申明良知之說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
較然不欺其志故推醇儒明亡聞劉子絕粒死哭之慟已而講學

益勤初山陰祁忠敏公彪佳與先生善忠敏以御史出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憝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告先生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云哀矜弗喜乎忠敏後嘗語人吾每慮囚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當也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子虛名孝咸餘姚人繼求如先生主姚江書院嘗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醇潔之士多歸之卒年七十有八順治十六年也管霞標者名宗聖亦餘姚人爲人孝友忠亮彊氣自克言動必準於禮鄉人化之孫少保鑣始與霞標爲文字交既從講聖學喟然歎曰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書先生爲我洗盡矣鑣世所稱月峯先生也自沈史歿後

書院輟講垂十年而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當求如弟子也其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兢兢儒佛之辨居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必自節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曰能做此亦自足用何更外求爲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媿汗下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時又有邵會可者字子唯性孝友愷悌少頗好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渙然釋去姚江書院之立也人頗迂笑之子唯厲色曰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學同儕請業者多辨難子唯獨默然竟日初以主敬爲學後專提致知師事子虛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食而反月餘亦病同人推其誠篤卒年五十有一

右事略李元度撰

劉洵

劉洵山陰人明左都御史宗周子宗周家居講學諸弟子聞教未
達輒私於洵洵應機開譬具有條理宗周卒明唐魯二王皆遣使
祭蔭洵官洵辭既葬居鼓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
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
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宗周所著書也
所臥之榻假之祁氏病亟甦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右 國史館本傳

劉伯繩名洵浙江山陰人鼓山劉子之子也方劉子家居講學諸
弟子聞教未達輒私於伯繩伯繩應幾開譬具有條理聞者莫不

灑然其相欽服及劉子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伯繩官
伯繩辭曰敢因父死爲利旣葬遂杜門絕人事有司或請見卽通
家故舊亦峻拒之副使王爾祿故劉子門生以金三百兩請刻公
遺書弗受語使者曰幸爲我辭大夫出處殊涂無苦相彊居藪山
一小樓二十年考訂遺經以竟先人之業所與接唯史子虛張奠
夫憚仲升數輩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亦不應臨終戒其子曰若等
當常記憶大父遺訓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劉子
所著書也所臥榻假之祁氏病亟彊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
之榻旣歿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

右述彭紹升撰

劉洵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
中有未達者問於洵荅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
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旣
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銀三百兩請
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侔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忠介
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洵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
首編而附月令帝王所以治麻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
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
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
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

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
喪問喪終之以閒傳三年間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
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
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
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
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咸輝仲
升數人而已或勸之主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
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臥榻乃假
之祁氏者強起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范鎬鼎

范鎬鼎山西洪洞人性孝友講濂洛闡明絳州辛全之學康熙六年進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間人士多從受經十八年以博學鴻儒薦未起立希賢書院置學田贍學者輯理學備考三十卷采辛全孫奇逢熊賜履張夏黃宗羲諸家緒論附以己說議論醇正嘗貽書祭酒王士禎論學士禎善之鎬鼎又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

右 國史館本傳

洪洞范先生諱鎬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

之學教於河汾間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 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白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予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既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部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

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
後進俾知大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辭敬軒
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
考中辭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
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
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
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僕並舉以示
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
之爲險經辭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
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

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
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
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生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
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
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
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部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
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
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
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
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

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情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
辭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于
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
網竊附在嘜嗚勿嗤下里音如何尋韶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
著尙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
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右學案唐鑑輯

西華二月庚子朔
卷三十一

羅維善

羅公諱維善字淑士號四樂別號友蘭其先世家西昌關城庶常仲昇公愛車田地僻家焉數傳至文莊公整庵時姚江良知之學盛行獨文莊往復辨論相與頡頏士大夫宗之是爲公會伯祖公生而慧初就塾父諱某出對試之曰風行樹尾搖卽應聲曰雷動筍頭出一日父偶遺貨案上適客至母孺人取數金給之曰爾可搜此爲書筆資公以大學註不寶金玉寶善人爲辭父聞而喜因命名惟善時公雖幼學已礪志文莊家傳除夕父命書聯則特錄文莊二語曰不規規於事爲之末惟勉勉於仁義之大年十二就郡試郡守命論題適周問禮老明意其童未諳也公立就郡守奇

之以是年補弟子員公自是好學博物文名日著遠近負笈問奇者踵至尤喜引進鄉里來學或父兄有佳子弟不能延師者每引同硯席教誨有成且言坊行表動容周旋悉合矩度人登其堂者擬之程門時麟定康公雅重公師範構大中堂延之每對人嘆曰四樂先生真盛德長者至詩古文詞特其賸技無難也居常以文莊學自勉且以教人嘗念文莊困知記舊版殘闕急倡族子補之或與人言學輒摘取困知記解究弗倦其與學者言易則曰一部上下經只元亨利貞四字盡之亨利貞三字只元一字盡之孔子曰元者善之長吾人習經只一善字做得盡頭方是能習經且吾儒讀書不但讀經難卽讀論語亦難吾生平苦志力行少而壯壯

而老不能究者卽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問君子四章亦做不了工夫公素慎然諾寡言笑端慤持己和厚感人西山鄉多巨族或同姓異姓有雀角者公雖訥言無排難解紛術然閒出片言勸解爭者皆曰此忠厚長者言無不釋然鄉有竊僧常巨者羣議急沈之水公獨謂此小過竟活之其人卒感悟爲善公敎家庭子弟見受人侮抱不平者輒訓以婁公唾面自乾見懷宿怨念報不已者輒訓以呂公云若記其名終身不忘見兄弟鬩牆者輒訓以世閒易得者田地難得者兄弟見同族遠房角立門戶者輒曰各房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也祖宗墳墓戒人必親往祭文莊祠宇晨起每自行灑掃嘗本父命名惟善之意曰其樂有四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願自號曰四樂尤愛惜物
命方長不折喜梅有和會公柴梅花百韻喜蘭嘗取自作詩及古
詩騷詞詠蘭者書葉上因別號曰友蘭讀書無閒寒暑夏不扇冬
不爐坐立不倚寢食不言所著有綱目發明補養正齋蒙談易經
爻象證醒世箴言俱有益學者之書公遇試輒高等然遠觀廣識
雖屢躋秋闈毫無得失之意於中終其身惟惓惓學不厭誨不倦
公真不愧文莊苗裔且學之所至常夢尼山夢考亭易簣之夕又
夢神禹昔吳康齋篤學躬行常感前賢入夢公豈其流亞哉公長
君諱懋章克世家學子自讀禮山居延之學園朝斯夕斯似不能
須臾離者公年八十有一子恐長君膝下憂深高堂念切因堅請

公至舍時已嚴冬沍寒公猶手一冊曝日鈔謄雖喘疾間作毫不
爲意書法草隸備真大家踰年辭歸爲予書讀書養氣四大字堂
額時予倡吉州人士重建景賢書院公聞而喜作上梁文援筆立
就復自集大學衍義補纂要寄示予次男世坊點畫精明毫無懈
筆以公矍鑠猶昔旦夕無憂又固畱長君同寢處者一年丁未正
月四日長君歸拜新禧公喜見於色隨曰神倦欲就榻又曰清氣
在頂遂不病而寂異哉公之鬢眉不改來去如寄豈直地行仙哉
生明萬厯丙戌八月二十九日子時歿今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初
六日辰時子二長卽懋章府庠生次懋華業儒孫景旦業儒章出
孫女一適司寇蕭公某孫閔遠卜葬於某山某形歸窆之日懋章

兄弟持狀向銘銘曰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柱砥魚遊蹠躡羽化形有緇伸脈無代謝曰
吉三羅相從地下

右墓誌銘張貞生撰

党湛 雷子霖 蔡啟允啟賢

翁名湛字子澄同州人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以自勸云父從賢廩生兄涓增生翁獨不事帖括勵志學修根究理道宋明以來諸儒論學語潛鈔密玩日不去手揭其會心者於壁藉以警策性至孝父患癩家人莫敢近翁調養掖侍晝夜不離側及歿廬墓三年如一日澹於營生僅有田數畝躬耕自給卽或蔬薪不繼甯飢寒是甘終弗告艱於人同郡張忠烈公高其行欲贈扁褰美翁力辭居恆默坐土室澄心反觀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動靜云爲卓有柄持神氣凝定表裏坦夷其在家則雍雍于于造次不失規度遇人無長少賢愚一接以誠

與子言孝與弟言敬務導之以安分循理嘗慨士習日乖汨沒於口耳伎倆原本竟昧昧也於是時向友朋開陳學問之實反覆諄悉娓娓不倦年望八旬而神采映徹無異中年辛丑冬聞余倡道蓋屋冒雪履冰不憚數百里訪質所學相與盤桓數日每至夜分未嘗見有情容其志篤養邃如此卒年八十四署州事郝郡丞諱斌躬親致祭爲之豎碑大書理學孝子党兩一先生之墓以表之翁子克材孫承祖咸從余遊承祖弱冠慕道刻意躬修日記言動於冊自考得失不幸死亡聞者惜之

右行略李中孚撰

雷子霖

雷子霖字午天朝邑人崇禎癸酉舉人事親以孝聞論學篤守橫渠矩尺潼關副使湯斌甚敬之所著有孝經神授編西銘續生編太極圖說其古文辭曰柏林集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蔡啟允 弟啟賢

秦安蔡先生諱啟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聞甲申之變絕意仕進閉戶讀儒書講求身心性命之學其弟啟賢號琴齋事親至孝亦以學稱

右學案唐鑑輯

香齋先生集

卷三十一

三

顧樞

顧樞無錫人明贈吏部右侍郎憲成孫天啟舉人從高攀龍講求性命入國朝屏居斂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書易晚爲易棄折衷眾說不尙文辭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辭胡而謂陳王未免少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議論皆醇正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諱樞字所止自號庸庵姓顧氏無錫人故光祿少卿贈吏部右侍郎端文公之孫也世系詳吉水鄒忠介公所撰端文公誌端文公二子仲孝廉菲齋諱與沐娶武進唐氏歷戶部郎中夔州府

知府是爲先生之父先生年二十辛酉舉於鄉時爲天啟改元之年朝廷方召用老成諸正人並列於位先生親端文孫嘗受業高忠憲公方在朝諸名卿鉅儒若鄒忠介南皋趙忠毅儕鶴李尙書修吾孫文介淇澳馮恭定少墟姚文毅見聞繆文貞西溪周忠介蓼洲左忠毅滄嶼魏忠節廓園十數公非先生之父行則大父行也咸相與引重之先生亦自以高才席家世思乘時策名得自展其所學既而不第歸比再上南宮則奄豎擅政清流禍興諸君子皆惴惴焉莫必其命鄒趙孫馮諸大老旣盡斥未幾忠毅忠節斃於獄明年忠憲正命里中文貞忠介又慘死先生大慟曰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吾祖而在亦必不免際此時會吾蹙蹙何所

騁乎於是鍵戶誦讀不復言當世事每與忠憲子姓過水中居以寄其感慨憑弔之意水中居者忠憲被放後所築四面皆水日夕坐臥其中賓舊望之而不能卽惟先生至輒架小橋渡之款語終日故先生惻惻於此不能忘情焉愍帝卽位貂璫之禍雖熄而國事紛紜枋政者日排擊善類甲戌會試烏程相主考先生五策直攻執政不少隱諱分校者以首卷薦烏程視之面頸發赤亟黜落之時文文肅公亦爲同考出謂夔州公曰郎君對策名奏議也先生入試不第三中副榜而名益重丁丑盧忠烈九台總督諸路兵勦賊旣以楊編修機部贊畫軍事先生角巾訪之欲薦畱先生參其軍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今武陵

秉國加以高奄持憲行閒軍謀掣肘盧公身爲大臣義無所避機
部釋文學而語韜鈴猶覺非宜況吾書生可褰裳就之哉蓋忠烈
召對日與武陵語忤遂示意監視高起潛翰龍之先生策其必敗
謝去已而忠烈果戰歿其時京師復被兵逆黨阮大鍼覬以勤王
復職號召徒眾先生從弟子方與諸名士馳公檄逐之以先生望
重欲首署其名先生謂無益徒生禍端固執不可後大鍼得志遂
起大獄殺周儀部仲馭而子方與其友黃太沖吳次尾楊維斗沈
崑銅緹騎逮問先生以居後獨得免鼎革後遂隱居不出東南數
起大獄亦無有以先生爲口實者先生學本程朱以無欲主敬爲
宗嘗曰聖門之學必先求仁求仁莫如敬又曰周子之無欲程朱

之居敬窮理三者皆學之要也而無欲二字足以括之居敬是遏絕其欲心之萌窮理是抉其欲心之伏內外交養之功四賢一轍至張子以禮爲學乃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學者善法五子其庶幾乎又言讀書是格物之一事以窮理也卽主敬之一事以存心也不然卽是玩物喪志論明儒曰文清讀書錄言性字親切胡敬齋居業錄言敬字親切聖學嫡傳也六經無悟字悟字出內典而諸儒據爲傳習竊所未喻其所得如此嘗做近思錄集端文所著十書爲語要又集中憲語要鈔朱子以下及薛敬軒曹月川胡敬齋羅整庵蔡虛齋魏莊渠諸先生語名悅心錄嘗夜讀頭上巾爲燈燼其一角久之不知也所著述有隱居錄蒙言隨筆東林列傳

明盛編十二代詩刪八家詩刪史蒼文蒼多散佚不存今所刻者
易蒙西疇日鈔諸書先生生於萬厯壬寅卒於康熙戊申以子貞
觀貴 封徵仕郎內祕書院中書舍人加一級元配王氏韶州知
府儉齋公女儉齋卽端文壻也孺人賢淑早逝生卒詳華吏部所
撰葬志 贈孺人繼配王氏光祿卿翼庵公孫女太學振翼公女
通曉書史婉靜溫恭執笄之初念尊嫜不勝勞動一切家政躬任
之撫前母之女及側室子如己出歲大禋或棄嬰孺於道輒命女
奚收育嘗佐先生期五宗振餒者未嘗操其贏量力而後施里黨
咸稱母德生於萬厯癸丑卒於康熙辛酉 封太孺人子三人長
景文邑庠生次廷文太學生爲仲氏後次卽貞觀丙午舉人內國

史院典籍加一級女二一適侯晉一適文學華瞻祖孫男九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會孫女三余童子時讀端文書心嚮往之先伯父中允公爲先生同年素知先生行義既與典籍君交善先生尙無恙屢欲造先生之廬與上下其議論以宦遊弗果今因典籍君之請而書先生隧道聊以終吾嚮往之志也先生事親以孝睦族以仁有所行擇地而蹈與人言恂恂如不出諸口皆有可傳而吾獨書黨事梗槩出處學問之大者亦史氏之職云爾

右墓表徐乾學撰

顧樞字所止無錫人明顧憲成孫也事高攀龍講性命之學邃於易學而未嘗著書其論明代儒者不取白沙陽明而服膺敬軒康

齋又曰端文之學主無欲忠憲之學主格物使遇張朱可以師處
使遇薛胡可與友處若陳王而下固當爲之避座也天啟中舉於
鄉入 國朝含冲隱處閉戶謝交接以老病終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柴紹炳

柴處士紹炳者仁和義和里人也字虎臣平生慕曾子省身之學
又別號省軒云其大父醴泉公仕明爲侍御史父洞山公授莆田
教諭虎臣隨任焉虎臣生而穎異早歲善屬文下筆數千言立就
應闈浙二省童子試輒冠軍人咸異之時雲閒陳臥子先生爲紹
興司李讀其青鳳軒集嘆曰東南奇士也一時聲望翕然登樓之
會交相推重矣登樓者西泠社名也所與游皆名士以氣節相矜
尙爲文多沈博絕麗之詞學者謂之西泠體云旣又以章句之習
空疏寡效更肆力於象緯輿圖律厯禮制農田水利及戎兵賦役
之事靡不究心焉甲申而後屏居西湖之南屏以理學經術指授

生徒足不入城市殆盡之上九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哉性純孝洞山公卒於官痛不欲生偕其兄匍匐奔喪哀泣倍篤與兄同居並食或有以分產之說進者虎臣曰吾早失怙恃惟兄嫂是依忍言分析耶其友愛如此處士家貧然性狷介環堵蕭然晏如也一郡守聞其貧懷金欲贈之見其言論志節不敢發而返吾聞徐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處士清風差足擬之矣中丞范公時奉詔舉隱逸欲薦之屏車騎到門者再力卻乃止且欲鐫其所著述辭曰身既隱矣焉用文爲嘗策蹇至長安長安公卿有物色之者造廬而請則已行矣殆所稱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者耶先是虎臣博聞彊記孜孜不倦而不讀唐以後

書其所作亦以秦漢六朝爲指歸中歲厭薄浮華篤求聞道嘗有
言曰士君子立說著書要期久遠無弊否則文采葩流弗尙也其
於學可謂知本者歟所著述甚富大約以重禮法明道義治性情
易風俗爲兢兢惜也未得全梓以發潛德之光于世堂世臺俱有
文名克世其家學甲戌之秋世堂來請予傳爰就所聞而述其略
俾後之君子以覽觀焉或謂處士長不滿五尺昔在僧寺有擲掄
之者孰知其學問之充實志氣之軒昂固若斯乎語曰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吾於虎臣亦云

右傳楊雍建撰

先生姓柴氏名紹炳字虎臣晚號省軒先世自學士士宗由汴徙

國朝名臣傳卷之三十一
杭著籍仁和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
明經爲興化學博卒於官先生自閩遞父棺以歸特貧甚依伯兄
紹然以居露濡霜降輒踉蹌走墓門號哭松楸閒里有父笞出亡
者遇先生於道譬之曰吾今欲求父杖難可得爾乃避乎爲賦遊
子遇孤兒行一章其人卒改悔爲孝子先生爲文師葛學使寅亮
已入學宮爲弟子員與同里汪灝應搗謙陳廷會以古學相切厲
雲閒陳人中時司理紹興見其文大加推獎爲序其青鳳集由是
日益有名明社旣屋執友若吳公麟瑞劉公宗周倪公元璠黃公
道周皆先後死國先生乃依東漢宋子浚等爲郭有道服心喪期
年之例爲位哭於都亭遂棄諸生歸隱南屏業醫自給其學自天

文輿地律厯典禮農田水利兵制賦役無不涉其崖略而於音韻翻切尤精凡騷賦詩歌有韻之言穿穴佐證旁推交通一一指數其異同離合著古韻通八卷其首辨沈約孫愐及宋禮部韻略之沿流其次辨部第斷限並入聲部次異同其次辨全通半通開通旁通之四例大旨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叶古今韻有繁簡而聲文有遞變同時若崑山顧氏錢塘毛氏皆以音學之書名天下先生嘗持摭其疵病寓書往復以救正之兩家無以難也又倣黃門顏氏例作家誠二十篇羣從子姓雖宦成歸里或年長於先生者朝夕繼見莫不絜息屏氣肅若嚴君著省過錄明理論發明有宋五子之學康熙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忠貞

公將薦之 朝力辭乃已又請刻其所著書謙讓不敢自信范歎
息而止卒時年五十有五巡撫趙士麟督學王拔檄所司祀之鄉
賢明年葬西湖之花家圩學使周公清原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
儒省軒柴先生墓所著有省軒文鈔十二卷通考纂略十卷刊行
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

右狀杭世駿撰

君諱紹炳字虎臣前朝侍御史醴泉公孫也父洞山公以恩貢授
福建莆田縣學教諭故事教諭子許隨任赴試君垂髫於崇禎癸
酉赴莆田縣試取第一府試再第一已入學籍爲諸生會任滿福
建督學使特移牒改歸仁和而仁和不受時浙學使方試仁和君

已更名試恐不得當兼以他名試錢塘案發兩第一乃棄錢塘名而就仁和爲仁和生適值鼎革君集同社生哭於都亭其社名登樓君與陸行人兄弟主之方行人通籍時君爲序其文各以氣節相矜高至是行人赴水死君欲應漳浦黃宗伯檄召不得乃屏居南屏以理學經術授生徒不入城嘗以哭父過自嘆曰禮有卒哭謂不設行哭禮耳豈制其涕淚耶又曰士不入朝者親聞闔也其不歷城市者以應與墳墓親也吾安親矣乃時過墓林徘徊哭泣以爲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亡者君遇而止之曰父杖將焉逃還自指曰是雖欲乞一父杖其可得哉言未已而泣乃爲遊子遇孤兒行以勸之其人幡然歸卒改悔爲孝子云海甯吳太常山陰劉

掌憲漳浦黃宗伯華亭陳黃門皆東林君子千里馳書請爲友君嘗愾然謂明亡寡實學大率通籍致身並以八比相惑溺卽究心章句喋喋談性命何益遂於理講外更肆力於象緯輿地律曆禮制農田水庸以及戎兵賦役之事與及門子弟共相砥礪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言徒誤人國也時東西各郡尙社事每立社必推君爲首君謝之去顧伉直不媿遇有不韙必力折其非陳際叔者同社友也嘗於高會閒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變黑白際叔面叱之其人驚顧曰是必柴先生也起逸去公渺於軀幹行步涼涼而氣怵然不可禦有大吏欲致公附己不得忽遇君淨寺或指之其人訝曰若是其小乎君聞之笑曰欲令其附己則方苦其鉅何言

小也君家無長物四方名公卿遇有餽餉悉麾去不受嘗臥南屏山有偷兒入其室君覺其爲鄰人也默勿言旣而搜拏及臥被徐曰獨不能畱此爲我禦寒耶偷兒始驚拜牀下君備慰之且勸其自新乃檢枕中錢百枚及案前銅器一二具使持出其人泣受去康熙二十年西南再開下 詔舉山林隱逸之士巡撫范君屏車騎到門者再君力辭之且請雕其所著書不許先是君贍古今學自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故其所著書亦往往以秦漢六朝爲指歸而宋元以後不及焉時同社吳君錦雯丁君飛濤張君用霖孫君宇台陸君麗京陳君際叔皆以古文詞名世而君爲倡始自前朝啟禎以迄今順康之閒別有體裁

爲遠近所稱名西泠體故終君之世不敢以宋元詩文入西泠界者君之力也君所著有翼望山人集二十卷青鳳軒詩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二卷家誠四卷家傳二卷明理論二卷及卒督學使春坊王君飭令有司迎木主崇祀學宮越數年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督學使春坊周君題其墓曰崇祀理學名儒柴先生墓又越數年孝子世堂世臺因修家乘成請予爲狀狀曰

崇禎之末嘗見君於陸行人坐閒意氣忼愾縱談天下事雖比之祖生之渡江越石之聞雞亦無以過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濱除道故舊外形神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曰近惟著

一裘垂幕擁火此身如寒冰祇覺牆東皆附熱地傷哉當崇祀時
既爲五君崇祀記乃復爲此狀以孝子幼孤未嘗狀也孝子善繼
志有文章名

右事狀毛奇齡撰

柴紹炳字虎臣仁和人祖祥明嘉靖中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
應權以明經爲莆田學博例許子隨任應試先爲莆田縣諸生任
滿牒歸仁和縣紹炳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
東去迎父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爲之
萎絕喪既除服而猶哭友問禮有卒哭謂何荅曰謂不設行哭禮
耳哀至則哭豈能忍哉里中有避父筭出亡者紹炳遇之問得其

故大悲曰爾有父苦非苦我無父苦乃苦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
其人垂泣自恨卒爲孝子紹炳又伉直不媿遇不媿力折其非陳
廷會同社友也嘗於高會閒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變黑白廷會
面叱之其人驚顧曰是豈柴先生邪與人交疏嬾率素胷無俯仰
人亦諒之夜有偷兒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衣被
徐曰某甲獨不能畱此爲吾禦寒地邪偷兒驚絕紹炳慰之且勸
其改行檢枕畔錢百枚予之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使持出其人泣
而去入 國朝居南屏山甘於貧匱有餽餉輒麾去教授其徒兼
賣藥自給素爲海甯吳麟瑞山陰劉宗周蕭山倪元璐漳浦黃道
周所器馳書請與友紹炳則奉爲師及歿難依宋子俊遇郭有道

故事服心喪期年閒居寡欲不營滋味嘗夜夢眾生悲切乞命及覺因說輪迴雜報事著放生戒殺文因斷血食每值客來清談竟日所設蔬果而已治門內有法嘗倣黃門顏氏例著家誡二十篇用垂楷式事其兄景明甚敬終身同居羣從子姓或宦成歸里或年長於紹炳朝夕相見莫不凜若嚴君康熙八年 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巡撫范承謨自詣之請以紹炳應 詔固辭又請刊行其所著書則謙讓以爲未之能信承謨歎息而止紹炳於象緯律厯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謂弟子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言徒誤人國矣治古文精力於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與陸圻吳錦雯丁澎張綱孫陳廷會

孫治毛先舒沈謙結社賦詩以唐人爲宗宋元詩不得入其界遠
近稱爲西泠體紹炳工詩有酬毘陵劉慶雲湖上見贈云劉生纔
把臂幾載客錢塘一見如相識雲遊卽故鄉春陰桑葉白日暖柳
花香未遯湖山興高歌那斷腸又寄陸景宣歸河渚云春雨草連
村市沒曉風花傍戰場開其西泠十子詩則與毛先舒斟酌論次
者也治音韻之學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叶古今韻有繁
簡聲文又有遞變著古韻通八卷首辨沈約孫愐禮部韻略源流
次辨部第斷限及入聲部次異同又辨全通半通閒通旁通四例
以崑山顧炎武書多可疵摛遺書以詳正焉炎武無以難也發揮
宋五子之學著省過記年錄明理論各二卷以示學者年五十有

五勒遺命數條而卒督學使者王康侯飭有司迎其主祠於學後
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二十四年提學周清原題其墓曰理學名
儒省軒柴先生墓爲諸生時先有青鳳集其後成省軒文鈔十卷
經史通考十二卷翼望山人集二十卷又有考古類編十二卷通
考纂略十卷家誠四卷家傳二卷世並行之其省軒詩鈔二十卷
白石軒雜藁八卷切韻復古編四卷藏於家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紹炳在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亦復端謹朱協威作小傳至
稱其歿後爲冥官蓋當時重其行誼故造作是說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四庫全書

卷

潘平格

慈谿潘先生諱平格字用徵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

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卽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殺鯀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卽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殺鯀之牛良知也致不忍

穀餼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穀餼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後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意之存於中者無僞運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宜其家人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

正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
開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
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
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別求心蓋真
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
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枯之反覆者未嘗不流
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
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
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
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

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賓主雜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懍懍焉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懍懍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卽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卽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

分之未盡而慄慄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卽是心心卽是敬也又謂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卽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卽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又

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閒無託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偬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息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敖心生責此志即不吝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慢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即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

卽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卽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
心生責此志卽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
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
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又謂真志旣立則一日
十二時打成一片志旣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真志所率由豈
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自倫常日用之外另
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本窮理之
學先推極知識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
爲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日用故
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嫁者耶嗚呼爲學本無

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閒閒忙無閒蚤暮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又謂晦庵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歿而聖學亡今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爲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歿而聖學亡則尊爲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於孔孟則必目爲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

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
讀孔門經書故意見偏陂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
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又謂吾
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斑憂歎徬徨惟恐不
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
時肫篤我以為喜有時懈緩我以為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
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
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
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
歎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三子見為甚難我見為甚易夫子

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誑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蓋先生欲超出程朱之塗轍並亦諱言陽明以便直接孟子而觀毛氏文強稱先生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四十年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亦與陽明龍場之悟無異故一守陽明之致良知與責志之說而特以格通身家國天下釋格物以示不入陽明窠臼然而或言真心或言真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穀觶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卽據爲渾然之一體卽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

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
在此所以集義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
乎先生誣孟子矣而欲直接孟子之傳因狂而妄明季之言心宗
者其流弊大抵如此奚足怪哉

右學案唐鑑輯

國朝書目類考卷三十一

三

吳光

昔吳康齋同時有龍潭老人者晦迹劇彩婆娑邱園余嘗愾慕其人今乃見之於野翁吳先生焉翁名光字與嚴江南武進人幼有至性十齡喪母哀泣如成人毀幾殞生比就傅警穎不羣日誦數千言爲文說理而華有聲庠校入太學太學士爭交之傳其文以爲式久之翁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而以其餘力博綜典墳旁及九流百氏發爲議論自成一家言清明調暢有韓歐風甲申之變翁聞之太息流涕心忤忤者數月取平日所擬時務並雜撰付火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滬東僻壤日惟玩易自適倦則徐步隴畝與耕夫田叟較晴量雨話桑麻以稻稭耳不受市諠目

不逐紛華足不入言偃之室口不爲名利之言恬泊逍遙嗒焉於山水之間自託於野翁爲野翁傳以見志其略云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計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胷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爲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所諧與世然又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相對歎然未嘗有忤於物少讀書每厭章句得古人大意便爾欣然晚年一切度置高閣編茅插籬廬於中田桑柘之間十畝閒閒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閒世亦不復知有人閒世人或謂翁胼胝之業田家亦以此苦而翁獨甘之無乃不近人情乎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作苦之餘把壺自傾舉杯邀月不覺歌呼嗚嗚而翁從未嘗以詩酒問世世亦未嘗以詩酒多翁翁

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閒居靜坐日吾於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標枝野鹿庶幾未遠翁自號爲野翁人亦因而稱之曰野翁野翁云又自題其像云野翁野翁汝其是耶非耶胡不去而巾易而袍戴以笠箬衣之襪屨徜徉於桑柘之下隴畝之間而拘拘束束若此也耶余今爲汝贊贊曰野翁之像天子清癯落落寡偶人智我思霑體塗足以耕自娛數椽容膝甕牖繩樞北窗之下其夢于于舉觴對月把酒一壺不廢吟嘯烏烏而呼任天且樂老我農夫見者莫不爽然自失其趣操與龍潭老人蓋異世而同風也所著有弄丸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鈔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

而易柏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尤足指南來學於無窮云
二曲隱者中孚曰余杜門息影足未嘗他往歲庚戌躬祭先子於
中州因便至吳吳人爲余言翁直樸坦易逃名避世之實甚悉翁
亦謬不余鄙顧余蒞次相與商證性命充然如有得也繾綣不舍
遂稱莫逆翁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殷殷雅誼不棄葑菲其盛德虛
懷默有以律夫余之簡亢也多矣故次其槩以誌不忘

右傳李中孚撰

高厚

公諱厚字古生先世餘姚人以遊學徙居錢塘少博羣籍有聲藝林閒崇禎末中原寇興公絕意仕進授生徒講學里門先德器而後詞業言坊行表爲後進領袖東陽遠近多宗之嘗居喪過哀毀三年未嘗去衰經人勸以勿過公曰先賢子羔爲吾宗所自出三年泣血當時不以其踰禮而貶其賢吾嗣吾宗賢幸矣事伯兄如父所遺猶子三女一公爲之嫁娶親黨有貧者恆饋之或給以產鄰里有所乞無勿應會越大饑郡守王孫蘭司李陳子龍令所在設粥廠公特立廠於里門貸錢燒糜全活甚眾且復儲榭柳掩骼骼以廣德意臨歿書忠孝二字呼嗣子以勿忘君父爲囑所遺詩

二卷文一卷格言一卷朱陸異同論三首康熙二十五年以子貴
誥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二十七年巡撫金公提督學政
王公巡鹽常公從士民之請崇祀杭州府學及餘姚縣學鄉賢奉
主入祠後學史官毛奇齡謹撰事狀而勒之主陰二月朔日謹狀

右事狀毛奇齡撰

鄭賡唐

公鄭氏名賡唐字而名別號寶水處州縉雲人生時大父日強方
丞崇仁崇故有元吳文正寶唐書院因命名孕唐而字曰而名蓋
以名世期之也後改今名公少聰穎善屬文弱冠舉天啟丁卯鄉
試卽有志聖學躬行實踐克自砥礪問學南屏深有契於姚江之
旨每以新建自勉人亦不以爲夸也旣屢困禮闈益講求經世之
務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師中原魚爛明諸藩多避寇南徙福藩立
於金陵時議將以括婺二郡改封崇藩括土瘠民貧建藩供億紛
紜民不堪命公叩關言處州萬山巖突登涉艱辛田疇旣瘠商販
復少又鄰邑武義江山浦城嵩溪靛賊麻盜屢屢見告聞有藩封

彼將生心無兵無食何以鞏維城而奠磐石因言其不便者七議
得寢未幾南都告變閩省有所擁戴公以夙望薦起爲翰林院待
詔旋晉吏部稽勳主事轉驗封員外郎攝文選事有選人以干緝
餽公司關以進杖而叱還之選事一清時疆土日蹙權貴鴟張岌
岌然有不終日之勢公感憤時事上書數萬言豫章會公櫻見而
嘆曰眞救時碩畫也然卒莫能用會福甯兵備缺公以參議往任
方簡車乘蒐卒伍閱鎧仗峙糗糧思有所樹立而時勢已不可爲
矣因辟地長溪叢箐閒架木爲簷自處隱約公尊人念公切遣閒
使趣公歸公踟躕未決客語之曰公有二人在奈何以身浪擲因
念衰親獨子誼不忍畱痛哭謝歸覲兩尊人後臥山中不復出郡

帥檄召公公以死自矢會有解者乃已時兩尊人年高日侍庭幃
晨昏定省跽起如孺子父助教公生強健無疾疾亦不親藥餌公
不敢違但潛命醫於戶外調伺必復初乃就子舍否則衣帶不解
也家貧無私蓄所入悉以奉兩尊人迨兩尊人卒公當不致毀之
年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葬則躬操藁舂與備作參蓋天性純篤
如此居平論學以聖人之道莫大於易而其志具在春秋於是爲
讀易蒐春秋引斷二書易蒐鈎索精微多發人所未發其論亢龍
也謂其時之不得不亢惟知進而已何能慮其退惟知存知得而
已何能慮其喪亡以伊周觀之上下危疑流言繁興斯時欲慮退
於進虞存於亡患喪於得能無餒乎論泰之初九曰卦以泰交爲

義所謂內君子外小人者正欲與之相安不欲與之相激相安則小人可化相激則君子亦傷否之六二日二以中正應五中正爲能包容小人之心承順君子之德使小人皆受其吉卽大人否亨之道此雖與小人爲羣而轉移變化在我豈得而亂之哉坎之九五曰器盈則人槩之盈者人之所槩也不盈則適得其平虛中以受天下何險不濟其解義精確類此引斷多采諸說之長者而間申以己意皆爲通人所稱治經外復取古事可疑者辨析成書曰古質疑漢語林其辨周公未嘗殺管叔論尤宏偉有關倫常教化詩文十餘卷而最奇崛者爲簞上吟一卷洞金石而泣鬼神語二子曰此吾志所在存此一卷足矣晚遂有欲以遺逸薦者公笑曰

吾豈以終南爲捷徑者哉力拒之公二子長惟颯次載颺皆舉進士高第有文章名

黃生日余從次公中翰得見公遺書竊嘆其經有師法可著錄乃中翰君言公生平雅志勳業自長溪歸方強仕耳卷懷而處以著述聞非其志也予謂不然公遯世無悶安貧守志非賢者孰能之況其書具在卽儕之古人奚惡焉予故特錄之以爲傳儒林者之選

右傳黃虞稷撰

四庫全書
目錄
卷之三十三

三

蔡宣之

蔡宣之字德修蕭山人奉父避兵甫出城卽衝散號泣歸嗣尋見父於隔岸已被執亟撲身入河泗水救之然素不習水也及岸則父已在刃下迺以身芘請代死兵亦感動得兩全去旣而潛心理學有名行從學者甚眾題其門爲匠門與從兄大敬先生仲光同祀鄉賢云

右繹史摭遺李瑤撰

東京府史書部
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五補錄

儒行一

曹續祖

大甯曹先生諱續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
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
曰人之爲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爲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
竅虛而氣靈故爲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爲神明焉所以能具眾
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眾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
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知如聖人而下焉者或
爲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

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
心道心而卽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
以其心爲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
爲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
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
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
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感焉或曰性卽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
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爲心或曰理卽心也夫理卽
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心何得以理爲心
彼則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塊肉已耳揆之

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相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能不淪胥而爲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爲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有流而爲披剌參方者因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爲死血而心之爲心皆羣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願如是耶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爲形氣而性理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而果有心外之性理哉其襍書曰文人無行動曰造物忌才輒敢怨天不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何嘗忌之哉但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爲機變之巧作淫奇之文以之傲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

所求以彰惡報焉豈但忌之而已耶其日記曰言言之理行行之實力能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請討陳恆是以言行好善惡惡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不知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不是俗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狀莫罄形容理難名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卽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充者氣無外理卽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

卽無內也其僞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鄉愿
狂狷分眞僞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口是心非豈聖
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根前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
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高柴季路久齊名眞素談空涉異端
謬從太極問奇觀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
踐而確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臥
雲洞草

右學案唐鑑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六目錄

儒行二

張履祥

何汝霖
沈磊

凌克貞
張嘉玲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六儒行二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二

張履祥

何汝霖

凌克貞

沈磊

張嘉玲

張履祥桐鄉人幼孤貧受論孟於其母母詔之曰孔孟祇兩家無父兒也既長從蕺山聞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立身端直一以躬行爲務著楊園全書三十四卷居常躬習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復古矣履祥病講學者騁口辨沽虛譽故於來學之士未嘗受其拜

一以友道處之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

右 國史館本傳

桐鄉鐘鎮之西溪橋楊園張先生墓在焉先生生於前明孤貧力學既長有志於聖道從蕺山劉子游已而篤志程朱之書雖於蕺山亦不盡從其學不務口說不以師道自居嘗曰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爲亂一也故其著書惟以敦本切於日用爲務其最著者爲經正錄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矣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而非學不爲功又爲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

世道可以復古嗚呼何其言之深切著明歟自頃復社諸人主張東林之餘論好標榜以爲名高其一二號爲清流者又多不能自檢約或酣放於文酒講習之會於道德之風遠焉而一時搆爲朋黨之說遂以儒爲詬病嗚呼人未有無不爲而能有爲者亦未有妄求妄取於人而能有不爲者又未有日徵逐於聲氣而能無妄求妄取者東南復社諸人所萃也先生之生其地同其時又同而能自拔於流俗其反身密踐期自得之學實足興起在後之人故我朝正學推陸清獻公亦私淑於先生是可謂守先待後之醇儒矣先生卒於康熙十三年年六十四履祥其名考夫其字所居爲楊園村舍故學者稱楊園先生禧嘗讀先生之書而未能有得

也謹揭其大略以表於先生之墓俾承學者知所觀法焉

右墓表汪家禧撰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故學者稱楊園先生以萬厯三十九年生天啟五年入邑庠崇禎甲申春至鼓山師事念臺劉公夏聞京師三月十九日之變編素不食攜書籠步歸楊園時先生年三十有四矣九歲喪父擗踊袒括如成人十八歲喪王父二十一歲喪母治喪一遵文公家禮家故貧以授徒爲業躬自力農桑與其兄同居至老無閒言自少用心於小學近思錄經史諸書往見念臺自謂有所得念臺大節彪炳其學於程朱有出入先生初宗之既而恪守程朱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

子伯繩纂輯先人遺書亦多折衷於先生時黃太沖方以紹述鼓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先生隱約閭修不標門戶嗚呼其所見者遠矣先生同志友始則顏士鳳繼則凌渝安何商隱晚則張佩蔥佩蔥執弟子禮先生曰某自授徒外未嘗敢以講學爲人師也年六十有四卒是爲康熙十三年晚得子先生卒後亦亡

論曰楊園先生接辭胡之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真知允蹈者也然陸公未獲與先生相往復先生沒乃見其所著備忘錄等編而心折焉先生之書未嘗流布厥後海昌蜀山草堂已刻版旋燬於火嗚呼是後起者之責也夫

右傳雷鉉撰

張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世居浙江桐鄉縣清風鄉之楊園里學者稱張楊園先生父曰明俊明萬厯中副貢生先生九歲喪父母沈夫人教之天啟五年先生年十五補縣學附生崇禎七年館同邑顏士鳳家時東南社事方興各立門戶遠近紛如士鳳與先生嚴相約毋濫赴但與里中數子邱衡輩相砥支行曰存知社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二見黃子石齋於武林石齋以近名爲戒先生謹誌之十七年渡江見劉子念臺於蕺山師事之歸而自謂有得也他日於念臺著述中採其尤者曰劉子粹言吳江張嘉玲佩蔥甲申後棄諸生從游請執贄師事先生先生不納門人或請其故

先生曰某生平授經之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誼近見時流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也豈至暮年而躬蹈之況佩蔥敏而好學聞善力行素稱畏友乎初崇禎十六年門人歸安吳子琦請於先生欲游復社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子往拜楊維斗一人可也先生曰人不可無直諒之友予年二十後得交顏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污其不至失足於張溥周鍾之門者皆士鳳力也其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君往見彼則予絕君交矣予以是懼而止故先生於士鳳之喪徒步往哭收其遺文以歸焉先生嘗云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云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

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所著書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
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荅問
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
書凡十有六種先生之學以程子朱子爲宗而尤嚴於陽儒陰釋
之辨與先生同時學相似者爲太倉陸桴亭先生後先生而興起
者平湖陸清獻公也清獻公見先生備忘錄一冊以爲篤實正大
足救俗學之失甚欽歎之又其後海甯祝在齋於先生之書采
輯精要爲淑艾編稱先生盛德所至迴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
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干諸君子而爲朱子以後五百年間知
之一人

吳德旋曰予舊聞張楊園先生爲陸清獻公所推重而未嘗見其著述道光十六年予與桐城蘇惇元厚子相遇於鄞江厚子篋中有先生全書及門人所訂年譜一卷予幸獲借觀因次爲傳

右傳吳德旋撰

先生姓張氏諱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也所居名楊園故學者稱爲楊園先生生明萬厯中年十五補邑諸生少讀陽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高願諸公各標宗旨講學名祗排王氏實出入於良知之說其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敬爲宗先生聞而往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餘年旣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

行粹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所著備忘初學備忘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辭胡之傳以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吝驕二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閑聖道自任斯斯辨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沒後清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翰匿如此

論曰楊園先生將葬祖而橫室爲盜所焚長女適非人爲所毒殺其所遭視生人特異老年妾生二子迨沒後相繼以天而訖無主

後又神道之不可究測也然宋元以來率以近代儒者耐食於孔氏之庭如先生殆毫髮無愧而後之王者所必取也然則天所以賦之亦優矣

右傳邵懿辰撰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祇爲有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遂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

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乃慨然謂狂瀾既倒墜緒茫茫望古作規津梁萬物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堂皇埃蕪太學不廣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游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甲申後益杜門寡交惟茗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敬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己欲清恆入於濁求道

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唯以嚴立藩籬，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於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衽衣猶粗麻。卒年六十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借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蚤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不

戒於火天下惜之

論曰有明一代儒者辭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唯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之濶直窮其窟啟清獻之學道得其傳嗚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賸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於乎危哉

右小傳陳梓撰

張履祥字考夫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

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游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敘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道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居鄉躬耕習於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蕺山見姚江末學流於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

履祥傳其學故所著之書切於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聘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亢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桐鄉張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粗無精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

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
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爲欺矣又謂一入聲氣便
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
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
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腳
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
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又謂人知作家計須苦喫
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
孟子一生忍飢受餓祇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
掙進得幾分否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

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齊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祇此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日則念平日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口誼之所爲不至枯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

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慎獨卽物窮理勿欺勿怠者是亦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淑世箠瓢陋巷之中卽寓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人心或敦風教而挽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不困也嘗曰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傳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途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

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
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於密若此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則出
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
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
目其意祇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
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曰世儒功夫祇說
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院
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
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
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

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作
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
竊可欺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
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弊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
又曰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
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
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詖淫邪遁之
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
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詖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
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

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
兩是兩非之說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
禍不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
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
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
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
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尚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
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闡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
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
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

率辭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詘辭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陸王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汨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間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尙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皆從事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會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會子之

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傅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

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功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

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其
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
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
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思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
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摩頂放踵而爲
之善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
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
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

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

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徒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
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
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
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
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省
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
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
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
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

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

不使有關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
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眾寡無小大
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
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
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
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
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
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
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
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

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遂其初志況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雖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此志也其與沈尹同書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

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虚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輟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

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倣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忠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

之不肖既已有間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

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
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
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
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
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非
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
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
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限於一偏舉此遺
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
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

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冰之釋而凍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

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

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
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弓
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
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
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
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
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
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
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

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
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
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
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
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
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
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但
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
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
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功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

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諭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德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

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蹠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己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

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傳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卽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日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己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

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即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略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聖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

右學案唐鑑輯

父母有子未得爲子教成而後謂之有子人君有臣未得爲臣教成而後謂之有臣故曰師也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

未能志伊尹之所志且志范希文未能學顏子之所學且學朱考亭日漸而進自有所不能已矣

靜時無功夫動時全不得力動時無功夫靜時遂無主張人莫不爲子孫計長久而不知教其子以賢一子賢子以及子其風遠者十世數十世近者五世三世嗚呼可不慎所以教之哉

身者其表也天下國家其影也表立而長短曲直弗能違也身立而善惡治亂弗能易也以曲木而來直影得乎

凡人學問不深可以漸而深聞見不廣可以漸而廣惟立身一壞不可復救高才博學適以濟其惡耳

天下每至全盛衰亂遂作惟聖人能豫計而爲之所易所以著日中之戒履霜之慎也

終日言不說著自己終日思不省著自己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凡看史當一番大治亂大變革處先須立箇主意朝廷施爲措置當是何等君子出處進退當是何等然後見得自己學問淺深與古人行事得失處不然盡熟二十一史臨事只是茫然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則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則愈衰以一家論祖宗勛業必是長厚子孫漸薄家亦漸替矣有天下者亦然

功夫但當立準課程循循做去不可計較有益無益目前卽不見有益後來得力亦終在此以爲無益而舍之或求速效終於無益而已矣是以君子貴恆

遇災而始知修省已非敬身之道若遇災而猶不知戒則刑戮之民也謹言慎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爲修省之實

治天下只行其所無事而已若操切一分便入申韓減省一分卽入黃老居敬行簡乃能行所無事

學術壞而心術因之心術壞而世道因之古今不易之理也孟子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是本心術而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本學術而言欲正人心先正

學術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禹之聖也莫不稱神然見於書祇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已忠
武侯之賢亦莫不稱神然見於教則曰集眾思廣忠益而已然則
人皆可爲

虛心以求理平情以處物行事之始當思其終接物之際宜戒其
薄

擇善人而交擇善書而讀擇善言而聽擇善行而從是初學切要
功夫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則讒人至矣聞正直而憎聞邪佞
而樂則諂人至矣聞譽而喜聞過而怒則面諛之人至矣

周子明道程子篤實張子勇決朱子精密 以上願學記

妄感不可有自然之感不能無絕感守寂卽入於禪吾儒隨感而應應已仍寂如鐘在懸扣之則鳴如琴在御鼓之則聲

學問未論高下淺深先辨誠僞誠則青天白日是此人夙夜寤寐亦是此人僞則大庭廣眾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

志趣高明廣大而後可以共學功力堅忍果決而後可與適道必有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之精神而後可謂之學

恐懼者修省之資修省者恐懼之實

忿爭之中無正士門戶之內無忠臣

不特佻達是輕氣易動皆是輕不特浮慢是粗爲物所蔽皆是粗

由於用功疏而定力淺

世道盛則氣和氣和則賢才眾多故曰君子道長得時用事者恆
君子凡富貴壽考之類多自君子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每及於
小人世道衰則氣戾氣戾則奸邪眾多故曰小人道長得時用事
者恆小人凡富貴壽考之類多於小人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亦
及於君子辟諸草木感陽氣而生者陽盡則衰感陰氣而生者陰
盡則槁此固氣數之自然也但陽氣終無滅息之理故聖人參贊
化育唯是進君子退小人崇正學黜異端則不仁遠而暴亂寢政
教行而治安久矣 以上問目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爲第一

愛身修德力學親賢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

經世本於經學乃真經濟也名臣奏議等書各得其一斑耳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立命矣素其位而行可謂順受矣

昧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怵利害之人不可與其事

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曖昧陰陽之別也

當爲者義當安者命見義必爲不敢不勉順受其正不敢怨尤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儉以養德勤以養
身

天下之治眾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人主之德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士庶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佞爲急也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莠天地間人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之所擇耳

操心當密應事當緩見事遲只是疏之病故須密徒緩亦不濟事須是慎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

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二語非朱子形容不出自非虛明之至如何

能舍己從人辭河東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其庶幾乎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惟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

一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修貽毒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履冰乎

荒政興工役是兩得之道工役之興莫善於治水利修利隄防開通障塞非獨飢民可以得食亦使永遠水旱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

不讀史則不知事變不能盡小人之情僞見應事之得失今之人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猶古之人今之事猶古之事也

迫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

朝廷用宰相須是讀書人吾人交朋友亦須是讀書人讀書人雖有浮偽終依傍道理不讀書雖是忠實卻展拓不去甚者偏執已見一事不可通曉其病不可勝言

今之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四字能副其實否不必問三德六行及六藝也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眾之義不若清心以俟眾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

俟眾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不特君相爲然凡居上以
莅眾者非此無以集眾思廣忠益

安處善須從勉字做功夫樂循理須從苦字做功夫久則安安則
樂矣

毋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毋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究之義理自
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臧否自有一定何嘗亂得祇
以見其心之私此種中病最深貽禍亦最大不可不力治也

賢才之生天意所屬故曰簡在帝心尊居人上而使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甚者與羣小比一時君子則摧折禁制之使不得達其逆
天理至矣自古應天之實修省爲先進賢退不肖次之問民疾苦

國朝書林卷之二
修政易令又次之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功夫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爲異端功夫

聖賢未嘗多憂多忿事物之來無論順逆只安心平氣處置得當理而已徒憂無益輕忿尤害事

陳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非道則道豈外於此若以爲道盡於名節則特藩籬而已門庭堂奧尙有在也

人心天理盡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便少一不好人有心世道者不可不扶掖成就之沮人爲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

最是不祥

主忠信立德之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修德之事日用之功此爲切實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克治不去只緣持敬功夫不密

貧賤能不忤不求富貴能不驕不吝便有身分可向高明

羔羊詩註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欲爲名世之學當存王者之心王者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

朝廷言路開豈無不善之言雜然而進然而忠言得至於耳凡政

事之闕失四方之變故天下之賢才官方之臧否皆得聞知所以治安而國家可保也若言路閉塞小人害國之言固不得入然而忠言不至於耳細大之務咸罔聞知所以亂作而危亡也

極敝之法得賢人爲之亦不至於大厲極良之法使不善人行之亦足以爲害如青苗之行當時韓魏公程子所治之部決不病民周家徹法陽貨榮夷等行之決是爲暴求賢用人誠不可不汲汲也 以上備忘錄

年雖有早暮志氣不可一日而衰世雖有治亂綱常不可一日而廢

君臣朋友取其相濟主德剛則臣以柔濟之主德柔則臣以剛濟

之朋友亦然

官多則人才不足必濫取以備員祿薄則難以養廉必詭利以欺人朝廷與士人兩失之道也

凡舉事斷之以心

公私

揆之以義

是非

合之以情

從違

審之以勢

輕重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唐太宗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斯言不獨為帝王者當知自公卿大夫及士庶人皆然

以上備忘錄遺

上山陰劉忠正書云人品之有君子小人與治術之有王霸其辨只在誠僞故於孟子所謂怵惕惻隱為誠內交要譽惡聲為僞以自省自考惟恐入於僞而不進於誠也

與吳仲木書云通書言無欲故靜此爲探本窮源之論主於敬則自無欲無欲則不期靜而靜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又曰接對人物決宜存一種韜晦之思非獨養德亦所以避咎

與沈尹同書云學者之患在於志卑而氣弱惟其志之卑則以聖賢之事非己之所能爲而浸淫於流俗惟其氣之弱是以雖知義理之當爲而吝於改過怯於遷善無是二患矣則或矜己而自大浮夸而無實是皆暴棄之根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仁義之心而已所謂民之秉彝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但人不能充長此心而求其本然之正耳

以上書

吾人生於天地間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以一家而論一家不可

無一鄉而論一鄉不可無至於一國天下皆然方不負父母生我之意

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謹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嚴則入於匪僻

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故曰苦言藥也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暱者長我慝者也

輕浮二字是弟子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浮不恆其德亦由於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

家猶身也元氣盡則死亦猶國也元氣盡則亡故善養身者養一

身之元氣善治國者培一國之元氣

以上初學備忘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思惟主敬可以攝之

學規

土薄易崩氣薄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蔽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

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為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天道人事感召之理常相依也

做人最忌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

作家以勤儉爲主做人以孝友睦婣任卹爲主

處鄉黨宜謙以持身恕以接物謙則和和則不競恕則平平則寡
怨人生長於鄉猶魚生於水也魚出於水則死人不容於鄉則禍
患隨之矣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游而恤其勞苦要以
孝弟忠信爲先貧家役使之人第一宜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要
謹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族者必以是爲先
承式微之運當如初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春陽之回處榮盛之
後當如旣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子孫以忠信謹慎爲先切戒狼薄不可顧目前之利而忘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時之勢而貽數世之憂

語默量其可動止酌其宜親疏審其人取舍求其當出處去就觀其世謹身飭行內不犯義外不犯刑可謂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者矣以上訓子語

右政學錄陸言輯

何汝霖

武原何先生諱汝霖字商隱撰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

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占畢
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
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
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橐而欲
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
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荅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
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
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
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其餘尺
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

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鈔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右學案唐鑑輯

凌克貞

烏程凌先生諱克貞字渝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

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眾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況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

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則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肖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殺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

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關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覈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尙況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白明誠之學也而陽明白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況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

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裏洞澈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

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於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

行如日月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曾與楊園先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賢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

溺於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
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既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
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互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
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
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
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
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己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
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闇然求道之心
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
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邁然弟以爲血氣雖

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畱之

右學案唐鑑輯

沈磊

沈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閒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淦安爾慥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

之傳虛度光陰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躕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旣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肩聖道鼓倡後學畱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

以容此正發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爭則執途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眾而講之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於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已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尚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略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文義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

尚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息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無己之悠忽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敞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龔瞽者之匍匐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

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既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覲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教之

右學案唐鑑輯

張嘉玲

張先生諱嘉玲字佩慈姑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凌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

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
虧復申前請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
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
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
長好爲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
立則異端爭起於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
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
方以鉤致之旣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皋比
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旣
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齋虛聲而

卒流爲勢利之門於是以講學爲倖竇以載費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風俗益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拆而餘波遺燄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闡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敬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

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槩謝從游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卻贅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甯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

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
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說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
善以全高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
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
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
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邁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既無可爲而退又不
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有願學
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
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
然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旣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

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膺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既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於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沈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甯必摳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

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槩
人人而況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蓑之徒惟
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
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歎聖人之畏天
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
人而師之其所造甯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
以拒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嫻
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
貴親炙之有以矣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
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

己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
賓也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
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
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
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既長雖幸得
從諸君子游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於舉業之
卑污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情慢邪僻設身而不知
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
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將安施也願以行負
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觚筆

於有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悽悽丹忱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間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既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箕膺搗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於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映惡乎知夫道若是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

樵得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飢渴之害心以少荅父母生我之意
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
掖放廢之人俾贖得聰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
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
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
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
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
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
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
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右學案唐鑑輯

右學案唐鑑輯

四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七目錄

儒行三

陳瑚

孫奇逢

子望雅
錢佳選

博雅
趙御眾

韻雅

劉醇駉

178-744

178-744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三

陳瑚

陳瑚字言夏蘇州太倉人弱冠爲諸生當明季天下多故與同里
陸世儀相約講求經濟大略謂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
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爲鉅帙
各數十字如黑蟻皆自掌錄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渠漕
運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
刺妙天下崇禎壬午舉應天鄉試赴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涇塞

水旱游至民大饑瑚上當事救荒四政書其預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預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慎災眚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困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勤轉輸招商米優米鋪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兵設偵探勸習射練腳夫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鋪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公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兵役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無能用者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脈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

良醫束手識者以爲篤論乙酉以後避兵行遜不交人事嘗初冬驟寒客有重裘者知瑚被單袷欲解以贈竟夕不敢發聲退語人曰乃知今世復有陳無已也其孤介如此晚益困阨常至絕食終不肖干人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卒瑚之學閎闊俊偉博通古今其論申韓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漢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於天

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敝敝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賦役曰有田則有租卽粟米之征有身則有庸卽力役之征有戶則有調卽布縷之征唐租庸調三代之遺法也楊炎變爲兩稅卽今之條編合丁田戶三者而一之矣唐法之不善在於口分世業其意雖倣井田而實有不便者後陸贄極論其弊以爲專治資產故不善竊以爲不然田租當從兩稅而有身之庸則但當役於本邑如今之牙行匠戶當官相似問丁不問田可也至於白糧之類解送京師自當計畝出財行雇役之法如今之官運可也至有戶之調則亦當問戶而不問田但輕

其稅可也今之併戶田爲一者亦非也又曰三吳田事全重水利其田亦當如禹貢分上中下三等此在縣令可以意行之不必俟上命也或於閒暇之日循行郊野分高低平三等遇旱則寬高等之租稅遇水則寬低等之租稅遇全荒然後及於平等此均農之大要也所著書有蔚村講規聖學入門書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薦先祀神權定禮菊窗隨筆荒政全書今皆不傳

舊史氏曰 國初東南多隱君子以志節自勵而博達多通毅然以經世自任陳先生實爲之魁當避兵時至崑山之蔚村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蓋其學用之必有實效而不爲空言斯可睹矣顧屏居窮野不求人知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當世遂無知之者予求其遺書二十年不得聊按所聞千百之一
不足以傳先生然藉此存其梗槩庶幾承學之士猶或聞風而興
起焉

右傳王鳴盛撰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朱子
曰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
有當行之路然則人之於道豈待有所矯勉焉竭知盡能而後幾
而得之歟而或且帖帖然若負之而趨者曰道在是則惑也先生
孝於親友於弟敬以持身和以接物門內外無不化而先生若不
勝舉鄉進士制義一出荒陬僻壤無不知有先生先生無有也甲

申乙酉而後躬耕水鄉霑體塗足與蓬歷牧豎伍先生不知其高三旬九食突煙蕭然先生不知其困四方來學者課以大小學日程記過省躬互相糾舉孜孜矻矻先生不知其勤詩歌古文盈箱累軸考古經義參酌冠昏喪祭諸禮都爲一卷著開江平賦等書燎如列炬先生不知其學之博所居蔚村田瘠而窪先生築隄捍水方數十里歲得稔做常平倉法積粟振饑養其父兄教其子弟先生不知其惠之足以及人曰吾力之所得爲者爲之其不得爲者可無憾也昔人有謂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者非先生之謂歟陶淵明西田穫稻詩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梁太子統序其集因以爲安道苦節

焉曰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靖節之謚不足以盡淵明也義熙以前義熙以後循其分守其常亦天下人心之所固然淵明之不得不然者耳豈以孤生介立標榜一世也哉按謚法好和不爭曰安先生卽口不言道身不行道而動靜語默日與道俱安之猶率其性也已爾滇南介石文公謚貞道太倉桴亭陸公謚尊道皆發自先生而推本於河南夫子顏游先生之門三十年見之實知之深用敢從諸子後述其槩私謚曰安道謹議

右私謚議張溯顏撰

太倉陳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日入孝日出弟日謹行日

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
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
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
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特
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
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
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
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
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
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眾說雜糅於其

開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眾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釘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

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思邈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

上數友而吾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膠長者游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遯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

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輯爲是書願與
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儻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
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
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日省敬怠曰君
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
夫洒埽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
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
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
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
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

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曰省善過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

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柰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者有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者有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者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爲篤實云

右學案唐鑑輯

太倉陳安道先生瑚與陸先生世儀講明正學一洗明季心宗之陋讀王光祿鳴盛所撰傳輒慨然思慕其爲人意學者苟快覩其著述必被濡澆者不少而光祿惜其皆不傳則已空託想像矣謬廷寤寐有莫能釋然者久乃得其聖學入門書不覺心醉刊公同好繼又於友人處見所鈔曹耀廬先生扶蒼作其遺書序耀廬雍正中膺保薦晚始交先生孫乾如是其書乾隆時猶存今求五十八卷之本於吾楚杳不可得未卜已梓否亟錄其序備志學者尋訪而刊傳焉或不致湮沈歟序曰吾婁理學大儒陳確庵先生沒於康熙乙卯歲門人私謚安道先生距今五十年先生之孫乾如

搜輯已刻未刻遺書閉戶鈔撮幾歷寒暑詩書序記等悉遵朱子遺書編次彙爲五十八卷附以離憂從游二集頽潭詩話婁東十老圖詩歌簡帙浩繁不能盡付剞劂慮其流傳於後殘缺散軼思倣古人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垂不朽嗚呼乾如之所見者大而體先人之志者深矣昔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書皆記德祐以後事貯一鐵函沈吳郡承天寺僧房井中至明崇禎十一年天旱後井出之相去三百六十年楮墨完好於是文彥可陸子垂諸先生謀梓而傳之蓋忠孝所感必有神物呵護其間非苟然者安道先生生於明季負不世出之才壯盛時卽潛心居敬窮理之學以紹成絕業爲己任一時奉爲儒宗以其餘暇凡天官地理農田水利

陰陽律象家言無不深究又逆知世之不可爲卽奇門兵法至擊刺騎射皆得異授蓋將大有所作爲非徒褻衣博帶聚徒講貫託諸空言已也甲申聞變焚棄衣冠長遯於蔚邨七十二潭紅蓮綠稻之區惟與故鄉朋舊如陸桴亭盛寒溪陸鴻逸江藥園王石隱諸先生輩形影相依吞聲忍泣黍離麥秀之悲神州陸沈之痛輒涌見行墨間亦旣無可如何惟專於講論道德日課月程以終其天年亦可慨已扶蒼生也晚不獲身列大賢門牆恭承其教訓今得與乾如交盡讀先生遺書實云厚幸乾如復不棄其譎陋屬詮述其藏書之意後生末學以管窺蠡測是懼慙然不敢應而乾如言之益力因念先生遺書具在其名節之重等黃農虞夏之思其

道理之醇繼濂洛關閩之統歷世久遠必有如文彥可陸子垂諸
先生之表章鐵函心史焉者扶蒼附名簡末賴先生之書以傳榮
莫甚焉故不敢辭而拜手識之如此

右儒粹段諤廷撰

178-764

178-764

178-764

孫奇逢 子望雅 博雅 韻雅 錢佳選 趙御眾

孫奇逢直隸容城人少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學欲以功業自著年十七舉萬厯二十八年順天鄉試連丁父母憂廬墓六年旌表孝行與定興鹿善繼講學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天啟時逆閹魏忠賢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以黨禍被逮奇逢善繼故與三人友善是時善繼以主事贊大學士孫承宗軍事奇逢上書承宗責以大義請急疏救承宗欲假入覲而陳謀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廠獄逆閹誣坐光斗賊鉅萬嚴追家屬奇逢與善繼之父鹿正新城張果中集士釀金代輸光斗等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臺垣及巡撫交章論薦不起孫承宗欲疏請

以職方起贊軍事其後尙書范景文聘爲贊畫俱辭不就時畿內賊盜數駭容城危困奇逢於崇禎十五年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條教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國朝順治二年祭酒辭所蘊以奇逢學行可比元許衡吳澄薦長成均奇逢以病辭三年移居新安縣七年南徙輝縣之蘇門九年工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畱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屢徵不起奇逢之學原本象山陽明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其治身務自刻厲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

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著理學傳心纂要八卷錄
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
十一人以為直接道統之傳又著讀易大旨尙書近指四書近指
聖學錄兩大案錄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歲寒居文集荅問日
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規四禮酌奇逢之學盛於
北與李容黃宗羲鼎足年踰耆耄講道弗劬康熙十四年卒年九
十二河南北學者祀之百泉書院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祠保定
與孫承宗鹿善繼並祀道光八年奉 旨從祀文廟奇逢弟子甚
眾而新安魏一黿清苑高鏞范陽耿極等從游最早一黿鏞三十
餘年患難與其一黿自山西歸構雪亭於夏峯白雪盈山孤燈午

夜故及門問荅一鼇爲多奇逢命一鼇輯北學編睢州湯斌登封
耿介皆以仕至監司歸里後往受業焉奇逢命斌輯洛學編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厯庚子舉人徵君孫先
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
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業耕者廢耒里老嗟歎子
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
夏峯之東原距生萬厯甲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
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
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

忠節旣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邵真積力久篤實光輝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貲於巖谷守令敦趣就道者數矣先生高臥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園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

治喪一準古禮借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
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
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子公
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
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
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游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
畫如掌孫公聞其襄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
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閹竊柄左
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
据調護供其棗餼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

定其子弟僕從廠衛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
當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略賊拷掠備至先生與
鹿太公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
匭者雲集左旣拷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旂擊鼓
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回鹿公子馳關門
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上疏以邊事請陞見面奏機宜都門誼傳
公與晉陽之甲閹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令公回而
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
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篋牢籠士大
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

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蕃舉
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窮七
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
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
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偪都城移家入五公山結茅山中
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
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
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
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
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其城關兼山

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來
學者甚眾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遺其子從游
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驕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
涵養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疾
病未嘗有情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荅問隨人淺
深疊疊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
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
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
廢墜者必倡眾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
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

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眾人震撼不知所底者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言語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己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讀易大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

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歎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游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凝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闡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

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我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
子所及當先生醜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履佐之撫前子
同己出事槐孺人母如己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
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尙雅增廣生楊孺
人出女二孫十二瀾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浴生員淦舉人瀉生
員漢浩浩沐浴湛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相用桓用
模用楷用榘用楨用榦用樟用柱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婿娶
聘皆名族槐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
東阡今移祔銘曰

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村志紹濂洛奧

旨微言開闢啟鑰窮理盡性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雲臥
蘇門韜光斂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我我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
逮仰止爲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右墓誌銘湯斌撰

按篇中五公山漢王興之五子避王莽亂隱此先生結廬東南數里之雙峯村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
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
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
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厯
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
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雒

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
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
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饔飧常不給有巨室以金
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
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
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
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子與鹿公爲友於先生
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
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
不扼擊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

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
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
方獻吉非次樞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慙茂秦閣下名
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
事將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
乃馳詔止之時左誣賊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
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
下士甚眾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蠲助輸者雲集甫
就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選
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

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
題授職方郎與共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
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率
宗族間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
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氛漸
偏都城攜家人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峯媼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
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
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而屏跡時以方
田子春徐無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
左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薦剡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爲康

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蕪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眾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業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穿城夏峯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

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荅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涇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己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誌銘者不具述

右墓表魏象樞撰

孫公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貢由流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不

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
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
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
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
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厯
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
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
信人卽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例病喪葬一準古
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
丁母艱旣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

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養殮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卻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避邑紳士范辭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啟乙丙閒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泚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

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
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廠衛嚴緝爲兩家子弟
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
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
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擊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
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楸一葬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
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
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
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楸敢望某
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庵憐才

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
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繞御牀而泣謂孫承宗
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
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介節
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策蹇奔走數百里
外釀數百餘金齎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旣斃僉院之
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子粒爲
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
場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
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兩送至而

愈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屬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斂方張凡素往來者皆鍵戶避跡無復過而問者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斂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恆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

曰家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倡同人建祠暨坊歲時率紳士埽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伸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甯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儻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甯

有爲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
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
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讌歸
功於張仲孝友啟秦寶爲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爲當世所引重如
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公與鹿公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
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丙
子大兵薄畿輔偪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
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
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卽窺其圮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
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

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眾公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誓神告眾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親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埽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徐無山埽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鹿公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鹿公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發明大旨寓定與之百樓者六

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
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會鼎革後嘗病瘡瘍國子監祭酒辭
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
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
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
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關兼山堂讀
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
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
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
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

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卿貳韋布不作歧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賢真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

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豕孫自
谷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繞膝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
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
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飢
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
節風化所關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
婦孫先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嗣倡議
立嗣醮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
浩繁宗傳外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爲之序四
禮酌一卷李居易刻於密縣張元樞刻荅問於覃懷魏一鼇常大

忠刻芥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歿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
滏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
錄兩大案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尙未授
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
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載記甚詳歿
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
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
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
請同孫高陽鹿定興祀郡學宮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雅韻雅
尙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宏丙子死定興之難

奉 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瀾沄潛瀆浩溥沐浴溶漢湛濂曾孫
十九人用柔用霖用桓用楨用梓用模用榦用柱用枏用楷
用棟用榑用杼用棹用楫用楫用楮元孫三人壻价缸

贊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假令實行不孚於
鄉邦不超於斯世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飾甯足以見信於海內之
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
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跡遠遁奉頭鼠竄惟恐蔓
引波連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衿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
當逆璫繞泣御前之時其勢燄亦稍衰滅矣烏知非忱於王庭之
場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矣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

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蓋有嚴子陵邵堯夫之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爲時用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徵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人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爲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然指覬覦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宏備兼綜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聞風而起況親炙之恐後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

今爲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右傳魏裔介撰

按篇中例病年譜載溽暑居喪病夏秋亦嗜雜廢飲食成例病四十年六旬後竟愈

容城孫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也家世儒素與有淵源與同郡鹿忠節公善繼爲同志友以學行相鏃勵而期爲聖人之徒年十七舉萬厯庚子鄉試有司愛其少雋厚餽之悉進於父母無所私操行甚介以名教自在見義必爲其於敦勸人心扶樹風教則赴之若渴干請之事若將浼焉非公事不見守令守令或終歲不一晤人謂疑於簡傲先生曰無故通謁自褻而瀆上非正也古者不見諸侯乃所以尊之豈輕之哉兩居父母憂準古禮治喪廬墓六年不茹葷飲酒歲時哀慟如初喪久之資用乏富

人請貸之約償於出仕辭不可養殮不繼則食糠又請貸以粟亦辭少日思以功名自見既居憂心傷祿不逮養求仕何爲乃屏去舉子業取五經性理及明河東姚江諸儒書讀之研求身心性命之歸而究極於天人之際由是涵養日純乃覺向來氣質之偏一言一行必發於良知而率由不忒以慎獨爲功進修罔懈乃自其居廬日始也後入京師見曹公于汴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左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及左公視學畿輔過容城思一見不得屬魏公私問焉先生曰吾繫籍賢書院體當庭謁而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所以存故人也左公聞之曰吾過矣天啟

聞魏忠賢當國讐害正類三公相繼被逮過白溝緹騎環夾先生
迎信曰雷霆雨露總屬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意氣浩然旁若無
人三公子弟儼從厥衛嚴緝無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正門人張
果中謀爲之寄頓拮据調護供其橐篋時同郡孫文正公承宗以
樞輔督師榆關先生上書求救激以大義孫公寔之疏請入覲將
面陳於上於是都人洶洶謂孫公乃興晉陽之甲清君側也忠賢
大懼繞御牀泣訴孫公已至通州嚴旨勒回諸公既下詔獄坐贓
酷拷先生復與鹿太公張果中贖金以救之數日得數百金齎至
都門而諸公已死杖下無及矣乃復按籍還金有不受者爲諸公
設奠送次以餘金付其家當贖金時暴行酷暑烈日中奔馳數百

里雖身蹈阽危弗顧也一時聲聞沸騰懼禍叵測賴忠賢左右親信用事者皆譏輔人以先生與鹿太公桑梓人望素所愛敬乃其祕其事不使忠賢聞知卒免鉤黨之禍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焉先生名德日益高人無賢不肖皆服慕之客光先者奉聖夫人弟也敬仰先生介所知送名馬以資無芻牧辭復致芻牧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辭其待小人嚴而婉類如此故當羣小縱橫皆知愛敬而無害之之心孫樞輔重先生學行將推轂大用使其客茅公元儀喻意欲先以職方薦起贊畫軍務先生辭曰君與鹿君之佐樞輔有其才有其志也某旣無才又無其志不敢應命茅公曰僕受孫公知遇身在危疆君甯無一言以教僕耶先生曰關

門戶地朝野所視以爲安危未有將相不和而能立功者君文士
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儻一有見才之心便不容人人甯
有爲我用者茅公從其言佐樞輔交懽諸將虛公延納將士親附
國家卒賴其用孫公嘗曰昔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功於張仲
孝友啟泰亦余之孝友張仲也其爲當世引重如此崇禎改元督
學御史李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御史黃公宗昌疏請徵聘
禮科給事中王公正志應詔保舉力辭丙子容城被圍先生指授
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巡撫都御史張公其平恤刑部郎
胡公向化交章上其事於朝命加級擢用辭不就南兵部尙書范
公景文聘以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寇氛漸偪都城先生乃攜家

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
整齊約束之法甚備仍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
聞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 國朝定鼎後巡按
御史柳公寅東以人才薦國子祭酒辭公所蘊以讓賢薦請做元
用許衡故事徵爲祭酒以教國學兵部侍郎劉公餘佑以舉知薦
先生宜備禁近巡按御史陳公棐復舉山林隱逸俱以病辭生平
不言高尙屢薦不出有司敦趣甚急而辭益堅或謂恐得罪先生
曰辱列薦剡蓋當路以賢者相待我不敢自賢而自處於不賢何
罪之有田園被圉移寓新安門人築雙柳堂以居乃輯宋明諸儒
遺書語錄爲理學宗傳蓋先生自弱冠卽與鹿忠節公講習諸書

欲紹隆其學後鹿公以奉常家居相與考論其得失稽合其同異及忠節殉難先生獨任學統益不容弛乃彙輯爲是書纂前賢之緒言採百家之粹語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折衷朱陸發揮良知補偏救弊略疵取醇雖諸儒見道有淺深立言有得失而入是編者莫不粹然一出於正其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之說芟之勿使滋蔓以惑後學焉居數年新安盜起乃攜家南徙念蘇門爲廉節棲遯之處姚許講學之地乃適蘇門初至幹止未甯糞食不繼水部使者馬公光裕贈夏峯田廬遂定居焉闢兼山堂讀易其中怡然自適其道德聞於遠邇負笈來學者雲集有大僚歸老於家一見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有

不入公署屏息馴從造夏峯草堂以一見爲快先生齒尊德邵道
廣氣和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誘掖獎勸以成就之其教人
務實行先彝倫問荅因人不主一端矯枉救失各衷於理又能洞
鑒隱情談言微中使人言下自悟憬然內悔不以形跡繩人以故
興起者眾或蓄疑不能自決徐爲條析往往如其意所欲出以證
諸先賢罔不渾合而相悅以解故爲學者所尊嚮稱孫夫子年踰
耄耋進修罔倦每晨起謁先祠畢退處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
嘗有情容子孫姪甥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雍穆寂若
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
唯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眾爲之

修葺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婉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雖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眾人震撼不知所措者處之裕如未嘗有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天理爲則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則聖賢可爲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戰兢惕厲無時敢懈唯是慎獨而已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於夏峯葬東原門人千里會葬河南長吏暨鄉士大夫數百里弔奠屬路不絕京朝則自內閣九卿府院臺省寺署見任在籍諸公識與不識咸懷私淑哲萎之悲釀金致祭無一人不與者蓋前代所未有也衛郡祀百泉書院保定則與孫

文正公鹿忠節公同祀學宮所著書共一百五十六卷理學宗傳
歲寒居文集四書近指荅問孝友堂家規四禮酌取節錄甲申大
難錄行於世歲寒居全集讀易大旨書經近指日譜聖學錄及兩
大案錄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孫文正公年譜蘇門紀事藏於
家

逸史劉氏曰子思子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世之苛責理學以
爲詬病者以其德則不足言常有餘也觀於先生之爲學講習於
弱冠公車之年其聞道最早礪磨於忠孝節義之中其進修劇苦
及其齒尊學筮爲士所嚮法從遊者雖多然不聚徒眾不主講會
唯以日用倫常爲訓偕之大道年踰耄耋慎獨之功彌加謹密洵

所謂克實輝光日新其德者門人湯潛庵氏誌墓謂先生以庸德庸行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其斯爲凝道之君子直其然矣

右傳劉易撰

孫徵君先生者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行年九十二歲兩朝薦辟不就稱徵君爲理學之宗稱先生云先世業農有隱德大父臣由明嘉靖辛酉科舉人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始以科名起家居容城之北城村徵君生而遲其言甫能言卽手指門楔字能識之年十四補博士父丕振引謁楊尙寶補庭尙寶奇之問曰設在圍城中外無救援內無糧芻如之何對曰效死勿去尙寶賀其父曰此子足卜終身矣父本老儒家學淵源無他友惟善里

郝江村鹿善繼同以聖賢自期年十七舉萬厯庚子鄉試守甚介
不私蓄上官愛其少年登科餽以燈火資皆上之父母丁父母憂
同兄若弟前後廬墓六年督學御史上其事奉特旨建孝子坊家
世清白雙親歿產益落館穀京師晤科都山西曹于沐曹以正學
自任告以仁體遂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初志功名親歿遂
淡仕進講躬行實踐之學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是時鹿善繼成進
士同講習因與周順昌左光斗魏大中友天啟乙丙間逆奄魏忠
賢竊柄毒陷忠良當左魏之被逮也左道弟光明魏遣子學泚相
投徵君同鹿封君正張布衣果中棲止調護之周順昌寓書有一
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徵君義激焉會善繼贊樞

輔孫文正承宗於檢關徵君上書孫樞輔求援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擊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楸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一眇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楸敢望恨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庵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涵上者孫得書借關門機宜疏請人覲忠賢計惑上馳旨止之左

魏俱擬賊徵君同鹿正張果中醪數百金齎都門魏已杖死再爲
左醪金左亦杖死越年周順昌逮至其友朱祖文攜順昌札相依
醪金一如左魏順昌又杖死當醪金時都門中貴指目之廠衛嚴
緝營救者勢甚危三人弗恤也海內高其義稱爲范陽三烈士又
曰北人可交云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者與魏奄表裏其弟光先以
時餽結士大夫附其門者恐後慕徵君名介所知餽名馬以家貧
無芻養辭復致芻秣資又以弱病不勝騎乘辭皆婉而決孫樞輔
督師關門重其人欲推轂大用時鹿善繼入關令茅元儀授意先
以職方題授代鹿辭曰君與鹿君之隨樞輔兩君才兩君志也某
旣無才又無其志不敢應茅曰元儀辱公知今身在危疆公甯無

一言教僕耶徵君曰朝野所視爲安危者關門一片土將相不和
未有能立功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二三大帥耳儻有一見
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甯有爲我用者元儀用其言屢奏功樞輔
序徵君家乘亦曰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譙歸功於張仲
孝友啟泰實余孝友之張仲也極爲當世引重御史黃宗昌薦舉
徵聘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巡撫張其平及恤刑員外郎胡向
化上守容城事於朝命加級擢用俱辭不就南大司馬范景文以
軍務聘辭時鹿善繼以奉常家居數往來江村講學欲接濂洛關
閩之傳旣而定興陷奉常殉難諡忠節避世辭人易州五公山結
茅雙峯獨肩學統弟子日益進值鼎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人才

國朝名臣列傳卷之二十一
薦兵部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國子監祭酒辭所蘊以讓賢薦御
史陳棐以隱逸薦俱以病辭寓新安門人於學宮東築雙柳居輯
理學宗傳學博顏敏題聯曰近聖人之居教亦多術矣守先王之
道文不在茲乎羣稱實錄後田廬充采地攜家徙衛喜蘇門百泉
因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
躬耕自給四方問業者戶外屨滿康熙乙卯行年九十二卒於夏
峯葬東原徵君幼以名教自任見義必爲如梁炳辱於宦寺代白
之爲割耳李節婦助葬爲割股孝子趙廷桂婚娶爲邑紳陳可行
立嗣經其家爲宦裔牛陰兩生免大戶爲楊忠愍族孫白冤爲邑
孫國祚妻陳氏舉節爲劉靜修建墓祠配饗李希直張希古爲故

友牛俊臣于光祚解訟計脫錢謙益被逮爲鹿忠節建祠殉難處
爲新安廣文烏萃歸櫬於楚爲魏縣廣文槐公徵歸櫬於燕皆有
關風化事晚而好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
爲實際樂易近人賢者悅之不賢者化之嘗三月渡河游大梁士
人望花外小車攀援下榻兒童牧豎胥慶幸曰孫先生來吾家也
游嵩洛士大夫郊迎之過覃懷爭延畱遣子孫追隨有以襦祿至
者曰異日成人俾得揚言曰曾於兒時見孫先生也其爲人欽慕
如此卒之日門人千里會葬河南長吏暨鄉大夫數百里弔奠屬
路不絕下迨窮鄉貧窶殘疾之人無不匍匐奔弔哀聲震地衛郡
祀百泉書院容城祀鄉賢保定府同高陽孫文正承宗定興鹿忠

節善繼祀學宮所著有理學宗傳讀易大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
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叢輔人物
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孫文正公年譜取節錄蘇門
紀事凡一百六十五卷從游者甚眾名公鉅卿多北面稱弟子及
門在保定者清苑高鏞新安魏一鼈王之徵定興馬爾楹其最著
云

陳僖曰孫徵君者其德高道積者歟亦可謂生也榮死也哀矣生
平不言高尚有請登講席者亦辭不赴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
時雨之化因人而施家庭雍睦五世同堂怡怡如也子曰躬行君
子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庶幾無媿晚隱蘇門稱夏峯

夫子豈虛也哉

右傳陳僖撰

徵君姓孫氏諱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容城縣人明萬厯二十八年徵君年十七舉順天鄉試父母喪皆廬墓次邑人稱之崇禎元年督學御史李蕃奏徵君孝下詔旌褒三年御史黃宗昌薦鹿善繼宋統殷游士任張繼載尹伸願大猷與徵君可用徵詣京師徵君辭八年命五品官以上各保舉一人給事中王正志舉徵君又辭詔書到門者再皆未赴當萬厯初廷臣言國事有異同於是攻擊沸騰而勢分爲黨顧憲成高攀龍輩世謂之東林黨人相激忿爭膠不可解後黨禍起東林受害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諸臣

皆榜掠死詔獄人無敢近者近之卽禍及徵君與定興鹿正張果
中傾身護濟使得歸骨當時所稱三烈士者也鹿正子善繼徵時
與徵君交善繼有得於王守仁之學兩人相切磋故徵君言學極
稱善繼不忘舊也 大清初柳寅東薛所蘊陳斐俱薦復徵皆以
老病堅卻不起未幾圈田徵君田在圈中謂子弟曰故人茅元儀
二十年前勸我徙我怪其言儀曰他日此地子不得有乃今果然
中州地廣蘇門山下姚樞許衡講學舊處也吾將往焉畱長子守
墳壘乘柴車南移途過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曰車中老人類有
道從者亦非市井兒可往問之門人稱容城孫徵君客驚而自喜
下馬拜曰先生何往徵君曰失家將之蘇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

在輝縣去蘇門山十餘里願奉先生徵君固辭客曰長者絕我乎
何拒之深也已而都水馬光裕與徵君宅光裕者安邑人也初來
官時河南人少田荒光裕佃人而耕有宅一區耘田十餘頃其旣
罷歸以四方來學者無所止遂盡舉以畀徵君在輝縣郭外夏峯
村學者因稱夏峯先生居蘇門二十載年九十二卒有子六人諸
孫十餘人以文學世其家

賈密曰夏峯村鉅木極漢檉杞叢水耕人散野車馬絕途肥遯善
地也徵君年九十執贄者不遠數千里接之無倦色其學以澄徹
爲宗和易爲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注疏
寔與學者安可不造徵君則歎以爲果然焉密與徵君諸孫淳李

祈過蘇門山觀詩所謂泉源者其左則孫登嘯臺邵雍故廬在其
右人以爲安樂窩而非也窩乃在洛於是登高望遠俛乎若亡者
久之讀諸壇廟遺碑姚許舊居亦無所考見或以爲百泉書院是
其遺阯云

右傳費密撰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以值鼎革收近畿地爲采邑
徙衛輝遂入籍爲輝縣人祖臣嘉靖辛酉舉人由流陽令歷官河
東運判以廉著鄉黨稱爲長者父丕振邑諸生以文行授儒官兄
弟四人奇儒奇遇有聲庠序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
名行奇逢十四入邑庠尙寶楊補庭異之問曰設在圍城內無芻

餉外乏援師當如之何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占子生平矣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登萬厯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善繼相友善以聖賢爲期勉不事口耳章句取諸儒同異發明之中所自信他人辨駁不顧也二十二丁父艱哀毀成痼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廬墓三年不食肉飲酒不御內服甫闋復丁母親仍廬墓六載如一日學使者以其事聞特旨旌表喪葬後家益落有願以金粟貸者辭之邑長欲令以事關白皆不受與善繼講學日昃家人始以豆羹進自若也以父母早背未伸一日之養遂絕意仕進惟以名教自任義所當爲不少退避天啟乙丙間逆奄竊柄毒虐忠良僉院左光斗科都魏大中文選周順昌皆以賊罪受誣

欲置之死奇逢義激而起上書樞輔孫承宗援之時承宗督師榆關得書卽以關門事請覲魏忠賢繞御座而泣謂承宗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而光斗等竟以賊罪追掠體無完膚奇逢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賊奔走數百里內外贖金數千百兩齎送都門未至而光斗等斃杖下矣虐燄方張凡素與諸君子交厚者皆鍵戶避跡獨奇逢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不之及亦異事也故一時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鹿張與奇逢也奉聖夫人容氏與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欲招致奇逢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奇逢辭曰家貧不能具芻粟復致芻粟之需又辭曰病軀不能坐乘也雖姦黨亦致敬如此邑有元儒劉靜

修墓樵牧不禁倡議建祠豎坊歲時率紳士埽墓復公舉邑前賢
李伸張紹烈配饗之督師孫承宗欲以職方題授贊畫師中命茅
元儀致意奇逢曰君與鹿君從樞輔其才志然也某無此才志願
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甯無一言教
我耶奇逢曰朝野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
外者君文士之雄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儻有一見才之心便
不能容人人肯爲我用乎元儀服其言後祖帥果以疑懼東奔元
儀鼓勵馬帥追還得和衷共事奇逢一言之力也元儀亦自謂不
負孫公之教矣庚午御史黃宗昌薦奇逢才可大任請行徵聘具
呈力辭丙子兵徧容城與兄弟族黨入城鄰邑奔依者數十百家

時秋霖土壤傾圮未築而兵突至奇逢隨禦隨築遂得保全巡撫及恤刑使者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南兵部尙書范景文以軍務聘俱辭不赴率子弟門人入五公山飭武備輯人心爲守禦計暇則講禮興學修冠婚喪祭之儀遠邇服其德化焉鼎革後祭酒辭所蘊以讓賢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渠以山林隱逸薦俱以疾辭不赴因移家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開兼山堂讀易講學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四方從游者數百人中州直指藩臬諸使皆往修式廬之禮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彝爲志嘗言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等減

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門人負笈至者日益進有數千里百里年七八五六十者卿貳韋布不作歧觀易簣時猶有執贄榻前者或咎其瑕瑜莫辨終始難必者告之曰與人爲善論其今日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愈密九十工夫較八十尤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是聖賢真境界也五世繞膝內外近百人遇先人忌辰慘容蔬食九十後猶孺慕如少年兄若弟先逝已久觸其手蹟輒爲涕零故人子孫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續

人之嗣凡關風化無不力在經理之難悉數也獨肩學統四十年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四禮酌荅問文集取節錄孝友堂家規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家錄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日譜諸書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夏峯得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講習不輟安然而逝有考終錄載記甚詳官吏紳士窮鄉老幼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來治喪事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請祀於百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保定紳士請同孫承宗鹿善繼祀郡學子六孫十二曾孫十九元孫三皆能世其家學三子望雅棄青衿自稱得閒人繼父志講學年七十七無疾端坐而逝另

有譜子注壬戌進士次子瀄舉人孫用楨舉人

外史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無所不照而見者各得其一端非聖道難見也其見之者未臻其極也然聖人操道之大原往往借一己以訓誘天下故其說常以下學爲務後儒不察妄謂聖人果有所不知不能而自阻於偏端末節遂以爲自足不知皆非其至也自陸象山始以尊德性爲宗而陽明復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聖學稍有端倪無如泥紫陽者毀之罵之至謂吾儒不言心不言一鳥虜天下有無心之聖賢不一之學術乎哉獨孫徵君以聖賢自任首以象山陽明爲宗以慎獨體認天理爲要得聖人之旨矣

右傳龔翰撰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嘗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厯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啟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

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畱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

楊左在難眾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自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閒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眾

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迄無成功易所謂介於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耶

右傳方苞撰

孫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容城人父丕振明諸生

湯斌集奇逢墓誌

奇逢

早年潛心濂洛之書以孝親敬長爲根基以存誠慎獨爲持要

湯斌

文集與定興鹿善繼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順治初祭酒辭所蘊以

讓賢薦長成均奇逢以病辭居河北輝縣之夏峯關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弟耕稼自給遠邇求學者眾閨門內外肅穆有條理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其學以體認天理爲宗以日用倫常爲實際以天理二字非語言文字可擬故言心卽在事見言已卽在

人見言高遠在卑邇見言上達在下學見不敢將就冒認惟是慎

獨而已湯斌集墓誌著讀易大旨五卷奇逢學易於雄縣李對至

蘇門年老乃撮其體要以示門人子弟發明義理切近人事以象

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其生平之學主於實用

故所言皆關法戒四庫提要理學傳心纂要八卷錄周子二程子張子

邵子朱子陸九淵辭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十一人以為直接

道統之傳提要又著尚書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乙丙紀事孫文正

公年譜歲寒居文集荅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

家規四禮酌湯集奇逢之學盛於北與李容黃宗義鼎足行誼不

愧古人其松陽講義四庫提要年踰耆耄著書未輟康熙十四年年

九十二卒河南北學者祀之於百泉書院奇逢少慷慨有志年十七舉於鄉居父母憂廬墓六年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見奇逢皆與定交孫承宗督師關門鹿善繼爲監軍約奇逢往游居三月辭歸天啟末左魏周相繼逮繫奇逢謀與善繼父鹿正同遣人持書往關門告難於承宗承宗請覲魏忠賢懼清君側繞御牀哭詔止承宗獄益急光斗認坐贓奇逢與鹿正倡議釀金設匭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左魏周既拷死奇逢俵散之不畏閹知崇禎戊辰舉孝行建坊旌表丙子容城被圍與士民力禦得全南兵部尙書范景文聘贊軍務辭不就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順治三年居新安縣七年居輝縣之蘇門

明史孫承

宗左光斗鹿善繼傳又見湯集弟子錯趾於戶新安魏一龍清苑墓志方苞撰傳及孫徵君年譜

高鑄范陽耿極等從游最早一龍鑄三十餘年患難與其一龍自

山西歸構雪亭於夏峯白雪盈山孤燈午夜故及門問荅一龍為

多湯集雪亭奇逢命一龍輯北學編孫徵君年譜睢州湯斌登封耿介

皆慕奇逢斌由江西告養歸既除喪從之游提要堯峯文集躬行實踐徒

步梁宋閒居易錄奇逢命斌輯洛學編孫徵君年譜斌之學於蘇門也根

柢在姚江而能持朱陸之平湯子遺書提要

右傳阮元撰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厯中舉人也少倜儻好奇節天

啟中東林黨禍方作會孫承宗以大學士經略薊遼啟泰上書承

宗令解黨禍承宗請入見不許已而欲疏薦之啟泰弗應時畿內多盜乃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設教條肅部伍爲守禦之備暇則講習詩書修冠昏喪祭之禮恩教旣行盜莫敢犯順治中祭酒薛所蘊兵部侍郎劉餘祐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斐交章論薦 朝命敦促固辭弗應旣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啟泰與定興鹿百順交始自奮於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王子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辨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庵顧涇陽十一子爲宗自漢董申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議論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

也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也次之二十四氣也再次之七十二候也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慎獨自言年七十以往每益十年而功加密唯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疾病未嘗有情容子弟進止皆中法度閨門內外肅如也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開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武夫悍卒工商牧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識與不識莫不聞其風而慕之康熙十四年年九十二而卒睢州湯斌中歲游啟泰之門其生平論學一守師說云

右述彭紹升撰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厯庚子科舉人與定

與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喪盡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啟時魏奄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時善繼在榆關贊孫承宗軍事奇逢遣弟彥逢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擊昔盧次楨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平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楨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朝面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

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時三君子誣賊以萬計許顯純嚴刑追比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義捐助輸者屢至繳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禎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棐交章論薦 朝命敦促固辭弗應 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眾睢州湯斌成進

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其學於憂患中默識
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盡分
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滕口說徒增藩籬於道
何補病世之辨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
朱陸辭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
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
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孫淦康熙壬戌
進士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明葛麻庚子舉於鄉房師韋公石麟批其卷云疾徐豐約一準程

朱先生云余時於程朱未有所窺師何所見而預爲啟牖耶

三十三年先生丁父憂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就墓前搆一室顏曰棲神堂東南隅結茆如斗設苦席長枕大被四昆同寢越二年母陳孺人卒旣合葬昆弟日在棲神堂對讀讀罷對泣泣罷再讀儼然父母在上也前後六年始終如一

以上年譜 洛學編

邑紳梁如星爲宦寺所辱先生上書郡縣曰辭璫一小豎子耳遂敢鞭笞孝廉幽囚士子闈人熾惡斯文之喪氣也明公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訊而置之法庶刑餘之徒知有朝紳知有天憲云事得白

崇禎十六年修山砦三月間警先生令夏鼎視路徑險阻郭翼明

度守禦情形部署諸同人量才分守李子靖率其子邴守扼要耿
權出粟供給自辰至午鏖戰三時得全嗣是土寇相戒勿再犯孫
先生矣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
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
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諉責他人姑俟異日歲
月虛擲良可浩歎

鄒東廓云除卻自欺便無病除卻慎獨便無學此語自道得盡千
聖萬賢真切做功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慎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
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眾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已

也欺愈工而斲吾真益甚非獨勘獨證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
或問執中之傳肇自虞廷子思又加一庸字豈中之意有未盡乎
曰中元虛茫無把捉庸平常確有持循堯舜相傳者中而意卽庸
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莫庸於子臣弟友而盡分難莫庸於喜
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 以上年譜

孝友堂家規十八則安貧以存士節寡營以養廉恥潔室以安先
靈齋躬以承祭祀既翁以協兄弟好合以樂妻孥擇德以結婚姻
敦睦以聯宗黨隆師以教子孫勿欺以交朋友正色以對賢豪含
洪以容橫逆守分以遠釁隙謹言以杜風波閤修以淡聲聞好古
以擇趨避克勤以絕耽樂之盡己克儉以辨飢渴之害心○邇來

士大夫不講家規身範故子孫鮮克由禮立家之規須以身作範
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身多慙德也一家之中老
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慙德便是義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
焉者乎 家規

古今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無事不宜生事有事
不宜避事

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合
隱微見顯以爲功

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忌勝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而愈執
愈拗矣勝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勝而愈任愈背矣

說心在事上見說已在人上見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著外
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歸 以上年譜

願天常生好人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悲憫之言也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難慊此正戒懼之疎耳
家貧規力量夜夢驗功夫日宜三復

能自立者不倚於人能慊心者不徇其跡名義以視躬非矜己也
平恕以善事非徇人也

問人生最喫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卽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
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遜跡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
不同失中一也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疏陋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性急則不能停蓄而病在躁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能擔持而病在脆

凡語言不從默中檢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

連日取辭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不在何以觀曰觀之而卽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腐儒少豪氣豪儒多霸氣不腐不霸者乃稱君子儒

國仇未雪忠臣之恥前愆未蓋孝子之恥再醮之婦節女之恥
人孰爲重身爲重前有千古以身爲承後有千古以身爲垂身之

所繫者如此其重而可輕視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則大
吾身以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皆聯屬於呼
吸一氣之中不學則身亦夷於物矣何以仰荅天地父母之生我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卽喜
小小拂意卽怒小小利害卽恐懼其根源總在聲色貨利耳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卽多畱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人生受病口過最易古人訥言訥言慎言謹言總之無所苟而已
矣故法古人之立言猶後法古人之不苟於言乃立身第一喫緊
功夫

石齋謂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至哉言乎

富貴功名有做不去之時聖賢豪傑無不可爲之日

論人當於短中取其長不當於長處苛求其短平生求友老而轉切顧安得瑩然無瑕者而事之友之乎一事足述急爲援引要見有滿街皆聖人之意不可令滿街人獨指我爲聖人

以上答問

一念清醒便是道心一念放逸便是人心非有一箇道心來換一箇人心也只爭此心之存不存耳

風俗之偷起於浮靡人心之壞由於輕薄常思得一篤厚君子維挽之而未見其人也

以上遊語

從來任事之人須帶幾分愚方克有濟利害當前知者巧於迴避非愚孰肯身入其中而意不懾色不沮者此狄梁公所以不可及

也

該做的事決已不得已則怠心勝也該厚的人決薄不得薄則忍心勝也該深造自得之業決急性不得進銳則躁心勝也

對大廷易對屋漏難對眾人易對妻子難蓋不能對屋漏者必不能對妻子不行於妻子不能行於妻子無望行遠矣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信然歟

良農不患年之有凶患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世之難處患立德之不周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卽是撿子以上四書近指

家運盛衰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固而家道昌不必卜之氣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人人凌競各懷所私

家之敗也可立而待亦不必卜之氣數也

眼界欲寬胸襟欲廓而得力處要枯寂收斂約則鮮失大得須防大失多憂只爲多求此語可作約字注腳

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占盡不獨奇福難享造物惡盈卽此三事不畱餘人便側目矣

今人爲卑官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安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強健恨愁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時天上矣古今來無人不犯此病能先見一步早退一步其惟明哲之士乎

逸豫亂本也不恭敬而逸不憂勤而豫滅德矣滅德者未有不失民者也

官師相規規君也三代而下諫有專官而言路隘三代以上諫無專官而言路廣

人生少有可隨者隨人則詭隨世則流其惟隨時乎時乎其惟聖人之時者乎

獨立可懼大勇不懼不懼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天下非之而不顧也遜世可悶樂天不悶不悶者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以上讀易大旨

生平尚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郭林宗癸甲之間

則慕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

池北偶談

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日文山以箕子自處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

自題像贊云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以上年譜

先生初交鹿忠節卽力任聖學見曹貞子子卽會悟仁體何其頓也嘗言七十歲功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較七十而密九十歲較

八十而密何嘗非積漸耶六年廬墓大本立矣而爲友恭爲任恤
皆其緒也力救黨賢培國家之元氣數表忠節植斯世之大防未
始無事業十辭辟召早謝公車又非干寵利以邀終南捷徑者其
峻卻璫姬之餽遺曲避僞檄之催選從容就道首認野史先生著甲申大
難錄爲人首所謂不淫不移不屈者非欺抑皆從不惑不憂不懼
告尋得白中來也此則德性之豫定問學之實際所謂有陽明本領而無其
作用也霍炳序

道光八年 上諭孫奇逢學術中正醇篤力行孝弟其講學著書
以慎獨存誠闡明道德實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著從祀文廟西
廡以崇儒術而闡幽光內閣抄

右政學錄陸言輯

孫博雅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年生見之輒爲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吾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古畱講學於家者三月旣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畱貧無以炊餘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

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祝噎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筆削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閒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經據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爲多嘗數易橐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惟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

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遠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餽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婉轉爲弟致藥餌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贖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

吾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
嚙嚙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
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
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徹夜行冰糊其
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
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飢渴死當是時
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
也弟之憐然驟遇此難冀僥倖獲爲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
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者無論識
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

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
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僑
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有其身憂愁況瘁
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
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況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
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右傳湯斌撰

孫韻雅

振能往者及侍孫徵君啟泰先生於夏峯因獲友逸士君僑風期

印合好我良深自徵君先生卽世後君僑急其弟君夔之難南北
奔走數載寒暑中不遑甯處余詩慰之有句曰誰念孤鴻天外影
常隨風雨泣離羣君僑得余言而泣下也卒以憂思客死京師
還余哭之復爲語曰但解憐同父誰知殞一身人間兄弟好千載
見君眞聞者稱不謬云迨君夔無妄禍解振能復來握手兼山之
堂而君僑不可復作矣悲哉然今者九京之下業已含笑無遺恨
而君夔獨心悲其兄無已又履難之餘才情磨勵學問有加焉是
其爲徵君之子逸士之弟也夫

右書履難卷後賀振能撰

錢佳選

君姓錢氏諱佳選字升階西齋其別號也密縣人爲人醇靜簡默好義樂善而不急急於功名年十五補諸生二十五以拔萃貢太學是時父建吾公在堂謙德彌下勉以取友之義每佳客到門建吾公卽戒庖治具命君款接至久能敬不衰建吾公歿君事嫡母劉温清惟謹而一切請與曲體無違二十年未嘗觸母怒色君素無宦情親舊以君屢躋秋闈或勸使就職不應聞容城孫徵君先生講學蘇門躍然起曰科名有數性命吾所自具昔人謂道義由師有之吾其負笈往乎聞者竊笑不恤也因渡河納贄得聞孔孟以來相傳之學旣歸服膺師訓歲往返質疑於是四方有道就正蘇門者無不知密縣有錢升階云君平生不趨勢利不慕榮達口

無雌黃身無華服獨好友能施見之事行其最著者定與馬搆斯
狷介自守獨不厭君之廬卻君之粟而君爲之謀生計聯婚媾皆
人情所難他若雍邱馬棐史上海耿保汝登封馮仲展嵩山適庵
禪師諸君子皆文行卓犖高寄清修之士咸以素心訂交時時相
過從而君邨居超化當洵綏交流有竹圃稻畦菡萏鶯花之勝南
望大隗錦屏峯巒層翠袁中郎遊履所經鐫題猶依稀丈石閒君
每偕良朋棹尊登眺時一釣獵發浩歌舒長嘯響苔幽谷時人莫
測也君體豐多痰甲子春忽得疾不能語越十日卒悲夫君之先
山西洪洞人始祖稱爲三老者遷居密縣超化邨六傳至尙德是
爲君大父生五子建吾公其季也嫡母劉氏生母王氏早卒君娶

馮氏名族女克家相夫先君一年卒子一經庠生女三所適皆名族孫二君生於崇禎庚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甲子十二月十日年五十有二卽以月之二十二日合葬君夫人馮氏於官原之阡銘曰

質濟文行順命學有宗得其正篤友生慕古道不辱親永厥孝山悠悠水泠泠君首邱順以甯繩後昆衍福祉善在天榮之始

右墓誌銘趙御眾撰

自徵君孫鍾元倡道夏峯學者翕然宗之無分於遠邇亦足以見人心之大同而秉彝好德之真不容沒也超化西齋錢子之居里也余嘗數過其地諳悉西齋本末西齋髫齡以孝聞於時及受業

夏峯益奮發於聖賢之學器識高邁徵君亟稱之超化據溱洧上游有山水林木之勝西齋又善延接一時士大夫若上蔡張仲誠灤州趙惕翁嵩陽耿逸庵及其他諸同人相依而寄處焉訪幽選勝暮布星羅互相講論其流風餘韻至今披拂巖谷閒余讀理學宗傳見仲誠所爲序拳拳於天人性命之旨力透本原其爲政務以德化民歲時聚父老士庶爲之反覆闡發其本心警快透闢聞者莫不洒然有省與徵君交至篤無減江邨惜余生也晚不獲執業以請矣惕翁早年絕意仕進於六經及秦漢以來諸大儒之書沈浸饜飫多所發明以餘力旁及聲詩翰墨得之者珍如拱璧惕翁黽勉學問老而益勵居恆慄慄如將失之嘗自誦云垂名千古

易無愧一心難徵君曰吾門中若湯孔伯之端亮趙寬夫之善補
過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晚號超化老人手輯夏峯遺書若干
卷爲傳信錄師門淵源略備於此其從學夏峯最先且久與湯潛
庵魏蓮陸並爲高第弟子從祀百泉書院逸庵官大行道遭喪歸
服除後因湯潛庵執贄夏峯久之以薦入爲少詹事專輔導未幾
致仕旋里復理嵩陽書院啟迪四方學者設爲條約從儉素戒華
侈登邑至今遊之四子者皆聰明而好古敦篤而開朗出則有爲
處則有守力肩斯道而夏峯之學因之愈光密之人士景慕其德
卽其聚講之地立祠祀之維時講學於超化而與之同祀者又有
四人焉曰雄縣李霞表與徵君同攜家而南參定讀易大旨理學

宗傳肩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徵君所稱爲三無道人
人也曰范陽馬構斯尙氣槩重節義徵君所稱爲直友益友曰范
陽耿保汝與仲誠惕翁相友善徵君懷友詩所謂渾穆稱保汝不
以窮失意曰孫君僑徵君第四子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借
以轉達能曲暢教意當道奉 詔以隱遺舉力辭不赴可稱克構
至於陳孔恕馬棊史隱於超化與惕翁西齋討論不絕余嘗至檜
陽訪問二子軼事欲編列諸子閒而人往風微竟不可得嗟乎士
君子砥節礪行身死沒沒略無所見於世如此類者豈少哉然不
知其人視其友旣與惕翁西齋同學相得則其芳臭氣澤正當索
之於聲響之外故并祀之凡十子十子祀而夏峯之學復顯燦於

超化矣彼都人士邇羣賢之風微藉以陶淑其身心由十子溯夏
峯由夏峯溯濂洛上及洙泗必且連袂結袂蒸蒸焉相望而興起
則是舉也豈非千秋之盛事哉抑吾因之有所感焉今天下之士
矜言學矣大都以悉力簡編宏博淹貫爲好學楚子稱左史倚相
能誦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子產稱博物君子孔子亦有博學多
能之目所從來尙矣然孔子推論好學則曰敏事慎言就正有道
而哀公問弟子獨舉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何歟且夫欽明者堯
也睿哲者舜也何以謂堯舜與人同禹稱神禹何以途之人皆可
爲之文王我師克念作聖如此類不可殫述古之人豈故爲大言
以誑人哉人各有事而理在焉事求合理而學在焉事無鉅細而

理同理有精麤而學同道本不繁當切而求諸視聽言動之交道
本無難當近而體諸日用行習之素承學之士有時矻矻孜孜奮
志於媯修然不遇徵君倡明於夏峯亦安得十子聯輝於超化哉
世不乏聰明穎異之才而所傳異辭所聞異辭或不免揮金玉而
乞討裹足海濱望洋而生歎也悲夫

右超化十子祠記馬時芳撰

按李霞表先生名對精於易
曾與夏峯先生讀易於蘇門

聞嘯樓馬構斯先生名爾楹與孫季子望雅同編
夏峯先生遊譜耿保汝先生極已列是編孝友

趙御眾

趙先生諱御眾字寬夫號惕翁其學以事心爲主蓋明末心學之
餘緒也凡言心學者動曰當前曰究竟曰了當曰自然曰不挂絲

毫曰只此一事曰本無一事曰討消息曰到圓滿處曰睜眼看見
開口說著且或引經傳及先儒語以己意湊泊之非所引本義而
若矜爲微妙又或直用二氏而以聖經強合之本屬妄誕而敢自
以爲傳所不傳如先生者可卽困亨錄觀之曰人之事心如事天
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
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曰今日所謂止
此一事者看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
奪恐所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
失付之流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曰學者莫求
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遇事茫然總是不

親切自誑誑人曰千難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鋪著足便四通八達曰慎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慎曰凡人只要辨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己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曰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挂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帶終是凡軀非由己功夫曰心本無物無物則虛虛則公公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紜雜蹟遺大投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心存養得精神強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曰在此時作此事一

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到圓滿處曰高景逸先生過中州坐小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閒曰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故靜之言真是了當更有何說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功夫是疏源達流不使壅塞之意曰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著腳曰夫焉有所倚曰二氏有之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爲非但立言太簸弄耳真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罷不能曰愈淨意公傳中有云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學者

不可不阻嚼此二語合觀困亨錄多是指出指點語雖偶亦鞭辟
近裏而究不知一點心爲何心此一事爲何事如何圓滿如何又
不挂一絲如何潔淨如何又四通八達本體既非功夫全無著落
其何以爲學者訓乎夫聖賢之學不外居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
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已而曾不一及凌高駕空謂向天機上討
消息謂一寸靈明通天一片幻境視禪和又何異哉是安得不辨

右學案唐鑑輯

按趙先生直隸灤州康生明季
亂徙河南密縣著有山曉堂集

劉醇驥

廓庵劉先生卒垂十年猶在淺土余寓書藕灣張日庵議葬事日庵既已爲之傳而以墓表屬余余逡巡辭讓未遑也居亡何日庵下世是不可辭矣然兩先生束髮共學以至白首其爲傳也質而覈後有作者又何以加諸乃撮其傳以表之曰劉醇驥字千里號廓庵廣濟人大父思郊父芝圃兩世皆積學以文名千里生而有文在手曰歷里媿一見奇之許字以女畱居親授句讀稍長念諸外傳無足師者則構樓齋延思郊曰請阿翁授孺子家學十五入邑庠聰明志古蓬垢忘寢食芝圃沒逾益知學舅氏太僕仁常胡公佐之書自九經歷代史及諸子集竭膏晷接括期會不見容

每憾宋元以來文習日卑辱因奉左國史漢爲經箋詩宗初盛五
七言近體尤雄深雅健或苦其太宏麗生猶寡元箋不能句譏之
千里益自喜更曲折興盡乃止其爲諸生試日數千言無起草加
點試輒冠太倉王公澄川無錫高公彙旃尤才之方是時千里名
譟全楚性方直簡僿人亦多忌焉獨與黃岡樊紫葢維城何章長
謙子安昌祚遊好年過壯始悔雕篆日取周程張朱象山慈湖餘
姚山陰內江書院劇植蓄時天下風鶴賊兵千里冀一遇以用世
然久之不第也崇禎壬午高公聘修楚四朝文獻錄癸未亂日劇
千里閉門讀易作周易孔旨元明論數十卷論學書數十篇亦時
交方外互相啟發焉順治丁亥督學王公念尼聘主通社以歲貢

當上公車不欲往已念都會英傑畢集因入京與柏鄉魏公厚庵
曹公環溪魏公講業極懽或勸仕爲有司者千里曰吾固不任是
抑非其時也遂歸里李公五鹿呈祥分巡興國躬率博士弟子數
十人以師禮迎至赤庵後得士如盧遠心高華公望士瞻皆成進
士順治丁酉盧以待從出臬兩浙迎千里往數月汪君鶴孫等皆
師事之於是海內嘖嘖稱千里者日益眾作語孟學庸解通書太
極圖定性識仁諸箋高徵明捷融合靡罅康熙丙午復由吳入燕
道曲阜謁孔墓作文告聖廟癸丑有 旨修直省通志方伯張公
九如徵千里等分局著書未及成而止甲寅家居秋病疴乙卯四
月倦弱氣息不勝惟以學不終易天下爲憾以七月初八日卒於

正寢生萬曆丁未距乙卯年六十九所著書詩賦傳記通書五經
諸解大易論語孟解學庸古本解共百卷先是里人醵金二百爲
刻芝在堂集十五卷行世餘未梓千里貌頽而癯好深沈簡默介
然高岸語無擇貴賤不可狎或告宜委折盡人情不可強也不善
治生產業以故貧窶歿至不能具棺衾焉元配饒無出繼娶胡子
一名光智庠生女一適藕灣子佳岳縣學生康熙壬戌藕灣與諸
生舒峻極爲請於督學宜興蔣公得祀鄉賢壬申秋光智亦卒無
嗣嗚呼天生先生豐其材矣乃嗇其用旣不得如廣川天人三
對敷殿廷受異數之知以顯當世又不得如伊川召對陳正學以
發摭其生平之懷抱而第以山林鉛槧之業藉手同學故人表章

於身後抑獨何歟余辛酉公車道柏鄉謁相國魏公於里第執余
手而言曰君廣濟人廣濟劉千里君子也壬戌大司寇環溪魏公
出千里當年贈別可亭篇屬余書後嗚呼兩魏公好賢如緇衣皆
有古大臣風千里往矣而思念不置乃弗能汲引徵辟如有明康
齋慕川故事也豈非命也哉芝在堂集明忠烈傳 國朝初明遺
臣傳楚先賢列傳及先大夫墓誌銘敘事整贍頡頏班史穆叔所
稱三不朽德與言先生兩立焉鄉賢之祀抑與社稷並永矣後之
修郡縣志者採摭人物尙於墓表是徵哉葬以某年月日歲時展
墓者則先生子壻張佳昂暨先生同懷弟縣學生醇駿龍友之孫
某也

右基表金德嘉撰

三

右基表金德嘉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八目錄

儒行四

陸世儀

葉敦艮
江士韶

盛敬

蕭企昭

秦雲爽

譚旭

刁包

陳確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九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四

陸世儀 葉敦艮 盛敬 江士韶

陸世儀江蘇太倉州人少從越山講學歸而鑿池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著思辨錄分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夫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十四門世儀之學主於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施行實政不空爲心性之功於近代講學諸家最爲篤實其言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

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所言深切著明足砭虛憍之弊其於明儒辭胡陳王皆平心論之又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故全祖望謂國初儒者孫奇逢黃宗羲李容最有名而世儀少知者

右 國史館本傳

理學心學之分爲二也其諸鄧潛谷之不相乎夫理與心豈可歧而言乎是亦何妄如之當明之初宗朱者蓋十八宗陸者蓋十二弓治相傳各守其說而門戶不甚張也敬軒出而有辭學康齋出傳之敬齋而有胡學是許平仲以後之一盛也白沙出而有陳學

陽明出而有王學是陳靜明趙賓峯以後之一盛也未幾王學不脛而走不特薛胡二家爲其所折而陳學亦被掩波靡至於海門王學之靡已甚敬庵出於甘泉之後從而非之而陳學始爲薛胡二家聲援東林顧高二公出復理格物之緒言以救王學之偏則薛胡二家之又一盛也蕺山出於敬庵之後力主慎獨以救王學之偏則陳氏之又一盛也是時晉楚之從幾交相見要之溯其淵源而折衷之則白沙未始不出於康齋而陽明亦未嘗竟見斥於涇陽也是乃朱子去短集長之旨也耳食之徒動詆陳王爲異學若與疇昔之詆薛胡爲俗學者相報復亦不知諸儒之醇駁何在故言之皆無分寸桴亭陸先生不喜陳王之學者也顧能洞見其

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苟非其深造自得安能若是先生之論
白沙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會點之流其意一主於灑
脫曠閒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賦詩寫字以自
遣便與禪思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荅之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
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
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
道妙之意矣不言觀聞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針
之意矣其言養氣則以勿忘勿助爲要夫養氣必先集義所謂必
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爲要失卻最上一層矣然白沙本
與敬齋俱學於吳氏皆以居敬爲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曰吾

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后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日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龍場一悟安得六經皆澆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篋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實嘗從事於禪宗而正學工夫尙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執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之

熟處難忘亦不免逗漏出來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於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卽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根也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庵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庵困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庵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徧天下而整庵之書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則整庵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

礎之功其可少哉整庵四十志道年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深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論理氣也不識理先於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工夫不及整庵十分之五整庵才氣不及陽明十分之五於整庵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白沙弟子曰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卽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爲求之於外此是陽明之誤也然讀甘泉之集未見其體認得力處也而門戶之盛則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質過於文行過於言其氣象相似敬軒而後如二泉如虛齋涇野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東林繼續欲救其弊而終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

習以致賈禍此有明一代學術升降之關莊渠之學粹矣而不聞其替人者以不立門戶耳然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傅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方山之不肖附於講學可以見當時講學之風之日下矣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吾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致知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今師亡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爲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惟以天泉之會壓於龍谿然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教者龍谿也又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辟之大醫

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錄所述上自周漢諸儒以迄於今仰而象緯律厯下而禮樂政事異同旁及異端其所疏證剖析蓋數百萬言無不粹且醇予不能盡舉也其最足以廢諸家紛爭之說而百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論明儒顧明史儒林傳中未嘗採也予故撮其大略於此篇梓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祕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縱長年何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

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嘆曰先得我心哉自言於性學久而始融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閒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卽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蕺山其今日之碩果乎曷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

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
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參人軍事既解鑿池寬可十畝
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之名以此風波既定至四明哭忠介歸
家始應諸生之請庚子講於東林已而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
當事者屢欲薦之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
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故未
可以槩而論之及其至也真知卽是行真行始是知又未可以歧
而言之聞者無不嘆服浙之西安葉靜遠藪山高弟也千里貽書
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予惟 國初
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洲曰李二曲最有名而桴亭先生少知者

及讀其書而嘆其學之邃也乃倣溫公所作文中子傳之例采其粹言爲傳一篇以爲他日 國史底本

右傳全祖望撰

按篇中葉靜遠名敦艮

太倉陸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桴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工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祇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倣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又謂致知工夫祇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

精察卽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
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脩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
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尙空知空
論其辨析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
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
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
其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一臥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
存之又存養之又養其功可謂深矣是以用力之久窺見天人之
微發周子太極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周
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

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
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
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
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
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又曰中正仁
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而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
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
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
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

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又曰論性祇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祇在氣中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眾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祇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
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
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
子祇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
子道性善祇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
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
善祇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
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
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
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

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觀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祇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關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終覺得性

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
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
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
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
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
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
爲主以爲孟子論善祇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
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
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
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

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祇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閒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槩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尙未見一二層而遽與之言第七八層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槩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日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卽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

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肖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聞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于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己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又自敘得理一分殊四字曰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亙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

與立亦可與權千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
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祇
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
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庵因知記其言若
出於一是真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
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
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
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轔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
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
今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

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
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
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
者未嘗辨其同異析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
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
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
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
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析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
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
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

天人之微考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闡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釋清獻之言蓋有高山仰止之思矣清獻因明末學術之害深

以陽儒陰釋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處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祇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祇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

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
細勘古來卽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見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
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卽乳臭狂童兔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
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祇在無心
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
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上說來全
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夫到
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箇字不過祇學慮兩字學與
慮卽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祇講不學不慮以
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祇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

光燦燦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汨是亦實學之士矣又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厯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厯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又謂王龍溪南遊會

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
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撒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
道而遂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
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尙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
實信得是箇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
耶此數條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清獻乎
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議八陣法
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
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石學案唐鑑輯

盛敬

太倉盛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
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聖人之
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提而面命之也
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卽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
動之閒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
同事者三年厥後予罹家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
交益廣復時時念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
藥園有講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息絕學初興慮驚世
駭俗深用韜祕熒熒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橫經論難或卽

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闢確庵精敏藥園想到予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既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日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祕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常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倣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卽互相糾虔以爲學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間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之書無所不窺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笥滿篋思辨錄特其一耳

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授書里中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日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蓋彬彬乎有安定之風焉藥園長君與余兒子皆竊追隨於其後因相與共論少年力薄未暇博覽况師門正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日之津筏也但其間所紀皆因年隨筆未有倫次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以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子不敏不敢怠情實用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桴亭之爲書者若彼而藥園之輯之者若此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謂身心之奧天文地

理河渠兵法之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祕儒
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
哉雖然竊有願焉梓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卽予與
藥園之共集是書亦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予等之子弟也孔
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讀是書者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尙知梓
亭之心及予與藥園之心哉

右學案唐鑑輯

江士韶

太倉江先生諱士韶字虞九號藥園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
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

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
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
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
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
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
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而羣言淆亂莫知折
衷其溺於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元之學盛而二氏標榜
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
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開闢
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

害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有輯要寒谿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爲是書無閒寒暑無閒窮達無閒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詠嘆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二

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右學家唐鑑輯

蕭企昭

蕭先生諱企昭漢陽人尊法朱子詆斥陽明而心平氣和一準於正非有涉於門戶之私其所著性理譜論讀書之序稱始於小學四書五經而性理大全二程遺書朱子文集語類魯齋遺書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高子遺書次之西山大學衍義又次之通鑑綱目十七史詳節吾學編又次之又著有闡修齋彙一卷

右學案唐鑑輯

秦雲爽

秦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
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
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
極陽明之論亦閒附載以互證

右學案唐鑑輯

譚旭

譚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說程子性卽理等說邵子道爲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

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
并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

右學案唐鑑輯

刁包

刁包直隸祁州人明天啟舉人有志聖賢之學初聞孫奇逢講良知心向之既讀高攀龍書大喜曰不讀此書幾虛過一生爲主奉之或有過差卽跪主前自訟居父喪哀毀鬢髮盡白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及母卒號慟嘔血病數月卒所著有易酌四書翼注潛室劄記用六集皆本義理明白正大又選斯文正統十二卷專以品行爲主若言是人非雖絕技無取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諱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姓刁氏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

登天啟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閒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日言語不苟一日取與不苟一日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

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
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
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
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鬢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
一倣文公家禮旣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
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
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
流賊圍州城毀家糾眾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
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眾有山左難婦七
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

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爲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

右傳魏裔介撰

刁包字蒙古祁州人天啟丁卯舉於鄉明之季年流賊李自成躡畿西包散家財糾眾禦之祁州得不破自成建僞號以官職授包包拒之幾瀕於死賊敗乃免包初從孫奇逢聞良知之學既取高攀龍書讀之喜曰吾未見先生書吾死人也今見先生書猶生死人而肉骨之矣設攀龍主事之如生有過則跪主前自訟嘗曰爲蓋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又謂易之爲書教人趨吉避凶言趨

正避邪也以爲趨福避禍舛已甚矣一 至梁谿講學歸遂隱居不出嘗寓書於司寇魏象樞稱砥礪躬行不欲以議論爭勝所著希勝堂學規多畱意於洒掃應對之事象樞稱之曰蒙古篤實君子也父歿三年不食肉飲酒形容憔悴鬢髮頓白又居母憂竟以哀毀卒門下弟子成就者甚眾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注十六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又依文章正宗例以人存文輯爲斯文正統十二卷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刁蒙吉名包直隸祁州人明天啟中舉鄉試再試禮部不售遂謝公車鍵關讀書一意聖賢之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

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常恂恂然見義輒奮發流賊掠畿西至祁蒙吉散家財糾眾千餘守且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瑄督兵事有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瑄怒謂其惑眾欲斬之蒙吉厲聲爭之曰必欲殺彼請先殺刁包二瑄氣索而止已而相語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爲楊左乎賊退流民載路設屋數區養之有疾傷者予之藥山東婦女被難者七十餘人不能歸蒙吉命其僕六人護而歸之於其行爲六人者八拜六人者皆感泣歷六府盡歸諸其家愍帝崩設主服衰服朝夕哭已而被聞命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幾及禍會闡敗乃免初聞容城孫啟泰講良知之學心向之旣讀梁谿高子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幾虛過一生遂爲主奉之自檢或有過

差或工夫稍懈卽詣主前長跪白訟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居父喪哀毀月餘鬢髮盡白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及母卒號慟嘔血數升遂病不數月而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辭先人及高子主問以生產不荅徐曰吾胸中無一事行矣遂逝年六十七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

右述彭紹升撰

國朝通志卷之九十八

三

陳確

先師戡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
手拈出大抵於儒先注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
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儻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
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
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
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
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
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

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懇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

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並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穠蕝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麩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

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
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
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
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
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
夏多文端木屨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
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
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
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
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

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

乎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功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旣死之後的道理儒者祇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功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祇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

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
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止還得孩提少長分釐故後
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
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
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
初陳氏爲海甯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庵皆世其學母葉氏
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
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
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刮
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喟取

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曠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

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歿女一人
孫二人克曾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
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
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藁方識指歸有負良
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拗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
我菴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
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
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
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右墓誌銘黃宗義撰

乾初先生明末舉茂才廩於庠遭喪亂敝屣棄之窮居海濱不改其樂早年論學於諸儒中最喜姚江知行合一之說謂可與孟子道性善同功後與祝淵如孝廉游鼓山先生門奉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重規疊矩既而祝殉難以節顯先生則歸然以德望重一鄉國變後杜門息影足不及中庭者二十年君子謂不異袁閔之士室也其初所作詩文清真大雅寄託深遠書法直偁鍾王撫琴吹簫時奏於山巔水涯篆刻博奕諸好無不工自奉教鼓山後一切陶寫性情之技視爲害道而屏絕之社集講會以爲無益身心亦婉辭不赴所著有大學辨禪障性辭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

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皆藏於家居母喪手寫孝經百餘冊以志
痛戚友爭寶藏之

右記陳其元撰

